

目 录

卷三十五	文子·····	2919
	曾子·····	2981
卷三十六	吴子·····	2995
	商君子·····	3007
	尸子·····	3019
	申子·····	3067
卷三十七	孟子·····	3073
	慎子·····	3095
	尹文子·····	3119
	庄子·····	3137
	尉繚子 ·····	3155
卷三十八	孙卿子 ·····	3171
卷三十九	吕氏春秋·····	3247

群书治要译注

群书治要 卷三十五 文子 曾子

文子

【题解】《文子》是我国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典籍，也是一部重要的道家著作，主要阐发了老子的思想。全书共十二篇，每篇皆以“老子曰”三字开头。明朝宋濂称：“予尝考其言，一祖老聃，大概《道德经》之义疏尔。”元代吴金节也称：“《文子》者，《道德经》之传也。”他们都从学术角度认为《文子》是解释《道德经》的著作。清代学者孙星衍说：“黄老之学，存于《文子》，西汉用以治世，当时诸臣皆能称道其说，故其书最显。”指明此书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

《文子》在秦初曾遭禁毁。汉武帝时因见“书缺简脱”，下诏“广开献书之路”，此书乃又得流传。《汉书·艺文志》将之著录于“道家”一类。唐代尊崇道教，《文子》也得到重视，不断有人为之作注，唐玄宗于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封文子为“通玄真人”，尊称其书为《通玄真经》。

《群书治要》从《文子》十二篇中各选录若干条，计万余字。所辑内容主要涉及治国之道、修身养性之法等方面，尤其突出了“仁义”“礼法本末相兼”“贵柔”“守雌”“不为天下先”，以及反对片面“法古”“循俗”等思想。

由于此书中一些内容与传世的其他典籍近似，故前人多有认为今本系晋人伪造，或认为其乃是抄袭《淮南子》的西汉后期作品。但是1973年在河北定县四十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有《文子》的残简，其中与今本《文子》相同的文字有六章，不见于今本的还有一些内容，或系《文子》的佚文，从而确证了《文子》一书为西汉时已有的先秦古书。

【作者简介】文子，姓文，子为尊称，其名字及籍贯已不可确考。《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文子》九篇，班固在其条文下注：“老子弟子，与孔子同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刘向《别录》说：“墨子书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问于墨子。”北魏李暹作《文子注》，传曰：“姓辛，蔡丘濮上人，号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这是最为流行的说法。从现有材料推测，文子可能确有其人，他学无常师，但最终归本于老子。《论衡》的作者王充曾称：“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对他极推崇。

道原

【题解】“原”，为“本”“根”的意思。“道”在道家学说中，是万事万物的总根源，所谓是变“万物化，合于一道”。“道”无形而实有，是一切生命运动的原动力。道化生万物而没有目的意识，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讲，它是宇宙间万物运动变化最普遍最根本的规律。“道”又指各种自然与社会事物的具体规律。事物之道彼此各异，不同事物有各自特殊的性质。君王掌握“道”的根本特点，并用来治理天下，就能取得巨大的成效。

【原文】夫至人之治也，弃其聪明，灭^①其文章^②，依道废智，与民同出乎公^③；约^④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诱慕^⑤，除其嗜欲，损^⑥其思虑。约其所守即察^⑦矣，寡其所求即得矣。

【注释】①灭：隐没。②文章：指主意或点子，此指人的办法、主张等。③同出乎公：（君与民）一同以公道作为思想和行为的准则。公，公道。④约：省减，简约。⑤诱慕：被诱惑而贪恋。这里指名位势利。⑥损：指减少。⑦察：明辨。

【译文】圣人治理天下的方法，就是扬弃个人的聪明，隐没个人的文采，依照天道而行，弃置个人的聪辩，与百姓一同依照公道而行。简约其所持守的，减少其所贪求的，去掉外在的诱惑与希慕，消除内在的嗜好与欲望，减少其思索与忧虑。简约其所持守的，就能够明察；减少

其所贪求的，就会有所得。

【原文】水之性^①欲清，沙石秽^②之；人之性欲平^③，嗜欲^④害之。唯圣人能遗物反己^⑤，不以智（本书智作身）役物^⑥，不以欲滑和^⑦，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倾也。故听善言便计^⑧，虽愚者知悦之；称圣德高行^⑨，虽不肖^⑩者知慕之。悦之者众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

【注释】①性：指天赋、天性。②秽：污浊。③平：平静。④嗜欲：嗜好与欲望。多指贪图身体感官方面享受的欲望。⑤遗物反己：遗物，谓超脱于世物之外。反己，复返自己的本性。⑥不以智役物：《文子》原书中“智”作“身”。谓圣人不以身为物所役使。物，物欲。⑦滑和：谓扰乱中和之道。⑧便计：指合宜之计。⑨圣德高行：高尚的品德和行为。圣德，犹言至高无上的道德。高行，指高尚的品行。⑩不肖：不正派。

【译文】水的本性是清净的，但沙石却使其污浊；人的本性是平静的，但嗜欲却来妨害它。只有圣人能超脱物欲而返朴归真。圣人不被物欲所控制，中正平和的心态不会被欲望扰乱，因此才能身居高位而无危险、保持安稳而不倾覆。所以人们听到其有益之言和合宜之计，即使是愚笨之人也知道喜欢他；人们称颂其高尚的品德和行为，即便是德才不佳之辈也知道羡慕他。可是喜欢听嘉言的人多，而采用者却很少；羡慕高尚品行的人多，而能身体力行者却很少。

精诚

【题解】“精”的本义是上等细米，这里用来指人的先天自然之性。

“诚”是指人的后天之性。《说文》云：“诚，信也。”精诚合一，便为真诚。藏精存诚，方能尽人物之性，合天地之德。君主心存自然本性，用精诚来感化人，其产生的作用就像春日的天气使万物生长、秋日的天气使万物凋零一样自然而然。感于天，动于民，百姓便会如回音应声、影随形体一样跟随于他。

【原文】夫水浊者鱼噞^①，政苛即（即作者）民乱。上多欲即下多诈，上烦扰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争^②。不治其本，而救之于末，无以异于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也。圣人事省^③而治，求寡而赡^④，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为而成；怀自然，保至真，抱道^⑤推诚^⑥；天下从之，如响之应声，影之象形。所修^⑦者本也。

【注释】①水浊者鱼噞：因水太浑浊使鱼喘不过气来，只得露出水面张口呼吸。噞，音掩，指鱼口翕张吞吐貌。②交争：犹纷争。③省：少。④赡：富足。⑤抱道：持守正道。⑥推诚：以诚心相待。⑦修：治理。

【译文】水混浊了，鱼就会露出水面呼吸；政策苛刻，老百姓就会叛乱。君主欲望过多，百姓欺诈的行为就多；君主制定的法令政策烦杂没有条理，百姓就不能安定；君主多贪求，百姓就会纷争。如果不从根

本上治理国家，只从细枝末节上去挽救，那就无异于挖沟渠去阻止洪水、抱薪柴去扑救大火。圣明的君主政事简省而天下大治，需求不多而财用充裕，不施恩就能显现其仁爱，不多言就表现出诚信，不求取就会有所得，不刻意做事而自然成功。他心存自然本性，保持至真之情，持守正道，以真诚心对待百姓，天下之人追随他，就如同回音应声、影随形体一样。这才是治国的根本。

【原文】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万物归之，而莫之使^①也。至精^②之感，弗召自来，不去自往，不知所为者，而功自成。待^③目而照见，待言而使令，其于以治难矣。皋陶喑^④而为大理^⑤，天下无虐刑；师旷瞽^⑥而为大宰^⑦，晋国无乱政；不言之令，不视之见，圣人以为师也。民之化上，不从其言，从其所行也。故人君好勇，而国家多难；人君好色，而国多昏乱。故圣人精诚形于内，好憎明于外；出言以副^⑧情，发号以明旨。是故刑罚不足以移风^⑨，杀戮不足以禁奸，唯神化^⑩为贵也。夫至精为神，精之所动，若春气之生，秋气之杀也。故治人者慎所以感也。

【注释】①莫之使：犹莫使之。没有谁使其如此。之，代词，指代万物。②至精：精诚达到极点。③待：依靠，依恃。④皋陶喑：皋陶，传说虞舜时的司法官。喑，音因，瘖哑。典出《淮南子·主术训》：“故皋陶瘖而为大理，天下无虐刑，有贵于言者也。”⑤大理：掌刑法的官。秦为廷尉，汉景帝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复为廷尉，北齐为大理卿，隋唐以后沿之。⑥师旷瞽：师旷，春秋时晋国乐师，名旷，字子野，生而目盲，善辩音乐。瞽，音谷，目失明、眼瞎。⑦大宰：即太宰，官名。相传殷置太宰。周称冢宰。春秋列国亦多置太宰之官，职权不尽相同。秦、汉、魏皆不置。⑧副：符合。⑨移风：转变风气。⑩神化：神妙地潜移默化。

【译文】冬天的太阳，夏天的阴凉，万物都趋附于它，却没有谁使

其如此。最精诚的感应，不用召引人们自己就会归附，不必驱使人们自会前往，不知做了什么，其事业却自然成就了。君主若依靠眼目才能看到、依靠言语才能实施法令，要想达到治理的局面就太困难了。皋陶瘖哑却担任司法官，使天下没有残酷的刑罚；师旷眼睛失明却担任太宰，使晋国没有出现暴政。不用言语的法令，不用视力的明见，这是圣人所以成为师表的原因。百姓受君主的感化，不是听从其言辞，而是追随其行为。所以，君主好逞勇武，国家就会多灾多难；君主喜好女色，国家就会多有混乱。因此，圣人的精诚形成于内心，爱憎显现于外表，靠说话来和情理相副，用发布政令来明确旨意。所以刑罚不足以改变民风，杀戮不能够禁止奸邪，只有神妙的潜移默化才最为可贵。至极精诚可入于神妙。精诚的感化人，就像春日的阳和之气使万物生长、秋日的凄清之气使万物肃杀一样。所以治理百姓的君主一定要慎重选择感化的方法。

【原文】圣人从事也，所由^①异路而同归，其存亡定倾^②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故秦、楚、燕、魏之歌，异转^③而皆乐；九夷八狄^④之哭，异声而皆哀。夫歌者乐之征^⑤也，哭者哀之效^⑥也，愔^⑦愔于中而应^⑧于外，故在所以感之矣。圣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泽^⑨之所及亦远也。

夫至人精诚内形^⑩，德流四方，见天下有利，喜而不忘；见天下有害，忧若有丧。夫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人之乐者，人亦乐其乐。故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大人行可悦之政^⑪，人而（人而作而人）莫不顺其令，令顺即从小而致大，令逆^⑫即以善为害，以成为败。

【注释】①所由：所经历的道路。②定倾：使危险的局势或即将倾覆的国家转为稳定。③转：通“啭”，婉转发声，亦指婉转的歌声。④九夷八狄：九夷，

群书治要译注

古代用以称中原以东地区的九个落后部族，亦指其所居之地。八狄，古代对中原以北地区落后部族的泛称。⑤征：表现。⑥效：验证。⑦愔：音因。静默。⑧应：应和，此指反映。⑨泽：恩惠。⑩形：形成。⑪可悦之政：顺民心之政令。悦，谓使之愉悦。⑫逆：违背。

【译文】圣人所做的是，都是殊途同归，无论国家是存在还是消亡、安定还是倾覆，其志向始终如一，都是不忘记有利于百姓。所以，秦、楚、燕、魏四地的歌曲声调有所不同，却都可使人快乐；九夷八狄各少数民族的哭声腔调各异，却都使人悲哀。歌唱是快乐的表现，哭泣是哀伤的验证。悲欢之情静默于心中而反映于外表，所以关键在于因为什么而使其感动。圣贤者的心思，日夜都不忘记有利于他人，而他的德泽所及的地方是很广远的。

至德之人内心精诚，恩德流布天下。他们看到有利于天下的事，虽高兴却不会得意忘形；见到有害于天下的事，就会忧心忡忡，好像有丧事一样。那些以百姓之忧为己忧的人，百姓也以他的忧为己愁；以百姓之乐为己乐的人，百姓也会以他的乐为己乐。所以，以天下之乐为乐、以天下之忧为忧的人而不能成就王霸大业，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君主施行顺应民心的政令，就没有人不顺从。政令顺乎民意，百姓就愿意服从，国家就会由小而发展壮大；政令背逆民心，即使是好事百姓也会把它当成坏事，君主的治理也会由成功变为失败。

九 守(九作十)

【题解】“九守”原作“十守”。“守”指守道。道，虚无、平易、清净、柔弱、纯粹素朴。能守于此，就可以得到道的妙用。九守指守虚、守无、守平、守易、守清、守真、守静、守法、守弱、守朴。篇名称“九”，盖古人认为天地之数，始于一，终于九，九为最大，故以“九”命名。道的规律是物极必反、盈满则亏、事盛则衰，古代圣明的君主因为能守住这一规律，所以才能守住天下。

【原文】神者，智之渊^①也，神清则智明；智者心之符^②也，智公既心平。人莫鉴^③于流水^④而鉴于澄水^⑤（二十子全书水作潦）者，以其清且静也。故神清意平^⑥，乃能形物之情^⑦也。天道极即反^⑧，盈则损，物盛则衰，日中而移^⑨，月满则亏^⑩，乐终而悲。是故聪明广^⑪智守以愚，多闻博辨^⑫守以俭^⑬，武力勇毅守以畏^⑭，富贵广大守以狭，德施^⑮天下守以让。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

【注释】①渊：人或物汇集之处，这里指智慧的渊源。②符：作“府”，聚集之处。③鉴：古器名，形似大盆，有耳。青铜制，盛行于东周。或盛水，大的可作浴盆；或盛冰，用来冷藏食物。有时借为照影之用。④水：或作“潦”，积水。⑤澄水：清澈而不流动的水，澄，音成。⑥神清意平：心神清朗、平和。神清，谓心神清朗。意，胸怀、内心。平，平和、宁静。⑦形物之情：显示真实情况。形，显示。情，实情。⑧极即反：事物达到顶点之后便会走向另一反面。极，达到顶

群书治要译注

点、最高限度。反，同“返”。⑨日中而移：太阳到了中午之后就要偏斜。日中，中午阳光强烈，比喻事物光明昌盛。移，偏斜。⑩月满则亏：月亮圆全之后就要缺损。月满，月圆。⑪广：多。⑫博辩：雄辩。⑬俭：俭约。⑭畏：恐惧。⑮德施：德泽恩施。

【译文】心神，是智慧的渊源，心神清净，则智慧就明达。智慧，是心灵的府地，智谋公正，则心气平静。人没有在流动的水中照影，而是都在澄水里照影，是由于澄水既清澈又平静的缘故。所以，人心神清静、心气平和，才能看到事物的真实情况。道的规律是物极必反、盈满则亏、事盛则衰，太阳到了正午之后就要偏斜，月亮圆了之后就要缺损，快乐到了极处就会产生悲痛。所以聪明多智之人应坚守愚钝的势态，博闻善辩之人应坚守收敛的势态，勇武刚毅之人应坚守畏怯的势态，富贵而地广之人应坚守狭小的势态，恩德施及天下之人应坚守谦让的势态。这五个方面，是古代圣明的君主能够守住天下的良方。

符言

【题解】“符”为古代作为信物的符券、符节、符传等的总称。古代朝廷传达命令，征调兵将用的凭证，双方各执一半，以验真假。引申开来，符则为示信之物。“言”为达诚之语。古人出言以示信达诚，有感必应，因此名为符言。

【原文】人之情，服于德，不服于力。故古之圣王，以其言下^①人，以其身后人^②，即天下推而不厌^③，戴而不重^④，此德有余^⑤而气顺^⑥也。故知与之^⑦为得^⑧（得作取），知后之为先，即几道^⑨矣。

【注释】①下：谦让。②以其身后人：把自己放在人后。③推而不厌：（即使天下百姓）都推赞他，他也不自满。推，推赞。厌，满足。④戴而不重：（即使天下百姓）都拥戴他，他也不自大。戴，尊奉、拥戴。重，犹大。⑤余：未尽，不尽。⑥顺：和顺。⑦知与之：懂得给予别人（就是得到）。与，给予。之，代词，他、他们，这里指别人。⑧为得：就是得到。⑨几道：几，接近。道，指宇宙万物的本原、本体。

【译文】人的心理是顺服于道德而不顺服于威力。所以古代的圣明君王，说话谦下于人，将自己放于人后。即使天下百姓都赞许他，他也不自满；即使天下百姓都拥戴他，他也不自大。这就是德高有余而心气和顺。因此懂得“给予”就是“得到”，懂得甘居人后实际上是站在了人

群书治要译注

前的道理,这样就接近于“道”了。

道 德

【题解】道为万物之源。遵道而行，谓之德。道生化万物，德养育万物。使万物成长、发育却不拥有，使万物自立、成熟却不自以为施恩，尊重万物而不肆行主宰，这就积蓄了无限深厚的德行。对君主而言，非道德无以治天下。有德之君，夙夜不懈，战战兢兢，常恐危亡，故得长久。

【原文】文子问道，老子^①曰：“夫道者，小行^②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尽^③行之天下服。”

文子问德、仁、义、礼，老子曰：“德者民之所贵^④也，仁者人之所怀^⑤也，义者民之所畏也，礼者民之所敬^⑥也。此四者，圣人之所以御^⑦万物也。君子无德即下怨，无仁即下争，无义即下异^⑧（异作暴），无礼即下乱。四经不立^⑨，谓之无道。无道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注释】①老子：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史记》本传谓姓李名耳（约公元前571年—公元前471年），字伯阳，谥聃，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任周守藏室之官，后辞官，应函谷关令尹喜之请，著《道德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②行：实施。③尽：全部，整个。④贵：崇尚，重视，以为宝贵。⑤怀：归向。⑥敬：恭敬，端肃。⑦御：通“御”，统御。⑧异：异作“暴”，暴乱。⑨四经不立：德、仁、义、礼四种准则不能树立。经，常道，指常行的义理、准则。

【译文】文子向老子请教“道”。老子回答说：“关于‘道’，实行的范围小便会得到较小的福祉，实行的范围大会得到较大的福祉，完全按“道”的要求来实施，全天下的人就都会信服你。”

文子向老子请教“德、仁、义、礼”。老子回答说：“德行，是百姓所崇尚的；仁爱，是百姓所归向的；正义，是百姓所敬服的；礼制，是百姓所戒慎的。这四者，是圣人用来驾驭万物的。君主缺乏德行，百姓就会怨恨；君主缺乏仁爱，百姓就会纷争；君主失去正义，百姓就会叛乱；国家失去礼制，百姓就会混乱无序。这四项准则不确立，就是‘无道’，无道之国不灭亡，这是从未有过的。”

【原文】心之精^①者，可以神化^②而不可以说道。故同言^③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④，行在令外。

圣人在上，民化^⑤如神，情^⑥以先之也。动于上不应于下者，情令^⑦殊也。三月婴儿，未知利害^⑧，而慈母之忧^⑨（之忧作爱之）喻焉（喻焉作逾笃）^⑩者，情也。故言之用^⑪者小，不言之用者大矣。夫信，君子之言也；忠，君子之意也。忠信形于内，感动应乎外，贤圣之化^⑫也。

【注释】①精：统一，精诚。②神化：自然而化。③同言：同样的话。④行：实施。⑤化：变化。⑥情：诚。⑦情令：这里指真诚与政令。⑧利害：利益与损害。⑨之忧：应作“爱之”，爱护婴儿。⑩喻焉：应作“逾笃”。逾，更加。⑪用：功用。⑫化：教化。

【译文】老子说：“内心的精诚，可以潜移默化地感化人，而不能用语言来劝说。所以同样一句话，而使人相信的，是因为说话人的诚意已表现在说话之前；相同的政令，而能使人立即执行的，是因为发令人的所作所为已表现在命令之先。圣哲之人处于高位，对于人心的教化就像有神灵相助一样有效，这是因为圣人的真诚先于教化而存在。君

主行动于上而下边的臣民不应和，是其诚意悖于教化的缘故。三个月大的婴儿还不知道利与害，但对慈母的担忧、爱抚却能感知，这就是母爱的真情深厚所致。所以言语所产生的作用是比较小的，无言的情感与行为的作用却是很大的。信用就是君子的言语，忠诚就是君子的胸怀。忠信形成于内心，百姓感应而行动于外，这是圣贤的教化。”

【原文】能成霸王者，必得胜^①者也；能胜敌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②者也；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③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④者也。

【注释】①得胜：获得胜利。②人力：他人的力量。③自得：这里指有德有能。④柔弱：谓柔和谦顺。

【译文】老子说：“能成就霸业的人，一定是获得胜利的人。能胜敌的人，一定是强者。能成为强者的人，一定是能使用别人力量的人。能使用别人力量的人，一定是赢得人心的人。能够赢得人心的人，一定是有德有能之人。有德有能之人，必定是心地柔和谦顺之人。”

上 德

【题解】“上德”即至德。《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韩非子《解老》曰：“德盛之谓上德。”长养万物，天之德。爱养百姓，君之德。随顺万物本身规律做事，就符合了道的原则，因此就是有德。反之，故意有所作为，处处表现有德，反而不符合道了，这就失去了德。治国之君，感受衰世，宜修德以匡天下，有功可见，有德可尊，谓之上德。古人云：“夫有阴德者，必有阳报；有阴行者，必有昭名”。

【原文】日月欲明，浮云盖之；河水欲清，沙土秽之；丛兰^①欲修^②，秋风败^③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蒙尘^④而欲无眯^⑤，不可得也。山致^⑥其高而云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龙^⑦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泽流焉。夫有阴德^⑧者必有阳报^⑨，有隐行^⑩者必有昭名。

【注释】①丛兰：丛生的兰草，常比喻品德高尚的人。②修：美好。③败：毁坏。④蒙尘：为灰尘蒙覆。⑤眯：杂物入目使视线不清。⑥致：通“至”，达到。⑦蛟龙：蛟龙，古代传说的两种动物，居深水中。相传蛟能发洪水，龙能兴云雨。⑧阴德：暗中做的有德于人的事。⑨阳报：在人世间得到的报应，与“阴报”相对。⑩隐行：犹阴德，谓不为人知的美行。

【译文】日月欲明亮，浮云却将其遮盖；河水欲清澈，沙土却使其混浊；兰花欲休美，秋风却使其凋残；人性欲平静，却被贪欲损害。蒙

受沙尘却想不眯眼睛，是不可能的。山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就会兴起云雨。水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就会有蛟龙出没。君子得到了“道”，其仁德恩惠就会流布四方。积阴德的人，一定会得阳报。那些做过不为人知的美行的人，日后一定会有妇孺皆知的美名。

微明

【题解】《老子》曰：“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得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韩非子《喻老》曰：“起事于无形，而要大功于天下，是谓微明。”故治国者欲成其功，必戒惧于灾祸尚未显露之时，而不是等到事情已经发生才殚精竭虑。因此就能够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故祸患无由而至，非毁不能加于其身。

【原文】相坐之法^①立，即百姓怨；减爵^②之令张^③，即功臣叛。故察于刀笔之迹^④者，即不知治乱之本；习于行陈^⑤之事者，即不知庙战^⑥之权^⑦。圣人先见^⑧福于重关^⑨之内，虑患于冥冥之外^⑩；愚者惑于小利而忘大害。故事有利于小而害于大，得于此而亡于彼。故仁莫大于爱人也，智莫大于知人也。爱人即无冤刑，知人即无乱政。

【注释】①相坐之法：谓一人有罪，连坐他人，相，音象。②减爵：削减群臣的爵禄。爵，爵位。③张：实施。④刀笔之迹：指刻写出来的法令条文。刀笔，古代书写工具。古时书写于竹简，有误则用刀削去重写。⑤行陈：“陈”同“阵”。行阵，指挥军队、布阵势。⑥庙战：朝廷对于战事的筹划和决策。⑦权：谋略。⑧先见：预见。⑨重关：谓重深的关塞。⑩冥冥之外：高远的空际，这里引申为尘世境界之外。

【译文】一个人犯法要株连其他人的法规确立后，百姓必会怨恨；减少爵位俸禄的法令出台，功臣就会反抗。所以精通法律条文的人，不懂得国家治乱的根本；熟悉行兵布阵的人，不懂得朝廷拟定作战方案的权谋。圣人能在重重障碍之内预见大福，能考虑到遥远将来的忧患。愚昧的人被小利所迷惑而忘记了大害。所以有利于小的事情，就会妨害于大的事情；仅于此有所得，而于彼就有所失。因此，仁义没有比爱别人更大的了，智慧没有比了解别人更大的了。爱别人，就不会有冤枉人的刑罚；知人善任，就不会出现腐败的政事。

【原文】见本而知末，执一而应万，谓之术；居^①知所为，行^②知所之^③，事知所乘^④，动知所止，谓之道。言出于口，不可止于人^⑤；行发于近，不可禁于远。事者难成易败，名者难立易废。凡人皆以轻小害，易微事^⑥，以至于大患也。

【注释】①居：安定，安居，平素家居。②行：去，离开。③所之：所去的地方。④事知所乘：做事知道凭借的是什么。乘，利用、凭借。⑤不可止于人：不可禁止别人的评说。⑥易微事：轻视小事。易，轻视。

【译文】见本而知末，掌握根本之道而应对千变万化，叫做术。安居时知道要干的事，行路时知道要去的地方，做事时知道该依靠什么，行动时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这就是道。言语出于口，没有谁能够禁止人们评说；行动发于身边，却不可禁止其影响流散到远方。事情成功难而容易失败，名誉建立难却容易毁废。一般的人都轻视小害、小事，最后酿成了大的灾祸。

【原文】夫积爱成福，积憎成祸。人皆知救患，莫知使患无生^①。夫使患无生，易于救患。今人不务使患无生，而务于救之，虽神圣

人，不能为谋也。患祸之所由来，万万无方^②，故圣人深居以避害，静默以待时。小人不知祸福之门^③，动作（无作字）而陷于刑，虽曲^④为之备^⑤，不足以全身^⑥。故上士^⑦先避患而后就利，先远辱而后求名。故圣人常从事于无形之外，而不留心尽虑（无尽虑二字）于已成之内。是以患祸无由^⑧至，非誉^⑨不能尘垢^⑩也。

【注释】①无生：不发生。②万万无方：没有固定的规律，比喻无法预防。万万，指极大的数目。无方，无定法，无定式。③门：事物的起点。④曲：多方面。⑤备：防备。⑥全身：保全生命或名节。⑦上士：高明之士。⑧无由：没有门径。⑨非誉：非议和称誉。指事情已经发生之后众人的反应。⑩尘垢：犹污染。

【译文】积累仁爱会带来福报，积累憎恨会招致祸患。人们都知道如何解救祸患，却不知道如何避免祸患产生，让祸患不产生比解救祸患容易。现在的人不致力于使祸患不产生，而是尽力消除它，即使是神仙也不能为之谋划啊。祸患的产生，没有固定的方向。所以圣人深居简出以躲避患害，虚静沉默以等待时机。识见浅狭的人不知道祸福从何而来，行动往往触犯刑罚，虽然多方设法防备，但仍不足以保全其身。所以高明之士先远离祸患而后追求利益，先远离耻辱而后追求名誉。所以圣人常常在灾祸尚未显露之时就已留心，而不会等到事情已经发生再竭尽智虑，因此祸患无从降临，众人的非议和称誉也不能沾污其身。

【原文】凡人之道，心欲小^①，志欲大，智欲圆^②，行欲方^③，能欲多，事欲少。所谓心小者，虑患^④未生，戒祸慎微^⑤，不敢纵其欲者也；志大者，兼包万国^⑥，一齐^⑦殊俗，是非辐凑^⑧，中为之毂^⑨也；智圆者，终始无端^⑩，方流四远^⑪，深（深作渊）泉^⑫而不竭也；行方者，直立而不挠^⑬，素白而不污^⑭，穷不易操，达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备具，动静

中仪^⑮也；事少者，执约^⑯为治广，处静以持躁^⑰也。故心小者，禁于微^⑱也；志大者，无不怀^⑲也；智圆者，无不知也；行方者，有不为也；能多者，无不治也；事少者，约所持^⑳也。故圣人之于善也，无小而不行；其于过也，无微而不改；行不用巫祝^㉑，而鬼神不敢先，可谓至贵矣。然而战战栗栗，日慎一日，是以无为^㉒而有成。

【注释】①小：细。这里指谨慎。②圆：灵活。③方：守规矩。④虑患：忧虑祸患。⑤慎微：谨慎及于细微之处。⑥兼包万国：包容天下。兼包，相容并包。⑦一齐：统一。⑧辐凑：聚集。辐，指车轮中凑集于中心毂上的直木。凑，指会合、聚集。⑨毂：车轮的中心部位，周围与车辐的一端相接，中有圆孔，用以插轴。古人常以毂与辐比喻君与臣的关系。⑩无端：没有起点，没有终点。⑪四远：四方边远之地。⑫深泉：深作“渊”，渊泉，泉水很深。⑬挠：屈服。⑭污：玷辱。⑮中仪：符合礼节。⑯执约：持守要领。执，持守。⑰持躁：戒躁。持，约束。躁，浮躁。⑱微：微细之处。⑲怀：包容。⑳持：持守。㉑巫祝：古代称事鬼神者为巫，祭主赞词者为祝，后连用以指掌占卜祭祀的人。㉒无为：道家主张清静虚无，顺应自然，称为“无为”。

【译文】大凡一个人的处事之道，内心要谨慎，志向要远大，智虑要圆满，行为要方正，才能要多，所为之事要少。所谓内心要谨慎，是说在祸患尚未产生之前，谨慎自持，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志向要远大，是说要包容天下，各种风俗都一视同仁，是非来集，要像辐条集中于车轴那样为其确定不偏不倚的标准；智虑要圆满，是说思维周流无碍，能及于遥远的事情，像深满的渊泉一样永不枯竭；行为要方正，是说要立身正直，不屈不挠，朴素高洁而没有染污，不得志也不会改变操守，得志也不会随心所欲；才能要多，是说要文武兼备，行为举止都非常得体；所为之事要少，是说要持守简约的要领来处理繁多的问题，处于宁静的状态来控制外界的躁动。所以内心谨慎的人，在祸患微小

的时候就知道加以防备；志向远大的人，胸怀宽广，无所不包；智虑圆满的人，无所不知；行为方正的人，有所不为；才能多的人，样样事情都能处理；所为之事少的人，持守的东西简约。因此，圣人对于善事，再小也要做；对于过错，再小也要改正。圣人行动不用去求问巫婆神汉，鬼神也不敢作祟，可以说是非常尊贵了。虽然如此，圣人还是战战兢兢，时刻小心翼翼，因此虽没有刻意作为，却成就了功业。

【原文】有功，离^①仁义者即见疑；有罪，不失仁心^②（不失仁心作有仁义）者必见信。故仁义者，事之常顺^③也，天下之尊爵也。虽谋得计当^④，虑患而患解^⑤，图国^⑥而国存；其事有离仁义者，其功必不遂^⑦矣；言虽（言虽字倒）无中^⑧于策，其计无益于国，而心周^⑨于君，合于仁义者，身必存矣。故曰：“百言百当，不若舍趣^⑩而审^⑪仁义也。”

【注释】①离：违背。②不失仁心：应作“有仁义”，有仁爱和正义之心。③常顺：谓自然之性。④计当：计策得当。⑤解：消除。⑥图国：为国谋利。这里指谋立国之事。⑦遂：成功。⑧中：符合。⑨周：忠信。⑩舍趣：舍弃其追逐的。趣，趋向、归向。⑪审：详究。

【译文】有功劳却丧失了仁义之心，就会被怀疑；有罪过却没有丧失仁义之心，一定会得到信任。所以，仁义是事物的自然之性，是天下最为尊贵的品德。虽然计谋得当，事先考虑如何预防祸患而祸患也得以消除，谋划着立国而国家也得以建立，但是如果所做的事有违背仁义的地方，其功业一定不会圆满实现。出言虽然不能提出好的策略，计谋也对国家没有什么帮助，但只要心是忠于君主的，而且合乎仁义之道，他自身一定会得以保全。所以，与其每次言语都得当，不如看他是否合乎仁义。

【原文】教^①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泽^②；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即通功易食^③而道达矣。人多欲即伤义，多忧即害智。故治国^④乐其所以存，亡^⑤（亡作虐）国乐其所以亡。水下流而广大，君下臣^⑥而聪明，君不与臣争功而治道^⑦通。故君，根本也；臣，枝叶也。根本不美而枝叶茂者，未之有也。

【注释】①教：教化。②泽：恩惠。③通功易食：谓人各有业，互通有无。④治国：安定、太平的国家。⑤亡：或作“虐”，残暴。⑥下臣：这里指礼让臣下。下，居人之下、谦让。⑦治道：治理国家的方针、政策、措施等。

【译文】教化出自于君子，小民享受到君子教化的好处；物资由小民创造，君子享受到小民的劳动果实。让君子和小民，各处于合适的位置，就能各有所持，互通有无，从而上下之间的“道”就畅通了。人如果贪欲甚多，就会损害正义（多欲之人不顾道义而苟取，故伤义）；如果过分忧愁，就会损害智力。所以，太平安定的国家必定喜欢能使它存而不亡的事物，暴虐的国家则必定喜欢能导致它灭亡的事物。水往下流就会越来越广大，君王礼贤下士就会耳聪目明。君王不与臣下争功（君行君道，臣行臣道，人君无为，臣下有为），治国之道就会畅通。因此，君是树根，臣是枝叶，如果树根不粗壮，而枝叶会茂盛，是从来没有的事情。

【原文】慈父之爱子也，非求报也，不可内解于心^①。圣人之养民，非求为己用也，性不能已^②也。及恃其力、赖其功勋，而必穷^③矣。有以为，即恩不接^④矣。故用众人之所爱，即得众人之力；举^⑤众人之所善，即得众人之心。见所始，即知所终矣。

人之将疾也，必先不甘^⑥鱼肉之味；国之将亡也，必先恶忠臣之语。故疾之将死者，不可为良医；国之将亡者，不可为忠谋。古者亲近^⑦

不以言^⑧，来远^⑨不以言，使近者悦，远者来。与民同欲^⑩即和，与民同守^⑪即固^⑫，与民同念^⑬即智；得民力者富，得民誉者显；行有召寇^⑭，言有致祸。

【注释】①内解于心：在内心消除（慈爱之情）。②性不能已：本性就是如此情不自禁。③穷：困窘。④接：达到，遍及。⑤举：赞扬。⑥甘：以为甘美。⑦亲近：亲抚近邻。⑧不以言：不用言语。⑨来远：使远方的人来归附。⑩同欲：同心，同一愿望。⑪守：操守，节操。⑫固：稳固，安定。⑬念：念头，想法。⑭召寇：召，招引。召、招通用。

【译文】慈父爱子，并不是期求孩子报恩，而是源于内心的慈爱之情，这是人固有的天性；圣人养育百姓，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所用，而是出自于其仁爱的本性而不能抑止。到了要依靠百姓的力量、有赖其建功立业来成就自己，就一定会陷于困窘。互相有所希求，就会使父子、君臣之间的恩义丧失掉。所以用众人之所爱（来顺势利导），就会得到众人的力量；推崇众人所拥戴的东西，就可获得众人之心。因此看见事物的开始，就知道其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人要得病的时候，一定先厌食鱼肉之味；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君主必定是先厌恶忠臣的谏言。所以病入膏肓之时，良医也不能救治；国家将灭亡时，忠臣的谋略也是没有用处的。古时候，使身边的人亲近不是依靠言语，使远方的人来归附也不是依靠言语，能使身边的人高兴、远方的人来归附均因其德行深厚。与百姓愿望相同国家就会和谐，与百姓操守相同国家就会稳固，与百姓心念相同君主就会多智慧，得到百姓支持国家就会富足，得到百姓称誉君主就会声名显扬。行动不慎会招致盗寇的抢劫，言语不当能给人带来灾祸。

道自然(二十子全书无道字)

【题解】《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生万物，不借助于人之力，而万物自然而然生长。贤明君主治国的方法，是顺应人的本性，遵循事物的规律，并加以引导，使其各得所宜。其心虚静而无为，保持质朴的本性，施行德政感化人民，故“人无弃人，物无弃财”，而天下大治。

【原文】昔者，尧之治天下，其导民也，水处^①者渔^②，山处者木^③（山处者木作林处者采），谷处者牧^④，陆处^⑤者田，地宜其事，事宜其械^⑥，械便其人。如是，则民得以所有^⑦易^⑧所无，以所巧易所拙也。是以离叛者寡，听从者众，若风之过箭^⑨（箭作萧）忽然感之，各以清浊^⑩应矣，物莫不就其所利，避其所害。是以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而足迹不接于诸侯之境，车轨^⑪不结^⑫于千里之外，皆安其居也。夫乱国若盛^⑬，治国若虚^⑭，亡国若不足，存国若有余。虚者非无人，各守其职也；盛者非多人，皆徼^⑮于末也；有余者非多财，欲节^⑯事寡也；不足者非无货，民躁^⑰（躁作鲜）而费^⑱多也。故先王之法，非所作^⑲也，所因^⑳也；其禁诛^㉑，非所为^㉒也，所守^㉓也，上德^㉔之道也。

【注释】①水处：居住在水边或水中。②渔：捕鱼。③山处者木：或作“林处者采”。居住在山林地区的人，靠采木为生。采，砍伐。④牧：放牧。⑤陆处：居住在陆地上。⑥械：泛指器具。⑦所有：指领有的东西。⑧易：交换。⑨箭：居住在水边或水中。⑩清浊：指事物的性质。⑪车轨：车辙。⑫结：连接。⑬乱国若盛：国家混乱却自以为兴盛。⑭治国若虚：国家治理得好却自以为空虚。⑮徼：同“侥”，侥幸。⑯欲节：节制。⑰躁：同“躁”，急躁。⑱费：耗费。⑲所作：所制定。⑳所因：所沿袭。㉑禁诛：禁止杀戮。㉒所为：所制定。㉓所守：所遵守。㉔上德：最高的德性。

群书治要译注

或作“箫”，竹制管乐器。⑩清浊：音乐的清音与浊音。⑪车轨：行车的轨迹。⑫结：连接。这里指车不去千里之外。⑬盛：兴盛。⑭虚：萧条，虚弱。⑮徼：求取。⑯欲节：节制欲望。欲，贪欲。节，节制，管束。⑰躁：浮躁。⑱费：耗费。⑲作：创制，设立。⑳因：依照。㉑禁诛：禁诛之法。禁，含有禁戒性的规条及法令。诛，惩罚、责罚。㉒为：施行。㉓守：遵循，奉行，遵守。㉔上德：至德。

【译文】从前帝尧治理天下的时候，他引导百姓，凡居住在江河湖海边的人，靠捕鱼为生；居住在山林地区的人，靠砍伐木材为生；居住在山涧谷地的人，靠畜牧业为生；居住在平川地区的人，靠种田为生。各类地区各有其适宜的事业，所从事的行业各有其适宜的工具，工具要便利于使用它的人。这样，百姓就能够用自己所有的东西去交换自己所没有的东西，用自己擅长制作的产品去交换自己不擅长制作的产品。因此，离乡叛逃的人少，跟随、服从的人多。好像风吹过箫一样，箫感受到风的吹拂，各个孔会以清浊之音来作出回应。万物没有不趋利而避害的。所以相邻之国近得互相能看见，鸡鸣狗叫的声音都能听到，但人们不会踏入其他诸侯国的疆界，车马也不去千里之外，都是因为各国百姓都安居乐业的缘故。所以动乱不安的国家貌似兴盛，太平安定的国家看起来好像很萧条。将灭亡的国家好像总是财不足用，安定的国家物资总是供给有余。表面萧条，并非是没有入，而是人人各守其职，世无闲人；表面繁荣，并不是人多，而是人人都舍本逐末。物资供给有余，不是因为财物多，而是因为欲望得到节制，不必要的事情得以减少；财不足用，并不是没有财物，而是民心浮躁，奢侈浪费。所以上古贤明君王的治国之法，不是主观创造出来一套办法，而是遵循事物的规律并加以引导；所要禁止和惩罚的，也不是主观上想要有所作为，而是遵守客观规律的结果。这就是至德之君的治国之道。

【原文】以道治天下，非易民性^①也，因^②其有而条畅^③之。故渎^④水

者因水之流，产稼^⑤者因地之宜，征伐者因民之欲^⑥，能因即无敌于天下矣。故先王之制法，因民之性，而为之节文^⑦；无其性，无其养（养作资），不可使遵道^⑧也。人之性有仁义之资^⑨，非圣王为之法度，不可使向方^⑩也。因其所恶以禁奸，故刑罚不用，威行如神矣。因其性，即天下听从；拂^⑪其性，即法度张^⑫而不用。

【注释】①性：本性。②因：根据。③条畅：通畅。④渎：沟渠。此处当动词用，指开挖沟渠。⑤产稼：种植庄稼。⑥欲：愿望。⑦节文：拟定具体的细节条文。⑧遵道：遵循正道，亦以比喻遵循法度。⑨资：禀赋。⑩向方：归向正道。方，义方。⑪拂：音弗。违背。⑫张：设立。

【译文】用道来治理天下，并不是要改变人内在的性情，而是顺其性情并加以正确疏导，使之更加畅通。所以开渠引水的人要顺应水的自然流势，种庄稼的人要因地利而选择适宜的谷物。出兵征战的人，对于人民的欲求因势利导，能这样，就能顺应民心而无敌于天下。所以古代帝王制定法度，是根据百姓的性情来拟定细节条文的。不随顺他们的性情，不考虑他们生活的保障，就不能使他们遵从法度。虽然人性具有仁义的禀赋，但没有圣明君王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加以约束，就不可能使其合乎规范。凡是人们所痛恨的就加以禁止，是为了防止邪恶发生，这样虽然刑罚没有使用，而（君王的）威慑力却如神明一样。顺应人的本性，就能够使天下人顺服；违背人的本性，即使法度建立也难以发挥作用。

【原文】帝者贵^①其德也，王者尚^②其义也，霸者迫^③（迫作通）于理也。道狭然后任智^④，德薄然后任刑，明浅^⑤然后任察。

王道者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因循^⑥任下，责成^⑦不劳；谋无失策，举无过事；进退应时，动静循理；美丑弗好憎，赏罚不喜怒；其

听治^⑧也，虚心弱志^⑨。是故群臣辐凑^⑩并进，无愚智不肖，莫不尽其能。君得所以制^⑪臣，臣得所以事^⑫君，即治国之道明矣。

智而好问者圣，勇而好同^⑬者胜。乘^⑭众人之知^⑮，即无不任^⑯也；用众人之力，即无不胜也。用众人之力，乌获^⑰不足恃也；乘众人之势，天下不足用也。故圣人举事，未尝不因其资^⑱而用之也。有一功者处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胜其任，即举者不重^⑲也；能胜其事，即为者弗难也。圣人兼而用之，故人无弃人，物无弃财^⑳矣。

【注释】①贵：崇尚。②尚：尊崇。③迫：应作“通”，懂得、通晓。④任智：依据策略。任，凭依，依据。智，计谋，策略。⑤明浅：明智不足。明，圣明，明智。⑥因循：道家谓顺应自然。⑦责成：指令专人或机构负责完成任务。⑧听治：处理政事。⑨弱志：谓虚心下气。⑩辐凑：车轮上的辐条都集中于毂上，比喻人心聚集为一。群臣辐转。形容群臣像辐条都集中于毂上一样，齐心协力共事一君。⑪制：约束。这里指驾驭。⑫事：侍奉，供奉。⑬同：和谐。⑭乘：利用。⑮知：“智”的古字，聪明，智慧。⑯任：指胜任。⑰乌获：战国时秦之力士，一说可能为更古之力士，后为力士的泛称。⑱资：才质。⑲重：繁重，沉重。⑳故人无弃人，物无弃财矣：语出《老子》第二十七章。意思是说，因其材而使用，没有不各尽其材的，因其能而使用，没有不各尽其能的。

【译文】称帝者珍视美德，称王者崇尚正义，称霸者通晓事物的规律。所行之道偏狭才凭借智谋，恩德不厚才凭借刑罚，圣明不足才凭借考察。

用仁义来治理天下的君王，主张顺应自然而治，施行德政感化人民，顺应事物的规律来引导百姓，责求其成功却不会使其劳累，谋划政事没有失策，行动没有过错，进退都合乎时宜，动静都合乎理义，赞美与憎恶都不按照个人的好恶，奖赏与惩罚也不按照自己的喜怒。其处理政事，虚心听取各种意见，因此群臣像辐条集中于车轮中心的圆木

一样，齐心协力协助君主，不管是贤与不贤之人，没有不尽其才能的。君主掌握用臣之道，臣下知晓事君之法，则治国之道就显明了。

有智慧而又善于听取别人意见的人，就能成为大智大慧的圣人；有勇气而又善于团结众人的人，就能战无不胜。利用众人的智慧，就没有什么不能担当的。利用众人的力量，就能无往而不胜。利用众人之力的人，乌获之类的力士也抵挡不住；凭借众人之势的人，天下就没有什么事是办不成的。因此圣人做事，没有不根据众人的资质而用其所长的。有某一项功绩的人就担任某一级的官位，有某种才能的人就从事某种事情。力量超过所担负的东西，就能够举重若轻；才能超过所做的事情，做起事来就不感觉困难。圣人善于使用人之长处，所以人没有无用之人，物没有可弃之材。

【原文】所谓无为者，非谓其引之不来，推之不往，迫而不应^①，感而不动，坚滞^②而不流，卷握^③而不散也。谓其私志^④不入公道，嗜欲不枉^⑤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⑥而立功，推自然之势也。圣人不耻身之贱，恶^⑦道之不行，不忧命之短，忧百姓之穷^⑧也。故常虚^⑨而无为，抱素见朴，不与物杂。

【注释】①应：响应。②坚滞：比喻固执不动，拘泥不化。坚，谓牢固坚硬之物，此指甲冑。滞，局限、拘泥、固执。③卷握：拳握。比喻凝滞，不流动。④私志：私情。⑤枉：违背。⑥因资：凭借才质。因，用、凭借。资，禀赋、才质。⑦恶：畏惧。⑧穷：困窘。⑨虚：指无欲无为的思想境界。

【译文】所谓无为，不是说招之不来，推之不去，强制不予反应，有所感受而不被打动，固执不通，拘泥不化，而是不以个人的意志强加于公众意愿之上，不以自己的爱好去歪曲合理的策略，根据事物的规律行事，凭借现有的条件来建功立业，按照自然形势而行。圣人不以屈身低

贱为耻辱，怕的是道义不能实行；不担心自己生命的短暂，忧心的是百姓的穷困。所以圣人总是虚静而无为，保持质朴的本性，不受外物的污染。

【原文】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也；圣人之践位^①者，非以逸乐其身也，为天下之民强掩^②（掩作陵）弱，众暴寡，诈者欺愚，勇者侵怯，又为其怀智诈^③不以相教，积财货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齐一^④之。为一人明不能遍照海内，故立三公九卿以辅翼^⑤之；为绝国^⑥殊俗^⑦不得被泽^⑧，故立诸侯以教诲之。是以地无不任，时无不应^⑨，官无隐事^⑩，国无遗利^⑪。所以衣寒食饥，养老弱，息^⑫劳倦，无不以^⑬也^⑭。神农^⑮形悴，尧瘦癯^⑯，舜梨黑^⑰，禹胼胝^⑱，伊尹负鼎而干汤^⑲，吕望鼓刀而入周^⑳，百里奚传卖^㉑，管仲束缚^㉒，孔子无黔突^㉓，墨子无暖席^㉔，非以贪禄慕位^㉕，将欲起^㉖天下之利，除万民之害也。自天子至于庶人，四体^㉗不勤，思虑^㉘不用，于事贍者，未之闻也。

【注释】①践位：即位。②掩：应作“陵”，陵、侵犯。③智诈：俞樾认为“诈”系衍字。④齐一：一致。⑤辅翼：辅助。⑥绝国：极其辽远的邦国。⑦殊俗：风俗习惯不同的地方。⑧被泽：蒙受君主的恩泽。被，蒙受。⑨地无不任，时无不应：土地没有不被利用的，耕种没有不合乎时令的。⑩隐事：隐蔽见不得人之事。⑪遗利：物尽其用，人尽其才。⑫息：休息。⑬无不以：无不各得其所。⑭神农：传说中的太古帝王名。始教民为耒耜，务农业，故称神农氏。又传他曾尝百草，发现药材，教人治病。也称炎帝。⑮瘦癯：清瘦。癯，音渠。⑯梨黑：黑里带黄的颜色。⑰胼胝：音便（二声）支。皮肤等的异常变硬和增厚。形容经常地辛勤劳动。⑱伊尹负鼎而干汤：伊尹背上熬美味之汤的鼎去求见商汤。伊尹，商汤大臣，奴隶出身，后协助汤攻灭夏桀，建立商朝。干，求取。⑲吕望鼓刀而入周：吕望敲着屠夫的割肉刀进入周朝。吕望，即姜太公。鼓刀，谓摆弄刀子发出响声。宰杀牲畜时敲击其刀，使之发声，故曰鼓刀。周，周朝。⑳百里奚传卖：百里奚以五张羊皮被转卖。百里奚，春秋时秦国大夫。传卖，转卖。

《战国策·秦策二》：“百里奚，虞之乞人，传卖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②①}管仲束缚：管仲曾被鲁人捆绑于囚车。管仲，春秋初期齐国政治家，辅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束缚，指管仲曾被鲁人束缚送交齐国。^{②②}孔子无黔突：孔子终生汲汲行道奔走天下，很少在家吃饭，故烟囱不黑。黔，黑色。突，烟囱。黔突，因炊爨而熏黑了的烟囱。^{②③}墨子无暖席：指墨子亲自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急急而来，匆匆而去，坐席不待暖就离开。墨子，即墨翟，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墨家学派的创始者。^{②④}贪禄慕位：贪求俸禄地位。贪禄，贪恋禄位。慕位，思慕权位。^{②⑤}起：兴起。^{②⑥}四体：四肢。^{②⑦}思虑：犹心智、心思。

【译文】古代设立帝王，并不是为了满足他个人的欲望。圣人登上帝王之位，并不是为了使自己安逸快乐，而是因为天下的百姓中存在着以强凌弱、以众欺寡、奸诈者欺骗愚笨者、勇猛者侵犯怯懦者的现象，又因为少数人胸怀智谋却不能够教导百姓，积聚财富却不能够惠及别人，所以，设立天子来对这些矛盾加以整治统理。因为一个人的聪明才智不能普照四海，所以又设立三公九卿的爵位来辅佐天子。又因为边远各地风俗习惯各不相同，天子的恩泽无法泽被到各地，所以设立诸侯王来进行教诲。因此，土地没有不被合理使用的，耕种没有不合乎时令的，官吏没有不可告人的事，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以此来使寒者有衣、饥者有食，赡养老人、养育幼童，使疲倦、劳累的人得以休息，无不各得其所。神农帝一心为百姓而容貌憔悴，尧帝辛勤为政而身体清瘦，舜帝为治国而面色发黑，夏禹为治水而手掌、脚底都生出了老茧，伊尹背上熬汤的鼎去求见商汤，吕望曾在周朝鼓刀为屠，百里奚曾被晋秦转卖，管仲曾获罪被鲁人捆绑于囚车，孔子因忙于使天下响道而炊米未熏黑家里的烟囱，墨子游说各国来去匆匆而坐席不待暖就离开。他们都不是贪求俸禄和地位，而是想要为天下人谋求利益，解除万民的灾祸。自天子到百姓，四肢不勤劳、头脑不思考，而能把事情处理圆满的人，还没有听说过。

下 德

【题解】下德，即德之下者。《老子》曰：“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者不彰显德名，所以有德。下德者张扬德名以示不失德，因此无德，故不足以为治。治身之根本不在于养体，而在于养神。治世之根本不在于端正法令，而在于端正人心。治世的关键，在于懂得祸乱的根源而化解之，而非逞能施威以为治。

【原文】治身^①，太上养神，其次养形，神清意平，百节^②皆宁，养生之本也；肥肌肤，充腹肠，开^③（开作供）嗜欲，养生之末也。治国，太上养化^④，其次正法^⑤，民交让^⑥，争处卑，财利争受^⑦少，事力争就劳^⑧，日化上^⑨而迁善^⑩，不知其所以然，治之本也；利赏^⑪而劝善，畏刑而不敢为非，法令正于上，百姓服于下，治之末也。上世^⑫养本，而下世^⑬事末。

【注释】①治身：修养身心。②百节：指人体各个关节。③开：应作“供”，供给。这里指满足。④养化：谓致力于道德教化，转变人心、风俗，使其归于自然。⑤正法：依法制裁、办理。⑥交让：相互谦让。⑦受：接受。⑧劳：操劳，劳动。⑨日化上：百姓逐渐被君主感化。日，一天天。化，受感化、受感染。上，君主。⑩迁善：改过向善。⑪利赏：利，利益、好处。利赏，奖赏。⑫上世：处在繁荣发展时期的社会。⑬下世：处在衰落时期的社会。

【译文】修身养性，最主要的是调养心神，其次是保养形体。心神清静平和，肢体安宁，是养生的根本；养得身体肥胖，吃得既饱又好，满足个人嗜欲，都是养生的枝末小事。治理国家，最主要的是进行道德教化，其次是依法制裁、办理。使民众互相谦让，争相处于卑下，对于财利争相拿少的部分，对于工作争相干劳累的事情，每天受到君王的感化，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向善，这是实现国家安定的根本。用利益奖赏来劝人为善，百姓畏惧刑罚而不敢为非作歹，从而君王的法令公正严明、百姓服从，这是治理国家的次要之事。处在向上发展时期的社会重视根本，处在衰落时期的社会只注重枝末。

【原文】欲治之主不世出^①，可与治之臣^②不万一^③，以不世出求^④不万一，此至治^⑤所以千岁不一^⑥至，霸王之功不世立也。顺其善意，防其邪心，与民同出一道^⑦，即民性可善，风俗可美矣。所贵圣人者，非贵其随罪而作刑也，贵其知乱之所生也。若纵之放僻淫逸^⑧，而禁之以法，随之以刑，虽残天下，不能禁其奸矣。

【注释】①不世出：不是每世每代都能出现的。②可与治之臣：可以帮助圣明之君主治理好国家的大臣，即贤臣。③万一：万分之一，表示极少的一部分。④求：通“逮”，聚合。⑤至治：指安定昌盛、教化大行的政治局面或时世。⑥千岁不一：千载难逢。千岁，千年，年代久远。⑦同出一道：同民循善道而不变。⑧放僻淫逸：肆意为非作歹。亦指肆无忌惮、邪恶不正。

【译文】圣明的君主不是每世每代都能出现的，能与之共同治国的贤臣万人中难觅一个。让并非代代都会有的圣君遇合万中挑一的贤臣，所以盛世千载难逢、霸王大业不是世代可成。依从自己善的意念，格除自己奸邪的欲望，与百姓同循善道而不变，才可以使百姓弃恶扬善、民风清纯敦厚。人们崇敬圣人，不是崇敬他给不同的罪恶制定出相应

的刑罚，而是崇敬他知道祸乱产生的原因。如果放纵邪恶淫逸，然后用法律去禁止，用刑罚去惩治，即使是残灭天下人，也禁止不了奸邪小人的恶行。

【原文】目悦五色^①，口欲^②滋味，耳淫五声^③，七窍交争^④以害一性，日引邪欲竭其天和^⑤，身且不能治，奈天下何？所谓得天下者，非谓其履^⑥势（势下有位字）称尊号也，言其运天下心，得天下力也。有南面^⑦之名，无一人之誉，此失天下者也。故桀纣不为王，汤武不为放^⑧也。天下得道，守在四夷^⑨；天下失道，守在左右^⑩。故曰：“无恃其不吾夺^⑪，恃吾不可夺^⑫也。行可夺之道，而非篡杀^⑬之行，无益于持^⑭天下矣。”

【注释】①五色：青、赤、白、黑、黄五种颜色。古代以此五者为正色。这里泛指各种颜色。②欲：喜爱。③五声：五声，指宫、商、角、征、羽五音。④交争：互相争论。⑤天和：谓人体之元气。⑥履：临。⑦南面：古代以坐北朝南为尊位，故帝王诸侯见群臣，或卿大夫见僚属，皆面向南而坐，因用以指居帝王或诸侯、卿大夫之位。⑧放：背逆，违背。⑨四夷：古代华夏族对四方少数民族的统称。⑩左右：近臣，侍从。⑪不吾夺：即不夺吾，不夺取我的势位尊号。⑫吾不可夺：我不可夺（的条件）。⑬篡杀：弑君而夺其位。⑭持：守，保持。

【译文】眼睛喜欢五彩颜色，口贪爱美味，耳爱听音乐，耳鼻目口七窍互争享受，就会伤害一个人的性情。天天被邪恶欲望所吸引，自己身体的元气被消磨渐尽，自身都无法保养，又怎么能治理天下呢！所谓得天下，不是说他当了天下的君王而自显威严，仅有君王的称号而已，而是说他能够调动民心，获得天下百姓力量的支持。有君王的称号，却得不到人心，这就是丧失天下的君王。所以夏桀和商纣不算君王，商汤、周武王推翻他们也不算是背逆犯上。天下有道时，为君主进行防卫的是

边地的少数民族；天下无道时，为君主进行防卫的是君主身边的近臣。所以说，不要寄希望于别人不会侵犯我，要靠自己具有不可侵犯的条件。自己实施的就是易遭别人侵夺的治国之道，却又反对篡位杀君的行为，这是无益于保持其政权的。

【原文】治世之职易守也，其事易为也，其礼易行也，其责^①易偿^②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③，农士（农士作士农）商工^④，乡别州异^⑤。故农与农言藏^⑥，士与士言行^⑦，工与工言巧，商与商言数^⑧。是以士无遗行^⑨，工无苦事^⑩，农无废功^⑪，商无折货^⑫，各安其性也。夫先知远见，人材之盛^⑬也，而治世不以责^⑭于民；博闻强志^⑮，口辨辞给^⑯，人智之溢^⑰也，而明主不以求于下；傲世贱物^⑱，不污于俗^⑲，士之伉行^⑳也，而治世不以为民化^㉑。故高不可及者，不以为人量^㉒；行不可逮者，不以为国俗^㉓。故人材不可专用，而度量^㉔道术^㉕，可世传也。故国治可与愚守，而军旅可与性^㉖（与性作以法）同，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所有而并用之也。末世之法，高为量^㉗而罪不及，重为任而罚不胜，危为难而诛不敢。民困于三责^㉘，即饰智^㉙而诈上，犯邪而行危，虽峻法严刑，不能禁其奸。兽穷^㉚即触^㉛，鸟穷即啄，人穷即诈，此之谓也。

【注释】①责：职责。②偿：应对。③人不兼官，官不兼事：上古世守一官，官守一事，故人不能兼官两职。④农士商工：旧称士、农、工、商为四民。⑤乡别州异：乡，基层行政区划名。后指县以下的农村基层行政单位。州，古代民户编制，二千五百户为一州。⑥农与农言藏：农民聚居田野朝夕相处，从事于农耕生产，审四时察季节，互相谈论的是春耕夏耨、秋收冬藏之事。⑦行：孝义仁爱等道德行为。⑧数：数目，数量。⑨遗行：失检之行为，品德有缺点。⑩苦事：谓粗制滥造，生产次品。苦，读“古”音，通“暨”。⑪废功：歉收农业收成。⑫折货：打折的货物，这里指亏本买卖。⑬人材之盛：指才智卓越之人。盛，旺盛，兴盛，茂盛。⑭责：要求，期望。⑮博闻强志：见闻广博，记忆力强。⑯辞给：言辞

群书治要译注

敏捷。①⑦溢：满。①⑧贱物：贱物，谓轻视名利。①⑨不污于俗：不被流俗染污。污，污染。②⑩伉行：高傲的品行。②⑪民化：教化百姓。化，教化，教育。②⑫量：标准，规格。②⑬国俗：国家的通行标准。②⑭度量：法度。②⑮道术：治国之术。②⑯与性：应作“以法”。通过军法来实现整齐划一。②⑰量：标准。②⑱三责：指的是“高为量而罪不及，重为任而罚不胜，危为难而诛不敢”。②⑲饰智：装作有智慧弄巧欺人。③⑰穷：窘，急。③⑱触：冒犯。这里指抵抗。

【译文】太平盛世时的职务容易执掌，各种事情都容易做，礼仪同样容易推行，职责也容易完成。因此一人不兼两官，一官不兼两事。士、农、工、商四民，各有固定的居所，不互相杂处。所以农民之间互相谈论的都是春耕夏耨、秋收冬藏之事，士人与士人之间谈论的都是孝义仁爱等道德行为的话题，工匠与工匠之间谈论的都是做工的技巧方法，商人与商人之间谈论的都是获利之事。因此士人没有失检的行为，工匠不生产粗制滥造的产品，农民没有歉收的庄稼，商人没有亏本的买卖。四民各司其业，不见异思迁。具有先知和远见的人，是才能超群者，而治理国家却不以此为标准来要求百姓。博闻强识，能言善辩，这是才智过人的表现，而圣明的君主却不以其为标准来责求臣下。高傲轻世，鄙视物质享受，不受流俗污染，这是士人高傲的品行，治世不能以此来教化人民。所以人们大都不可能达到的高度，不可以奉为衡量人的标准；那些大多数人不可企及的行为，不可以作为国家的通行标准。因此，人才不可按一种尺度使用，而法度和治国之术是可以传承于后世的。因此国家法度完备时可以与愚人一起守护，军队的管理亦可以通过军法而实现整齐划一。不必等待像古代那样才智杰出的人物出现，而人才已经足够使用，是因为用人所长，所拥有的各种人才都得以任用的缘故。国家衰落时期的做法是：过分提高用人标准，对达不到的就予以治罪；过分加重任职的负担，对不能胜任的就予以惩罚；以危险之事去责难，对不能禁受的就予以诛杀。百姓为这三种苛求而困

扰，就伪装聪明来欺骗上司，犯奸邪之罪，铤而走险，虽严刑峻法也不能禁止其奸诈。所谓“野兽走投无路时就会反抗，鸟走投无路时也会啄人，人走投无路时就进行欺诈”，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国有亡主，世无亡道，人有穷而理无不通也。故不因道理之数^①而专己^②之能，其穷不远矣。夫君人者，不出户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积力^③之所举，既（既恐即）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即无不成也。工无二技，士不兼官，人得所宜，物得所安，是以器械不恶^④，而职事不慢^⑤也。夫责小易偿^⑥也，职寡易守也，任轻易劝^⑦也。上操^⑧约少之分^⑨，下效^⑩易为之功，是以君臣久而不相厌^⑪也。

【注释】①道理之数：依照规律而确定的方法。数，方法。②专己：独断专行。③积力：合力。④恶：粗劣。⑤慢：怠忽。⑥偿：应对，这里指完成。⑦劝：努力。这里指任务轻容易完成。⑧操：掌握。⑨分：职分。⑩效：尽心尽力地服务。⑪厌：厌烦。

【译文】国家有亡国之君，而世上却没有不起作用的规律。人有困窘之时，而规律却无时不通。所以一个人不因循事物的规律，而凭自己的独断专行做事，他离穷途末路就不远了。为人君者之所以能足不出户就尽知天下事，是由于他根据此事去推知他事、凭借一人去了解他人的缘故。因此，用天下人共同的力量来行事，就无往而不胜；用众人的智慧来做事，就没有什么办不成。工匠不追求拥有本业之外的其他卓越的技能，从政者不兼任别的官职，人人都各司其职，物品也各适其用，这样器械就不易损坏，职事也不会有怠慢推诿的现象。职责小就容易应对，事务少就容易做好，任务轻就容易努力去完成。上级掌握简要的事情，下属尽力去做容易成功的事情，因此上下级可以长久共事

而不互相厌烦。

【原文】地广民众，不足以为强^①也；甲坚兵利^②，不足以恃胜也；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也；严刑利杀^③（利杀作峻罚），不足以为威^④也。为存政^⑤者，无小^⑥必存；为亡政^⑦者，无大必亡。故善守者无与御^⑧，善战者无与斗^⑨，乘^⑩时势，因民欲，而取天下也。故善为政者积其德，善用兵者蓄其怒。德积而民可用也，怒蓄而威可立也。故材^⑪（材作文）之所加者浅^⑫（浅作深），即权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即威之所制者广，广即我强而敌弱矣。善用兵者，先弱敌而后战，费不半而功十倍^⑬。故千乘^⑭之国，行文德^⑮者王；万乘之国，好用兵者亡。王兵^⑯先胜而后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此不明于兵道也。

【注释】①强：强盛，强大。②甲坚兵利：盔甲坚固，兵器锋利。③利杀：应作“峻罚”，这里指滥杀。峻，严酷、严厉。罚，刑罚。④威：显示的使人畏惧慑服的力量。⑤存政：谓使国家得以稳定保全的政治措施。⑥无小：无论有多小。⑦亡政：乱政。⑧御：防备。⑨斗：战斗。⑩乘：凭借。⑪材：应作“文”。文德。⑫浅：应作“深”。这里指德行深厚。⑬费不半而功十倍：即事半功倍之意。⑭千乘：战国时期诸侯国，小者称千乘，大者称万乘。⑮文德：指礼乐教化，这里指德政。⑯王兵：谓仁义之师。

【译文】地域广，人口多，不一定能够成为强国；盔甲坚固，兵器锋利，不一定能取得胜利；城墙高，护城河很深，不一定就坚不可摧；施用严刑，滥杀无辜，不一定能树立起权威。施行能使国家保全的政治措施，国家无论多小也能够存在；推行会导致亡国的政治措施，国家无论多大也必定灭亡。所以善于守天下的人不参与防御，善于打仗的人不参与战斗，只要凭借时势、顺应民心，就能取得天下。因此，善于治国的人积累其恩德，善于用兵的人蓄养其强盛的气势。为政者积累恩德，百

姓就愿意为其效力；用兵者蓄养成强盛的气势，就可以树立起自己的威严。所以为政者积累的德越深厚，其权力使人敬服的程度就越深；恩德所施予的人多，则威力所征服的范围就广。顺服的人多面广，就形成了我强敌弱的形势。善于用兵的人，首先削弱敌人的气势，然后与之交战，故可取得事半功倍之效。所以千乘之国虽小，如果施行德政，就可以成就王业；万乘之国虽大，如果为政者好战，必然会导致灭亡。仁义之师是先具备得胜的条件而后交战，衰败之师是先出兵交战而后求得胜利，后者是不懂得用兵之道啊。

上行^(作上仁)

【题解】“上行”，应作“上仁”，意为至仁，即最高的仁德。至仁者心中欣然爱人，喜人之有福，恶人之有祸，生心不已，不求其报。唐徐灵府《通玄真经注》：“上德者，天下归之；上仁者，海内归之。”元杜道坚曰：“上仁者，静以修身，俭以养生。”君主仁心遍覆，则群下各得其正，而效其诚，士民悦之，而大治成。

【原文】非漠真^①（漠真作淡漠）无以明德^②，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③无以并覆^④，非平正无以制断^⑤。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智虑^⑥，以天下之力争，故号令能下究^⑦而臣情得上闻^⑧，百官修通^⑨，群臣辐凑^⑩。喜不以赏赐，怒不以罪诛；法令察^⑪而不苛^⑫，耳目通^⑬（通作聪）而不暗^⑭；善否^⑮之情，日陈于前而不逆，贤者尽其智，不肖者竭其力；近者安其性^⑯，远者怀^⑰其德，用人之道也。

夫乘舆马^⑱者，不劳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能游而济江海。使^⑲言之而是，虽在匹夫刍豢^⑳，犹不可弃也；言之而非，虽在人君卿相，不可用也。是非之处^㉑，不可以贵贱尊卑论也。其计可用，不羞^㉒其位矣；其言可行，不贵^㉓其辨^㉔矣。

【注释】①漠真：一作“淡漠”，指清静淡泊的本性。漠，清静淡泊。②明德：通达德性。明，通达。③宽大：大度。④并覆：包容。并，合并。覆，广施、遍及。⑤制断：裁决。⑥虑：思考。⑦究：贯彻。⑧上闻：向朝廷呈报。⑨修通：

逐级上达，通于君主。⑩辐凑：车辐条集中于轴心。喻聚集，言群臣归向于君主。⑪察：昭著。⑫苛：苛刻。⑬通：一作“聪”。明察。⑭暗：愚昧。⑮善否：善恶。⑯安其性：安定其生活。安，安定。性，同“生”，指生活。⑰怀：感念。⑱乘舆马：乘坐车马。舆马，车马。⑲使：连词。假使。⑳刍菟：音，除尧，割草采薪之人。㉑处：辨察。㉒羞：谓以为耻辱。㉓贵：重视。㉔辨：通“辩”。谓言辞漂亮、巧妙。

【译文】没有淡泊宁静的心境，就无法通达自身的灵明德性；没有清静寡欲的心态，就无法到达高远的境界；没有宽广博大的胸怀，就无法包容天下万物；没有公平正直的作风，就无法做出正确的裁决。用天下人的眼睛看视，用天下人的耳朵倾听，用天下人的智慧来思考，用天下人的力量来争求，所以号令能贯彻到底，民情得以上达，百官上达顺畅、各司其职，群臣拥护君王如同车辐条集中于车轮轴心。君主不因为高兴就行赏赐，不因为愤怒就给予责罚，法令昭著却不苛烦，视听明达而不暗昧，好坏情况每天禀报上来而不抗拒、抵触，使贤能者可竭尽其智慧，平凡之人能竭尽其能力，身边的人能安定地生活，远方的人感念他的恩德，这是因为他掌握了用人之道。

乘车骑马的人不用付出劳累就可以到达千里之外，乘舟船的人不用游泳就可以渡过江河湖海。假如所说的话正确，即使身为平民樵夫，也是不应嫌弃的；假如所说的话不正确，即使身为君王大臣，也是不应采纳的。对是非的审度，不可以人的贵贱尊卑来论定。如果他的策略可用，就不因其地位卑下而对于采纳其言感到羞耻；如果他的言论可行，就不看重其是否能言善辩。

【原文】文子问曰：“何行^①而民亲其上？”老子曰：“使之以时而敬慎^②之，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天地之间，善即吾畜也，不善即吾讎^③也。昔日夏商之臣，反讎桀纣而臣^④汤武；宿沙氏^⑤之民，自攻其君

而归神农氏^⑥。故曰：‘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

【注释】①行：品行。②敬慎：恭敬谨慎。③讎：同“仇”，仇恨。④臣：动词。臣服。⑤宿沙氏：传说中处在伏羲氏与神农氏之间的一个最早发现煮盐的部落。⑥神农氏：中国远古传说中的“三皇”之一。

【译文】文子问道：“什么样的品行才能使百姓亲近其君王？”老子回答说：“按照适当的季节、时令使用民力，并且要恭敬谨慎地对待他们，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可掉以轻心。天地之间的人和物，待之以善，则都会顺服我；待之不善，则都会仇视我。从前夏朝和商朝的臣民，反而仇恨夏桀和商纣，而臣服于商汤和周武王；宿沙氏的百姓自己攻打他们的君主，而归附于神农氏。所以说：‘百姓所畏惧的，君王就不能不畏惧啊。’”

【原文】治大者^①道不可以小，地广者制^②不可以狭，位高者事不可以烦，民众者教不可以苛^③。事烦难治，法苛难行，求多难赡^④。寸而度^⑤之，至丈必差^⑥；铢^⑦而称之，至石^⑧必过^⑨；石称丈量，径^⑩而寡失；大较^⑪易为智，曲辨^⑫难为惠^⑬（惠作慧）。故无益于治，有益于乱者，圣人不为也；无益于用，有益于费者，智者不行也。故功不厌约^⑭，事不厌寡，功约易成，事省^⑮易治，求寡易赡。

夫调音^⑯者，小弦急，大弦缓；立事者，贱者劳，贵者逸。道之言曰：“芒芒昧昧^⑰，与天同气；同气者帝，同义者王，同功者霸，无一焉^⑱者亡。”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动化^⑲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诚为^⑳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为之者也。故有道以理^㉑之，法虽少足以治矣；无道以临^㉒之，命^㉓虽众，足以乱矣。

【注释】①治大者：治理大国。②制：法度。③苛：烦琐。④贍：满足。⑤度：丈量。⑥差：错。⑦铢：音朱，古代衡制中的重量单位。为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⑧石：量词。计算重量的单位。一百二十斤为一石。⑨过：错误。⑩径：方法简便。⑪大较：大的计量方法。此处指用石、丈等大的称量标准。较，计量。⑫曲辨：周详的治理。⑬惠：应作“慧”。聪慧。⑭厌约：厌烦简约。厌，厌烦。约，简要。⑮省：少。⑯调音：调试声音。调，调试。⑰昧昧：纯厚浑朴貌。⑱焉：代词。指代“同气者帝”，“同义者王”，“同功者霸”。⑲动化：感化。⑳为：感化。㉑理：治理。㉒临：监视，监临。引申为统治、治理。㉓命：政令。

【译文】治理大国，不可以用小道；国土幅员辽阔，规章制度就不可以死板；处于高位之人，事务不可以繁多；拥有众多百姓的国家，教令不可以烦琐。事务繁多就难以治理，法令烦琐就难以实行，要求过多就难以满足。一寸一寸地来丈量长短，丈量到一丈，必有误差；一铢一铢地来称重量，称量到一石，必有差错。如果直接用石和丈来测量，则方法简便而且少有差错。用大的度量标准测量简单准确，用寸和铢来测量烦琐而难以准确。所以对于治国无益，却会滋长社会动乱的事，圣人不会去做；对于实用没有好处，却会滋长浪费的事，智者不会去做。因此，功业不嫌简约，事务不嫌简省。功业简约就容易成功，事务简省就容易治理，要求寡少就容易满足。

调理乐器者，知道使大弦缓和、小弦急切；建功立业之人，懂得地位低的人应辛劳、地位高的人应安闲。道家有言：“纯厚浑朴，与天地的浑厚元气相通。”如果一个人与天地的元气相称，就能成为天下的主宰，可以称帝；与天地生杀的道义相称，就可以为天下人所归往，可以称王；与天地的功用相称，就能成为天下的霸主。三者都不具备，国家就要灭亡。因此能够不说话而令人信服，不给予而具备仁德，不发怒而具有威严，是因为随顺天心施为，自然能感化万物。给予会有仁德，说话会讲信用，发怒会有威严，这是以精诚之心作为的结果。给予了也没

有仁德，说话却不讲信用，发怒却无有威严，这是停留于表面而作为的结果。因此遵循道来治理天下，法规虽少，却足以使天下太平安定；不遵循道来统治天下，命令虽然众多，却只能使天下混乱。

【原文】鲸鱼失水而制于蝼蚁^①，人君舍其所守^②而与民争事，则制于有司^③。以无为持位守职者，以听从取容^④，臣下藏智而弗用，反以事专^⑤其上。君人者不任能^⑥而好自为，则智日困^⑦而数^⑧穷于下。智不足以为治，威不足以行刑，即无以与下交^⑨矣。喜怒形于心，嗜欲见^⑩于外，即守职者离^⑪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从风^⑫矣。赏不当功，诛不应^⑬罪，即上下乖心^⑭，群臣相怨矣。百官烦乱而智不能解^⑮，非誉^⑯萌生而明弗能照，非己之失而反自责^⑰，即人主愈劳，人臣愈逸矣，是“代大匠斫^⑱者，希不伤其手也”。与马逐远，筋绝^⑲不能及也，上车摄舆^⑳，马服^㉑衔^㉒（衔作衡）下，伯乐^㉓相之，王良^㉔御之，明主乘之，无御相之劳，而致千里，善乘^㉕人之资^㉖也。

【注释】①蝼蚁：蝼蛄和蚂蚁。泛指微小的生物。②守：职守。此处指为君之道。③有司：官吏。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故称。④听从取容：顺从君主的欲望来奉承谄媚。听从，接受依从。取容，讨好别人以求自己安身。⑤专：集中。⑥任能：委用有才能的人。⑦日困：日见穷尽。日，一天一天的。困，穷尽。⑧数：权术。此指君主统御之术。⑨交：交往，相处。⑩见：“现”的古字。显露。⑪离：背离。⑫从风：比喻迅即附和或响应。⑬不应：不符合。⑭乖心：离心离德。乖，背离。⑮解：解除。⑯非誉：指责和称誉。⑰责：动词。承担责任。⑱斫：砍。⑲绝：断，分成两段或几段。⑳摄舆：驾驭马车。摄，牵引。舆，车。㉑服：顺从。㉒衔：应作“衡”。衡，车辕前端的横木。㉓伯乐：春秋时人，姓孙，名阳，以善相马著称。他认为一般的良马“可以形容筋骨相”，相天下绝伦的千里马，则必须“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㉔王良：春秋时之善驭马者。㉕乘：利用。㉖资：禀赋。

【译文】鲸鱼失去水，就会被弱小的蝼蚁所控制。人君舍弃自己的职守，与臣下争做事情，就会受到官吏的控制。以无所作为来守持其位的官吏，往往以顺从君意来求得容身。臣下隐藏智慧不用，反而把所有事情都推给君王，让他来独断。治理百姓者，不能任用贤能，而喜欢自以为是，才智就会日见贫乏，而治理臣下之术日见穷尽。才智不足以治理政事，权威不足以进行惩戒，就没有办法与臣下相处。君王的喜怒哀乐生成于心中，爱好表露在外面，那么朝中守职的官员就会背离公正去迎合君王，下面的官吏就会歪曲、破坏法律来跟从败坏的风气。奖赏与其功劳不相称，惩罚与其罪过不相当，于是使君臣离心离德，群臣互相埋怨。百官烦乱困惑，而君主的才智不能解决；各种指责和称誉出现，而君主的才智不能明辨，不是自己的过失，而反过来却自己承担责任。这样，君王愈来愈辛劳，人臣愈来愈安逸。这就如同代替手艺高超的木工砍木头一样，很少有砍伤自己手的。与马赛跑，跑断了筋骨也无法赶上。登车驾驭马车，马匹就会驯服在车辕前端的横木之下。伯乐那样的人为其察看挑选马匹，王良那样的人为其驾御车马，贤明的君主乘坐车中，不需付出驾御和相马的辛劳却可以达到千里之外，这是善于借助他人的才智的缘故。

【原文】国之所以存者，得道^①也；所以亡者，理塞^②也。故得生（生疑存）道^③者，虽小必大；有亡征^④者，虽成必败。国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⑤也，小不可轻^⑥。故存在得道，不在于小；亡在失道，不在于大。故乱国之主，务于广地而不务于仁义，务于高位而不务于道德，是舍其所以存，而造^⑦其所以亡也。

【注释】①得道：获得治国之道。②理塞：治国之道堵塞。谓不行仁义之道。③生道：存国之道。④亡征：国家将亡的征兆。⑤行：实施。⑥轻：轻视。⑦造：就。

【译文】国家能够延续下来的原因，是由于得到了治国之道；国家之所以灭亡的原因，是由于治理之道阻塞不通。因此，得到国家长存之道，虽然是小国也可以发展壮大；有灭亡的迹象，虽然是强盛的大国也必定会失败。国家要灭亡，即使强大也不足依靠；治国之道得以实行，即使小国也不可轻视。所以国家长存的原因在于得道，而不在于国家弱小；国家灭亡的原因在于失道，而不在于国家强大。动乱不安之国的君主，致力于扩大领地，而不重视实行仁义；致力于占据显贵的地位，而不重视修养道德。这是舍弃其存国的根本，而在造就其亡国的条件。

【原文】主与^①之以时^②，民报之以财；主遇^③之以礼，民报之以死。生^④而贵者骄，生而富者奢，故富贵不以明^⑤道自鉴^⑥，而能无为非者，寡矣。

【注释】①与：给予。②以时：按一定的时间。③遇：对待。④生：生来。⑤明：圣明。⑥鉴：照察，审辨。

【译文】君王给予百姓按时令季节做事的恩惠，百姓就能够用财富作为回报；君王用礼义对待百姓，百姓就能以牺牲生命来相报。生来就显贵的人多傲慢，生来就富有的人多奢侈。所以富贵之人不依靠圣明之道自我察鉴，却能够不做坏事的，太少了。

上 义

【题解】韩非子《解老》曰：“义者，谓其宜也，宜而为之，故曰上义为而有以为也。”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乱之本，治国家，理天下，行仁义，布德施惠，立正法，塞邪道。义足以安抚国内之民，事足以当境内之急，选拔人才足以得贤士之心，谋虑足以决轻重之权。这就是上义之道。

【原文】凡学者能明于天人之分^①，通于治乱之本，见其终始^②，可谓达^③矣。治之本，仁义也；其末，法度也。先本后末，谓之君子；先末后本，谓之小人。法之生也以辅义^④，重法弃义，是贵其冠履而忘其头足也。仁义者广崇^⑤也，不益其厚，而张^⑥其广者毁；不广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故不大其栋^⑦，不能任重^⑧，重莫若国，栋莫若德。人主之有民，犹城^⑨之有基^⑩，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⑪。故事不本于道德者，不可以为经^⑫；言不合于先王者，不可以为道。

【注释】①天人之分：天和人的职分。②终始：事物发生演变的全过程。③达：通达。④辅义：辅助道义的推行。辅，辅助。⑤广崇：广大崇高。⑥张：壮大。⑦栋：屋的正梁。⑧任重：承受重物。⑨城：都邑四周的墙垣。一般分两重，里面的叫城，外面的叫郭。城字单用时，多包含城与郭。城、郭对举时只指城。⑩基：建筑物的根脚。⑪上安：城墙的上部就稳固。⑫经：常道。指常行的义理、准则、法制。

【译文】大凡志学之人，能够通晓天和人的职分，知晓国家安定治和动乱的根本，能预见事物的发展和结果，这就可以说是事理通达了。治国的根本是推行仁义，其次才是施行法度。以根本为先、以枝节为后的人，称为君子；以枝节为先、以根本为后的人，称为小人。法律的产生，是为了辅助道义的推行。如果重视法律而抛弃仁义，这如同重视帽子和鞋子，却忘记了自己的头和脚。仁义是广大而崇高的。不增加其厚重，却只扩张其广度的做法，必然导致损毁；不坚固其基础，却仅增加其高度的做法，必然导致倾覆。所以房屋不用高大而结实的栋梁，就不能承担重负。最重要的莫过于国家，支撑国家莫过于用道德。君主获得百姓的拥护，就如同城墙有墙基、树有树根了，根深就可以使树干坚固，墙基厚实就可以使上面的城墙稳固。因此凡事不以道德为根本，就不可以作为人们遵守的规范；言语不合乎圣王的教诲，就不能成为准则。

【原文】治人之道，其犹造父^①之御马也。内得^②于中心，外合乎马志^③，故能取道致远，气力有余，进退还曲^④，莫不如意，诚得其术也。今夫权势者，人主之车舆也；大臣者，人主之驷马^⑤也。身不可以离车舆之安^⑥，手不可以失驷马之心，故舆马（与马作驷马）不调，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圣人不能以为治。执^⑦道以御之，中材可尽^⑧；明分^⑨以示之，奸邪可止。物至而观其变，事来而应其化，近者不乱，则远者治矣。不用适然^⑩之教，而行自然之道，万举而无失矣。

【注释】①造父：古之善御者。因献八骏，幸于周穆王。穆王使之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而忘归。时徐偃王反，穆王日驰千里马，大破之，因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参阅《史记·赵世家》。②得：满足。③马志：马的习性。④还曲：转弯盘旋。还，旋转。曲，弯曲。⑤驷马：指驾一车之四马。⑥安：安稳。⑦执：遵照。⑧中材可尽：谓人尽其才。中材，指中等才能的人。⑨明分：明

辨职分。明，分辨。分，职分。⑩适然：偶然。

【译文】治理人的方法，就如同造父驾御马匹一样，内合自己的心意，外合马的习性，所以才能上路，到达远方，还力气有余，前进后退和转弯盘旋没有不如意的。这是真正掌握了驾御骏马的方法。现在权柄和势力，就好比是君王的坐驾，大臣就是驾车的马匹。君王的身体不能失去车座的安稳，手上不能失去对马匹的控制。所以，车马不协调，造父也不能上道而疾驰；君臣不和睦一致，即使是圣人也不能治理好国家。用道义来驾御群臣，就能人尽其才；明确职责并训示群臣，奸邪行为就能止而不生。事物出现了要观察其变化，事情发生了要应对其发展。亲近之人不惑乱，远方之人就安定了。君主不用应急的教化，而实行普遍的自然之道，那么万事都不会有过失了。

【原文】治国有常^①，而利民为本；政教有道，而令行为右^②。苟利于民，不必法古^③；苟周^④于事，不必循俗^⑤。故圣人法^⑥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循俗未足多^⑦。诵先王之书，不若闻其言；闻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⑧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名可名者，非常名”也。故圣人所由^⑨曰道，所为曰事。道由^⑩金石^⑪，壹调^⑫不可更；事犹琴瑟，每（每作曲）终改调^⑬。故法制礼乐者，治之具^⑭也，非所以为治^⑮也。

【注释】①常：规律。②右：古代崇右，故以右为贵。③法古：效法古代。④周：适合。⑤循俗：顺从风俗。循，遵从。⑥法：动词，制定法律。⑦足多：值得称赞。多，称赞。⑧弗能言：不能用言语表达的。弗，不。⑨所由：所遵从的。由，奉行；遵从。⑩由：如同，好像。⑪金石：指钟磬一类乐器。⑫壹调：统一的调子。⑬改调：改变乐律。琴瑟随时依乐曲的不同，通过调整弦柱的位置来改

群书治要译注

变声音。⑭治之具：治国的工具。治，治理。具，用具。⑮所以为治：作为治国的根本。

【译文】治理国家有常理，以利民为根本。政治教化有方法，以政令通行为上。如果有利于百姓，就不必效法古人；如果措施合宜于事理，就不必顺从旧俗。所以圣人制定法度随着时代而变化，制定礼仪随着风俗而演化。衣服和用具，各适合其所用；法律、制度、政策和命令，各随顺其所适宜的情况。所以改变古人的作法无可非议，而顺从民俗也不值得赞誉。读诵古代贤王的书，不如听古代圣王所说的话。听他们说的话，不如得到他说这些话的根本。所谓得到他所说话的根本，就是得到那不可用言语表达的道。因此说，“道如果可以讲述，就不是长久不变的道。名如果可以称说，就不是长久不变的名”。所以圣人所遵从的被称为“道”，所做的被称为“事”。道如同钟磬乐器一样，音律调定后就不能再更改了；事如同琴瑟一样，每曲终了就可改调。法律、制度、礼仪和音乐，是治国的工具，并非治国的根本。

【原文】法^①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②于人间，反己自正也。诚达其本，不乱于末；知其要^③，不惑于疑；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责于下；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④。故人主之制法也，先以自为检戒^⑤（戒作式），故禁胜于身^⑥，即令行于民矣。夫法者，天下之准绳也，人主之度量^⑦也。悬法^⑧者，法不法^⑨也。法定之后，中绳^⑩者赏，缺绳者诛；虽尊贵者不轻其赏，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⑪者，虽不肖无罪，是故公道行而私欲塞^⑫也。古之置有司^⑬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⑭也；其立君也，所以制^⑮有司使不得专行也；法度道术，所以禁君使无得横断也。人莫得恣，即道胜而理得矣，故反^⑯于无为。无为者，非谓其不动^⑰也，言其莫从己出也。

【注释】①法：刑法。亦泛指法律。②发：产生。③要：纲要。指由法所产生的道义。④不行于身：自己就不会去做。行，做。⑤检戒：戒，一作“式”，法度、制度。⑥禁胜于身：禁令能战胜自身，即自己能遵守禁令。禁，含有禁戒性的规条及法令。⑦度量：标准。⑧悬法：公布法令。古时公布法令，都悬挂于官阙，故称。⑨法不法：依法惩处违法之人。法，动词。谓依法惩处。不法，违法之人。⑩中绳：符合法度。中，符合。绳，法度。⑪中度：合乎法度。⑫塞：遏制。⑬有司：官吏。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故称。⑭恣：放纵，恣意妄为。⑮制：控制。⑯反：还归。后多作“返”。⑰动：采取行动。

【译文】法律不是从天上降下的，也不是从地上长出来的，而是人们制定的，是人们反观自身，自我约束、自我调整的产物。确实明白了法律的根本所在，在细枝末节处就不会犯错误；知道法律的纲要所在，就不会被疑难问题所困惑。自己有的，就不会非难别人；自己没有的，也不会责求臣下。禁止百姓做的事，自己首先就不会去做。因此君王制定法规，自己首先要遵守，自己能够遵守禁令，就能够在百姓中推行了。法律是天下人言行的准则，是君王裁决事情的尺度。公布法令，就是要惩罚违法之人。法律确定之后，符合法规的就给予奖赏，违背法规的就给予处罚。即使是尊贵的人守法，也不减少对他们的赏赐；卑贱的人犯法，也不加重对他们的处罚。违反法律者，虽是贤才也要被处罚；遵守法律者，尽管是无能之辈也不会被处罚。于是公道就能推行，个人的欲望就能受到遏制。古代设置官吏，是用来约束百姓，使他们不得恣意妄为；设立君主，是用来控制官吏，使他们不得独断专行；法规、制度、道德、礼仪，是用来约束君主，使他不得无理专断。没有人恣意妄为，于是道德就胜利，公理就得到伸张了，因此就能返归于无为之治。不作为，并不是说什么都不做，是说做各种事情都不是只从自己的意志出发。

【原文】善^①赏者，费少而劝多^②；善罚者，刑省而奸禁^③；善与^④者，用约^⑤而为德^⑥；善取者，入^⑦多而无怨。故圣人因民之所善^⑧以劝善^⑨，因民之所憎以禁奸；赏一人而天下趣^⑩之，罚一人而天下畏之；至赏不费，至刑不滥。圣人守约而治广，此之谓也。

【注释】①善：善于。②劝多：奖勉的人多。劝，奖勉。③奸禁：奸邪就得以禁止。奸，奸邪、罪恶。④与：给予。⑤用约：给予的少。用，给予。约，少。⑥德：恩德。⑦入：收益，收入。⑧善：喜好。⑨劝善：勉励为善。⑩趣：归向。

【译文】善于奖赏的人，奖赏所用的花费少而得到劝勉的人多；善用惩罚的人，使用刑罚不多就能使奸邪得以禁止。善于给予的人，给予的并不多却能使人感激其恩德；善于获取的人，收益虽多却不会让人抱怨。所以圣人根据百姓的喜好来劝勉百姓行善，根据百姓的憎恶来禁止奸邪。奖赏一人，天下人都会争着做善事；处罚一人，天下人都会畏惧做坏事。最好的奖赏恰到好处，没有不必要的花费；最完善的刑罚恰到好处，没有滥用。圣人持守简约但治理功效却很大，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原文】君臣异道即治^①，同道即乱，各得其宜，处（处下有有字）其当，即上下有以^②相使^③也。故枝不得大于干，末不得强于本，言轻重大小有以相制也。夫得威势者，所恃甚小，所任^④甚大，所守甚约，所制甚广。十围^⑤之木，持^⑥千钧^⑦之屋，得势也；五寸之关^⑧，能制开阖^⑨，所居要也。下必行之令，从之者利，逆之者害，天下莫不听从者，顺^⑩也。义者，非能尽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从；暴者，非能尽害海内也，害一人而天下叛，故举措废置，不可不审也。

【注释】①异道即治：治理方法不同，国家就会政和国安。君道无为，臣道

有为，故异道则治。异道，不同的方法。治，指政治清明、社会安定。②有以：表示具有某种条件、原因等。③相使：犹言相互为用。实则上使下、下事上。④任：承担。⑤十围：形容粗大。⑥持：谓支撑。⑦千钧：三十斤为一钧，千钧即三万斤。常用来形容器物之重。⑧关：门闩。⑨开阖：开启与闭合。⑩顺：顺理，合乎事理。

【译文】君王与群臣所守之道不同（君道无为，臣道有为），国家就会政和民安；所守之道相同，国家就会混乱。各自做好恰当的事情，处在适当的位置，那么上下之间就可互相有所借助。所以树枝不能比树干粗大，树梢不能比树根强壮，说明轻重大小有各自应行的法则。有威严权势之人所做的事务较少，其承担的责任却很大；执行的法度很简约，制约的方面却很广大。十围粗的木头，可以顶起千钧重的房屋，是由于占据优势的缘故。五寸大的门栓，能够控制门的开关，是由于所处的位置关键。君王颁布必须实行的命令，遵守的人就得利益，违抗的人就有祸害，因此天下就没有人不听从，其原因就是所颁布的命令合乎事理。推行符合道义之事，并不是能让天下所有人都得利，但即使只有一个人得利，就可以使天下人都归顺；推行残暴之事，并不是天下所有人都会受害，但对一个人有害，就可以使天下人都反叛。因此君王对措施的兴废，不能不慎重对待啊。

【原文】屈寸而伸尺^①，小枉^②而大直，圣人为之。今人君之论臣也，不计其大功，总其细行^③，而求其不（不作小）善，即失贤之道也。故人有厚德，无问其小节；人有大誉，无疵^④其小故。夫人情莫不有所短，诚^⑤其大略是也，虽有小过，不足以为累^⑥；诚其大略非也，闾里之行^⑦，未足多^⑧也。

自古及今，未有能全^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责备^⑩于一人。夫夏后氏^⑪之璜^⑫，不能无瑕；明月之珠，不能无秽^⑬，然天下宝之者，不以小

恶妨大美也。今志^⑭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长，而欲求贤于天下，即难矣。夫众人见位卑贱，事^⑮之洿辱^⑯，而不知其大略也。故论人之道，贵即观其所举^⑰，富即观其所施^⑱，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即观其所不为。视其所患难^⑲以知其勇，动^⑳以喜乐以观其守^㉑，委^㉒以货财以观其仁，振^㉓以恐惧以观其节^㉔。如此，即人情^㉕得矣。

圣人以仁义为准绳，中^㉖绳者谓之君子，弗中者谓之小人。君子虽死亡，其名不灭；小人虽得势，其罪不除。左手据^㉗天下之图^㉘，而右手刎其喉，愚者不为，身贵乎天下也。死^㉙君亲之难^㉚者，视死若归，义重于身故也。天下大利，比（比下有之仁二字）身即小，身所重也，比义即轻，此以仁义为准绳者也。

【注释】①屈寸而伸尺：弯曲一寸而伸直一尺。比喻人或事物微有瑕疵。屈，弯曲。伸，伸开、挺直。②枉：弯曲。③细行：小节；小事。《书·旅獒》：“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孔传：“轻忽小物，积害毁大，故君子慎其微。”④疵：挑剔。⑤诚：确实。⑥累：妨碍。⑦闾里之行：闾，音吕，被乡里称誉的行为。闾里，里巷。⑧多：称赞。⑨全：完美。⑩责备：以尽善尽美要求人。⑪夏后氏：指禹受舜禅而建立的夏王朝。称夏后氏。亦称“夏氏”“夏后”。⑫璜：玉器名。状如半璧。古代朝聘、祭祀、丧葬时所用的礼器。也作装饰用。⑬秽：斑点，小毛病。⑭志：通“识（志）”。记住。⑮事：任事。⑯洿辱：耻辱。洿，音污。⑰举：推荐。⑱施：施予。⑲患难：艰险困苦的处境。⑳动：触动。㉑守：操守。㉒委：委派。㉓振：通“震”。震慑。㉔节：气节。㉕情：实情。㉖中：符合。㉗据：按拿。㉘天下之图：天下的版图。图，版图。㉙死：谓为某事或某人而牺牲性命。㉚难：危难。

【译文】如果弯曲一寸而能伸直一尺，小段弯曲而能使大段挺直，圣人就会去实行。当今君王评论臣下，不计虑他的重要贡献，却抓住他细小的行为，而寻求其小错误，这是丧失贤才的做法。所以，人有深厚的德行，不过问他小的操行；有很高的声望，不挑剔他小的毛病。人的

实际情况是没有谁是没有短处的，只要本质确实是好的，即使是有小过错，也不要因此而成为妨碍；本质确实不好，即便在乡里留下了值得称誉的作为，也不值得赞美。

从古至今，没有人的德行是完美无缺的，所以君子不要求任何一个人尽善尽美。夏禹的佩玉不可能没有瑕疵，夜明珠不可能没有污点，然而天下人都认为它们是珍宝，不因小的疵点就否定其美。现在只记住别人的短处，而忘记了别人的优点，却想在天下找到贤明的人，那就太困难了。普通人看到一个人地位低贱，做着耻辱的事情，却不知道他的大志。所以评价人的方法是：高贵的人要看他所推举的是什么人，富有的人要看他所施予的是什么人，贫穷的人要看他不接受什么，地位低下的人要看他不做什么。观察他处在困难面前的举动，来了解他勇敢的程度；用欢乐之事触动他，来了解他的操守；把财物交给他，来考察他的仁德；用恐惧震慑他，来了解他的气节。这样就可以知道他的真实情况了。

圣人以仁义作为言行的准则，符合仁义标准的人就是君子，不符合的就是小人。君子即使失去生命，但是他的声名却不会泯灭；小人虽然一时得势，但是他的罪恶却很难消除。左手掌握天下的版图（大权），而右手自割其喉咙，即使愚昧的人也不会这样做，因为生命比天下更为宝贵。为君王和父母的危难而牺牲的人，能视死如归，是把“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缘故。天下最大的利益，同生命相比也是微小的。生命虽然很宝贵，但同“仁义”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这是以仁义作为评价标准的做法。

【原文】地广民众，主贤将良，国富兵强，约束信^①，号令明，两敌相当^②，未接刃而敌人奔亡，此其次也。知土地之宜，习险隘之利^③，明奇正^④之变，察行阵^⑤之事，白刃合^⑥，流矢接^⑦，輿死^⑧扶伤，流血千里，暴骸盈野，义（义作战）之下^⑨也。

【注释】①约束信：纪律明确。约束，规章。信，言出必行。②两敌相当：两军势力旗鼓相当。③险隘之利：险要地势的优势。险隘，险要处。④奇正：古时兵法术语。古代作战以对阵交锋为正，设伏掩袭等为奇。⑤行阵：亦作“行陈”。指军队的行列。⑥白刃合：刀枪交锋。合，交锋。⑦流矢接：乱箭连续不断。流矢，乱飞的或无端飞来的箭。接，连续。⑧舆死：用车载运死者。舆，载。⑨义之下：下等的作战。义，作战。下，指等级低。

【译文】国家的土地广阔，百姓众多，君主贤明，将帅贤良，国库丰裕，军队强大，纪律严明，号令清楚，两军的势力旗鼓相当，未动刀枪而敌人就逃跑溃散了，这是次一等的义。知道土地的利弊，熟悉险要地势的优势，了解战术中奇谋和正常作战的变化，明白行军对阵的情况，两军作战，锋刀利枪相交，乱箭连续纷飞，车载死者，扶助伤员，血流千里，尸骨遍野，这是最下等的义。

【原文】国之所以强者，必死^①也；所以必死者，义也；义之所以行者，威^②也。威义并行，是谓必强。白刃交接，矢石^③若雨，而士争先者，赏信而罚明^④也。上视下如子，下事上如父；上视下如弟，下视上如兄。上视下如子，必王^⑤四海；下视上如父，必正^⑥天下；上视下如弟，即不难为之死；下视上如兄。即不难为之亡。故子父兄弟之寇^⑦，不可与斗。是故义君内修其政，以积其德；外塞^⑧其邪，以明其势^⑨；察其劳逸，以知饥饱。战期有日，视死如归，恩之加^⑩也。

【注释】①必死：指人民为国而视死如归。②威：威严。指表现出的使人敬畏的气势、态度。③矢石：箭和垒石，古时守城的武器。④赏信而罚明：赏罚严明守信。信，守信用。明，严明。⑤王：称王。⑥正：指君临、统治。⑦寇：敌人。⑧塞：堵塞。⑨势：气势。⑩加：施及。

【译文】国家之所以能够强盛，是因为百姓能为国家奉献生命。百姓之所以能为国家奉献生命，是因为他们信守道义。道义之所以能够实行，是因为君王的威严。威严和道义并用，这样国家必然能够强大。刀枪交锋，箭石如雨，但士卒却能够争先恐后地杀敌，是由于奖罚严明可信的缘故。所以假若君王看待百姓如同子女，百姓看待君王就如同父亲；假若君王看待百姓如弟弟，百姓看待君王就如同兄长。君王对待百姓如同子女，就能够称王于天下；百姓侍奉君王如同对待父亲，必定使天下大治。君王看待百姓如同弟弟，百姓就必定会为君王不惜牺牲生命；百姓对待君王如同兄长，就必定为君王竭尽全力。所以亲密如父子兄弟的敌人，不能同他们交战（因为他们可以为其奉献生命）。所以仁义的君王对内完善政事，积累德行，对外堵塞邪恶，显明威势，考察百姓的劳累和安逸，了解百姓的饥饿和温饱，（于是当）战争一旦发生，百姓就会视死如归，这是因为君王的恩德施及百姓。

上礼

【题解】礼，是社会生活中由于风俗习惯而形成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和各种礼节。上礼则为区别尊卑贵贱之用。君主依道治国，推行礼义，使人民遵从礼义，明其职责，安其本分，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这远远比施行法令来规范人民的行为更为有效。

【原文】昔之圣王，仰^①取象于天，俯取度^②于地，中取法于人，调阴阳之气，和四时之节，察高下之宜^③，除饥寒之患，行仁义之道，以治人伦^④。列地^⑤而州^⑥之，分职^⑦而治之，立大学^⑧而教之，此其治之纲纪也。得道^⑨即举^⑩，失道即废。夫物未尝有张而不弛、盛而不败者也，唯圣人可盛而不衰。

【注释】①仰：向上。②度：法度，规范。③高下之宜：高山低田的适宜情况。高下，高处和低处。宜，事物之适宜处理。④人伦：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⑤列地：犹列土。谓分封土地。⑥州：谓区划地域以聚居。⑦分职：各司其职。⑧大学：太学。我国古代设于京城最高学府。⑨得道：符合道义。⑩举：兴起。

【译文】从前圣明的君王，向上观察天体的变化以掌握自然规律，向下观察地理情况以掌握大地的自然特性，中间从人性上归纳得出了法度，调和阴阳之气，和顺四时的节气变化，考察土地高低适宜种植作

物种类的情况，解除饥饿与寒冷的忧患，推行仁义之道来处理人际关系，划分地域，设置州郡，使官吏各司其职来进行管理，建立太学来教育民众。这是治理国家的纲常。符合道义国家就兴起，失去道义国家就败亡。万物从来就没有只紧张而不松弛、只强盛而不衰败的情形，只有圣人才能永远强盛而不衰败。

【原文】圣人初作乐也，以归神^①杜淫^②，反^③其天心^④；至其衰也，流^⑤而不反，淫而好色，至以亡国。其作书^⑥也，以领理^⑦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记事^⑧；及其衰也，为奸伪以解^⑨有罪而杀不辜。其作囿^⑩也，以奉^⑪宗庙之具^⑫，简^⑬士卒，戒不虞^⑭；及其衰也，驰骋弋猎^⑮，以夺民时。其上贤也，以平^⑯教化，正狱讼^⑰，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泽施于下，万民怀德；至其衰也，朋党比周^⑱，各推其与^⑲，废公趋私^⑳，外内相举^㉑，奸人在位，贤者隐处。

【注释】①归神：静性养心。②杜淫：杜绝淫邪。杜，断绝。淫，邪恶。③反：还归。后多作“返”。④天心：本性。⑤流：沉溺。⑥作书：谓作典册。⑦领理：治理，管理。⑧记事：记录军国大事。⑨解：赦免，免除。⑩作囿：兴建园圃。囿，古代帝王畜养禽兽以供观赏的园林。汉以后称苑。⑪奉：进献。⑫宗庙之具：祭祀宗庙的祭品。宗庙，古代帝王、诸侯祭祀祖宗的庙宇。具，饌之实于鼎。⑬简：检阅。⑭戒不虞：防备不测。不虞，指意料不到的事。⑮驰骋弋猎：纵马射猎。驰骋，纵马疾驰。弋猎，射猎。⑯平：正，严正。⑰正狱讼：公正判定讼案。正，公正，合理。狱讼，讼案。⑱朋党比周：结党营私，排斥异己。⑲与：党与。⑳趋私：追求私利。趋，同“趋”。追求。㉑外内相举：朝廷内外相互勾结举荐。外内，朝廷内外。举，推荐；选用。

【译文】圣人当初创作音乐，是为了静性养心，杜绝淫邪，返归本性。等到国家衰败的时候，君主沉溺于靡靡之音而无法返归本性，淫

乱好色，从而亡国。圣人著写典册，来治理百事，这样愚笨之人不会忘记，智慧之人因此能记录大事。等到国家衰败时，君主编写典册来弄虚作假，为有罪者开脱却残杀无辜之人。圣人修建园囿，是为祭祀宗庙进献祭品，检阅士兵以防不测。等到国家衰败时，君主在园囿中纵马打猎，侵夺百姓耕种的时间。圣人尊重人才，严正教化，正确判决案件，使贤明者在领导岗位上，有才能者在其适合的职位上，恩德遍施于百姓，千百万人都会感念他的恩德。等到国家衰败时，官吏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推荐自己的党羽，废弃公事而追求私利，朝廷内外互相勾结，而奸邪之人占据高位，有才德之人隐居不出。

【原文】天地之道，极即反，益即损。故圣人治弊^①而改制，事终^②而更为^③矣。圣人之道，非修^④礼义，廉耻不立。民无廉耻，不可治也；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⑤。法能教不孝，不能使人孝；能刑盗者，不能使人廉耻。圣王在上，明好恶以示人经^⑥，非誉^⑦以导之，亲贤而进^⑧之，贱^⑨不肖而退^⑩之，刑措而不用，礼义修^⑪而任贤德也。

【注释】①治弊：治理出现弊病。弊，害、弊病。②终：穷尽。③更为：改变做法。④修：学习。⑤行法：按法行事。⑥经：量度。⑦非誉：非议和称誉。⑧进：提拔。⑨贱：鄙视。⑩退：罢黜。⑪修：实行。

【译文】天地运行的规律是物极必反、满溢则损，所以圣人在治理出现弊病时就改革制度，在事情行不通时就改变做法。圣人治国的办法是：百姓不学习礼义，就没有廉耻之心，百姓没有廉耻之心，就无法治理。百姓不知道礼义，就不能依法办事。法律能够教育不孝之人，却不能使人有孝心；能够惩治盗贼，却不能使人产生廉耻。圣明君王在位，明确地将好恶颁布于天下，通过谴责和褒扬来引导舆论，亲近贤才并提拔他们，鄙视小人并罢免他们，设置刑法而不用，是因为礼义道

德得到推行，贤德之人得到重用。

【原文】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盗窃，岂若使无有盗心哉！故知其无所用，虽贪者皆辞之；不知其无所用，廉者不能让^①。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未尝非欲也。知冬日之扇，夏日之裘，无用于己，则万物之变为尘垢！故以汤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

【注释】①让：谦让；推辞。

【译文】让天下人畏惧刑罚，从而不敢进行盗窃，不如使天下人不产生盗窃的邪念啊！所以知道是无用处的东西，即使是贪婪的人也不会接受；不知道它无用，廉洁的人也不会推让。那些亡国之君臣，被别人杀害，受到天下人的嗤笑，没有人不是由于贪欲所造成的。比如知道冬天的扇子，夏天的裘衣，对自己没有用处，那么天下万物就都变成了多余无用的尘土污垢了！所以，用开水去制止水的沸腾，开水会沸腾得更加剧烈，知道从根本去止住沸腾的人，就会撤掉锅底的大火。

【原文】夫有余则让，不足则争；让则礼义生，争则暴乱起。故物多则欲省^①，求赡^②则争止。故世治则小人守正^③，而利不能动^④也；世乱则君子为奸，而法不能禁也。

【注释】①省：减少。②赡：满足。③守正：恪守正道。④动：动摇。

【译文】物品有剩余人们就会谦让，缺少了就会争抢。谦让就产生了礼义道德，争抢就产生了暴力和混乱。所以，人们拥有的物资多了物欲就会减少，人们的要求满足了争斗就会停止。因此社会安定有序，小

人也会恪守正道，利益也不能使其动摇去做坏事；社会混乱无序，君子也会采取伪诈手段，法规也不能禁止。

【原文】酈水^①之深十仞^②，而不受尘垢，金铁^③（铁作石）在中，形见于外，非不深且清也，鱼鳖莫之归^④。石上不生五谷，秃山^⑤不游麋鹿，无所荫蔽也。故为政以苛为察，以切^⑥为明，以刻^⑦下为忠，以计^⑧多为功，如此者，譬犹广^⑨革者也，大即大矣，裂^⑩之道也。

【注释】①酈水：酈，音丰，水名，即沮水，或又称里水。源出陕西省秦岭山中，北流至西安市西北，纳满水，分流注入渭水。为关中八水之一。水，特指河流。②仞：古代长度单位。七尺为一仞。一说，八尺为一仞。③金铁：应作“金石”。金银和玉石之属。④莫之归：没有前往归附。归，归附。⑤秃山：不生草木的山丘。⑥切：严酷，苛刻。⑦刻：苛刻。⑧计：计簿。此处指税赋。⑨广：扩大。⑩裂：破裂。

【译文】酈河水深十丈，却没有受到尘垢污染，水中的金银石块，都看得清清楚楚。水并非不深不清，但鱼鳖没有一个前往归附栖息的。石头上不生长五谷，不生草木的山丘上不会有麋鹿走动，这是由于没有东西可以遮蔽它们。因此君主治理国家，如果把苛刻烦琐当成精明，把严厉当成英明，把对下属的严酷当成对君王的忠诚，把征敛税赋多作功绩，这样的做法，就好比把皮革强行扩大一样，大是可以变大，却是使皮革破裂的做法。

曾子

【题解】《曾子》，春秋末年曾参著。《汉书·艺文志》载《曾子》十八篇。《隋书·经籍志》有《曾子》二卷目，一卷。《唐书·艺文志》亦载《曾子》二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二卷十篇，称即唐志所载。据纪昀考证：宋时原有《曾子》行世。宋朝人汪日卓未见此本，又从散见各书辑录为《曾子全书》，计有《仲尼闲居》《明明德》《养老》《周礼》《有子问》《丧服》《晋楚》《守业》《三省》《忠恕》等十篇。

《群书治要》节录了《曾子》四篇，《修身》重在指出人要重视自己的道德修养，要注重“内省”，去除私欲，戒惧谨慎。《立孝》则说明君子要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能够落实孝悌，才能够尽忠。《制言》教导我们要遵循道义，从孝悌扩展到泛爱众人，不断学习，做一个真正的士人。《疾病》指出要及时行孝，行为举止要符合伦理道德，要与贤善之人交往，不断增长自己的德行。虽然节录的文字不多，但都是修德进业的至理，非常精彩。这些都是从个人道德修养出发，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旨归，全面继承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对今人修身、治家、理政都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作者介绍】曾子（公元前505年—公元前436年），鲁国南武城（今山东费县）人。名参，字子舆，孔子的学生，以孝行著称。曾子勤奋好学，颇得孔子真传。

曾子对孔子思想理解精深，认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

群书治要译注

语·里仁》)。曾子事亲至孝，“参后母遇之无恩，而供养不衰”（《孔子家语》）。他发展了孔子的孝道，提出“夫孝者，天下之大经”的主张，并身体力行之。此外，他还提出了“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和“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等主张。

《大戴礼记》中记载了曾子的言行，相传《大学》是他所著。后孔子的孙子孔伋（字子思）师从曾子，作《中庸》。子思之学又为孟子所继承。因之，曾子上承孔子之道，下启思孟学派，对孔子的儒学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和建树，在儒家文化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后被尊为“宗圣”。

修身

【题解】修身指陶冶身心、涵养德性。自孔子开始，儒家就十分重视修身。《大学》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本篇讲述了君子立身行道所要做到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等要点。君子立身行道的目的是通达性德，契入圣人的境界。

【原文】曾子曰：“君子攻^①其恶^②，求其过^③，强其所不能^④；去^⑤私欲，从事于义，可谓学矣。君子爱日^⑥以学，及时以行^⑦，难者弗避，易者弗从，唯义所在，日旦^⑧就业^⑨，夕而自省思^⑩，以没^⑪其身，亦可谓守业^⑫矣。君子学必由其业^⑬，问必以其序，问而不决^⑭，承问^⑮观色^⑯而复之。君子既学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习^⑰也；既习之，患其不知^⑱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让^⑲也。君子之学，致此五者而已矣。君子博学而浅（大戴礼浅作孱）守^⑳之，微言^㉑而笃行^㉒之；行欲先人，言欲后人^㉓；见利思辱^㉔，见难思诟^㉕；嗜欲思耻，忿怒思患。君子终身守此，战战^㉖也。君子己善，亦乐人之善也；己能，亦乐人之能也。君子好人之为善而弗趋^㉗也，恶人之为不善而弗疾也；不先人以恶，不疑人以不信，不说人之过，而成人之美^㉘；朝有过，夕改则与^㉙之；夕有过，朝改则与之。君子终日言，不在尤^㉚之中；小人一言，终身为罪矣。君子之于不善也，身勿为，可能也；色^㉛勿为，不可能也；心勿为，不可能也。太上乐善，其次安^㉜之，其下亦能自强^㉝也。太上不生恶，其次生而能夙绝之，其下复^㉞而能改，复而不

改，陨身覆家，大者倾社稷。是故君子出言愕愕^③，行身战战，亦殆^④免于罪矣。昔者，天子日旦^⑤思其四海之内，战战唯恐不能义^⑥也；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内，战战唯恐失损之也；大夫日旦思其官，战战唯恐不能胜也；庶人日旦思其事，战战唯恐刑罚之至也，是故临事而栗^⑦者，鲜^⑧不济^⑨矣。”

【注释】①攻：整治。②恶：罪过。③求其过：寻求他细微的差错。求，搜寻。④强其所不能：勉力做他所不能做的事。如学做圣人、仁人之类的。强，勉力。⑤去：除去。⑥爱日：珍惜时日。⑦及时以行：随时按照所学的去做。及时，抓紧时间。行，实施。⑧日旦：每天早上。亦指每天。⑨就业：按照所学去落实。就，按照。业，学业。⑩省思：反省思索。省，反省。思，思索。⑪没：终。⑫守业：尽力于自己的职守和职分，不旁骛。⑬君子学必由其业：君子的为学，一定要从先王的典籍学习。⑭决：排除壅塞，这里指解决。⑮承间：趁机会。⑯观色：观察脸色。⑰习：复习。⑱知：省悟。这里指理解。⑲让：推贤尚善。⑳浅守：从小处着手，不务夸大。守，把守。㉑微言：少言。微，少。㉒笃行：切实履行。㉓行欲先人，言欲后人：行动在他人之前，说话要在他人之后。㉔见利思辱：若有利可图就要想想是否会带来耻辱。辱，耻辱。㉕见难思诟：诟，音够，见到困难（如果回避它），就要想是否会招来辱骂。诟，辱骂。㉖战战：戒慎貌。㉗趋：同“趋”。催促。㉘成人之美：成全他人善的美名。㉙与：赞扬。㉚尤：过失，罪愆。㉛色：表情。㉜安：谓对某种环境、事物感到安适或习惯。㉝自强：自己勉强。强，勉强。㉞复：重复，反覆。㉟愕愕：直言貌。㊱殆：也许可以。表示希望。㊲日旦：每天。㊳义：音易，治理。㊴栗：音力，恐惧。㊵鲜：少。㊶济：成功。

【译文】曾子说：“君子能自责自身的不良行为，检查自己的过错，勉励自己做自己能力不及的事情，去除私欲，以道义来处理事务，这样才可以称得上是‘学习’。君子要爱惜每天的时间来学习，随时按照所

学去落实，遇到难做到的事不回避，遇到容易做到的事不盲从，只考虑道义的所在。君子早晨起来就开始按照所学去落实，到了夜晚就深思自省这一天的所做所行，一直到死为止，这样就可以称得上坚守学业了！君子学习一定要从先王的典籍开始，询问请教老师一定要依从所学的次序，请教后仍不能理解，就趁着空闲，观察老师脸色后再问。君子尽管一直在学习，还唯恐自己学识不渊博；尽管学识渊博了，还唯恐自己不能时时温习；尽管温习了，还唯恐自己不能够理解；尽管理解了，又唯恐自己不能按照道理去落实；虽然按照道理落实了，又唯恐自己做不到推贤尚善。君子求学，若能做到这五个方面就行了。君子虽然学识广博，但是在细微之处也不放松，话说得少但笃诚地施行，行动在他人之前，说话要在他人之后，看到利益时就想到玷污，受到责备时想到耻辱，有了嗜欲时想到羞愧，怨恨愤怒时想到后患。君子应终身保持这种谨慎戒惧的心态。君子自己德行良善，也欢喜别人德行良善；自己有才能，也欢喜别人有才能。君子喜欢别人行善却不催促，讨厌别人作恶却不疾恶如仇，不先料想人的品行不好，不怀疑人不守信用，不说别人的过错，成全他人为善的美名。别人早晨出现错误，傍晚就能改正，就称赞他；傍晚出现错误，翌日早晨就能改正，就称赞他。君子终日言语，却没有过失出现。小人随意的一句话，就可能成为终身的罪过。君子对于不好的事，自己不去做，是能够做到的，神色上表现出不去做则不大可能，心里根本没有想过去做更是不可能的。人最高的境界是乐于为善，其次是习惯为善，其下是自己也能勉强为善。此外，人最高的境界是不发生错误，其次是错误出现后能早早断绝，其下是错误复犯后能及时改过。重复发生错误而不去改正，小则会亡身败家，大则会使国家倾覆。因此君子言语正直，行动戒惧，这样方能幸免于不犯过错呀！过去，天子每天想着天下之事，战战兢兢，唯恐天下不能太平安定；诸侯每天想着他的四境之事，战战兢兢，唯恐国土亡失；大夫每天想着他的职务，战战兢兢，唯恐不能胜任工作；百姓每天想着他的

群书治要译注

工作,战战兢兢,唯恐受到刑法的惩处。因此遇事小心谨慎的人,很少有不成功的。”

立 孝

【题解】这一篇主要说明，忠是孝的内在根本，并通过礼表现于外。而这所谓的“忠”，是广义的，不是专指对君的忠。《说文解字》：

“忠，敬也。”“忠”字从“中”从“心”。凡是出于内心的真诚，一丝不苟，就叫做“忠”。而这样的真诚恭敬要通过“礼”这种外在的形式方能体现。“忠”是存藏于内的心理动机，“礼”是表现于外的行为规范。从内外两方面同时着力，孝道就不难建立起来。君子按此力行，不但可修养自身的德行，亦能获得他人的尊重和礼敬。

【原文】曾子曰：“君子立孝^①，其忠之用^②也，礼之贵^③也。故为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④其子者；为人弟而不能承^⑤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顺^⑥其弟者；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故与父言，言畜子；与子言，言孝父；与兄言，言顺弟；与弟言，言承兄；与君言，言使臣；与臣言，言事君，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⑦（敬上有庄字），反是乱也。尽力^⑧而有礼，敬而安之；微谏^⑨不倦，听从不怠；欢欣^⑩忠信，咎故^⑪不生，可谓孝矣。尽力而无礼，则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则不入^⑫也。是故礼以将^⑬其力，敬以入其忠。

《诗》^⑭言：‘夙兴^⑮夜寐，毋忝^⑯尔所生。不耻其亲，君子之孝也。’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谓也；未有长而顺下可知者，悌弟之谓也；未有治而能仕^⑰可知者，先修^⑱之谓也。故孝子善事君，悌弟善事长，君子壹^⑲孝壹悌，可谓知终矣。”

【注释】①立孝：立志行孝。立，立身。②忠之用：（立孝要）用忠心的诚恳。忠，尽心竭力。③礼之贵：（立孝）行为合乎礼为贵。贵，重要。④畜：养育。⑤承：敬奉。⑥顺：通“训”。教导，教训。⑦忠爱以敬：这里指忠君、爱亲、敬长。⑧尽力：竭尽能力。⑨微谏：以隐约委婉的话进谏。⑩欢欣：亦作“欢忻”。喜悦，欢乐。⑪咎故：意外不幸。咎，灾祸、不幸之事。故，意外或不幸的事变。⑫入：融入，渗入。⑬将：扶助，扶持。⑭诗：指《诗经》。此特指《诗经·小雅·小苑》。⑮兴：起身。⑯忝：羞辱。⑰仕：为官称职。⑱修：这里指修身之人。⑲壹：专一。

【译文】曾子说：“君子立志行孝，是内心忠诚的体现，是对礼法的崇尚。因此，作为儿子不能孝顺自己的父亲，就不敢说别人的父亲不抚育其子；作为弟弟不能敬奉自己的哥哥，就不敢说别人的哥哥不能教导弟弟；作为人臣不能侍奉君主，就不敢说别人的君主不能指挥臣下。因此，君子与身为父亲之人谈论，就谈养育子女的事；与身为人子之人谈论，就谈孝顺父母亲的事；与身为人兄之人谈话，就谈教诲弟弟的事；与身为弟弟之人谈话，就谈承顺兄长的事；与做君主的谈话，就谈指挥臣子的事；与身为人臣之人谈话，就谈侍奉君主的事。这就是君子的孝道。君子的孝道应该体现在忠君、爱亲、敬长等方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社会的人伦秩序就会混乱了。君子对父母尽自己的努力服侍且合乎礼仪，以至诚恭敬的态度使其得到安逸，父母有了过错，就不厌其烦地委婉劝谏父母，听从父母之命而不敢稍加怠慢，在父母面前表现出快乐喜悦、竭尽内心的诚意，祸咎就不会发生，这可以说是尽孝了。尽力侍奉父母，但不依照礼仪，这是小人之孝。表面对父母恭敬，但心无诚意，这样就不能称为孝道。因此，遵照礼仪来尽力侍奉父母，要把恭敬融入其尽孝的真诚心里。《诗经·小雅·小苑》说：‘早起晚睡勤奋不懈，无愧于生养你的父母。’说的是孝子一刻也不放松自己，不让父母蒙受羞耻，这是君子的孝。因此，尚未被君主任用时，便知道

其将来会是忠臣，这说的就是孝子；尚没有侍奉长者，便知道其将来会顺承谦下，这说的就是敬爱兄长的弟弟；尚没有承担治国、治人的职责，便知道其将来能够做称职的官员，这说的是在家里事先修身的人。所以说，孝敬父母的人善于侍奉君主，尊敬哥哥的人善于侍奉长者。君子只要一心一意地孝顺父母、尊敬兄长，便可知道其美好的未来了。”

制言

【题解】“制”是法度、准则的意思，“言”是见解、主张的意思。

“制言”就是关于行为准则的主张。本篇记录曾子关于法度的善言，可以作为立身处世的法则。曾子主张，君子立身处世，需要进退守仁，安平处卑，努力学习知识，与人互助，提升个人的修养。

【原文】曾子曰：“夫行^①也者，行礼之谓也；夫礼，贵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小者友焉，贱者惠^②焉，此礼也。弟子毋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妇，相会于墙阴，可谓密矣，明日则或扬^③其言者。故士执^④仁与义而不闻，行之未笃^⑤也。故蓬生麻中，不扶乃直；白沙在泥，与之皆黑。是故人之相与^⑥也，譬如舟车然，相济^⑦达也，己先则援之，彼先则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济^⑧，马非马不走^⑨，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弟子问于曾子曰：“夫士何如则可为达矣？”曾子曰：“不能则学，疑则问，欲行则比^⑩贤，虽有险道修（修作循）行^⑪，达矣。今之弟子，病^⑫下人^⑬，不知事贤^⑭，耻不知而又不问，是以惑暗^⑮终其世而已矣。是谓穷^⑯民。”

【注释】①行：德行。②惠：指施予恩惠。③扬：传播。④执：持守。⑤笃：诚笃。⑥相与：相处。⑦相济：互相帮助、促成。⑧人非人不济：人没有他人帮助，就不能有所成就。济，成功，成就。⑨走：奔跑。⑩比：比较，考校。⑪循行：顺着。⑫病：以为羞辱。⑬下人：居于人之后。⑭事贤：向贤人拜师学习。事，

谓从师求学。⑮惑暗：昏昧，糊涂不明。⑯穷：特指不得志。与“达”相对。

【译文】曾子说：“所谓行，就是实践礼的意思。礼就是对尊贵之人要恭敬，对老人要孝顺，对小孩子要慈爱，对年轻人要友爱，对贫贱之人要施恩惠。这些都是礼的表现。弟子们不要说别人不了解自己。要知道那鄙陋的男女约会于高墙暗处，算得上隐蔽之处了，可是第二天就可能有人传说他们幽会的对话。所以士人固守仁义的道理而不被人所知，是因为施行得还不够笃诚。散乱的蓬草生长在大麻之间，不须夹扶也会自然长得耸直；白沙若混在污泥之中，会与污泥同样发黑。因此，人们相互交往，就像乘船坐车一样，相互帮助才能到达目的地，自己已经上船就拉别人一把，别人先上车就推他一把。因此说，人没有他人帮助，就不能有所成就；马没有其他马的协力，就不能加速奔跑；土不与土堆积，就不能成为高山；水不与水相激荡，就不能长流。”弟子问曾子说：“士人怎样做才能行事通达呢？”曾子说：“不会的要学习，有疑问就请教。行事要比照贤人，路途虽有险恶，顺着贤人的路去走就通达无阻了。现在的一些学生忧虑居人之下，却不知道拜贤人为师，羞愧自己不懂却又不肯去请教，因此只能庸庸碌碌终生罢了。这就是难以得志的人了。”

疾 病

【题解】这一篇主要记录曾子患病将离开人世时与弟子的对话，所记皆是先利后义、孝悌及时，以及交友谨慎的事。

【原文】曾子曰：“君子之务盖有^①矣。夫华^②繁^③而实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鹰隼^④以山为庠^⑤而巢其上，鱼鳖鼃鼃^⑥以川为浅而窟穴^⑦其中，卒^⑧其所以得者，饵^⑨也。是故君子苟毋以利害义，则辱何由至哉？亲戚^⑩不悦，不敢外交^⑪；近者不亲，不敢来^⑫（来作求）远；小者不审^⑬，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岁之中，有疾病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复者^⑭而先施^⑮焉。”

【注释】①盖有：大概有很多。盖，副词，大概。有，多。②华：同“花”。③繁：茂盛。④鹰隼：鹰和雕，泛指猛禽。隼，音损。⑤庠：音卑，低矮。⑥鼃鼃：音圆陀，大鳖和扬子鳄。⑦窟穴：动物栖身的洞穴。⑧卒：最后。⑨饵：钓鱼或诱捕其他禽兽的食物。⑩亲戚：此指父母而言。⑪外交：与朋友、外人的交际。⑫来：一作“求”，引申为访求。⑬审：明白。⑭不可复者：一去不复返的事。复，返回。⑮施：施行。

【译文】曾子说：“君子所做的事，全都包括在前面已经说了的这些话里了。正如花开得繁盛而果实结得少，是由于大自然的缘故；世人说得多而做得少，是由于人为的原因。鹰隼认为山矮，于是便筑巢于山顶

上；鱼鳖龟鼈认为河浅，便扒洞穴于水中。最终，它们还是被人捕获，这是因为贪图诱饵的缘故。所以，君子如果真能不贪利害义，那么耻辱因何而来呢？若不能让父母高兴，孝子不敢同外人结交朋友；若得不到身边人的亲爱，不敢亲近远方的人；小事尚弄不清楚，就不敢谈论大事。所以人生在世，百年之中，难免会有疾病呀！君子考虑生命不可再来，而提早尽孝。”

【原文】“亲戚既没^①，虽欲孝，谁为孝乎？年既耆艾^②，虽欲悌，谁为悌乎？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时，其此之谓与！言不远^③身^④，言之主^⑤也；行不远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谓之有闻^⑥也。”

【注释】①没：通“歿”，死。②耆艾：尊长；师长。亦泛指老年人。六十岁曰耆（音奇），五十岁曰艾。③远：违背。④身：品德，才能。⑤主：引申为主体。⑥有闻：从贤人听受善言。

【译文】“若父母已过世，纵然想尽孝道，又将孝顺谁呢？（自己）年纪已老，纵然想敬爱兄长，又将敬爱谁呢？孝顺父母有来不及的，敬爱兄长有失掉时机的，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所说的言语不违背伦理道德，这是说话的宗旨；所做之事不违背伦理道德，这是行为的根本。言论有宗旨，行为有根本，可以说从圣贤人处有所听受了。”

【原文】“君子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闻，则广大矣。高明广大，不在于他，加^①（加上有在字）之志^②而已矣。与君子游^③，苾^④乎如入兰芷^⑤之室，久而不闻，则与之化^⑥矣；与小人游，臑^⑦（臑作贷）乎如入鱼次之室（鱼次之室作鲍鱼之次^⑧），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⑨。与君子游，如长日加益^⑩，而不自知也；与小人游，如履薄冰^⑪，每履而下^⑫，几何而不陷乎哉！”

【注释】①加：通“架”。架设。②志：志向。③游：交往。④苾：音必，芳香。⑤兰芷：兰草与白芷。皆香草。⑥化：融合。⑦臑：应作“贷”。邪恶。⑧鲍鱼之次：卖咸鱼的店铺。鱼常腐臭，因以喻恶人之所或小人聚集之地。⑨去就：犹取舍。⑩长日加益：冬至至夏至白天每天都在加长。这里指自己的德行在君子的熏染下每日增长。⑪如履薄冰：如踩踏在薄冰上。这里比喻与小人交往很是危险之意。履，踩踏。⑫下：这里指冰面下沉。

【译文】君子尊奉他所听受的善言，其品行就会高尚而光明磊落；实践他所听受的善言，其功业就会宽广而宏伟。要品行高明、功业宏伟，不在于别的，在于设立志向而已。与君子交往，如同进入兰芷花房，浓香扑鼻，时间长了，便闻不到香味，那是与兰芷的香味融而为一了。与小人交往，如同进入贩卖咸鱼之地，腥臭难闻，时间长了，便闻不到腥臭味，那是与咸鱼的腥臭味融而为一了。所以君子对朋友的取舍须非常谨慎。与君子交往，就像白昼变长的季节，德行不断增长而自己却未能感知；与小人交往，就像踏在薄冰之上，每踏一下，便更加危险，能有几个人不陷落水中呢？”

群书治要 卷三十六 吴子 商君子 尸子 申子

吴子

【题解】《吴子》，中国古代著名兵书之一。相传为战国初期吴起所著，战国末年即已流传。《汉书·艺文志》称《吴子》四十八篇。今存影印宋本分上、下两卷，有《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六篇，共三十三章。宋神宗年间，将其列入《武经七书》，为将校所必读。全书多采用魏文侯、武侯与吴起问对的形式，总结了战国初期以及以前的战争经验，提出一些重要思想，如“内修文德，外治武备”“以治为胜”“审敌虚实而趋其危”等，继承和发展了《孙子》的有关思想，为历代兵家所重视。

《群书治要》辑录《吴子》中的《图国》《论将》《治兵》《励士》四篇的内容，要言不烦地显示了吴起与魏文侯、魏武侯讨论图国治军的一些精辟见解，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吴起军事思想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

【作者简介】吴起(?—公元前381年)，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一说曹县)人，战国初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曾学于曾子。后在鲁国为将军，闻魏文侯贤而去鲁至魏，为魏将，拔秦五城，屡建战功，文侯任

群书治要译注

为西河郡守；文侯死，因遭陷害，逃奔楚国；楚悼王任吴起为令尹，实行变法，提出“明法审令”“要在强兵”“废公族疏远者”“捐不急之官”等思想，裁减冗员，整顿统治机构。楚国因此富强，曾“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楚悼王死后，吴起被旧贵族杀害，变法随之失败。

图 国

【题解】本篇提出君王治理国家首先要教化百姓，亲爱万民，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使国家安定；其次国家上下及军队内部要和谐和睦，团结一心，不然，纵即使是出兵作战，也一定会失败；并提出了战争的起因有五个方面，且起兵又有五种名义，以及五种相对应的平定办法，这些内容在本篇中均有详细论述。

【原文】吴子^①曰：“古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②。民^③（本书无民字）有三（三作四）不和^④：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⑤；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⑥；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⑦。”（进战下有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二句）

【注释】①吴子：对战国卫人吴起的敬称。②教百姓而亲万民：教化百姓亲近万民。③民：《吴子》原书无此字，今译文从原书。④四不和：《武经七书直解》（下文省称《直解》）曰：“四不和，谓国、军、阵、战也。”⑤出军：出兵。⑥出阵：上阵出战。⑦进战：进军作战。

【译文】吴起说：“古代谋求治理国家的君主，必先教化百姓亲爱万民。（军事行动）若有四种不和谐的情况，不可冒然行动：君臣上下不和谐，不可以出兵；军队将士不和谐，不可以上阵出战；行列队伍不和谐，不可以进军作战；行止进退不和谐，就不可以取得胜利。”

【原文】“凡兵所起者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①，四曰内乱，五曰困饥^②。其名又五：一曰义兵^③，二曰强兵，三曰刚兵^④，四曰暴兵^⑤，五曰逆兵^⑥。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危民疲，举事动众曰逆。五者之数^⑦（数作服），各有其道。义必以礼服，强必以谦服，刚必以辞服，暴必以诈服，逆必以权服^⑧。此其势也。”

【注释】①积恶：《直解》曰：“因其君臣积恶而起兵征之，如越勾践之于吴是也。”②困饥：《直解》曰：“因其饥而起兵袭之，如庸人之于楚是也。”③义兵：犹义师，为正义而战的军队。④刚兵：因怒而兴的军队。⑤暴兵：凶暴不义的军队。⑥逆兵：旧指违背天理或伦理而发兵的军队。⑦数：按《吴子》原文作“服”，今译文从此。⑧逆必以权服：《直解》曰：“逆者反常失道，权者因变制宜，故权可服逆。”

【译文】大凡战争的兴起有五种原因：一是争夺名誉，二是争夺利益，三是积怨日久，四是内部动乱，五是饥荒贫困。起兵的名义也有五种：一是正义之师，二是恃强之师，三是愤怒之师，四是凶暴之师，五是违逆天理之师。禁除残暴制止动乱叫义；依靠兵多将广而讨伐他人叫强；因为愤怒而起兵叫刚；抛弃礼义贪图利益叫暴；不顾国家危难、人民劳苦而兴师动众叫逆。平息这五种战争，各有不同的方法：正义之师必用礼来使其折服，恃强之师必用谦让来使其顺服，愤怒之师必用辞令来说服，凶暴之师必用奇诡之术来制服，违逆天理之师必用权宜之法来制服。这是其形势所决定的。

论将

【题解】本篇论述为将之道。首先说明了为将者当文武兼备，而不是仅凭勇敢，进而指出将领要在理、备、果、戒、约五方面加以谨慎；又提出治理军队重在礼、义，胜利可得而难守的观点；在回答魏武侯的问题时，吴起从根本上说明，要想做到“阵必定、战必胜、守必固”，当从国家内部着眼，贤臣的任用、百姓的安定、民心的向背才是决定上述问题的关键。

【原文】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凡人之论将，恒观之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耳。夫勇者轻命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①，四曰戒^②，五曰约。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迎敌不怀生^③，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④而不烦^⑤。受命而不辞家，敌破而后（不辞至而后。旧作辞不。补之）言反，将之礼也。故师出之日，有死而荣，无生而辱也。

【注释】①果：果敢，有决断。②戒：戒慎，谨慎。③怀生：爱惜生命。④省：简；少。⑤烦：繁多，繁杂。

【译文】文武兼备的人，才可做军队的将领；刚柔并济的人，才可以指挥作战。大凡人们评论将领，往往只看他是否勇敢，其实勇敢对

于将领来说，只是其应该具备的若干条件之一而已。仅凭勇敢的将领，看轻生命而不知权衡利害，这是不可取的。所以将领应该慎重对待的事情有五件：一是理，二是备，三是果，四是戒，五是约。理，就是治理人多的军队就如同治理人少的军队一样有条理；备，就是部队一出动就像遇到敌人一样谨慎；果，就是迎战敌人，勇敢果断，不考虑个人的生死；戒，就是即使获胜了也还是像刚开始作战一样慎重；约，就是法令简约而不繁琐。接受命令后不向家人辞行就出发，等战胜敌人后才谈返回的事情，这就是将领的礼法规范。所以自从出征那天起，将领就应下定决心，宁可光荣战死，绝不耻辱偷生。

【原文】凡制国治军，必设之以礼，厉^①之以义。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然战胜易，守胜难，是故以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

【注释】①厉：劝勉。

【译文】凡是管理国家、治理军队，必须要设立礼法来规范人们，用道义来勉励人们。那么力量强大时则足以出征，力量薄弱时也足以防守。然而取得胜利容易，巩固胜利却很难。所以，仅靠战争的胜利而取得天下的很少，因不能巩固胜利而亡国的却很多。

【原文】武侯^①曰：“愿闻阵必定，战必胜，守必固之道。”对曰：“君使贤者居上，不肖处下，则阵已定矣；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②，则守已固矣；百姓皆是^③吾君（吾君二字作君一字）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

【注释】①武侯：魏武侯（？—公元前370年），姬姓，魏氏，名击，魏文侯之子。②有司：官吏。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故称。③是：认为正确；肯定。

卷三十六 吴子 商君子 尸子 申子

【译文】魏武侯说：“我希望知道军阵必会稳定，作战必会获胜，防守必会坚固的方法。”吴起回答说：“君主使贤人处于上位，使德才不足的人处于下位，那么可以说军阵就已经稳定了；人民安居乐业，亲爱他们的长官，那么可以说防守就已经坚固了；百姓都认为自己国君的决策是正确的，而敌方是错误的，那么可以说战争就已经取得胜利了。”

治兵

【题解】本篇论述了军队取得胜利的方法，提出兵不在“众”，而在“治”；并描述了军队治理得当会达到的效果，可知“天下莫当”之军，即“父子之兵”也。

【原文】武侯问曰：“兵以何为胜？”吴子曰：“兵以治为胜。”又问：“不在众乎？”对曰：“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①之不止，鼓^②之不进，虽有百万之师，何益于用？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③如^④节，左右应麾^⑤。投之所往，天下莫当^⑥，名曰父子之兵^⑦也。”

【注释】①金：指敲钲（一种古代乐器。形似钟而狭长，有柄，击之发声，用铜制成。行军时用以节止步伐）。②鼓：击鼓。《荀子·议兵》：“闻鼓声而进。”③前却：进退。④如：《吴子》原文作“有”。今译文从“有”。⑤应麾：麾，音辉，意谓听从指挥。麾，古代用以指挥军队的旗帜。⑥当：抵敌；抵当。⑦父子之兵：比喻官兵团结、亲密无间的军队。

【译文】魏武侯问：“军队靠什么取胜呢？”吴起说：“军队靠治理得好取胜。”武侯又问：“不在于兵将多吗？”吴起答道：“如果法令不严明，赏罚失去信用，鸣金而不止步，击鼓而不前进，即使有百万之众的军队，又有什么用处呢？所谓军队治理得好，就是平时驻扎时上下有礼；

卷三十六 吴子 商君子 尸子 申子

行动时则奋发威武；进攻时锐不可挡；撤退时使敌人不可追击；前进后退都有节度，左移右动听从指挥；无论兵锋指向哪里，天下谁也不能阻挡，这样的军队就叫做‘父子之兵’。”

励士

【题解】本篇主要说明激励战士的功效。魏武侯问吴起战胜敌人的方法，吴起提出君主要依靠人民乐于听从号令，乐于参战，不畏死亡三方面取得胜利，并建议魏武侯要“飨举有功而进之，无功而厉之”，武侯按其建议实施，四年后，魏军与秦军战于西河，吴起以五万人马，击败了秦军五十万之众，由此可见“励士之功”。末后，则为吴起引楚庄王之例来劝谏武侯，不当以“群臣莫能及”而骄矜自恃，可谓历代君主之通鉴。

【原文】武侯曰：“严刑明赏，足以胜敌乎？”吴子曰：“严明之事，非所恃也。发号布令^①，而民乐闻；兴师动众^②，而民乐战；交兵^③接刃^④，而民安死^⑤。此三者，人之所恃也。”武侯曰：“致之奈何？”对曰：“君举有功而进之飨^⑥，无功而厉之。”于是武侯设坐庙庭^⑦，为三行飨士大夫。上功坐前行，肴席^⑧有重器^⑨上牢^⑩；次功坐中行，肴席器差减；无功坐后行，肴席无重。飨毕而出，乃又班赐^⑪有功者之父母妻子于庙门之外，亦以功为差数，唯无功者不得耳。死事^⑫之家，岁使使者劳赐^⑬其父母。行之五（五作三）年，秦人兴师临于西河^⑭。魏士闻之，介冑^⑮不待吏令奋击之者以万数。吴子曰：“臣闻之，人有短长，气有盛衰。君试发无功者五万人，臣请率以当之，其可乎？今使一死贼^⑯泉伏于旷野，千人追之，莫不视狼顾^⑰，何者？恐其暴起^⑱而害己也。是则（则作以）一人投命^⑲，足惧千夫。今臣以五万之众，而为一（旧

无一字。补之)死贼以率讨之,固难当矣。”武侯从之,兼车五百乘,骑三千匹,而以破秦五十万众,此励士之功也。

【注释】①发号布令:发命令,下指示。②兴师动众:谓为进行战争而动员百姓。③交兵:兵刃相接,交战。④接刃:兵刃相接触。谓短兵交战。⑤安死:《吴子》原文作“乐死”。今译文从“乐死”。⑥进之飧:《吴子》原文作“进飧之”,今译文从此。飧,用酒食招待客人。⑦庙庭:朝堂;朝廷。⑧肴席:以鱼、肉等做菜的酒席。⑨重器:指重要的器物、财物。⑩上牢:谓牛羊豕等美味。牢,古代祭祀用的牺牲。⑪班赐:颁赐;分赏。⑫死事:指死于国事者。⑬劳赐:慰劳赏赐。⑭西河:古地区名。战国时魏地。一说在今山陕间黄河左右,又分为陕西大荔、韩城和山西汾阳等说,又说在今河南安阳,其时黄河流经安阳之东,西河意即河西。⑮介胄:胄,音昼,披甲戴盔。⑯死贼:不顾性命的盗贼。⑰梟视狼顾:如梟盯视,如狼频顾。形容行动警惕,有所畏忌。⑱暴起:突然跳起。⑲投命:舍命;拼命。

【译文】武侯问:“赏罚严明就足以战胜敌人吗?”吴子回答说:“赏罚严明一事,不是战胜敌人所依靠的。发号施令,而人民乐于听从;兴师动众,而人民乐于参战;两军交战,而人们乐于效死。这三方面,才是君主所应依靠的。”武侯问:“怎样才能做到呢?”吴起答:“君王选举有功之人并将其召来设宴款待,对没有功劳的人要勉励他们。”于是魏武侯在朝廷设席,分为三排座位,宴请士大夫。功劳最大的坐在前排,席上摆有宝器和猪牛羊等美味;功劳次一等的坐在中排,席上佳肴、宝器则有所差别和减少;没有功劳的人坐在后排,只有佳肴而没有宝器。宴会结束出来后,又在朝堂门外颁发赏赐给有功者的父母妻子,也按照功劳大小而有所差别;只有无功之人的家属得不到赏赐。对于为国捐躯者之家,每年派使者慰问赏赐其父母。这样做了三年之后,秦国出兵到达魏国西河边境,魏国的士民们听到这一消息,不等

官吏下令，就主动披甲戴盔、奋勇抗敌的人就数以万计。吴起说：“臣听说，人都有短处和长处，士气也有兴盛和衰败，君王不妨试着派遣五万名没有功劳的人，臣请求率领他们来抵挡秦军，可以吗？假如现在让一个不怕死的盗贼潜伏在荒郊野外，派一千个人去追捕他，那这些人没有不瞻前顾后，警惕畏惧的。为什么呢？是担心盗贼突然跳出来伤害自己。所以一个人拼命，足以让千人畏惧。如今臣用这五万人的军队共同作为那个拼死一搏的强盗，率领他们去讨伐秦军，敌人肯定很难抵挡。”于是魏武侯听从了吴起的建议，并加派战车五百辆，战马三千匹，于是以此大破秦军五十万之众。这就是激励士兵的功效。

【原文】魏武侯尝谋事^①，群臣莫能及，罢朝^②而有喜色。吴起进曰：“昔楚庄王^③谋事，群臣莫能及，罢朝而有忧色。曰：‘寡人闻之，世不绝圣，国不乏贤，能得其师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群臣莫之过，国其殆^④矣。’庄王所忧，而君悦之。臣窃惧矣。”于是武侯乃惭^⑤。

【注释】①谋事：谋划事情。②罢朝：帝王退朝或臣子朝罢退归。③楚庄王（？—公元前591年）：又称荆庄王，谥号庄。楚穆王之子，春秋时期楚国最有成就的君主，春秋五霸之一。④殆：危亡；危险。⑤惭：羞愧。

【译文】魏武侯曾和群臣商议国事，群臣没有人能比得上他，退朝以后武侯面有喜色。吴起进言说：“以前楚庄王和群臣商讨国事，大臣们没有人能比得上他，退朝之后他面带愁容，说：‘寡人听说世上不会没有圣人，国家也不会缺乏贤人，能够得到他们并以为之师的君主，可以称王天下；能够得到他们并与之为友的君主，可以称霸诸侯。如今寡人无德无才，而群臣们还不如我，楚国危险了。’楚庄王所担忧的事，而您却反而喜悦，臣私下深感忧惧。”于是魏武侯感到很惭愧。

商君子

【题解】《商君子》，即《商君书》，亦称《商君》或《商子》，是战国时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合编，法家学派代表作之一。《汉书·艺文志》著录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四篇。魏徵《群书治要》选录了该书三篇的部分章节，其中所引《六法》篇，今书已佚。

商鞅反对复古，主张革新，在秦国实行变法，使秦很快国富民强，压倒六国，为秦始皇统一当时的中国奠定了基础。然而，其思想过于推崇刑法的作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秦朝因为刑罚严酷，而且焚书坑儒，废弃道德教化，民众生活疾苦，奸佞为政，秦朝很快覆灭。

魏徵等人编撰《群书治要》，充分认识到仅仅依靠法令不能让天下大治，只是将法家思想典籍作为治国的辅助手段加以选择收录。对于《商君子》一书，选录不多。其中，《六法》提出君王要“不法古，不循今”“当时而立法，度务而制事”；《修权》提出要树立信赏必罚的法治制度，要谨慎地使用法律等思想；《定分》指出法令是治国的根本，圣明的君主能够通过法令让民众避祸就福，不用刑杀，天下就能大治。

【作者简介】商鞅（？—公元前338年），卫国（今河南安阳市内黄梁庄镇一带）人。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姬姓，卫氏，全名为卫鞅。因卫鞅本为卫国公族之后，故又称公孙鞅。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下令求贤。商鞅携带李悝《法经》入秦，深得孝公信任，主持秦国变法，对旧有制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革，确立了新的封

群书治要译注

建制，使秦国迅速富强起来，跃居六国之上。后因功封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商洛镇），号商君，故人称商鞅。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秦惠王立，秦国的旧贵族诬告商鞅谋反，被秦惠王派兵杀害，并“车裂”以殉，灭其家。

六 法

【题解】本篇为《商君书》之佚文。内容主要说明：君主要根据国家形势制定法度，审时度势，不盲目顺从旧例，不随顺当今流俗；国家没有法令制度就会危险，而法令制度不符合当时的形势，国家政务不合乎社会需要，就会动乱衰败。

【原文】先王当时^①而立法，度务而制事。法宜其时则治，事适其务故有功。然则法有时而治，事有当而功。今时移^②而法不变，务易而事以古，是法与时诡^③，而事与务易^④也。故法立而乱益，务为而事废。故圣人之治国也，不法古^⑤，不循^⑥今，当时而立功，在难而能免。今民能变俗^⑦矣，而法不易，国形^⑧更势矣，而务以古。夫法者民之治也，务者事之用也。国失法则危，事失用则不成，故法不当时而务不适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

【注释】①当时：适时，合于时宜。②时移：时代变迁。③诡：违背；相反。④易：差异，不相同。⑤法古：效法古代。⑥循：从；遵循。⑦民能变俗：《商君书锥指》：“《庄子·马蹄篇》：‘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已此矣。’民能变俗者，上世之民愚而今世之民巧也。”⑧形：形势。

【译文】古代圣王顺应时势来制定法度，考虑国家的要务然后再

群书治要译注

去做事。法度适合时宜，国家就会安定；事情与国家的要务相符合，所以会有功绩。那么（也就是说），法度和当时的形势相适应才会使社会安定，事情符合当务之急，才会有功效。然而，如今时势转变了而法度却不随之改变，国家的要务改变了而做事仍沿袭旧例，这就是法度与时宜相违背，而事情与急务不一致。所以，法令制定了，但动乱却更多；国家要务确立了，但事业却反而荒废。所以圣人治理国家，不盲目效法古代的旧例，不因循顺从今人的意见，适应时势去建立功业，身处困境而能够避免灾难。如今，百姓已经改变习俗了，但是法度却不改变；国情变化了，然而国家的要务却还依照旧例。法度，是用以保证人民安定的；国家要务，是用以保障做事效用的。国家丧失法度就会危亡，做事失去效用则不会成功。因此，法度不顺应时势，国家要务不符合社会需要，想要不会有危险，是从未有过的。

修 权

【题解】本篇旨在建议君主必须妥善掌握和运用权力，提出国家的治理要依靠法度、诚信、权力，而这三个要素以权力为关键，所以用“修权”二字作为篇名。

修权的核心在于摒弃私欲，“释法而任私议”，必将使君主失信于民众，造成小人当道，使国家有“裂缝”，人民有“蛀虫”，“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终致国家危亡的严重后果。

【原文】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①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君臣释法^②任私则乱。故立法明分^③而不以私害法则治，权制^④独断^⑤于君则威。民信其赏则事功，不信其刑，则奸无端矣^⑥。唯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也。故上多惠言^⑦而不克其赏，则下不用^⑧；数加严命而不致^⑨其刑，则民傲^⑩罪。凡赏者文也，刑者武也；文武者，法之约^⑪也。故明主慎法，不蔽之谓明，不欺之谓察。故赏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远，不私亲近，故臣不蔽主而下不欺上。

【注释】①操：遵守。②释法：弃法不用。③明分：明确职分。④权制：犹权柄。统治的权力。⑤独断：独自决断；专断。⑥不信其刑，则奸无端矣：按《商君书》原文无“不”字，无“不”字则与上下文意相通，今译文从此。无端，谓无由产生。⑦惠言：好听的空话。⑧不用：不为所用。⑨致：施行。⑩傲：轻慢；轻视。

⑩约：总要；纲要。

【译文】国家之所以能得到治理，其原因有三个方面的：第一是法律，第二是诚信，第三是权力。法律，是君主和臣民所共同遵守的；诚信，是君主和臣民所共同建立的；权力，则是君主所独自掌握的。君主失去权力就会危险，君臣弃法不用而放任私欲，国家就会动乱。因此，制定法度，明确职分，而不以私意损害法律，国家就会安定；国家大权由君主掌握并独自决断，君主就会有威严。人民相信君主的奖赏，那么做事就会有成绩；相信君主的刑罚，那么奸邪之事就无由产生。唯有贤明的君主会珍惜权力，重视诚信，而不以私意损害法律。所以，如果君主常说好听的空话却不能兑现其奖赏，那么臣下就不愿为君主所用；如果屡屡下达严惩命令而不施行处罚，那么民众就会轻视法律而不怕犯罪。大凡给予奖赏，是以文德来施行教化；实施刑罚，则是以强力来震慑。文、武两种手段，是执法的纲要。所以，贤明的君主会慎重地使用法令。不受蒙蔽为英明；不受欺骗为明察。因此，奖赏优厚而有信用，刑罚严厉而必定执行；不遗漏关系疏远的人，也不偏袒关系亲近的人，于是臣子就不会蒙蔽君主而下级也不会欺骗上级。

【原文】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①，此国之所以乱也。先王悬权衡^②，立尺寸^③，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释权衡而断^④轻重，废尺寸而意^⑤长短，虽察，商贾^⑥不用，为其不必也。故法者国之权衡也。夫背法度而任私议，皆不知类^⑦者也。故立法明分，中程^⑧者赏，毁公者诛^⑨。赏诛之法，不失其议^⑩，故民不争。不以爵禄便近亲，则劳臣^⑪不怨；不以刑罚隐疏远，则下亲上。故官^⑫贤选能，不以其劳，则忠臣不进；行赏赋禄^⑬，不称其功，则战士不用。

【注释】①私议：谓个人的看法或主张。②权衡：称量物体轻重的器具。

权，秤锤；衡，秤杆。③尺寸：尺和寸，指量具。④断：判断。⑤意：意料；猜测。⑥商贾：贾，音古，商人。⑦类：事类（事情的类似性；同类之事）。⑧中程：合乎法度。⑨诛：惩罚；责罚。⑩议：高亨《注译》引陶（鸿庆）说：“议当读为仪。仪，准也。”⑪劳臣：功臣。⑫官：授给某人官职；使为官。⑬赋禄：给予俸禄。

【译文】当今的君主，多舍弃法律而听信个人的意见，这就是国家混乱的原因。先王制定权衡（来称轻重），确立尺寸（来量长短），直到现在人们还在效法使用，是因为这种方法量得很清楚。舍弃权衡来判断轻重，抛弃尺寸来猜测长短，即使能做到明察，商人也不会采用这种方法，因为这不一定准确。所以，法度就如同国家的权衡，违背法令制度而听信个人意见，都是不懂得事类的人。所以，制定法度，明确职分，合乎法度的人就给予奖赏，损害公共利益的人就给予惩罚。奖赏、惩罚的办法不失去准则，所以民众就不会有争议；不以爵位俸禄给近亲提供方便，那么有功之臣就不会抱怨；不以刑罚故意伤害关系疏远的人，那么下级就会亲近上级。所以，使贤者居官，选拔能者，却不凭借其功绩，那么忠臣就不愿出来做官；进行奖赏，给予俸禄，却不和各人的功劳相称，那么战士就不愿为其所用。

【原文】凡人臣之事君也，多以主所好事君。君好法则臣以法事君，君好言则臣以言事君；君好法则端直之士在前，君好言则毁誉之臣在侧；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嫉贤，而不肖者不妒功。故三王^①以义亲，五伯^②以法正诸侯，皆非私^③天下之利也；乱世之君臣，区区^④然皆欲擅^⑤一国之利，而搜^⑥一官之重^⑦（本书搜作当）以便其私，国之所以危也。夫废法度而好私议，则奸臣鬻权^⑧以约^⑨禄；秩（秩旧作杖，下同。改之）官^⑩之吏，隐下而渔民^⑪。谚曰：“蠹^⑫众而木折，隙^⑬大而墙坏。”故大臣争于私而不顾其民，则下离上。下离上者，国之隙也。秩官之吏，隐下以渔百姓，此民之蠹也。故国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鲜矣。故

明主任法去私，而国无隙蠹矣。

【注释】①三王：指夏、商、周三代之君。一说指夏禹、商汤、周武王。②五伯：伯，通“霸”。即五个霸主，一说指春秋桓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公、秦缪公。③私：谓占为己有。④区区：自得貌。⑤擅：独揽，专。⑥搜：按今本《商君书》原文作“管”。⑦重：权力，权势。⑧鬻权：谓弄权以谋利。⑨约：求取。⑩秩官：常设之官。⑪渔民：掠夺百姓。⑫蠹：音渡，蛀虫。⑬隙：壁缝；空隙。

【译文】大凡臣子侍奉君主，多是按照君主之所好来侍奉。君主喜欢法制，那么臣子就用法律制度来侍奉君主；君主喜欢言论，那么臣子就会以言论来侍奉君主。君主喜欢法制，那么正直的人就会出现在君主面前；君主喜好言论，那么善于毁谤、奉承的奸佞小人就会出现在君主身边。公私能够分明，那么小人就不会妒忌贤德之人，无能之辈也不会妒忌有功之臣。所以三王以道义来亲和天下，五霸以法度来匡正诸侯，他们都不是把天下的利益据为己有。当今乱世的君臣，都得意地企图独占一国之利或掌管一官之权，来满足自己的私欲，这就是国家危亡的原因。君主废弃法度而喜欢听个人意见，那么奸臣就会通过玩弄权术来谋取利禄；常设之官的小吏就会隐瞒下情而掠夺百姓的利益。谚语说：“蛀虫多则木头折；裂缝大则墙壁坏。”所以，大臣们争夺私利而不顾及百姓，那么百姓就会和朝廷离心离德。百姓和朝廷离心离德，就是国家的“裂缝”；常设之官的小吏隐瞒下情来掠夺百姓的利益，就是人民的“蛀虫”。因此，国家有了“裂缝”和“蛀虫”而不灭亡的，天下少有。所以，贤明的君主任用法度而去除私欲，这样国家就没有“裂缝”和“蛀虫”了。

定分

【题解】定分，即确定名分之意。本篇主要阐述“法令”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应“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使名分得到确立，这就是天下大治之道。再者，立法要使人民明白易懂，能如此，百姓将“无陷于险危也”，万民则皆可以避祸就福，而天下大治。

【原文】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①也。智者不得过，愚者不得不及。名分不定，而欲天下之治，是犹欲无饥而去食（去食下旧无欲字。补之），欲无寒而去衣也，其不几^②亦明矣。一兔走而百人追之，非以兔为可分以为百，由名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盗不敢取，由名分^③之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加务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④不取。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议之，此所谓名分不定也。夫名分不定，尧、舜犹将皆折^⑤而奸^⑥之，而况众人乎？故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分（分上有名字）也。名分定则大诈真（真作贞）信^⑦，巨盗愿^⑧，而各自治^⑨也。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故势治者不可乱也，势乱者不可治也。夫势乱而欲治之，愈乱矣；势治而治之，则治矣。故圣人治治，不治乱也。

圣人为民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愚智遍能知之，万民无陷于险危也。故圣人立天下而天下无刑死者，非可刑杀^⑩而不刑杀也，万民皆知所以避祸就福而皆自治也。明主因治而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注释】①备民：犹言保民。②不几：没有希望；不可希求。几，通“冀”。③名分：犹名义。④贪盗：贪婪的盗贼。⑤折：《锥指》：“折，犹言枉道也。”⑥奸：干犯，扰乱。⑦真信：《商君书》原文作“贞信”。贞信，正直诚实。今译文从“贞信”。⑧愿恚：恚，音确，朴实，诚实。⑨自治：自行管理或处理。⑩刑杀：处以死刑。

【译文】法令，是天下百姓的命脉，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其目的是用来保护人民的。聪明的人不能超越它，愚昧的人也不能不遵守它。名分不能确定，而希望天下太平，就如同不想挨饿却抛弃食物，不想受冻却丢掉衣服一样，这样做达不到目的是很明显的了。一只兔子在跑，而有上百人去追它，并不是因为这只兔子可以分成一百份，而是由于这只兔子到底属于谁，这个名分还没有确定。卖兔子的人满集市都有，而盗贼不敢夺取，是因为兔子的名分已经确定了。因此，当名分还未确定时，尧、舜、禹、汤尚且都会努力奔走去追逐它；名分已经确定后，就连贪婪的盗贼也不敢夺取。现在法令制度不明确，其名分不确定，天下人就有理由去议论它。这就是所谓的名分不确定啊。名分不确定，尧、舜还都将会违背正道而侵犯名分，更何况是一般人呢？所以圣人必定要为法令设立官职，设置官吏，作为天下人的老师，目的就是为了要确定名分。名分确定了，那么大骗子也会变得正直诚信，大盗贼也会变得厚道朴实，而且能各自约束自己。所以，名分确定，是使国家形势安定的方法；名分不确定，是使国家形势混乱的途径。因此，形势安定时不容易产生混乱，形势混乱时不容易得到治理。形势混乱时才想去治理，往往会更加混乱；形势安定时再加以治理，则会天下太平。所以圣人在天下安定时就加强治理，而不是在天下混乱时才去整治。

圣人为百姓制定法律，一定要使它明白易懂，让愚夫智者都能够理解它，那么天下百姓就不会（因为不知法）陷于危险的境地。所以圣人即位做天下的君王，天下就没有因犯罪而被处死的人，这并不是说应

卷三十六 吴子 商君子 尸子 申子

该判处死刑却不处死，而是万民都知道怎样避免灾祸，趋向幸福，从而都能够自我约束。贤明的君主在天下安定时就加强治理，所以天下安定太平。

尸子

【题解】《尸子》，战国尸佼著，先秦杂家著作。《汉书·艺文志·杂家》列《尸子》二十篇。班固自注：尸子“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隋书·经籍志》杂家记载：“《尸子》二十卷，目一卷。梁十九卷。秦相卫鞅上客尸佼撰。其九篇亡，魏黄初中续。”可见原书在三国时已亡佚一半，至宋其书已佚。幸而《群书治要》辑录了《尸子》的《劝学》《贵言》《四仪》《明堂》《分》《发蒙》《恕》《治天下》《仁意》《广》《绰子》《处道》《神明》十三篇，尚能窥其大概。

《尸子》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合墨家、道家、法家思想，强调大众要正心修身，领导者要仁爱百姓，广利天下，勤修国政，匡正驱邪，上下都要勤修德行，各尽本分，去除私欲，一心为公。

《尸子》的思想对于个人修身、为人父母以身作则、领导者服务大众，从而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作者简介】尸佼（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0年），战国时人。由于留传下来的史料极少，后人对他的生平事迹及著述详情知之甚微。根据班固的记载，尸子名佼，鲁国人，是商鞅的师傅。刘向说“楚有尸子”，又说他为“晋人”，是商鞅之客，“卫鞅商君谋事划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刘向《别录》，据《史记·孟荀列传·集解》所引）。尸佼逃往蜀后，写作了《尸子》一书。

劝学

【题解】《劝学》说明了修养自己德行的重要性。因为只有道德仁义才能够像天地一样恒久存在。然而如何修养德行呢？修学要不间断，无论别人是对我们喜爱、厌恶、亲近、疏远，还是自己人生废败、兴旺、穷困、发达，都是成就自己德行的历练。无论是做什么，都可以磨砺自己的身心。一个国家的兴盛在于任用贤德人才，并以道德为贵。只有道德完备的人，才能恒久受到世人的尊敬。

【原文】学不倦^①，所以治己也；教不厌，所以治人也。是故子路^②卞^③之野人，子贡^④卫^⑤之贾人，颜涿聚^⑥盗也。颡孙师^⑦馭^⑧也，孔子教之，皆为显士^⑨。夫学，譬之犹^⑩砺也。夫昆吾^⑪之金，而铢父之锡，使于越之工铸之以为剑，而勿加砥砺^⑫，则以刺不入，以击不断；磨之砉砺^⑬，加之以黄砥，则其刺也无前^⑭，其击也无下^⑮。自是观之，砺之与弗砺，其相去远矣。

【注释】①倦：懈怠，厌烦。②子路：仲由的字。春秋时鲁国卞人，孔子弟子。性情直爽，勇敢，事亲孝，闻过则喜，长于政治。曾为季孙氏家臣，后任卫大夫孔悝邑宰，在贵族内讧中被杀害。③卞：古地名。今山东泗水县。④子贡：端木赐（公元前520年—公元前456年），字子贡，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他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曾任鲁、卫两国之相。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

之间，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相传，孔子病危时，未赶回。子贡觉得对不起老师，别人守墓三年离去，他守了六年。⑤卫：古国名。公元前11世纪周公封周武王弟康叔于卫。公元前209年为秦所灭。⑥颜涿聚：名庚，其他书作“颜烛邹”“颜斫聚”“颜啄聚”，齐大夫，孔子的弟子，子路妻兄。死于哀公二十三年（公元前472年）犁丘之役，故《淮南子》称他“为齐忠臣”。⑦颛孙师：字子张，孔门弟子之一。春秋末陈国阳城（今河南登封）人。出身微贱，且犯过罪，经孔子教育成为“显士”。虽学干禄，未尝从政，以教授终。孔子死后，独立招收弟子，宣扬儒家学说，是“子张之儒”的创始人。子张之儒列儒家八派之首。⑧狙：音脏，三声。马匹交易的经纪人，泛指市侩。⑨显士：名士，名流。⑩譬之犹：譬犹，譬如。⑪昆吾：山名。《山海经·中山经》：“又西二百里曰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铜。”⑫砥砺：在磨石上磨。⑬砉砺：砉，音龙，亦作“砉厉”。磨石。⑭无前：无在前者。谓向前无所阻。⑮无下：谓无在下者。

【译文】学而不倦，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修养；教而不厌，是为了提高他人的修养。所以，子路原是鲁国卞地的乡野武夫，子贡原是卫国做生意的商人，颜涿聚原是强盗，颛孙师当过市侩，经过孔子教育后，他们最终都成了知名士人。修学，就像磨东西一样，即使把昆吾的赤铜和铢父的锡，交给越国工匠加工，冶铸成剑，但不进行磨砺，就无法刺穿、砍断任何东西。先用砺石粗磨，再加以黄砥细磨，就没有什么东西刺穿不透、砍不断的了。由此可见，磨砺与不磨砺大不相同。

【原文】今人皆知砺其剑，而弗知砺其身。夫学，身之砺砥^①也。夫子曰：“车唯恐地之不坚也，舟唯恐水之不深也。”有其器则以人之难为易，夫道以人之难为易也。是故曾子^②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惧而无咎^③。”然则爱与恶，其于成孝也无择^④也。史鳢^⑤曰：“君亲而近之，至敬以逊^⑥；貌而疏之，敬无怨。”然则亲与疏，其于成忠无择也。孔子曰：“自娱于槩括^⑦之中，直己^⑧而不直人，以善废

而不邑邑^⑨，蘧伯玉^⑩之行也。”然则兴与废，其于成善无择也。屈侯附^⑪曰：“贤者易知也，观其富之所分，达之所进，穷之所不取。”然则穷与达，其于成贤无择也。是故爱恶亲疏，废兴穷达，皆可以成义，有其器也。

【注释】①砺砥：磨刀石。粗者为砺，细者为砥。②曾子：生于公元前505年，卒于公元前432年。姓曾，名参，字子舆，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今山东嘉祥县）人。十六岁拜孔子为师，他勤奋好学，颇得孔子真传。③咎：责怪，责备。④无择：不用挑选，没有区别。⑤史鳢：字子鱼，春秋卫国大夫。史鳢立志为国家推荐贤才，斥退奸臣，活着的时候没能说服国君，死后还陈尸以谏。卫灵公被史鳢的言行所打动，采纳了他的意见，卫国政治因而得到了改善。⑥逊：谦虚，恭顺。⑦櫟括：矫正竹木邪曲的工具。揉曲叫櫟，正方称括。泛指矫正。⑧直己：谓自身守正不阿。⑨邑邑：忧郁不乐貌。⑩蘧伯玉：蘧，音渠，春秋时卫国人，名瑗。相传他“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是一个求进甚急并善于改过的贤大夫。⑪屈侯附：战国人，其生平不详。

【译文】今天人们都知道磨砺自己的剑，却不知磨砺自己的身心。修学，就是对自己身心的磨砺。孔子说：“车辆行驶，只担心路不够坚实；船只航行，只怕河水不够深广。有了好的工具，就能将别人认为难做的事做好。若循着道义来做事，就能够化难为易。”所以，曾子说：“父母疼爱自己，心里高兴但不忘孝顺父母；父母讨厌自己，则戒慎恐惧不惹父母生气。”如此，不管父母喜欢还是讨厌我们，成就我们孝道的心是没有分别的。史鳢说：“君王亲近我们，我们对君王礼敬而恭顺。君王疏远我们，我们仍旧对君王恭敬而不抱怨。”无论君王亲近还是疏远我们，都能成就我们的忠诚而没有区别。孔夫子说：“在矫正竹木的过程中自取愉悦，只矫正自己而不矫正别人，不断发现和改正自己的过失而使自己没有一天不快乐，这就是卫国贤人蘧伯玉的德行。”由

此可见，无论被重用还是被冷落，都能成就我们的德行而没有区别。屈侯附说：“有德行的人是容易辨别的，只要观察他富裕时如何分配自己的财富，发达时举荐什么样的人，穷困时如何拒绝外面的诱惑。”无论贫穷与发达，都能成就我们的德行而没有区别。所以，无论别人对我们喜爱还是厌恶、亲近或是疏远，还是自己人生衰败、兴旺或是穷困、发达时，都可以成就我们的德行与道义，这是因为有了“道义”这个好的工具的缘故啊！

【原文】桓公^①之举管仲^②，穆公^③之举百里^④，比其德也。此所以国甚僻小，身至秽污，而为政于天下也。今非比志意^⑤也，比容貌；非比德行也，而论爵列^⑥，亦可以却敌^⑦服远^⑧矣。农夫比粟，商贾比财，烈士比义，是故监门^⑨逆旅^⑩，农夫陶人^⑪，皆得与焉。爵列，私贵也；德行，公贵也，奚以知其然也？司城^⑫子罕^⑬遇乘封人^⑭而下，其仆曰：“乘封人也，奚为下之？”子罕曰：“古之所谓良人者，良其行也；贵人者，贵其心也。今天爵^⑮而人，良其行而贵其心，吾敢弗敬乎？”以是观之，古之所谓贵，非爵列也；所谓良，非先故^⑯也。

【注释】①桓公：齐桓公（？—公元前643年），名小白，春秋时期齐国的国君，“春秋五霸”之首，公元前685年到公元前643年在位。他在位期间任用管仲为相，使齐国国力逐渐强盛，成为天下诸侯的盟主。②管仲（？—公元前645年）：名夷吾，谥曰“敬仲”，春秋时期齐国颖上（今安徽颍上）人，史称管子。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周穆王的后代。管仲少时丧父，生活贫苦，后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辅佐齐桓公成就春秋第一霸主。管仲的言论见于《国语·齐语》，另有《管子》一书传世。③穆公：秦穆公（？—公元前621年），一作秦缪公，春秋时代秦国国君。嬴姓，名任好。在位三十九年。谥号“穆”。在部分史料中被认为是春秋五霸之一。④百里：即百里奚。亦称百里子或百里，字里，名奚。春秋时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也有人说

卷三十六 吴子 商君子 尸子 申子

是虞国(今山西平陆北)人。生卒年不详,秦穆公时贤臣,著名的政治家。⑤志意:思想,意志。⑥爵列:即爵位。⑦却敌:击退敌人。⑧服远:使远方顺服。⑨监门:禁卫官门之官。⑩逆旅:客舍,旅馆。引申为出游在外的人。⑪陶人:烧制陶器的匠人。⑫司城:官名。即司空。⑬子罕:又称“乐喜”,春秋时宋国之臣。一说为春秋郑穆公之子,郑国大夫。⑭封人:古官名,在《周礼》为地官司徒的属官,掌管分封诸侯之事。《春秋》时各国也设此官,掌管典守封疆。⑮天爵:天然的爵位,指高尚的道德修养。因德高则受人尊敬,胜于有爵位,故称。⑯先故:指祖考、祖先。

【译文】齐桓公选用管仲为宰相,秦穆公选用百里奚为丞相,都是通过德行对比选用的。这就是虽然国家偏僻弱小、自己本身陷于污浊,但却能统领天下的原因。如今不是比较志向、思想,而是比较容貌好丑;不是比道德操行,而是议论爵位高低,认为有爵位便可以战胜敌人、征服远方。农夫比的是粮食收成,商人比的是财富大小,英雄豪杰比的是贞节忠义。所以无论看门的人、远游的人,或者农夫和陶匠,都不例外(可以因德行而被举用)。官位权力是个人比较看重的,道德品行是大众所崇尚的。怎么知道其中的道理呢?司空子罕遇到了乘地典守封疆的官员便马上下车,跟随的仆人问:“他是一个小小的乘地封人,大人为什么要下车呢?”子罕回答:“古代所说的贤良之人,是指这个人行为良好;所说的高贵的人,是指这个人心地高尚尊贵。今天上天赐予此人以天爵,使其行为贤良、心地高贵,我怎么敢不尊敬他呢?”由此可见,古人所认为的高贵,并不是指高官厚禄;古人所认为的贤良,也不在于他有显赫的祖先。

【原文】人君贵于一国,而不达于天下;天子贵于一世,而不达于后世,唯德行与天地相弊也。爵列者,德行之舍^①也,其所息也。《诗》曰:“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②。”仁者之所息,人不敢败也。

天子、诸侯人之所以贵也，桀、纣处之则贱矣。是故曰：“爵列非贵也。”今天下贵爵列而贱德行，是贵甘棠而贱召伯也，亦反矣。夫德义也者，视之弗见，听之弗闻，天地以正，万物以遍，无爵而（而旧作与，改之）贵，不禄而尊也。

【注释】①舍：房屋，居室。②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芾，音废，蔽芾，茂盛貌。《诗·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体恤百姓农忙，为不使百姓劳烦，而在甘棠树下决断狱事，因此人们将对召伯的崇敬仰慕寄托于召伯所憩息过的甘棠树，而不愿修剪砍伐之。甘棠，木名，即棠梨。召伯，文王庶子，周初的政治家。因其采邑在召（今陕西岐山西南），故称召伯，亦曰邵公、召康公。他曾辅佐文王灭商，支持周公东征平乱，事定后，封其长子于蓟丘（今北京），为燕国始祖。又曾受命营建洛邑（洛阳），协助周公镇守东都。成王亲政后任太保，与周公分陕而治。憩，休息、歇息。

【译文】君王能在一个国家受到尊敬，但是未必能得到天下人的尊敬；帝王天子能在一个时代受人敬重，但是未必能世代受人敬重。只有道德仁义才能够像天地一样恒久存在。爵位应该是品德和操守所居之地，也是它的标志。《诗经》上说：“甘棠树的小枝嫩叶啊，不要剪裁不要攀折，这里曾是召伯休息的地方。”仁义之士所住的地方，人们是不忍心破坏的。天子、诸侯，为人民所敬仰，但夏桀、商纣处在这样的位置却被人们所鄙视。所以说：“官位显耀并不是真正的高贵啊。”现在天下人尊崇高官显爵却轻视道德品行，就如同看重甘棠树而轻视贤人召伯，这就是本末倒置了。道德仁义，虽眼看不到、耳听不到，但天下却受其教化得以治理，万事万物因此而生养繁衍，没有爵位也令人尊敬，没有俸禄也受人爱戴。

贵言

【题解】《贵言》诠释了圣王对于他人的谏言非常重视，因为谏言可以校正存心，从而避免大的祸患。圣王眼之所见、耳之所听，皆以道义为原则。不顺从自己的喜好，如果不合于道义，眼睛就不看，耳朵就不听。因此，圣王是以仁爱存心来治理天下。存心不正祸患就会出现。祸患在刚萌发时容易去除，等到发展壮大了，就很难去阻止了，故而君王治国要防微杜渐，把祸端解决在刚萌发之时。这就要端正其存心，消除滋生祸患的根源，使人民各尽其职，使天下万物各得其所、生养不息。

【原文】范献子^①游于河，大夫皆存。君^②曰：“孰知栾氏^③之子？”大夫莫答。舟人清涓舍楫^④而答曰：“君奚问栾氏之子为？”君曰：“自吾亡栾氏也，其老者未死而少者壮矣，吾是以问之。”清涓曰：“君善修晋国之政，内得大夫而外不失百姓，虽栾氏之子，其若君何？君若不修晋国之政，内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则舟中之人，皆栾氏之子也。”君曰：“善哉言。”明日朝，令赐舟人清涓田万亩，清涓辞。君曰：“以此田也，易^⑤彼言也。子尚丧，寡人犹得也。”古之贵言也若此。

【注释】①范献子（？—公元前501年）：祁姓，范氏，讳鞅，谥献，其名范鞅，又称士鞅，史称范献子。春秋后期晋国才干卓越的政治家、外交家。②君：古代大夫以上、据有土地的各级统治者的通称。③栾氏：出自姬姓，

是黄帝的后裔，是用封邑作为姓氏的。西周的时候，周文王的儿子唐叔虞被封在晋，建立晋国，他的后代有靖侯。晋靖侯的孙子名宾，被封于栾邑（今天的河北栾城一带），世称栾宾，他的后代于是以封邑地为姓氏。世代晋国卿士，逐渐成为栾姓望族。④楫：通“楫”，船桨。短曰楫，长曰櫂。⑤易：交换。

【译文】晋国范献子坐船游览，大夫们在身边陪同。范献子问：“有谁知道栾氏后人的下落？”大夫们没人应答。这时船夫清涓放下船桨回答说：“您为什么要问栾氏后人呢？”范献子说：“自从我灭了栾氏以后，栾氏家族中年老的人还没有死，年幼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怕他们威胁到我），所以我才问起这件事。”船夫清涓说：“您若能正确治理晋国的朝政，内可以得到百官的拥护，外能受到百姓的爱戴，即使是栾氏后代子孙，又能把您怎么样呢？您如果不善于治理晋国的朝政，内得不到百官的拥护，外不能受到百姓的爱戴，那么这条船中的人，都是栾氏之子。”范献子听后感叹地说：“这话说得好！”第二天早朝时，范献子下令赐予清涓良田一万亩（奖赏他的劝谏功劳），清涓婉言谢绝。范献子说：“我这是用万亩良田来换您的一番善言啊！您应得到的不止这些啊。您尚且吃亏，我尚且占了便宜呢。”古人对于谏言达到如此重视的程度！

【原文】臣天下，一天下也。一天下者，令于天下则行，禁焉则止。桀、纣令天下而不行，禁焉而不止，故不得臣也。目之所美^①，心以为不义^②，弗敢视也；口之所甘^③，心以为非义，弗敢食也；耳之所乐，心以为不义，不敢听也；身之所安^④，心以为不义，弗敢服^⑤也。然则令于天下而行，禁焉而止者，心也。故曰：“心者，身之君也。”天子以天下受令于心，心不当^⑥则天下祸；诸侯以国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国亡；匹夫以身受令于心，心不当则身为戮矣。祸之始也易除，其除之，不可者避之；及其成也，欲除之不可，欲避之不可。治于神^⑦者，其事少而

功多。

【注释】①美：美丽，美观。②不义：不合乎道义。③甘：美味，美味的食物。④安：安乐，安适，安逸。《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怀与安，实败名。”⑤服：任用，使用，享用。⑥不当：不适当；不合宜。⑦神：心神，精神。

【译文】让天下臣服，就是统一天下。统一天下，就是在整个天下能够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夏桀、商纣在位时，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所以不能让天下臣服。眼睛看来美丽的东西，自己内心认为不合道义，就不敢去看；嘴尝美味的食物，自己内心认为不合道义，就不敢去吃；耳朵听悦耳的声音，自己内心认为不合道义，就不敢去听；身处安逸的享受，自己内心认为不合道义，就不敢享用。可见，能使天下有令就行、有禁就止，是人心在起作用。所以说：“心，是自身言行的主宰。”君王以自己的存心治理天下，如果存心不正，天下就会遭到祸殃；诸侯以自己的存心治理国家，如果存心不正，国家就会灭亡；个人以自己的存心立身处事，如果存心不正，就会惹来杀身之祸。祸患在初期容易去除，如果除不掉也容易避开。要是祸患已经形成，想要去除就不可能了，想要避开也不可能。从存心着手来治国，费力少而效果却很显著。

【原文】干霄^①之木，始若蘖足^②，易去也；及其成达也，百人用斧斤^③，弗能僨^④也。燹火^⑤始起易息也，及其焚云梦^⑥、孟诸^⑦，虽以天下之役^⑧，抒^⑨江汉之水，弗能救也。夫祸之始也，犹燹火蘖足也，易止也；及其措于大事，虽孔子、墨翟之贤，弗能救也。屋焚而人救之，则知德^⑩之。年老者，使涂隙^⑪戒突^⑫，故终身无失火之患，而不知德也；入于囹圄^⑬，解于患难者，则三族^⑭德之，教之以仁义慈悌，则终身无患而莫之德。夫祸亦有突，贤者行天下而务塞之，则天下无兵患矣，而莫之知德也。故曰：“圣人治于神^⑮，愚人争于神也。”

【注释】①干霄：高入云霄。②蘖足：蘖，音聂，树枝砍去后又长出来的新芽，泛指植物由茎的基部长出的分枝。足，植物的根茎。③斧斤：亦作“斧斨”。泛指各种斧子。④偃：仆倒。⑤燹火：燹，音标，火焰。⑥云梦：古薮泽名。汉魏之前所指云梦范围并不很大，晋以后的经学家才将云梦泽的范围越说越广，把洞庭湖都包括在内。⑦孟诸：亦作“孟猪”“孟渚”。古泽薮名。在今河南商丘东北、虞城西北。⑧役：服劳役的人。⑨抒：舀出，汲出。⑩德：感恩。⑪涂隙：涂，堵塞。隙，壁缝。⑫戒突：戒，防备。突，烟囱。⑬圜圜：监狱。⑭三族：有三种说法：一种是指父族、母族、妻族，二是指父、子、孙，三是指父母、兄弟、妻子。⑮神：精神，心神。

【译文】高耸入云的大树，最初萌芽时容易砍倒，等到成长壮大，即使众人一起用斧头砍伐，都砍不倒。火刚燃时容易熄灭，等火势大到能焚烧云梦、孟诸时，即使发动天下百姓灭火，舀干江汉的水，也不能扑救。祸患刚开始的时候，就好像火灾刚发生、新芽刚长出，容易制止；等到酿成大祸，纵使孔子、墨翟这样的圣贤在世，也无法挽救。房屋失火了，得到别人的救助，人们都懂得报答感恩。而年老的长者教人修补烟囱缝隙并安全使用烟囱，因而长久避免了房屋失火的隐患，可是人们却不知道报答感恩。身陷牢狱，有人将其解救出来，其三族的家人都会报答感恩。但是用仁义孝悌之道教导大众，使人一生没有祸患，人们却不知道报答感恩。世上的灾难也都有它的“烟囱”，贤良的人行道于天下，尽力去弥补挽救，使天下免除战争的祸患，可人们也不知道报答感恩。所以说：“圣人是从存心着手使天下得到治理，而愚痴的人同样也是因为存心的缘故才使天下陷入纷争。”

【原文】天地之道，莫见其所以长物而物长，莫见其所以亡物而物亡。圣人之道亦然。其兴福也，人莫之见而福兴矣；其除祸也，人莫之知而祸除矣。故曰：“神人益天下以财为仁，劳天下以力为义，分

天下以生为神。”修先王之术，除祸难之本，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妇人织而衣，皆得戴其首，父子相保。此其分万物以生，盈天下以财，不可胜计也。神也者，万物之始，万事之纪^①也。

【注释】^①纪：法则，准则。

【译文】天地之道，是看不见它如何使万物生长而万物却都在生长，看不见它如何使万物消亡而万物却在消亡。圣人的大道也是如此。圣人为大家造福，没有人看到但幸福却会降临；圣人为大家除去祸患，没有人知道但灾祸已经消除了。所以说：“得道之人用财富利益天下叫仁，为天下操心劳力叫义，使天下万物各得其所、生养不息叫神。”学习效法古代圣王的治国之道，消除滋生祸患的根本，使天下的男人都能够耕种养家，女子都能够纺织做衣，人们都能尽享天伦之乐，父子彼此保护，这样就可以使万物各自生存，增加天下的财富，其好处将不可计算得尽了。所谓神，就是万物的根本、万事的规律法则。

四 仪

【题解】《四仪》告诉我们人的德行有仁、义、忠、信四个准则。因此，在处世待人接物中都要以此为标准要求自已，并终身保持力行，那么，内心就能宽广充实，行为就会有规矩分寸，行动就不会徒劳无功，言语就像符节一样有效。古之有功绩作为的人，莫不如此。

【原文】行有四仪^①，一曰志动不忘仁，二曰智用^②不忘义，三曰力事不忘忠，四曰口言不忘信。慎守四仪，以终其身，名功之从之也，犹形之有影、声之有响也。是故志不忘仁则中能宽裕^③，智不忘义则行有文理^④，力不忘忠则动无废功，口不忘信则言若符节^⑤。若中宽裕而行文理，动有功而言可信也；虽古之有厚功大名，见于四海之外，知万世之后者，其行身^⑥也无以加于此矣。

【注释】①四仪：言行的四条准则。②智用：谓智慧的运用。③宽裕：宽大，宽容。④文理：礼义。⑤符节：古代符信之一种。以金玉竹木等制成，上刻文字，分为两半，使用时以两半相合为验。⑥行身：立身处世。

【译文】人的言语行为有四方面的准则：一是立志时不忘以仁爱存心，二是用智谋做事时不忘道义，三是尽力做事不忘忠诚，四是说话时不忘恪守诚信。谨慎地守住这四个原则，终身保持、力行而不改变，名声和功绩的到来，就如影子追随身子、回声追随声音一样自然。因此，

卷三十六 吴子 商君子 尸子 申子

立志做事不忘仁爱存心，内心就能宽容大度；考虑事情不忘道义，行为就会遵循礼义；工作时不忘尽忠职守，行动就不会徒劳无功；说话不忘恪守诚信，言语就像符节一样有信用。如果内心宽容大度而且行为举止恪守礼义，工作富有成效而且言语恪守诚信，即使古代有大功绩大名望，且功名显扬于四海之外，而为千秋万世的后人所敬仰的人，他们的言行举止、立身处世之道也不能超过于此。

明 堂

【题解】《明堂》说的是高贵显赫的地位只是用来更好地利益人民的，而处于高位的君王更要谨慎修身，才能治理天下。君王求取贤才，要不怕艰辛困苦，求贤若渴；对待贤才，不惜放低身份，礼贤下士。这就是先王之所以能够立天地正道、利益万物的原因！

【原文】夫高显尊贵，利天下之径也，非仁者之所以轻也。何以知其然耶？日之能烛^①远，势高也，使日在井中，则不能烛十步矣。舜之方^②陶也，不能利其巷下；南面^③而君天下，蛮夷戎狄，皆被其福。目在足下，则不可以视矣。天高明，然后能烛临万物；地广大，然后能载任^④群体。其本不美，则其枝叶茎心不得美矣，此古今之大径也。是故圣王谨修其身以君天下，则天道至焉，地道稽^⑤焉，万物度^⑥焉。

【注释】①烛：照亮，照见。②方：当，在。③南面：古代以坐北朝南为尊位，故帝王诸侯见群臣，或卿大夫见僚属，皆面向南而坐，因用以指居帝王或诸侯、卿大夫之位。④载任：负载。⑤稽：至，到。⑥度：法度，规范。

【译文】高贵显赫的地位，是为天下人民谋利益的途径，仁者并不轻视它。怎么才能知道这个道理呢？太阳能够照耀遥远的地方，是因为处于高空之上，假如太阳在井中，那么连十步以外的地方都照不到。虞舜在做陶工的时候，连周围巷子的邻里乡亲都不能利益到，但是统

治天下后，就连遥远地方的蛮夷、戎狄之人也能够享受他的福泽。如果眼睛长脚底下，就不能看见东西。上天高远光明，然后才能照耀万物；大地广博深厚，然后才能承载万物。如果根本不完美，那么枝叶、树干就不可能会完美，这是古往今来的大道理。所以，圣明的君王谨慎地立德修身，来治理天下，才会上合天道普利万物，下应地道无私宽厚，使万事万物顺应法度运转。

【原文】古者，明王之求贤也，不避远近，不论贵贱，卑爵以下贤，轻身^①以先士。故尧从舜于畎亩^②之中，北面^③而见之，不争礼貌，此先王之所以能正天地、利万物之故也。今诸侯之君，广其土地之富，而奋其兵革之强，以骄士；士亦务其德行，美其道术^④，以轻上，此仁者之所非也。曾子曰：“取人者必畏，与人者必骄。”今说者怀畏而听者怀骄，以此行义，不亦难乎？非求贤务士而能致大名于天下者，未之尝闻也。

【注释】①轻身：谓不尊重自身。②畎亩：田地，田野。③北面：面向北。古礼，臣拜君，卑幼拜尊长，皆面向北行礼，因而居臣下、晚辈之位曰“北面”。④道术：治国之术。

【译文】古代明智的君王为国家寻求贤良人才，不论关系亲疏，不管地位尊卑，都会放下自己的爵位来迎接贤良人才，降低自己的身份来善待有德士人。所以尧帝在田地里发现了大舜，面朝北接见了，他，而不去计较礼节，这就是先王之所以能够立天地正道、利益万物的原因！如今诸侯国的君长，扩展其土地与财富，通过争夺使军队强大，并以此傲慢地对待读书人；读书人也自认为有德行修养，夸耀自己的治国之术，以此来轻视君长，这种做法是有仁德的人所反对的。曾子说：“凡是向别人有所求取的人，对别人必然有敬畏之心；凡是给他人以

帮助的人，对别人也会有傲慢之心。”如今禁言献策的人怀有敬畏之心，而听取意见的人却怀有傲慢之心，用这样的行为来推行道义，不是太困难了吗？如果不能求得贤能人士的辅佐，却能在天下取得名望，这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原文】夫士不可妄致^①也。覆巢破卵^②，则凤皇不至焉；剖胎焚夭^③，则骐麟^④不往焉；竭泽漉鱼^⑤，则神龙^⑥不下焉。夫禽兽之愚，而不可妄致也，而况于火食^⑦之民乎？是故曰：“待士不敬，举士不信，则善士不往焉；听言耳目不瞿^⑧，视听不深，则善言不往焉。”孔子曰：“大哉河海乎！下之也。”夫河下天下之川，故广；人下^⑨天下之士，故大。故曰：“下士者得贤，下敌者得友，下众者得誉。”故度于往古，观于先王，非求贤务士而能立功于天下，成名于后世者，未之尝有也；夫求士不遵其道而能致士^⑩者，未之尝见也。然则先王之道可知已，务行之而已矣。

【注释】①妄致：妄，胡乱、随便。致，招引。②覆巢破卵：同“覆巢毁卵”。倾覆其巢，破碎其卵。喻彻底毁灭。③剖胎焚夭：剖，音枯。剖挖母胎，残害幼体。谓凶残不义。④骐麟：即“麒麟”。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动物。形状像鹿，头上有角，全身有鳞甲，尾像牛尾。古人以为仁兽、瑞兽，拿它象征祥瑞。⑤漉鱼：捕鱼。⑥神龙：谓龙。相传龙变化莫测，故有此称。⑦火食：指煮熟的食物，人间烟火食。⑧瞿：音巨，惊貌，惊视貌。⑨下：居人之下，谦让。⑩致士：招引贤士。

【译文】治国的贤才不是随便就能得到的。翻覆巢穴、打破蛋卵，凤凰就不会飞来；剖挖母胎，残害幼体，麒麟就不会前往；把湖水放完来捕鱼，神龙就不会降临。禽兽虽然愚笨，都不能随便招引，何况是食烟火的人呢？所以说：“对待贤士不恭敬，举荐贤士不信任，那么有

卷三十六 吴子 商君子 尸子 申子

德行的人才就不会前来；听取贤才的谏言，耳朵眼睛不够惊异专注，所看、所听理解不够深刻，就听不到有益的言论。”孔子说：“河流、海洋之所以深广宽大，是因为地势低下。”黄河比其他河流地势都低下，所以宽广。圣人能够居于众贤士之下，所以伟大。所以说：“谦恭善待人才才能得到贤才，谦卑对待对手才能化敌为友，谦虚对待大众才能得到声誉。”所以学习往古经验，纵观历代圣王，不求取贤才、招纳士人而能够在天下建功立业、名声传颂后代的人，是从来没有的。不遵循礼贤下士之道，却能够招纳到贤才，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如此，古代君王的治国之道就可以知道了，就是务必要做好这一点而已。

分

【题解】《分》说的是治理国家，要使君臣父子等五伦关系各自尽到本分，做到仁、义、智、适、信。“端正名分，去除虚伪，事情很自然就可以成就；实际的德行、才能与外在的名分相符合，做任何事情都可以成功。”君王能够礼贤下士，任用贤才，无须劳心费神就可以治理好国家。一个人做到了孝敬、忠心、诚信，事业、家业、学业都能兴旺发达。

【原文】天地生万物，圣人裁^①之；裁物以制^②分，便事以立官^③。君臣父子，上下长幼，贵贱亲疏，皆得其分曰治。爱得分曰仁，施得分曰义，虑得分曰智，动得分曰适^④，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后为成人^⑤。

【注释】①裁：裁决。②制：遵从。③官：职责。④适：恰当，得当。这里指行为合度，相当于“礼”。⑤成人：德才兼备的人。

【译文】天地生养滋育万物，圣人则加以裁断而使之成就。圣人裁定事物并使万物遵从各自的本分、职责，根据国家事务设立官职，使君王和臣民、父母和儿女、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年长者和年幼者、尊贵者和卑贱、亲近者和疏远者，都能够各自安于自己的本分，这就叫做治理。爱心切合自己的本分叫做仁，施舍切合自己的本分叫做义，思谋切合自己的本分叫做智，行动切合自己的本分叫做适，言论切合自己的本分叫做信。各方面都切合自己的本分，然后才会成为一位德才兼备的人。

【原文】明王之治民也，事少而功立，身逸而国治，言寡而令行。事少而功多，守要也；身逸而国治，用贤也；言寡而令行，正名^①也。君人^②者，苟能正名，愚智尽情，执一^③以静，令名自正，令事自定^④，赏罚随名，民莫不敬。周公之治天下也，酒肉不彻于前，钟鼓不解于悬。听乐而国治，劳无事焉；饮酒而贤举，智无事焉；自为而民富，仁无事焉。知此道也者，众贤为役，愚智尽情矣。

明王之道易行也，劳不进一步，听狱^⑤不后皋陶^⑥；食不损一味，富民不后虞舜；乐不损一日，用兵不后汤、武^⑦；书之不盈尺简^⑧，南面而立，一言而国治，尧、舜复生，弗能更也；身无变而治，国无变而王，汤、武复生，弗能更也。

【注释】①正名：辨正名称、名分，使名实相符。②君人：为人之君。③执一：掌握根本之道。④定：完成。⑤听狱：听理讼狱。⑥皋陶：皋，音高，传说虞舜时的司法官。⑦汤武：商汤与周武王的并称。⑧尺简：古代用以书写文字的竹木简。长一尺二寸，或倍之，故称。

【译文】圣明的君王领导人民，事情虽少却能功绩卓著，自身闲逸而国家却能得到治理，言语不多但命令却能贯彻执行。事情虽少却能功绩卓著，是因为守住了治国要道的缘故；身心闲逸而国家得到治理，是任用了贤明人才的缘故；言语不多而命令得以执行，是因为端正了各自名分的缘故。领导大众的君王，如果能够端正名分，愚钝的人和聪明的人就都能够为国尽心尽力。掌握根本之道不变，就能让名分自然端正，事情自然能够成功。奖赏惩罚都按照名分裁定，百姓就没有不恭敬的。周公治理天下时，酒肉不撤于桌前，不解悬挂的钟鼓，乐声不断。听着音乐就能够轻松治理好国家，虽欲操劳却无事可做了；饮酒之间便有人举荐贤才，虽有智慧而无须劳神了；自己尽力正心修身而百姓自然富足，虽想帮助别人也没有人需要帮助了。知道这个道理，众多的贤士

就乐意为国效力，无论聪明之人还是愚笨之人都愿为国尽忠。

圣明君王的治国之道是简单易行的。不须增加一点操劳，而审理案件绝不落后于皋陶；不减少一味美食，富国强民却不比虞舜逊色；没有一天停止奏乐欣赏，统领军队却不落后于商汤和周武王；记录国事所用竹简不到一尺厚，却能面南执政，一席话就能使国家得以治理。能做到这样，纵使是尧舜再生世间，也无需有所改变。君王身守常道不变，即能治理好国家；国家守往常法不变，就能称王天下。能做到这样，纵使是圣王商汤、周武王再世，也无所改变。

【原文】执一之道，去智与巧。有虞之君^①天下也，使天下贡^②善；殷、周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贡才。夫至众贤而能用之，此有虞之盛德也。三人之所废，天下弗能兴也；三人之所兴，天下弗能废也。亲曰不孝，君曰不忠，友曰不信，天下弗能兴也；亲言其孝，君言其忠，友言其信，天下弗能废也。夫符节^③合之，则是非自见，行亦有符，三者合，则行自见矣，此所以观行也。

诸治官临众者，上比度^④以观其贤，案法^⑤以观其罪，吏虽有邪僻，无所逃之，所以观胜任也。群臣之愚智，日劾^⑥于前，择其知事者而令之谋；群臣之所举，日劾于前，择其知人者而令之举；群臣之治乱，日劾于前，择其胜任者而令之治，群臣之所行，可得而察也。择其贤者而举之，则民竞于行；胜任者治，则百官不乱；知人者举，则贤者不隐；知事者谋，则大举不失。圣王正言于朝，而四方^⑦治矣。是故曰：

“正名去伪，事成若化。以实覆名，百事皆成。”夫用贤使能，不劳而治；正名^⑧覆实^⑨，不罚而威。达情见素，则是非不蔽；复本原始，则言若符节。良工之马易御也，。圣王之民易治也，其此之谓乎。

【注释】①君：主宰，统治。②贡：荐举。③符节：古代符信之一种。以金玉竹木等制成，上刻文字，分为两半，使用时以两半相合为验。尹知章注：“符节

印玺所以示其信也。”④比度：进行比较和推测。⑤案法：谓执法。⑥劾：审理，判决。⑦四方：天下，各处。⑧正名：辨正名称、名分，使名实相符。⑨覆实：审察核实。

【译文】持守“一以贯之”之道，就可放弃智谋与机巧。虞舜统治天下时，能使天下人愿意贡献善言；商周时期的圣王统治天下时，能使天下人举荐贤德的人才。拥有众多贤德人才，并能够知人善用，这就是虞舜的大仁大德。一个人如果三种人都不认同他，那么天下人都不能使他振兴；若是三种人都认可、推荐的人，天下人都不能使他败亡。如果父母认为他不孝顺，君王、领导认为他不忠诚，朋友认为他不守信，那么天下之人都不能使他振兴。如果父母说他孝敬，君王、领导说他忠诚，朋友说他守信义，那么天下人想使他败亡都办不到。用符节相合来勘验，则不用解释，是非自然就明白。人的行为也要符合一定的规范，与以上父母、君上、朋友三种人所说的进行对照，其行为美丑、善恶就自然清楚了，这就是从行为来检验一个人的方法。

对于管理各级官员和众多下属的人，要通过比较、推测来判断他是否贤良，根据国家法律来观察他是否违法乱纪。这样，官员中虽然有邪恶不良的行为，也就无法逃过自己的眼睛。这是观察一个人是否能够胜任工作的方法。群臣中谁聪明谁愚笨，每天都能清楚地了解、判断，选择通晓事理的人来商议国家事务；各级官员向国家推荐的人才，每天都能清楚地了解、判断，选择能知人善用的人来负责推举人才的工作；各级官员的治乱政绩每天都能清楚地了解、判断，选择有德行和才能的人来治理国家。群臣的言行举止，都可以得到详细了解，选择有贤德的人推举任用，人们就会竞相努力工作；选择能胜任的人来治理国家，百官就不会混乱；善于发现和推举贤才的人得到任用，天下贤德之人就不会隐退；通晓事理的人得到任用，处理国家大事就不会有失误。圣王能够在朝廷上言说正论，全国各地都可以得到治理。所以说：

群书治要译注

“端正名分，去除虚伪，事情很自然就可以成就；实际的德行、才干与外在的名分相符合，做任何事情都可以成功。”任用贤德、有才干的人员，无须劳心费神就可以治理好国家；端正名分，审查核实，不用刑罚就可以树立威信。通达世情，抓住根本，内心就不会被外在是非所蒙蔽；恢复本性，端正名分，则言语就像符节一样信实。优秀的驯马人驯出的马容易驾驭，圣贤君王领导下的人民容易治理，说的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发蒙

【题解】《发蒙》说的是治理国家一定要确立名分。明确设置统一的国家规范，任何事情都能做成；明确设置统一的国家纲纪，所有的事情就都有条理。指出君王做事要慎终如始，端正自己，善于知人，任用贤才。治理国家的途径有三条：明确职分，就不会被蒙蔽；端正名分，就不会落空；奖赏贤德、惩罚暴虐，就不会放纵。

【原文】若夫名分^①，圣之所审也。造父^②之所以与交者少，操辔^③，马之百节皆舆；明王之所以与臣下交者少，审名分，群臣莫敢不尽力竭智矣。天下之可治，分成也；是非之可辨，名定也。无（无可疑）过其实，罪也；弗及，愚也，是故情尽而不伪，质素而无巧。故有道之君，其无易听，此名分之所审也。

若夫临^④官治事者，案其法则民敬事；任士^⑤进贤者，保其后则民慎举^⑥；议国亲事者，尽其实则民敬言。孔子曰：“临事而惧，希不济^⑦。”《易》^⑧曰：“若履虎尾，终之吉。”若群臣之众皆戒慎^⑨恐惧，若履虎尾，则何不济之有乎？君明则臣少罪。夫使众者，诏作则迟，分地则速，是何也？无所逃其罪也。言亦有地，不可不分也。

【注释】①名分：名位与身份。②造父：古之善御者。③辔：驾驭牲口的嚼子和缰绳。④临：监督，监察。⑤任士：指有能力的贤人。⑥慎举：慎重选拔。⑦不济：不成功。⑧易：指《易经》。⑨戒慎：谨慎警惕。

【译文】名位与身份，向来是圣贤所审慎的。造父在驾车时之所以与马很少交流，是因为手里掌控着缰绳，马的全身关节都处于驾车的良好状态；圣明君王之所以与下面大臣的交往很少，因为只要审定了名分、职责，官员们没有不尽心竭力工作的。天下能够治理，是因为明确了职分；是非善恶能够分辨，也是因为确定了名分。人的所作所为超过了他的名分，就是罪过，达不到他的名分，则是愚笨。所以，人人尽心尽力而不会有它他虚妄的想法，质朴守分而无机巧之心。因此，圣明的君王，都不会随便听取别人的看法，这是由于他具有审查名分的慎重态度。

监督管理人民的官吏，事事都能够依法办理，人民就会敬慎处事；贤人若能确保所推举的人才出任官职后能够胜任工作，人民就会慎重举荐人才；商议国家大事的人，能够讲求实际，人民就会尊重他们的言论意见。孔子说：“处理事情能保持戒慎恐惧之心，就很少有办不到的事。”《易经》说：“如果做事能像踩在老虎尾巴上一样战兢惕厉，最终就能得到吉祥顺利。”假如所有国家官员，对待工作都能够保持戒慎恐惧的态度，就如同踩在老虎尾巴上，那么又有什么事情办不好的呢？君王智慧英明，下属官员出错、犯罪的就少。为什么驱使众人按照诏书去办事就迟缓，划分职责范围就能迅速落实呢？原因就在于能令失职的官员无法逃脱自己的罪责。言论也各有职责范围，不可不进行划分。

【原文】君臣同地，则臣有所逃其罪矣。故陈^①绳则^②木之枉^③者有罪，措^④准^⑤则地之险者有罪，审名分则群臣之不审者有罪。夫爱民且利之也，爱而不利，则非慈母之德也；好士，且知之也，好而弗知，则众而无用也；力于朝，且治之也，力而弗治，则劳而无功矣。三者虽异，道一也。是故曰：“审一之经，百事乃成；审一之纪，百事乃理。名实判为两，合为一。”是非随名实，赏罚随是非；是则有赏，非则有罚，人君之所独断也。

明君之立也正，其貌壮，其心虚，其视不躁，其听不淫^⑥；审分应

辞，以立于廷，则隐匿疏远，虽有非焉，必不多矣。明君不用长耳目^⑦，不行间谍，不强闻见，形^⑧至而观，声至而听，事至而应。近者不过，则远者治矣；明者不失，则微者敬矣。家人子侄和，臣妾力^⑨，则家富，丈人^⑩虽厚衣食，无伤也；子侄不和，臣妾不力，家贫，丈人虽薄衣食，无益也，而况于万乘^⑪之君乎？

【注释】①陈：施展；施用。②则：权衡，衡量。③枉：弯曲。④措：安放。⑤准：古代测量水平的仪器。⑥淫：过度，无节制。⑦耳目：指侦察或了解情况的人。亦指暗探。⑧形：前兆。⑨力：勤，尽力。⑩丈人：家长；主人。⑪万乘：天子。周朝礼制，天子地方千里，能出兵车万乘，因以“万乘”指天子。

【译文】君王和官员的职责范围一样，官员就有理由逃脱自己的罪责。用墨绳来衡量木头，弯曲的木头就不合乎标准；放置水平仪来测量地面，地势不平的地方就不能合乎标准；审核名实是否相符，那些不严谨慎重的大臣就有了罪过。爱护人民就应该为人民谋福利，只是爱护却没有带给人民利益，就不是像慈母爱子一样的德行；喜爱贤士还要了解他们，喜爱而不了解，即使贤士再多也不起作用；为国家效力还须做出功绩，尽了力却没有功绩，纵使辛苦劳累也没有功劳可言。这三个方面虽然有差别，但基本道理却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明确设置统一的规范，任何事请都能做成；明确设置统一的纲纪，所有的事情都会有条不紊。”名分和实际看起来是两回事，其实是合为一体的。是非须根据名分与实际是否相符来判断，奖赏与惩罚则须根据是非来辨别。正确的就给予奖赏，错误的就给予惩罚，这是要由君王亲自判断的。

圣明的君王首先自己立身要端正，面貌须庄严，态度应恭敬谦卑，看待问题不浮躁，听赏音乐不过分。审定名分、应答对话而正身于朝廷之上，那么那些隐居于民间的人、和自己疏远的人，纵使有非议，也必然不会太多。圣明君王不用增加打探消息的人，不用间谍获取信息，

不用特意听闻外界信息，（而是）征兆出现了再观察、声音来到了再听察、事情来临了再应对。亲近君王的人不违法犯错，那么远方的人民就可以得到治理；贤明的人没有过失，那么人民就会恭敬修身。家里的子侄和臣妾们都能够和睦相处、齐心协力，家庭就富裕和乐了，家中的长辈即使吃穿丰厚一些也不妨事；家中子侄、妻妾们不齐心协力，家境就会穷困潦倒，家中的长辈纵使节衣缩食也没有用。家庭尚且如此，更何况是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君主呢？

【原文】国之所以不治者三。不知用贤，此其一也；虽知用贤，求不能得，此其二也；虽得贤，不能尽，此其三也。正名以御之，则尧、舜之智必尽矣；明分以示之，则桀、纣之暴必止矣。贤者尽，暴者止，则治民之道不可以加矣。

听朝^①之道，使人有分。有大善者，必问孰进^②之；有大过者，必云孰任之，而行赏罚焉，且以观贤不肖也。今有大善者不问孰进之，有大过者不问孰任之，则有分无益已；问孰任之而不行赏罚，则问之无益已。是非不得尽见谓之蔽^③，见而弗能知谓之虚，知而弗能赏谓之纵^④，三者乱之本也。明分则不蔽，正名则不虚，赏贤罚暴则不纵，三者治之道也。

于群臣之中，贤则贵之，不肖则贱之；治则使之，不治则爱之，不忠则罪之。贤不肖，治不治，忠不忠，由是观之，犹白黑也。陈绳而斫^⑤之，则巧拙易知也。夫观群臣亦有绳，以名引之，则虽^⑥尧、舜不^⑦服矣。虑事而当，不若进贤；进贤而当，不若知贤；知贤又能用之，备矣。

【注释】①听朝：临朝听政。②进：推荐，引进。③蔽：昏聩，不明是非。④纵：放纵，听任。⑤斫：砍，削。⑥虽：连词，表示假设关系。相当于“纵然”“即使”。⑦不：助词，无义。用以足句或加强语气。

【译文】国家不能得到治理有三方面的原因：不知道推举任用贤德之人，这是其一；虽然知道任用贤人却求不到贤人，这是其二；虽然得到贤人却不能人尽其才，这是其三。端正名分来任用贤才，那么像尧、舜一样的德能、智慧就一定能够完全发挥出来。明确职分并且公示于众，那么即使是像桀、纣一样的暴虐也一定能得到制止。如果使圣贤人都能尽心尽力为民服务，而令暴虐的人的行为都得以制止，那么治理国家就没有超出其上的方法了。

君王临朝听政，就是使每个官员都有职责。如果出了一位大善之人，必定要问是谁推举的；出了犯大恶的人，也必定要追问是谁任命的。以此进行奖赏或惩罚，这样就可以看出谁是贤人和哪个是不材之人。今天有立大善大功的人，却没有人去询问是谁推举的；有犯大过大恶的人，也没有人去追问是谁任用的。这样，即使有名分、职责也没有用。询问是谁任用的，却不进行奖赏或惩罚，那么即便询问了也没有用。不能完全看清是非善恶，叫做糊涂；分清是非善恶却不能知人善任，叫做徒劳；看清是非善恶又能知人善任而不能实施奖赏，叫做听任或放纵，这三方面是动乱的根本。明确了职分就不会被人蒙蔽，端正了名分就不会徒劳，奖赏贤德、惩罚暴虐就不会放纵，这三者是治国之道啊！

在众多的大臣当中，有贤德之人就重用，无德之人就罢免他；有政绩的人就任用他，没有政绩的人也爱护他；不能尽忠的人就惩罚他。贤德者和无德者，有功绩者和无功绩者，忠诚者和不忠诚者，从这些方面来察看，就像黑白一样分明。在木料上拉起准绳，让大家都来照着砍削，那么谁的技术灵巧或笨拙就很容易看出来。观察官员也有准绳，就是用名分来作为准绳，即使尧舜这样的圣王也会这样去做。考虑事情恰当，不如举荐贤德的人才；举荐贤才恰当，不如了解贤才。了解贤才并能够善用贤才，这样才圆满。

【原文】治天下之要，在于正名。正名去伪，事成若化。苟能正名，天成地平^①。为人臣者以进贤为功，为人君者以用贤为功。为人臣者进贤，是自为置上也，自为置上而无赏，是故不为也；进不肖^②者，是自为置下也，自为置下而无罪，是故为之也。使进贤者必有赏，进不肖者必有罪，无敢进也者为无能之人，若此，则必多进贤矣。

【注释】①天成地平：比喻万事安排妥帖，天下太平。②不肖：不成材，不正派。

【译文】治理天下的要务，在于端正名分。端正了名分，去除了虚伪，事情成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如果能端正名分，那么万事就会安排妥当，天下太平。作为官员，要把举荐贤才作为功绩；作为君主，则以任用贤才为功劳。作为官员，举荐贤才，是推荐德能超过自己的人。推荐了贤才却没得到奖赏，所以就不再推荐了。推荐不贤的人，是推荐德能不如自己的人。推荐德能不如自己的人却不被怪罪，所以才会这样做。让举荐贤才的人一定获得褒奖，让举荐不贤的人一定遭到惩罚，对于不敢举荐的人，视为无能的官员。如果能这样做，必定会涌现出更多举荐贤才的人。

恕

【题解】《恕》说的是恕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希望接受的事情，也不要强加到别人身上。如果厌恶别人的某种习气，就要先去除自己身上的某种习气；希望别人做到的，就要自己先做到。心念、言语、行为都能符合道义，把不合于道义的地方去除掉。只要自己达到贤德，无论别人能否发现自己，都不妨碍自己成为一个贤德的人。

【原文】恕^①者，以身为度者也。己所不欲，毋加诸人^②；恶诸人则去诸己，欲诸人则求诸己，此恕也。农夫之耨^③，去害苗者也；贤者之治，去害义者也。虑之无益于义而虑之，此心之秽也；道之无益于义而道之，此言之秽也；为之无益于义而为之，此行之秽也。

【注释】①恕：推己及人，仁爱待物。②诸人：别人。③耨：用耨除草。

【译文】恕，是以自身为尺度。自己不希望接受的事情，也不要强加到别人身上。如果厌恶别人的习气毛病，就要先去除自己身上的习气毛病；希望别人做到的，就要自己先做到。这就是恕。农夫锄草，是去除对禾苗成长有害的杂草；贤明的人治国，是去除损害道义的行为。所虑的事情对道义没有益处，还要去思虑，这是心理上的污秽；所说的话对道义没有益处，还要向人言说，这是言语上的污秽；所做的事情对道义没有益处，还要有意去做，这是行为上的污秽。

【原文】虑^①中^②义则智为上，言中义则言为师，事中心则行为法。射^③不善而欲教人，人不学也；行^④不修而欲谈人，人不听也。夫骥唯伯乐^⑤独知之，不害^⑥其为良马也。行亦然，唯贤者独知之，不害其为善士也。

【注释】①虑：思考，谋划。②中：符合。③射：古代六艺之一。④行：德行。⑤伯乐：春秋秦穆公时人，姓孙，名阳，以善相马著称。他认为，一般的良马“可形容筋骨相”，相天下绝伦的千里马，则必须“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列子·说符》。⑥害：妨碍。

【译文】考虑问题符合道义，则其智慧堪称上等；言语符合道义，其言语就可以教化大众；做事符合道义，其行为就能为大众效法。如果自己射箭技术不好还想教导别人学习射箭，别人是不会跟你学的；自己的行为没有修正就想议论别人，别人是不会听的。千里马虽然只有善于相马的伯乐能够发现，但并不妨碍它成为上等良马。有德行的人也是如此，虽然只有圣贤人了解他，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位有德之士。

治天下

【题解】《治天下》教给我们的是治理天下的法则。治天下要守住忠爱、无私、用贤、度量这四个原则。君王要任用贤才，无私为民，视天下人如一体，效法天地无私的大德，任用贤才，就能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

【原文】治天下有四术^①：一曰忠爱^②，二曰无私，三曰用贤，四曰度量^③。度量通^④则财足矣，用贤则多功矣。无私，百智之宗也；忠爱，父母之行也，奚以知其然？父母之所畜^⑤子者，非贤强^⑥也，非聪明也，非俊智^⑦也；爱之忧之，欲其贤己也；人利之与我利之无择^⑧也。此父母所以畜子也。然则爱天下欲其贤己也，人利之与我利之无择也，则天下之畜^⑨亦然矣，此尧之所以畜天下也。

【注释】①术：方法。②忠爱：忠诚与仁爱。③度量：用以计量长短和容积的标准。④通：统一。⑤畜：养育。⑥贤强：有德行有勇力。⑦俊智：智慧过人。⑧无择：没有区别。⑨畜：治理。

【译文】治理天下有四种方法：第一是忠恕爱民，第二是大公无私，第三是任用贤人，第四是度量衡。度量衡统一后，财富就能充足；任用贤人，就能成就诸多功绩；心地无私，是一切智慧的根源；忠恕爱民，是父母般无私的大爱行为。如何知道是这样的呢？父母所养育的儿女，不一定有德行有勇力，不一定聪明，也不一定智慧过人，但他们

都一样疼爱，为儿女忧心，只是希望孩子将来能超过自己成为贤达之人，不管是别人利益了孩子，还是自己利益了孩子，都是一样，这就是为人父母养育孩子的心情。那么，（君王）爱戴天下人民的心情，也是希望人民都能超过自己，至于是他人利益了人民，还是自己利益了人民，并不去区别。治理天下也是一样的，尧帝就是这样来治理天下的。

【原文】有虞氏^①盛德，见人有善，如己有善；见人有过，如己有过。天无私于物，地无私于物。袭^②此行者，谓之天子。诚爱天下者得贤。奚以知其然也？弱子^③有疾，慈母之见秦医^④也不争^⑤礼貌；在囹圄，其走大吏^⑥也不爱资财。视天下若子，是故其见医者不争礼貌，其奉养也不爱资财。故文王之见太公望^⑦也，一日五反；桓公之奉管仲也，列城有数，此所以其僻小^⑧身至秽污，而为正于天下也。郑简公^⑨谓子产^⑩曰：“饮酒之不乐^⑪，钟鼓之不鸣，寡人之任也；国家之不入（入疑义），朝廷之不治，与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产治郑，国无盗贼，道无饿人。孔子曰：“若郑简公之好乐，虽抱钟而朝可也。”夫用贤，身乐而名附，事少而功多，国治而能逸。

【注释】①有虞氏：古部落名。传说其首领舜受尧禅，都蒲阪。故址在今山西省永济县东南。有，词头。②袭：继承，沿袭。③弱子：幼儿，小孩。④秦医：指扁鹊。泛指良医。⑤不争：一点不差。⑥大吏：大臣，大官。⑦太公望：周朝初年人。姜姓，吕氏，名尚。俗称姜太公。⑧僻小：偏僻弱小。⑨郑简公：郑简公嘉（公元前570年—公元前530年），春秋时郑国国君，姬姓，名嘉，郑僖公子。⑩子产：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522年。复姓公孙，名侨，字子产，又字子美，郑称公孙。春秋时期郑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郑国为相数十年，他仁厚慈爱、轻财重德、爱民重民，执政期间在政治上颇多建树。⑪乐：奏乐。

【译文】有虞氏的德行很高，见到别人有善行，就像自己有善行一

样；见到别人有过错，就如同自己有过错一样。天对万物无私无求，地对万物也无私无求，能秉承天地这种无私行为的人，才称之为天子。真诚爱护天下的人会得到贤才。何以知道是这样呢？年幼的孩子生病了，慈爱的母亲叩见良医，是不会缺少恭敬的；亲人陷入监牢，家属奔走求救，也不会吝惜钱财的。如果一个人把天下的人看做是自己的孩子，那么就如慈母见良医，不会缺少恭敬，奉养他们也不会吝惜钱财。所以周文王拜见姜太公时，一天五次往返；齐桓公奉养管仲，将几座城池都分封给了他。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国家虽然偏僻弱小，身份地位卑贱，却能够统治天下的原因所在。郑简公对子产说：“饮酒时不奏乐，钟鼓不鸣，这是我的责任；如果国家没有收入，朝廷得不到治理，与诸侯国交往而不能达到目的，就是你的责任了。”子产治理郑国，国家没有盗贼，路上没有饥饿的人。孔子说：“像郑简公那样喜好音乐，就是抱着钟鼓上朝也可以啊。”善于任用贤才，就能身享安乐而声名自然到来，事务少而功绩多，国家得到治理而自身也能安逸。

【原文】凡治之道莫如^①因^②智，智之道莫如因贤。譬之犹相^③马而借^④伯乐也，相玉而借猗顿^⑤也，亦必不过矣。今有人于此，尽力以为舟，济大水而不用也；尽力以为车，行远而不乘也，则人必以为无慧^⑥。今人尽力以学，谋事则不借智，处行则不因贤，舍其学不用也。此其无慧也，有甚于舍舟而涉，舍车而走者矣。

【注释】①莫如：不如。②因：利用，凭借。③相：挑选，选择。④借：凭借，利用。⑤猗顿：猗，音衣，战国时魏国人，大富商，善于鉴别玉石珠宝。⑥无慧：白痴。

【译文】大凡治国之道，莫过于依靠智慧；依靠智慧，莫过于任用贤才。就好像相马一定要借助伯乐的智慧和、挑选美玉一定要依靠猗顿

群书治要译注

这样的人一样，不过如此而已。如今有的人，尽力制造船只，但是当要渡过大水时却不去使用；努力制造车辆，但是当要出门远行时却不去乘坐。这样的做法，人们肯定会认为他是个白痴。今天人们尽力求学，但谋划事情时却不用智慧，处理事务也不依靠贤人，这是舍弃自己所学而不用啊。这种做法的不聪明，要比放弃船只涉渡大河、舍弃车辆长途行走的情况还要严重。

仁 意

【题解】本篇指出，明君要以仁义治天下，举荐贤人要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只要一个人具备道德，就可举用，不论对方是自己的亲人还是仇敌。做君王的只管修身，达到贤德的程度，那么就会千祥骈集。

【原文】治水潦^①者禹也，播五种^②者后稷^③也，听狱^④折衷^⑤者皋陶也。舜无为也，而天下以为父母，爱天下莫甚焉。天下之善者唯仁也。夫丧其子者，苟可以得之，无择人也。仁者之于善也亦是。然故^⑥尧举舜于畎亩，汤举伊尹^⑦于雍人^⑧。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仁者之于善也，无择也，无恶也，唯善之所在。尧问于舜曰：“何事？”舜曰：“事天，平地而注水，水流湿^⑨；均薪而施火，火从燥，召之类也。”是故尧为善而众美至焉，桀为非而众恶至焉。

【注释】①水潦：水淹。②五种：五种谷物。③后稷：周之先祖。相传姜嫄践天帝足迹，怀孕生子，因曾弃而不养，故名之为“弃”。虞舜命为农官，教民耕稼，称为“后稷”。④听狱：听理讼狱。⑤折衷：调节使适中。⑥然故：犹是故、因此。⑦伊尹：商汤大臣，名伊，一名挚，尹是官名。相传生于伊水，故名。是汤妻陪嫁的奴隶，后助汤伐夏桀，被尊为阿衡。汤去世后历佐卜丙（即外丙）、仲壬二王。⑧雍人：古代掌宰杀烹饪的人。⑨湿：潮湿。

【译文】治理洪水灾害的人是大禹，播种五谷的人是后稷，审查案

件并调节使其适中的人是皋陶，大舜无为而治，但天下人民都把他当作父母一样看待，因为没有谁比他更爱护天下的人了。天下最大的善行，莫过于仁爱。丢失儿子的人，只要儿子可以找到，哪个人去找都可以。仁者对于贤才的希求也是这样的心态。所以帝尧从田野中发现了舜，商汤从厨子中举荐了伊尹。对内推举贤人不回避自己的亲人，对外推举贤人不回避自己的仇人。仁者对于贤善的人，没有分别的心，没有个人好恶之心，只考虑对方是否具备贤善。尧帝问舜：“你为什么做得这样好呢？”舜回答说：“我只是顺应自然在做而已。在平地上灌入水，水会往低凹潮湿的地方流去；将柴草平铺在地上点燃，火会顺着干燥的柴草燃烧。这是相互感召的道理。”所以尧帝行道修善，就感召众多吉祥，夏桀为非作恶，就感召众多邪恶。

广

【题解】本篇指出，如果一个人以自私自利之心处世，就如同在井中看星星一样眼界短浅；如果以大公无私之心处世，就如同在山丘旷野之中看星星一样开阔无碍。圣王能以宽广的胸怀关爱天下的人民，故能利益天下人成就大业。因此，我们在生活中修身，就要时时观照自己的存心是为他人还是为自己，为他人则为圣贤！

【原文】因^①井中视星，所视不过数星。自丘上以视，则见其始出。又见其入，非明益也，势使然也。夫私心，井中也；公心^②，丘上也。故智载于私则所知少，载于公则所知多矣。何以知其然？夫吴越之国，以臣妾为徇^③，中国闻而非之，怒^④（怒疑怒。下同）则以亲戚徇一言。夫智在公则爱吴越之臣妾，在私则忘其亲戚，非智损也，怒^⑤之也。好亦然。语曰：“莫知其子之恶也，非智损也，爱^⑥之也。”是故夫论贵贱，辨是非者，必且自公心言之，自公心听之，而后可知也。匹夫爱其宅，不爱其邻；诸侯爱其国，不爱其敌；天子兼天下而爱之大也。

【注释】①因：依托，凭借。②公心：公正之心。③徇：以人从葬。④怒：疑作“怒”。⑤^⑤：音掩。覆盖，掩蔽。

【译文】坐在井里观看星星，能看到的不过几颗星星而已。如果

站在高高的山丘上观看，不但能看到繁星出现，还能够看到星星的隐没。这并不是因为星星更加明亮的缘故，而是所在地势导致的。自私自利之心，就好比坐在井中；大公无私之心，就好像站在山丘之上。所以聪明才智用于自私上，他所感知的就少；聪明才智用于大众利益上，他所感知的就多。怎么知道这一道理呢？吴国、越国，以自己的臣妾殉葬，中原地区的国家知道后就反对他们这种做法。如果宽恕这种做法，然而当他们愤怒的时候，就会使自己的亲戚因一言而被殉葬。于此可见，聪明才智用在为大家，就会怜惜吴越国家的臣妾；如果聪明才智用于私心，就会失去自己的亲戚家人。这并不是智力有欠缺，而是愤怒之心遮蔽了理智。喜欢某人也是如此。谚语说：“没有谁知道自己孩子的过错。”并非是因为智力欠缺，而是被私心覆盖了。所以评论高低贵贱，辨别是非善恶，必须出自公心，从公心出发去判断，然后才能明白。一个人爱自己的房子，却不爱邻居；诸侯爱自己的国家，却不爱自己的敌国。天子却能兼爱天下所有的国家，这是大爱啊！

绰子

【题解】本篇指出，古代圣王能关爱无依靠的人，对禽兽也有慈爱之心，所以能安定天下，使远方的人归附。商汤能够事事反省自己，以身代天下受罪，利益万方。古代圣王并不是没有私心，而是将仁爱之心利益整个天下，不同于常人的私心。圣人是为万国求利益、为天下人民谋福祉。

【原文】尧养无告^①，禹爱辜人^②，汤、武及禽兽，此先王之所以安危而怀远^③也。圣人于大私之中也为无私，其于大好恶^④之中也为无好恶。舜曰：“南风^⑤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舜不歌禽兽而歌民。汤曰：“朕身有罪，无及万方^⑥。万方有罪，朕身受之。”汤不私其身而私万方。文王曰：“苟有仁人，何必周亲^⑦？”不私其亲而私万国，先王非无私也，所私者与人不同也。

【注释】①无告：孤苦无处投诉。②辜人：罪人。③怀远：安抚边远的人。④好恶：喜好与嫌恶。⑤南风：古代乐曲名。相传为虞舜所作。《礼记·乐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⑥万方：引申指天下各地、全国各地。⑦周亲：至亲。《书·泰誓中》：“虽有周亲，不如仁人。”

【译文】尧帝能奉养孤苦无处投诉的人，大禹能体恤有罪当刑的人，商汤和周武王的恩泽能够惠及禽兽，这就是古代圣王能够使国家

群书治要译注

安定、使远方人民归附的原因。圣贤君王能于天下为己的大私中，做到没有丝毫私心；处在具有最大好恶的权力地位中，做到不以自己的好恶之心行事。大舜说：“南风吹来的香气，可以化解我的百姓之怨恨。”大舜作歌不是想到禽兽而是想到了人民。商汤说：“我一人有罪，不要连累万方人民。如果万方人民有罪过，就让我一人来承受吧。”商汤能放下自己而关爱万方人民。周文王说：“如果有道德仁义的人可以任用，何必要用至亲呢？”不利益自己的亲人而去利益天下万民。古代圣王并不是没有私心，只是圣王以整个天下为私，而与常人的私心不同罢了。

处道

【题解】孔子说：“君王就好像是器皿，黎民百姓就好像是水。器皿是方的，水就呈现方的形状；器皿是圆的，水就呈现圆的形状。”本篇《处道》让我们了解，领导者有喜好，人民就会随顺附和。所以，君王喜好仁义道德，臣民百姓就趋向于仁义道德。君王要守住“德、义、礼”，知道凡事善于反省自己，不怨天尤人，找自身方面的原因。自己修身达到圆满，国家就能得到治理了。

【原文】孔子曰：“欲知则问，欲能则学，欲给则豫^①，欲善则肆^②。”国乱则择其邪人去之，则国治矣；胸中乱则择其邪欲而去之，则德正矣。天下非无盲者也，美人^③之贵，明目^④者众也；天下非无聋者也，辨士之贵，聪耳者众也；天下非无乱人也，尧、舜之贵，可教者众也。

孔子曰：“君子者盂^⑤也，民者水也。盂方则水方，盂圆则水圆。”上何好而民不从？昔者，勾践^⑥好勇而民轻死，灵王^⑦好细腰而民多饿。夫死与饿，民之所恶也，君诚好之，百姓自然，而况仁义乎？桀、纣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内皆乱，而关龙逢^⑧、王子比干^⑨不与焉，而谓之皆乱，其乱者众也。尧舜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内皆治，而丹朱^⑩、商均^⑪不与焉，而谓之皆治，其治者众也。故曰：“君诚服之，百姓自然；卿大夫服之，百姓若逸；官长服之，百姓若流。”夫民之可教者众，故曰犹水也。

【注释】①豫：预备，先事准备。②肄：劳苦。③美人：美女，亦指品德美好的人。④明目：使眼睛看得清楚。⑤盂：盛汤浆或饭食的器皿。⑥勾践：古称“句践”，约生于公元前520年，卒于公元前465年，大禹后裔，春秋末期越国的君主。⑦灵王：楚灵王，初名围，即王位后改名虔。公元前540年至公元前529年在位。⑧关龙逢：夏末贤臣，桀为酒池、糟丘，作长夜之饮。关龙逢进谏，立而不去，为桀囚拘而杀之。⑨比干：商纣王的叔父，官少师。因屡次劝谏纣王，被剖心而死。⑩丹朱：尧帝的儿子。⑪商均：舜帝之子。相传舜以商均不肖，乃使伯禹继位。

【译文】孔子说：“想要懂得道理就要请教别人，想要具备能力就要努力求学，想要给予别人就须有所准备，想让自己贤善就须勤苦磨练。”国家混乱，只要把奸邪不正的人除掉，国家就可以得到治理；心思混乱，只要把邪恶欲望之念去除掉，德行就端正了。天下不是没有瞎眼的人，然而美女之所以可贵，是因为眼明的人是多数；天下不是没有耳聋的人，而能言善辩的人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听力健全的人是多数；天下并非没有作乱的人，然而尧和舜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可以教化的人是多数。

孔子说：“君王就好像是器皿，黎民百姓就好像是水。器皿是方的，水就呈现方的形状；器皿是圆的，水就呈现圆的形状。”领导者有喜好，人民怎么会不效仿顺从呢？过去，越王勾践喜欢斗勇，越国的人民就轻死好战；楚灵王喜欢细腰，于是，民间就出现了很多忍饿的人。死亡与饥饿，本来是人们所厌恶的，因为君王非常喜好它，黎民百姓就自然跟着喜好，更何况是仁义道德呢？桀、纣拥有天下时，四海之内都发生了动乱，但是关龙逢和王子比干却不在其中。然而之所以说天下大乱，是指作乱的人很多。尧、舜拥有天下时，四海之内都得到了治理，但是丹朱和商均却不听教化。然而之所以说天下都得到治理，是指大多数人都得到治理。所以说：“君王如果把自身管好了，天下百姓自然

就得到了治理；卿大夫都把自己管好了，老百姓就得到安乐；官员都把自己管好了，老百姓就会像流水一样自然顺服。”黎民百姓中可以教化的人毕竟是多数，所以说老百姓就如同水一样。

【原文】德者，天地万物得也；义者，天地万物宜也；礼者，天地万物体^①也。使天地万物皆得其宜，当^②其体者，谓之大仁。食所以^③为肥也，壹饭而问人曰奚若^④，则皆笑之。夫治天下大事也，今人皆壹饭而问奚若者也。善人以治天地则可矣，我奚为而人善？仲尼^⑤曰：“得之身者得之民，失之身者失之民。不出于户而知天下，不下其堂而治四方。”知反之于己者也。以是观之，治己则人治矣。

【注释】①体：体统，体制（规矩）。《礼器》：“礼也者，犹体也。”《广雅》：“礼，体也。”②当：适合，符合。③所以：用以，用来。④奚若：犹奚如、何如。⑤仲尼：指孔子，字仲尼。

【译文】德，就是天地万物各得其所、各安其位，自然运转。义，就是天地万物适宜、适时。礼，就是天地万物的运行合乎规矩。使天地万物，各自按其规律发展运行，都能井然有序，就叫做大仁。吃饭是为了让身体强壮健康，如果仅仅吃一顿饭就问人说：“怎么样，我胖点儿了吗？”是会遭到众人笑话的。治理天下是一件大事业，而如今的执政者都是像那刚刚吃完一顿饭就问“胖点儿了吗”的人一样。使人向善以治理天下，则可以成功，但是我怎么做才能使人从善呢？孔子说：“君王能够心正而身修，就能得到人民的支持；自己心不正、身不修，就要失去人民的支持。”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之事，不下殿堂而天下得以治理，这是凡事知道从自己身上找寻答案的人。由此看来，自己修身完善了，人民自然就可以得到治理。

神明

【题解】本篇指出，“三才者，天地人”，上天覆盖万物，大地承载万物，圣人治理万物，故仁义圣智可与天地并立。太阳看起来只有方圆一尺，却能光明充盈天地万物。圣人的身体虽然渺小，却能利益万方后世、和谐安定天下。一个人的德行如果正直、高尚，那么身边的众多事物都可以端正。这说明修身正己太重要了！圣人尚且要端正自己，何况我们呢？

【原文】仁义圣智参^①天地，天若不覆，民将何恃何望？地若不载，民将安居安行？圣人若弗治，民将安率安将？是故天覆之，地载之，圣人治之。圣人之身犹日也，夫日圆尺，光盈^②天地。圣人之身小，其所烛远^③。圣人正己而四方治矣。上纲苟直，百目皆开；德行苟直，群物皆正。正也者，正人者也。身不正则人不从。是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不施而仁。有诸心而彼正，谓之至政^④。今人曰：“天乱矣，难以为善。”此不然也。夫饥者易食，寒者易衣，此乱而后易为德也。

【注释】①参：并立。②盈：充满。③烛远：光照远方。比喻泽及远方。④至政：极清明的政治。

【译文】仁义圣智可与天地的厚德相媲美。如果上天不覆盖万物，人民将依靠什么、盼望什么呢？如果大地不承载万物，人们将如何居

卷三十六 吴子 商君子和 尸子 申子

住、如何出行呢？圣人如果不治理天下，人民将由谁来领导和照顾呢？因此，上天覆盖万物，大地承载万物，圣人治理万物。圣人就好像太阳一样，太阳看起来只像直径一尺那么大的圆，却能光明普照天地万物。圣人的身体虽小，却能光照千里，恩泽远方。圣人改过修身，品行端正，四方百姓就能得到治理。一张网如果主绳提直了，网上的网孔都会张开。一个人如果德行端正了，身边的人和事也会端正。所谓端正，就是端正人的品行。自身不端正，别人就不会顺服听从。因此，不用言语就能使人信服，不用发怒就能树立威严，不用施舍就能做到仁爱。有了这种思想并且能够端正自己，就可以实现极清明的治理。如今人们普遍认为：“天下太乱了，很难行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饥饿的人不挑剔，对饮食很容易满足；寒冷的人不挑剔，对衣服也很容易满足。同样，社会动乱之后更容易进行道德教化。

申子

【题解】《申子》，相传为战国时申不害所著。《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汉书·艺文志》著录《申子》六篇。但上述均已亡佚，现在可以看到的，仅有《群书治要》辑录的《申子·大体》一篇。本篇提出君主要使大臣们团结一心，共同为国尽忠，不能使臣子独占君主的宠信而擅权，这样会导致国家的灭亡。守卫国家也不仅是在于城墙险阻，更重要的是使自己不被蒙蔽。提出君臣的分工各有不同，君主负责国家大事，臣子从事一般事务，上下各司其职，各守其位。还提出“名正则天下治，是以圣人贵名之正也。”

【作者简介】申不害(?—公元前337年)，战国初政治家。主张法治，尤重谈“术”，有法家始祖之称。后人尊称“申子”。他与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并称为“申商”，后“申商”成为对先秦法家的一种称呼。他与韩非还被并称为“申韩”，后世亦称法家学说为“申韩之学”。申子是郑国京(今河南省荥阳东南)人，本为郑之贱臣(即低级官吏)，韩灭郑二十五年后，申不害被韩昭侯起用为相，进行改革。他在韩为相十五年，使韩国走向国富兵强。公元前337年，申不害卒于韩都郑(今河南新郑，属郑州)。其著作《申子》已失传，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别人引用的零章断句，比较完整的只有《群书治要》所引的《大体》这一篇。

大体

【原文】夫一妇擅^①夫，众妇皆乱；一臣专君^②，群臣皆蔽^③。故妒妻不难破家也，乱臣不难破国也。是以明君使其臣并进辐凑^④，莫得专君。

今人君之所以高为城郭^⑤用谨^⑥门闾^⑦之闭^⑧者，为寇戎^⑨盗贼之至也。今夫弑^⑩君而取国者，非必逾^⑪城郭之险而犯门闾之闭也。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之政而专其令，有其民而取其国矣。

【注释】①擅：占有。②专君：专固君宠而擅权。③蔽：埋没。④辐凑：集中，聚集。⑤城郭：城墙。城指内城的墙，郭指外城的墙。《礼记·礼运》：“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孔颖达疏：“城，内城；郭，外城也。”⑥谨：谨慎，慎重。⑦门闾：城门与里门。闾，泛指门户。⑧闭：指关闭门户之事。⑨寇戎：敌军。⑩弑：“杀”的被通假字。古代卑幼杀死尊长叫弑。多指臣子杀死君主、子女杀死父母。⑪逾：越过，经过。

【译文】一个妻子独占丈夫的宠爱，其他的妻妾就都会混乱不安；一位大臣独占君主的宠信而擅权，群臣就都会被埋没。所以，心怀妒忌的妻妾容易使家庭破灭，作乱之臣容易使国家破亡。因此，英明的君主任用他的臣下，让他们能团结并进，而不能独占君主的宠信。

现今君主之所以修筑高大的城墙，并谨慎地关闭大小门户，是因为怕敌军、盗贼的到来。但如今杀害君主而夺取国家的人，并不一定要

逾越城墙的险阻，侵犯紧闭着的大小门户。他们只要蒙蔽君王的眼晴，堵塞君王的耳朵，夺取君主的权力，擅自发布君令，就能占有他的百姓、夺取他的国家。

【原文】今使乌获^①、彭祖^②负千钧^③之重，而怀琬琰^④之美，令孟贲^⑤、成荆^⑥带干将^⑦之剑卫之，行乎幽道，则盗犹偷之矣。今人君之力，非贤^⑧乎乌获、彭祖，而勇非贤乎孟贲、成荆也。其所守者非恃^⑨琬琰之美、千金之重也，而欲勿失，其可得耶？

【注释】①乌获：战国时秦国之力士。一说可能为更古之力士。后为力士的泛称。②彭祖：传说中的人物。因封于彭，故称。传说他善养生，有导引之术，活到八百高龄。③千钧：三十斤为一钧，千钧即三万斤。常用来形容器物之重。④琬琰：琬圭、琰圭。泛指美玉。⑤孟贲：贲，音必，战国时期齐国人，古代著名勇士。⑥成荆：亦称“成庆”。春秋齐国的勇士。⑦干将：古剑名。相传春秋吴有干将、莫邪夫妇善铸剑，为阖闾铸阴阳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干将藏阳剑献阴剑。吴王视为重宝。⑧贤：超过，胜过。⑨恃：依赖，凭借。

【译文】现在，假如让乌获、彭祖背着千钧重的宝物，怀揣琬圭、琰圭那样的美玉，让孟贲、成荆带着干将宝剑来保卫他们，行走于隐蔽的道路，盗贼还是能够偷走宝物。现在君主的力量比不上乌获、彭祖，而勇猛又不能胜过孟贲、成荆，但君主所守卫的东西，并非仅是琬琰的珍美和千金的贵重，却想不失窃，这能做得到吗？

【原文】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号，臣如响；君设^①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②，臣事其常。为人臣者，操契^③以责其名。名者，天地之纲，圣人之符^④。张天地之纲，用圣人之符，则万物之情，无所逃^⑤之矣。

卷三十六 吴子 商君子 尸子 申子

【注释】①设：谋划。②柄：权力。③契：符节、凭证、字据等信物。古代契分为左右两半，双方各执其一，用时将两半合对以作征信。④符：古代凭证符券、符节、符传等信物的总称。⑤逃：指藏，隐匿。

【译文】英明的君主好比是身体，臣下就如同手臂；君主好比是军号，臣下就如同号声。君主谋划根本大计，臣下操办具体细节；君主治理关键问题，臣下实施详细措施；君主掌握国家权柄，臣下从事日常事务。作为臣子，手握符契（任职凭证），就要以此要求自己名实相符。名，是天地的纲纪，是圣人（做事）的符节。伸张天地的纲纪，使用圣人的符节，那么万事万物的情况，就无所隐瞒了。

【原文】故善为主者倚于愚，立于不盈^①，设于不敢，藏于无事。窜端^②匿疏，示天下无为。是以近者亲之，远者怀^③之。示人有余者人夺之，示人不足者人与之。刚者折，危^④者覆；动者摇，静者安。名自正也，事自定也。是以有道者自名而正之，随事而定之也。鼓不与^⑤于五音^⑥，而为五音主；有道者不为五官^⑦之事，而为治主。君知其道也，官人知其事也。十言十当，百为百当者，人臣之事，非君人之道也。

【注释】①不盈：不满。②窜端：谓藏匿事物的头绪。③怀：归向。④危：高，高耸。⑤与：在其中。⑥五音：我国古代五声音阶中的五个音级，即宫、商、角、征、羽。唐以后又名合、四、乙、尺、工。⑦五官：殷周时分掌政事的五个高级官职。《礼记·曲礼下》“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众。”

【译文】所以善于做君主的人，（往往表现出）偏近于愚钝，立足于不自满，置其身于胆小畏惧，藏其志于无所事事，隐藏事情的头绪，向天下人展示其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的姿态。因此，身边的人亲近他，

远方的人归向他。向别人显示有富余的人，人们就会夺取他；向别人显示不足的人，人们就会给予他。坚硬的容易折断，高耸的容易倾覆，移动的容易摇晃，平静的容易安稳。这样，名分自然会端正，事情也自然能确定。因此，有道德的君主，从名分下手来端正（纲纪），随顺相应的事物来决定（对策）。鼓声不在五音的范围之内，却是五音的主导者；有道德的君主，不从事五官的事务，却是治理国家的主宰。君主要懂得他的为君之道，臣下要知道各自所应做的事务。说十句话十句话都能恰当、做百件事百件事都会妥当，这是为人臣子的事情，而不是做国君的方法。

【原文】昔者尧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则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①而天下乱。是以圣人贵名之正也。主处其大，臣处其细，以其名听之，以其名视^②之，以其名命之。镜设精^③，无为而美恶自备；衡^④设平，无为而轻重自得。凡因之道，身与公无事，无事而天下自极也。

【注释】①倚：不正，偏侧。②视：治理，处理。③精：明洁。④衡：秤杆，秤。

【译文】从前尧帝治理天下用的就是“名”，其名分端正，那么天下就安定；夏桀治理天下用的也是“名”，其名分不正，于是天下大乱。因此，圣人重视名分的端正。君主居于上位，臣子处于下位，各自依照其名分来听事，依照其名分来处理事务，依照其名分下达命令。镜子假如明亮，虽别无所为而美丑自会显现；秤假如公平，虽别无所为而轻重自可得知。凡是遵循这一法则，自身与国家都会平安无事。平安无事，那么天下自然会得到最佳的治理。

群书治要 卷三十七 孟子 慎子 尹文子 庄子 尉缭子

孟子

【题解】《孟子》一书是儒家经典之一，记录了孟子及其学生的言论及活动。分为《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七篇，内容包括孟子的言行、政治学说以及哲学、伦理、教育思想等学术问题的论述。今天我们所见的《孟子》七篇，每篇分为上下，计二百六十一章，约三万五千字。

《孟子》一书对于儒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宋代理学家程颐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孔子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孔子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说：“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朱熹《孟子序说》引）。

《孟子》一文中多次明确地指出，只有实行“仁政”，才可得到人民的拥护，能够一统天下，即“仁者无敌”。孟子的“仁政”学说，包含了对人民的重视，即民本思想，也就是说把人民看作是国家政治的根本。民本思想是孟子学说中最光辉的组成部分，他认为人民要比国君重要得多，“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民本思想，是对我国古代人道主义思想的总结和提高，直到现在仍然是我们人生智慧的指导。

群书治要译注

魏徵等人在《群书治要》中,仅节选孟子中的《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告子》《尽心》计六篇,主要撷取孟夫子关于义与利、人之四端“仁、义、礼、智”及以民为本和施行仁政等方面的教诲。

【作者简介】孟子(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名轲,字子舆(待考,一说字子车或子居)。战国时期鲁国人,鲁国庆父后裔。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言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继承、发挥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并称为“孔孟”。

梁惠王

【题解】本篇阐明儒家对待义利关系的思想。孟子认为，如果君王、大夫、读书人、百姓等各阶层的人都只想自己而互相争利，那么国家就很危险了。国君要注重“仁义”，不能只讲利益。因为仁义就是最大的利益，有仁义，大家就都会有利益；无仁无义，所有的人都不会得到利益。进而阐明为政者必须与民同利的道理。要能与民众同利的关键，是统治者是否关心民生的问题。贤明的君主与暴虐的君主之所以引起不同的反响，关键在于贤君能施惠于百姓，而暴君则使民众穷困、丧失生命。

【原文】孟子见于梁惠王^①。王曰：“叟^②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曰仁义^③而已矣。王何必以利为名^④乎？亦惟有仁义之道可以为名耳。以利为名，则有利之患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⑤曰‘何以利吾家^⑥？’士^⑦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⑧利，而国危矣。征，取也。从王至庶人各欲取利，必至于篡弑。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注释】①梁惠王：战国前期赫赫有名的魏惠王。魏国原来的都城在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因受秦威胁，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西北），所以又称梁惠王。姓姬，魏氏，名罃，魏武侯子。公元前369年—前319年在位。梁惠王一生好大喜功，在位期间发动了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等，皆以大败而终，身败名裂且

群书治要译注

葬送了霸业。②叟：假借为“叟”，年长的男人。也用作对老年男子的尊称。③仁义：仁爱和正义；宽惠正直。④名：大；广大。⑤大夫：古职官名。西周以后先秦诸侯国中，在国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级。大夫世袭，有封地。⑥家：此非家庭之家，乃卿大夫在其封地内所设之机构。左氏传桓二年：“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言诸侯受封于天子而有国，卿、大夫享用封邑的租赋于诸侯而有家。⑦士：指读书人。⑧征：夺取。

【译文】孟子拜见梁惠王。惠王说：“老人家，您不远千里而来，一定会给我的国家带来利益吧？”孟子回答道：“大王，您何必要谈利益呢？只要讲仁义就可以了（大王何必将利益看得那么重呢？只有仁义之道是最重要的啊。将利看得太重，会招致不祥的祸患啊）。假如大王说‘怎样才能利益我的国家？’大夫说‘怎样才能利益我家？’读书人和平民百姓说‘怎样才能利益我自身呢？’如此全国上下互相争利，那国家就非常危险了（征，夺取的意思。从君王到老百姓，大家都想夺得自己的利益，必然会引起篡权夺位、臣民杀君的后果）。没有讲求仁爱却会遗弃自己父母亲人的人；也没有讲求道义却不把国君的利益放在心上的人。”

【原文】梁惠王曰：“寡人愿安^①承教^②。”愿安，意承受孟子之教命。孟子对曰：“杀人也（原注无也字）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梃，杖也。曰：“无以异也。”“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以刃与政杀人无异也。“庖^③有肥肉，厩^④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⑤，此率兽而食人^⑥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率兽而食人，恶^⑦在其为民父母也。”为政乃若率禽兽食人，安在其为民父母之道？

【注释】①愿安：情愿，乐意。②承教：接受教令。③庖：厨房。④厩：音就，马房、马舍。⑤饿殍：亦作“饿莩”。殍，音漂，三声，饿死的人。⑥率兽而食人：本指统治者为政失职，只图享乐，不关心百姓疾苦。后因以“率兽食人”比

喻虐政害民。⑦恶：疑问代词。相当于“何”“安”“怎么”。

【译文】梁惠王说：“我乐意接受您的教令（愿安，愿意接受孟子的教诲）。”孟子说：“用挺杖杀人和用刀杀人，有什么不同吗？”惠王说：“没有什么不同。”孟子又问：“用刀杀人跟用苛政害人，有什么不同吗？”惠王说：“没有什么不同（用刀杀人和用苛政杀人没有区别）。”孟子又说：“厨房里存放着肥嫩的肉，马厩里养着健壮的马，却使老百姓吃不饱，面带饥色，郊野横躺着饿死的尸体，这就等于率领野兽来吃人啊！野兽自相残杀吞噬，人们见了尚且厌恶，君王身为百姓的父母，推行政事，却不能免于虐政害民的状况，哪里还配做百姓的父母呢（为政治国，竟然到了率领禽兽来吃人的地步，这岂是一位为民父母的君王该做的事呢）？”

【原文】齐宣王^①问曰：“文王^②之囿^③，方七十里。有诸^④？”孟子曰：“有之。”曰：“若是其大乎？”王怪其大。曰：“民犹以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犹以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⑤者往焉，雉菟^⑥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闻郊关^⑦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⑧鹿者，如杀人之罪，郊关，齐四境之郊皆有关也。则是方四十里为阱^⑨于国中也。民以为大，不亦宜乎？”设陷阱者丈尺之间耳，今陷阱乃方四十里，民患其大，不亦宜乎？”

【注释】①齐宣王（公元前319年—公元前301年）：战国时齐国国君。本名田辟疆，齐威王之子。公元前320年继位，为田氏齐国第五代国君。②文王：周文王。③囿：古代帝王畜养禽兽以供观赏的园林。④诸：相当于“之乎”。⑤芻蕘：音除饶，割草采薪。⑥雉菟：菟音兔，猎取野鸡和兔子。⑦郊关：四郊之门。古代城邑四郊起拱卫防御作用的关门。⑧麋：哺乳动物。毛淡褐色，雄的有角，

群书治要译注

角像鹿，尾像驴，蹄像牛，颈像骆驼，但从整体来看哪一种动物都不像。性温顺，吃植物。原产中国，是一种稀有的珍贵兽类。也叫四不像。⑨阱：陷坑。用以捕兽或擒人。

【译文】齐宣王问孟子：“听说周文王的林苑方圆七十里，有此事吗？”孟子答道：“史书上确有记载。”宣王说：“真有这么大吗（齐宣王埋怨周文王的围猎场比自己的大）？”孟子说：“百姓还认为它太小呢！”宣王反问道：“我的园苑才方圆四十里，百姓还觉得大，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周文王的林苑方圆七十里，漫无边野，割草砍柴的人可自由出入，打猎的人可任意往来，这是与民共用的地方，所以百姓认为它还小，不也是应该的吗？我听说，齐国国都的郊外，有方圆四十里的林苑，在那儿捕杀麋、鹿，与杀人者同罪（郊关，齐国四面边境都有关卡）。这等于在国内设置了一个方圆四十里的陷阱来坑害百姓，百姓认为它太大，不也是合乎情理的吗（设一般的陷阱，只有几丈几尺的大小，现在国君您设了一个方圆四十里大的陷阱，老百姓认为他太大，不也是应该的吗）？”

公孙丑^①

【题解】本篇孟子主要提出“四善端”，是性善论的重要思想，并举出子路、禹、舜乐于改过，亲力亲为，善于学习的精神。指出“四端”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认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情感是仁义礼智的萌芽，仁义礼智即来自这四种情感，故称四端。另外，孟子也将“四端”比作人的“四体”，比喻人性中的善如同四肢一样是与生俱来的，并且孟子认为善的本性需要发扬光大。

【原文】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言人人皆有不忍加恶^②于人心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于掌上。先王推不忍害人心之心，以行不忍伤民之政，以是治天下，亦易于转丸于掌上也。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有乍见^③孺子^④将入于井，则皆有怵惕^⑤恻隐之心^⑥。由此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⑦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言无此四者，当若禽兽，非人之心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端者，首也。人之有是四端^⑧也，犹其有四体^⑨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⑩者也；自贼害其性使为不善。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谓其君不能为善而不匡正者，贼其君使陷恶者也。

【注释】①公孙丑：公孙，姓；丑，名。孟子弟子也。丑有政事之才，问管晏之功，犹《论语》子路问政，故以题篇。曾与万章等著《孟子》一书。公孙丑在《孟子》一书中记其言颇多，有公孙丑上下两章，六千多字。著名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即公孙丑与孟子的对话，记录于《公孙丑下》。②恶：诽谤，中伤。③乍见：忽然看见；猛一见。④孺子：幼儿，儿童。⑤怵惕：戒惧；惊惧。⑥恻隐之心：《四书集注》曰：“恻，伤之切也，隐，痛之深也。”恻，悲伤；隐，伤痛；恻隐，对别人的不幸表示同情。见到遭受灾祸或不幸的人产生同情之心。⑦羞恶：对自己或别人的坏处感到羞耻。⑧四端：端，首也，指开始。本处指“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合于“仁、义、礼、智”。⑨四体：四肢。⑩自贼：自己伤害自己，自杀。

【译文】孟子说：“人人都有不忍伤害人的心（人人都有不忍加害于人的善良本性）。古代帝王也有不忍伤害人的心，所以才有不忍伤害人的政治。能用不忍伤害人的心，施行不忍伤害人的政治，那么平治天下就像在手掌上转动珠子那样简单了（古代圣王推崇不忍害人的心，施行不忍伤害人民的政治，以这样的心治理天下，就像在掌中转动珠子那样简单）。之所以说‘人人都有不忍伤害人之心’的原因是，譬如现在有人忽然看见小孩快要掉进井里去，马上就会生起惊恐同情的心理。由此看来，如果一个人没有同情怜悯的心，就不能算作是人；没有羞耻之心，就不能算作是人；没有辞谢谦让的心，就不能算作是人；没有明辨是非的心，就不能算作是人（如果说没有这四种心的人，就像禽兽一样，不是人的本性）。同情怜悯心是仁的开端；羞耻憎恶心是义的开端；辞谢谦让心是礼的开端；辨别是非的心是智的开端。人有这四个善良的开端，如同人有四肢一样。有了这四种善良的开端，还说自己不能行善，就是自暴自弃（贼害自己本善的天性了），认为他的君王不能行善的，就是贼害他的国君（认为他的君王不能行善而且又不能劝谏君王改正的人，是陷他的君王于不义）。”

【原文】孟子曰：“矢人^①岂不仁于函人^②哉？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巫匠^③亦然。故术^④技^⑤不可不慎也。”矢，箭也。函，铠^⑥也。作箭之人，其性非独不仁于作铠之人也，术使之然。巫欲祝活人，匠作棺，欲其早售，利在人死也。故治术不可不慎修其善者也。孟子曰：“子路^⑦人告之以其过则喜^⑧，禹^⑨闻善言则拜，大舜^⑩又甚焉。善与人同^⑪，舍己从人^⑫，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⑬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⑭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舜从耕于历山及陶渔，皆取人之善谋而从之。故曰，莫大乎与人为善也。

【注释】①矢人：造箭的工匠。②函人：造铠甲的工匠。③巫匠：《说文》：巫，巫祝也。以舞降神，故字形象舞。古代从事祈祷、卜筮、星占，并兼用药物为人求福、却灾、治病的人。匠，木工。亦泛指工匠。巫者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为作棺槨，利人之死。④术：这里指选择谋生之术，也就是选择职业。⑤技：才能，手艺。⑥铠：古代作战时护身的服装，金属制成。皮甲亦可称铠。⑦子路：又字季路，春秋末鲁国卞（今山东泗水县泉林镇卞桥人）。孔子得意门生，以政事见称。性格爽直率真，有勇力才艺，敢于批评孔子。孔子了解其为人，评价很高，认为可备大臣之数，“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并说他使自己“恶言不闻于耳”。做事果断，信守诺言，勇于进取，曾任卫蒲邑大夫、季氏家宰，是孔子“隳三都”之举的最主要合作者之一。后为卫大夫孔悝家宰，在内讧中被杀。⑧人告之以其过则喜：闻过则喜，听到别人指出自己的过失就高兴。谓虚心接受意见。⑨禹：古代部落联盟的领袖。姒姓，名文命，鲧之子。又称大禹、夏禹、戎禹。⑩舜：五帝之一，我国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贤明首领。姚姓，有虞氏，名重华，史称虞舜或舜。相传受尧禅让，后禅位于禹，死在苍梧。⑪善与人同：自己有优点，愿意别人同自己一样，别人有长处，就向别人学习。朱熹《孟子集注》：“善与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为私也。”⑫舍己从人：放弃自己的成见，服从大家的公论。⑬陶渔：谓制陶与捕鱼。⑭与人为善：同别人一起做好事。

【译文】孟子说：“造箭的人难道比不上制造铠甲的人有仁爱心吗？造箭的人唯恐箭不锋利，不能射伤人；造铠甲的人唯恐盔甲不坚硬，使穿铠甲的人受伤。替病人祈祷治病的巫医和制造棺槨的木匠，其心理也是如此，因此选择谋生的职业不可不慎重啊（做箭者的心性并不是不如做铠者那样仁爱，而是由于职业的关系，让他做伤害人的箭。巫师希望祈祷人能存活，而木匠制作棺材是想让它能早点卖出去，木匠的利益在于人去世之后购买棺材。因此选择职业不可不谨慎，要选择从事善的行业）！孟子说：“子路，别人指出他的过错，他就非常欢喜；禹听到有益的话，就感激得给人拜谢。大舜则更加了不起，他自己有优点，愿意别人同自己一样，别人有长处，就向别人学习。自己虽有好的想法，见别人有好的意见，便能放弃自己的想法而采纳别人的意见，他乐于吸取别人的优点来做善事。大舜从种田、制作陶器、打渔一直到成为天子，没有一样不是向别人学习的。如果能吸取他人的长处来做好事，这就是与人为善。所以，对君子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与人为善了（大舜从历山耕田到河滨烧窑、雷泽捕鱼，都是十分虚心地吸取别人好的建议，听从去做。所以说‘最大的善莫过于与人为善’）。”

滕文公^①

【题解】本篇孟子首谈“劳心者”与“劳力者”因所处职位不同从而各行其事，做到各司其职，各守本分，这样才能和谐相处。进而孟子指出把天下让给别人容易，而为天下找到大公无私的贤能之士来管理天下就难了！所以只有智慧仁德之士才能治理好天下，这样才叫做为国为民尽忠尽仁。

【原文】陈相^②见孟子，道许行^③之言曰：“贤者与民并耕而食^④。”孟子曰：“治天下有大人^⑤之事，有小人^⑥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故治于人者食人，不能（本书无不能二字）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劳心者，君也。劳力者，民也。君施教以治之，民竭力治公田以奉食（食作养）其上，天下通义，所常行也。当^⑦尧^⑧之时，洪水横流^⑨，泛滥于天下。尧独忧之，举舜^⑩而治焉。舜使禹疏九河^⑪，决^⑫汝^⑬汉^⑭，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⑮为己忧。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

【注释】①滕文公：战国中期滕国（今山东滕州市）国君，滕定公之子。周显王四十三年（公元前326年），滕文公以太子身份出使楚国，在途经宋国时，曾两次拜见孟子，向他请教治国之道。滕文公做国君后，采纳孟子思想，在国内推行仁政，实行礼制，兴办学校，改革赋税等。不久，文公名声大震，远近都称

群书治要译注

其为“贤君”，自愿来滕定居者络绎不绝。数年后，滕国人丁兴旺，国富、民强，贤君、善国之名远扬。②陈相：陈良的学生。孟子批评陈相从师数十年，“师死而遂倍（背）之”。陈良是楚国人，好周公、孔子之学。③许行：战国时期著名农学家、思想家。楚国（都城江陵纪南城）人，生于楚宣王至楚怀王时期，约与孟子同一时代，在《孟子·滕文公上》记载有许行其人“为神农之言”，所以被归为农家。。④贤者与民并耕而食：战国时代，许行主张统治者应当和农民一起参加劳动。⑤大人：指在高位者。⑥小人：平民百姓。⑦当：主持；执掌。⑧尧：古帝陶唐氏之号。⑨横流：大水不循道而泛滥。⑩舜：相传因四岳推举，尧命他摄政。他巡行四方，除去鯀、共工、欢兜和三苗等四人。尧去世后继位，又谘询四岳，挑选贤人治理民事，并选拔治水有功的禹为继承人。⑪禹疏九河：此事见于《尔雅·释水》，文中指出太史、复釜、胡苏、徒骇、钩盘、鬲津、马颊、简、洁等九河的名字。九河故道经流之地，均在黄河下游，即今河北、山东之间平原上。黄河中下游流经黄土地带，饱含泥沙，当夏秋两季常在东方大平原上泛滥。禹带领一些人，跋山涉水，走遍黄河中下游，考察山川形势。最后决定，变堵塞为疏导，有系统地疏通河渠，把洪水疏导出去。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终于把洪水引入大海，消除了当时的水患。禹身体力行，不怕狂风暴雨，烈日严寒，“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这就是传说中的“禹疏九河”。⑫决：排除壅塞，疏通水道。⑬汝：古水名。上游即今河南北汝河；自郟城以下，故道南流至西平县东今洪河，又南经上蔡县西至遂平县东会洩水（今沙河）。⑭汉：汉江又称汉水，古代也称沔水，位居长江水系各流域之首。汉江古时曾与长江、黄河、淮河一道并称“江河淮汉”。⑮皋陶：亦作“皋繇”或“皋繇”。相传他是虞舜时的司法官，曾经被舜任命为掌管刑法的“理官”，以执法如山而闻名天下。被奉为中国司法鼻祖。后常为狱官或狱神的代称。“替天行道，惠民为本”“天人合一，天由人意”“勤政廉政，任人唯贤”“以德治国，五刑五用”等思想，为皋陶文化的精髓，铸造了华夏民族之魂。

【译文】陈相见到孟子，转述许行的话说：“贤明的君主一定是和

百姓一起耕种来养活自己。”孟子说：“治理天下，在上位的有施行政教之事，在下位的百姓有耕田制器之事。有的人从事脑力劳动操心费神，有的人从事体力劳动奉养物品；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施行政教管理人，从事体力劳动的人生产物品被人管理；所以，接受管理照顾的百姓要供养那些操心管理的君王、百官，而照顾管理人的君王、百官则需接受百姓的供养来生活，这是普天之下通行的道理（所谓劳心者，指君王百官；劳力者，指平民百姓。君王施行教育以治理天下，平民百姓则尽好自己的本分，种好官田缴纳官粮养活君王百官，这是天下通行的道理，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做的）。在尧帝时期，洪水横流，导致天下大水泛滥成灾，尧帝为此感到特别担忧，便选派舜负责治理。舜又选派禹疏通了九条河道，开掘挖通汝水和汉水。禹在外治水八年，三次经过家门都顾不上进去看望，即使他想去耕种来养活自己一家人，能行吗？尧帝以不能得到像舜这样的人而最为忧虑；舜也同样，以不能得到像禹和皋陶这样的人而忧心。把财物分给别人叫施恩惠与人；教导人为善之道称作忠；为国家求得贤德之士称作有仁德。所以说，把天下让给别人容易，而为天下找到大公无私的贤能之士就难了！”

离娄^①

【题解】本篇孟子主要指出：古代圣王治国之道是施行仁政。君王得天下靠的是仁恩，而失天下必定是不仁不义所致。五伦大道中，君臣关系，即领导与被领导间的关系，是重要的一伦。君仁则臣忠，领导者对下属仁爱、施恩，下级便会以忠诚报之；领导者对下属轻慢不仁，下属必以不义报之。所谓“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不爱不敬人者，必失人心，用人者可不慎乎！

【原文】孟子曰：“离娄子之明，公输子^②之巧，不以规矩^③，不能成方圆^④；师旷^⑤之聪，不以六律^⑥，不能正五音^⑦；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⑧天下。言当行仁恩之政，天下乃可平。今有仁心仁闻^⑨，而民不被泽^⑩，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仁心，性仁也。仁闻，仁声远闻也。虽然，犹须行先王之道，使百姓被泽，乃可为后世法也。故曰：‘徒^⑪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⑫。’但有善心而不行之，不足以为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独自行。圣人既竭^⑬目力焉，继^⑭之以规矩准绳^⑮，以为^⑯方圆；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既竭心思^⑰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⑱天下也。故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法。可谓智乎？言因自然，既用力少而成功多。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⑲恶于众也。”仁者能由先王之道，不仁者逆道，则播扬其恶于众人也。

卷三十七 孟子 慎子 尹文子 庄子 尉缭子

【注释】①离娄：传说中的视力特强的人。焦循正义：“离娄，古之明目者，黄帝时人也。黄帝亡其玄珠，使离朱索之。离朱，即离娄也，能视于百步之外，见秋毫之末。”②公输子：鲁班，姓公输，名般。又称公输子、公输盘、班输、鲁般。鲁国人（都城山东曲阜，故里山东滕州），大约生于周敬王十三年（公元前507年），卒于周贞定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44年），生活在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出身于世代工匠的家庭，是我国古代的一位出色的发明家。《墨子》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就是说鲁班制作的木鸟，能乘风力飞上高空，三天不降落。③规矩：规和矩。校正圆形和方形的两种工具。④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是用来劝诫人要自觉遵守条例法度。它的本意就是没有圆规和曲尺（就是矩）就没办法画出圆和方这两种图案。⑤师旷：名旷，字子野，（当时地位最高的音乐家名字前常冠以“师”字），晋国著名音乐家，山西洪洞人。大约生活时期在公元前572年至公元前532年，晋悼公、晋平公执政时期。师旷并非生而无目，只因他为了不为外界的缤纷所惑，自剜双目，故自称盲臣，又称瞑臣。为晋大夫，亦称晋野。是当时著名的大音乐家，以“师旷之聪”闻名于后世。他还是位杰出政治活动家和博古通今的学者，时人称其“多闻”。⑥六律：古代乐音标准名。相传黄帝时伶伦截竹为管，以管之长短分别声音的高低清浊，乐器的音调皆以此为准。乐律有十二，阴阳各六，阳为律，阴为吕。六律即黄钟、大蕤、姑洗、蕤宾、夷则、无射。⑦五音：我国古代五声音阶中的五个音级，即宫、商、角、征、羽。唐以后又名合、四、乙、尺、工。⑧平治：治理；整治。⑨闻：声誉，名声。⑩被泽：受恩泽。⑪徒：仅仅，只有。⑫自行：自己实行。⑬竭：穷尽。⑭继：随后；跟着。⑮准绳：测定物体平直的器具。准，测平面的水准器；绳，量直度的墨线。喻言行所依据的原则或标准。⑯为：造作；制作。⑰心思：思考能力；才思。⑱覆：广施；遍及。⑲播：传布；传扬。

【译文】孟子说：“离娄子虽有过人的眼力、公输般虽有高超的巧艺，不使用圆规、尺子也不能画出方和圆；师旷虽有灵敏的听力，不依

据六律也不能校正五音；尧舜虽有圣明的治国之道，若不施行仁政，也不能治理好天下（意思是说应当实施仁爱恩惠的治国政策，才能达到天下太平）。现今有些国君虽有仁爱之心、仁爱之声誉，但民众却不能感受到他们恩德的庇荫，其施政方略不能被后世效法，就是因为不效法古代圣明君王以德治国的缘故（仁心，仁德的本心；仁闻，仁德之声誉远播。即使是这样，还需要实施古代圣明君王的治国之道，使百姓得到恩泽，才可为后世所效法）。所以说，仅有善心还不足以治理国政，仅有好的法令制度也不能使人自行实施（只有善心而不落实，不足以为政治国；只有好的制度而不去推行，制度也不会自动产生效果）。圣人在竭尽眼力之后，继而再用圆规、曲尺、墨线，才制造出各种器物；在竭尽听力之后，继而再用六律，来校正五音；在竭尽思虑之后，继而又施行不忍伤害人的仁政，那么他的仁德就能恩泽天下的人民了。所以筑高台定要凭借丘陵之势，造深池定会凭借河泽之水，而治理政事却不依据古代圣明君王之道，能算得上明智吗（就是说随顺先人走过的自然之道治理国政，则用力少而成功多）？因此，只有有仁德的人才能居于高位，如果没有仁德而又居于高位，这样的人就会把他的邪恶传播给民众（仁者，能遵从先王之道；不仁者违逆先王之道，就会将他的邪恶传播给民众，让天下人皆受其祸）。”

【原文】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家之所以废兴^①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之内，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②不仁不保宗庙^③，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④。今恶死亡而乐不仁，犹恶醉而强^⑤酒。”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⑥，则臣之视君如腹心^⑦；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⑧；君之视臣如土芥^⑨，则臣之视君如寇讎^⑩。”芥，草芥也。臣缘君恩（旧无恩字。补之）以为差等。

卷三十七 孟子 慎子 尹文子 庄子 尉缭子

【注释】①废兴：盛衰；兴亡。②卿大夫：西周、春秋时国王及诸侯所分封的臣属。规定要服从君命，担任重要官职，辅助国君进行统治，并对国君有纳贡赋与服役的义务。但在其“家”内，为一“家”之主，世代掌握所属都邑的军政大权。一般情况下，卿的地位较大夫为高，卿的田邑较大夫为多，并掌握国政和统兵之权。③宗庙：古代帝王、诸侯祭祀祖宗的庙宇。④四体：指人的四肢。⑤强：勉强。⑥手足：比喻整体中的分支，谓关系密切，不可分割。⑦腹心：肚腹与心脏，皆人体重要器官。⑧国人：国内之民，此指路人。⑨土芥：泥土草芥。比喻微贱的东西，无足轻重。⑩寇讎：讎，音愁，仇人；仇敌。

【译文】孟子说：“夏、商、周三代能够得到天下，是因为施行仁政；他们丧失天下，是因为不行仁政。诸侯各国的衰落与兴盛、生存与灭亡也是同样道理。天子不仁，就保不住天下；诸侯不仁，就保不住国家；卿大夫不仁，就保不住家族的宗庙；士人和百姓不仁，就不能保住自身。现在有人厌恶死亡却喜好残暴，这好比厌恶喝醉却又要勉强多喝一样。”孟子告诉齐宣王说：“君主看待臣下如同自己的手足，臣下看待君主就会如同自己的腹心；君主看待臣下如同犬马，臣下看待君主就会如路人；君主看待臣下如同泥土草芥，臣下看待君主就会如同仇敌（芥，草芥。臣民会顺着君主施予自己恩德的厚薄等差来同等地对待君主）。”

告子^①

【题解】本篇孟子集中讨论人性中关于仁义道德与个人修养的问题，以举例的方式先后对精神与物质、感性与理性、人性与物性加以阐述。先从“忧指忘心”，展开说明其表现为不知轻重，从而导致舍本逐末；再从“杯水车薪”，来说明遇事当先反求诸己和学会审时度势从而加强自身综合能力，否则不但无济于事且会导致自暴自弃、放任自流。最后借“苟为不熟，不如萁稗”，来说明仁德修养若不成熟，成就大道就非常渺茫。

【原文】孟子曰：“今有无名之指^②，屈而不申^③，非疾痛^④害^⑤事。如有能申之者，则不远秦楚^⑥之路，为指之不若^⑦人也。无名之指，手第四指也，余指皆有名，无名指非手之用指也。指不若人，则知恶^⑧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⑨。”心不若人，可恶之大者也。而反恶指，故曰不知类。类，事也。

【注释】①告子：战国时思想家，名不害，与孟子同时而年长于孟子，曾受教墨子，善口辩，讲仁义，后与孟柯论人性问题，认为“生之谓性”，“食色，性也”。人性和水一样，“水无分于东西”，性也“无分于善不善”。“以人性为仁义”，犹如“以杞柳为杯棬”。②无名之指：即今言无名指。③申：通伸；伸展。④疾痛：疼痛。⑤害：妨碍。⑥秦楚：秦国、楚国。⑦不若：不如；比不上。⑧恶：讨厌，憎恨。⑨不知类：类，指事理。

【译文】孟子说：“现今有的人，他的无名指弯曲而不能伸直，虽然并不疼痛，也不妨碍做事，假使有人能让它伸直，即使去秦国或楚国医治，也不觉得路远，这是因为他的无名指不如别人的缘故（无名指，是手的第四指，其余的手指皆有名称。无名指不为手所用，也不碍事）。无名指不如别人，都知道厌恶；心若不如别人，却不知道惭愧，这就叫做不知轻重，舍本逐末（自己的心不如人是最大的羞耻，却不为之羞耻，反而讨厌弯曲的无名指这样的小事，所以称之为不明事理）。”

【原文】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犹^①水之胜火也。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②。不息，则谓水不胜火者，此与^③于不仁之甚^④者也。”孟子曰：“五穀^⑤，种^⑥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萑稗^⑦。夫仁^⑧亦在熟之而已矣^⑨。”熟，成也。

【注释】①犹：如同；好比。②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杯水车薪”的典故由此而来。③与：助词。④甚：严重。⑤五穀：即稻、黍、稷、麦、豆。⑥种：种类。⑦萑稗：稗米和稗子。稗，稗子一类的草，子实像糜子。《朱熹集注》云：“草之似谷者，其实亦可食，然不能如五谷之美者。”⑧夫仁：仁德之人。⑨亦在熟之而已矣：借喻五谷来说仁德修养也是如此，也在于使之淳厚成熟而已。仁德没有达到一定火候，体内阳性成分的木就不会成长，阴性的杂草丛生，五德就不会成熟，道也就非常渺茫了。又为仁而不能成就其德行，则反不如为他道之有成。是以为仁必贵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种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难熟，而甘为他道之有成也。

【译文】孟子说：“仁胜过不仁，就像水可以灭火一样。但如今奉行仁道的人，就好比用一杯水去救一车燃烧的柴草一样；火扑灭不了，就说‘水不能灭火’。这种人与不行仁德者相比（问题）更为严重。”孟子说：“五谷，农作物中最好的品种，但如果不成熟，那还不如稗子之类

群书治要译注

的杂草。仁德之道，也在于使其成熟啊！”

尽心

【题解】差使百姓而人们心中没有抱怨，处死罪犯而他的心里没有愤恨，是什么原因呢？君王胸怀天下，尽心为民的缘故！所以，以民为本，不谋私利，实乃“仁政”之根本！

【原文】孟子曰：“以佚道^①使^②民，虽劳不怨；谓教民趣农，役有常时，不使失业^③。当时虽劳，后获其利，则逸矣。以生道^④杀民。虽死不怨杀者。”杀此罪人者，其意欲生人也，故虽伏罪而死，不怨杀者也。

【注释】①佚道：使百姓安乐之道。②使：役使；使唤。③失业：不务本业；放弃正业。④生道：使民生存之道。

【译文】孟子说：“以谋求百姓安乐的原则使用民力，百姓纵然劳苦也不会怨恨（教导百姓乐于务农，差使人民有固定的时间安排，不让他们放弃正业，当时虽然辛苦，但后来得到利益就能使人安乐了）；以谋求百姓生存的原则处死有罪的人，伏罪的人即使被处死也不怨恨杀他的人（杀掉犯罪的人，其本意却是为了救别人，所以罪犯虽然伏罪而死，也不会怨恨判他死刑的人）。”

慎子

【题解】《慎子》一书，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介绍说有“十二论”。徐广注释道：“今《慎子》，刘向所定，有四十一篇。”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四十二篇，宋代的《崇文总目》记为三十七篇。明朝人慎懋赏校勘的《慎子》分内、外两篇，有段落无标题。现存《慎子》只有七篇，即《威德》《因循》《民杂》《德立》《君人》《知忠》《君臣》。由此可见，《慎子》的佚失情况相当严重，大多已经失传。有学者认为：慎子之学，源于黄老（黄帝和老子的并称。后世道家奉为始祖），归于刑名（战国时以申不害为代表的学派。主张循名责实，慎赏明罚）。

魏徵等人在编撰《群书治要》时，对于法家的著作，其选择有很大的侧重性，主要从道德仁义的治国大道出发，而非崇尚刑名之学，从而仅节录其中有益于治国的内容，为其所用。对于《慎子》，仅节录两千四百余字，除第一段未冠题目，其余段皆标有《因循》《民杂》《德立》《君人》《知忠》《君臣》等篇目。在其节录的内容中，慎子提出：“圣人有德。而不忧人之危也。”又曰：“立天子以为天下也，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也，非立国以为君也，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符合《群书治要》提倡的以德治为本，法治为辅的治国思想。

【作者简介】慎子，又名慎到（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15年），赵国人，原来学习道家思想，是从道家分出来的法家代表人物。齐宣

群书治要译注

王、齐泯王时游学稷下，在稷下学宫讲学多年，有不少学生，在当时享有盛名。在稷下时，与田骈、接子、环渊等较多的交往。他们一起被齐王命为大夫，受到尊敬，齐王还特意为他们建起了高楼大厦，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道路。齐宣王时，他曾长期在稷下讲学，对于法家思想在齐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威 德

【题解】威德，是指威势和德政。本篇中慎子指出，应让贤德之人居于高位，他说：“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至南面而王，则令行禁止。”“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说明应该让贤德之人居于高位，才能让天下大治。慎子认为，国家应该实施长期稳定的政策，官员要有长期实行的法令，他还认为，设立各种官职是为实现天下大治服务的，而不是为为官者个人谋取私利的，指出官员不能兼任各种职务，才能做好本职工作，尤其是他提出的“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认为人人都应该遵从法令，体现了慎子的重法思想。

【原文】天有明，不忧人之暗也。地有财，不忧人之贫也。圣人有德，而不忧人之危也。天虽不忧人之暗也，辟户牖^①必取己明焉，则天无事也。地虽不忧人之贫也，伐木刈^②草，必取己富焉，则地无事矣。圣人虽不忧人之危也，百姓准^③上，而比^④于其下，必取己安焉，。则圣人无事矣。故圣人处上，能无害人，不能使人无己害也，则百姓除其害矣。圣人之有天下也，受之也，非取之也。有光明之德，故百姓推而与之耳，岂其心哉？百姓之于圣人也，养之也，非使圣人养己也，则圣人无事矣。

【注释】①户牖：门窗。牖，音有。②刈：音亿，割。③准：衡量，比较。④比：亲近；和睦。

【译文】天有日月光明，不必担忧人间的黑暗；地有无穷的财富，不必担忧人间的贫穷；圣人有美好的德行，而不担忧人间存在的危难。天虽然不担忧人间的黑暗，但人们只要打开门窗，就会使自己获得光明，而天并没有做什么。地虽然不担忧人间的贫穷，但人们只要伐木割草耕种，就会使自己取得财富，而地也没有做什么。圣人虽然不担忧人们的危难，但百姓只要以圣人的德行为标准来要求自己，就能使自己得到安宁，而圣人也并没有做什么。因此，圣人处在上位，能够做到不伤害人，却不能避免人们有危害自己的事情发生，那么百姓就会自己来消除这些危害。圣人能够拥有天下，是接受了百姓的重托，而不是夺取的（圣人有光明的德行，因此百姓推举拥戴而将天下托付于他，哪里是他自己想要呢）。百姓对于圣人，是奉养他，而不是靠圣人来养活自己，所以圣人并没有做什么啊。

【原文】毛嫱^①、西施，天下之至姣^②也。衣之以皮俱^③，则见之者皆走；荀卿^④曰：“仲尼之状，面若蒙俱。”易之以玄緡^⑤，则行者皆止。緡谓细布。由是观之，则玄緡，色之助也；姣者辞之，则色厌矣。走背跋^⑥踰穷谷，野走千里，药^⑦也，走背辞药则足废。理有相须^⑧，而作事有待具而成，故虽资倾城之观，必俟衣裳之饰。虽挺^⑨越常之足，必假药物而疾，故有才无势。将颠坠于沟壑，有势无才，亦腾乎风云，万动云云，咸皆然耳。

【注释】①毛嫱：春秋时期越国绝色美女，与西施时代相当，相传为越王勾践的爱姬。最初人们对她的称道远远超过西施。为“沉鱼”的原始形象，美的化身。②姣：谓容貌美丽，体态健美。③俱：音七。古代驱除疫鬼时用的面具，又叫俱头。④荀卿：即荀况。战国赵人，世称荀卿。汉时谓之孙卿。曾在齐，游学稷下，三为祭酒。去齐至楚，春申君任以兰陵令。晚年专事著述，终老兰陵。学宗儒术而言性恶，谓须恃礼义以矫其枉，乃得从善。战国末著名政治家韩非、李斯，曾师事其门。经学辞赋，对后世殊多影响。今传《荀子》十二卷

卷三十七 孟子 慎子 尹文子 庄子 尉缭子

三十二篇。⑤玄纁：黑色的细布。纁，音西。⑥跋：跋涉。⑦药：古通“约”，缠。⑧相须：亦作“相需”。互相依存；互相配合。⑨挺：举起。

【译文】毛嫱、西施，是天下最美丽的女子，要是让她们穿上兽皮、戴上用于驱除疫鬼的面具，那么看见的人都会马上跑开（荀卿说：“仲尼的容貌，如同驱除鬼怪的神灵一般”）；要是让她们换上黑色的细布织物，那么过路的人都会忍不住停下来观赏。由此看来，是好看的细布增添了她们的姿色。美丽的女子不穿漂亮的衣服，那么姿色就不能充分显露出来。背负重物步行继而翻山越岭，奔跑于千里之野，这是借助绑腿的作用。背负重物奔跑，如果不借助绑腿，那么脚就会受到损伤（义理要相互依托而成立，事情要依靠器具来完成。因此虽然有倾城的姿色，也必须依赖于衣裳的装饰；虽有超常的脚力，还须借助绑腿才能走得快。所以有才而无势，就会跌落到山沟里；有势而无才，却可以腾驾风云。万事万物的运行，都是如此啊）。

【原文】故腾蛇游雾，飞龙乘云^①，云罢雾霁^②，与蚯蚓同，则失其所乘也。故贤而屈于不肖^③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至南面而王，则令行禁止^④。由此观之，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故无名而断者，权重也；弩弱而矰^⑤高者，乘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故举重越高者，不慢于药；爱赤子者，不慢于保；绝险^⑥历远^⑦者，不慢于御。此得助则成，释助则废矣。夫三王五伯^⑧之德，参于天地，通于鬼神，周于生物者，其得助博也。

【注释】①飞龙乘云：龙乘云而上天，比喻英雄豪杰乘时而得势。②霁：泛指风霜雨雪停止，天气晴好。③不肖：不成材；不正派。④令行禁止：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形容法令或纪律严明。⑤矰：音曾。系有生丝绳以射飞鸟的箭。⑥绝

险：越过险阻。⑦历远：远行。⑧五伯：五个霸主。指夏昆吾、殷大彭、豕韦、周齐桓公、晋文公。《庄子·大宗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成玄英疏：“五伯者，昆吾为夏伯，大彭、豕韦为殷伯，齐桓、晋文为周伯，合为五伯。”

【译文】所以，腾蛇趁雾游行，飞龙乘云往来。如果云消雾散，腾蛇、飞龙便与蚯蚓没有什么两样，因失去了依托而不能腾飞。因此，人有贤德而屈从于无德无才之人，是因为贤者的权力太轻；人无德无才而能服从于贤者，是因为贤者的地位尊贵。唐尧为普通老百姓时，不能支配他的邻居；等到他坐北朝南称王的时候，就能使人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由此看来，贤者的贤德并不足以让无德无才的人服从，而权位才足以折服他们，然而权位也足以让贤者屈就。因此，没有名望的人能决断一切，是由于权力大的缘故；弓弩不强而短箭却射得高，是凭借风势的缘故；本身没有德才而命令能得以执行，是得到众人的协助。所以，托负重物跨越高处的人，一定不敢忽视绑腿的作用；疼爱婴儿的人，一定不敢怠慢保姆；经历险境游历远方的人，一定不敢怠慢驾御车马的人。这是因为得到帮助才能成功，失去帮助就会失败。古代三王、五伯的德行，可与天地之德相媲美，可与鬼神相感通，其恩惠可以遍及万物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得到广泛帮助的缘故。

【原文】古者，工^①不兼^②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则事省^③，事省则易胜^④；士不兼官则职寡，职寡则易守，故士位可世^⑤，工事可常。古之宰物^⑥；皆用其一能以成其一事，是以用无弃人，使无弃才。若乃任使于过分之中，役物^⑦于异便^⑧之地，则上下颠倒，事能淆乱矣。百工之子，不学而能者，非生巧也，言有其常事也。今也国无常道，官无常法，是以国家日缪^⑨，教虽成，官不足。官不足则道理^⑩匱^⑪，道理匱则慕贤智，慕贤智则国家之政要在一人之心矣。人之情也，莫不自贤，则不相推。政要在一人，从一人之所欲，不必善，则政教陵迟^⑫矣。

卷三十七 孟子 慎子 尹文子 庄子 尉缭子

【注释】①工：古时对从事各种技艺的劳动者的总称。②兼：同时具有或涉及几种事物或若干方面。③省：简；少。④胜：能够承受，禁得起。⑤世：一辈一辈相传的。⑥宰物：谓从政治民，掌理万物。⑦役物：谓役使外物为我所用。⑧异便：犹分别。便，通“辨”。⑨缪：错误；乖误。⑩道理：处理事情的办法、打算。⑪匱：穷尽，空乏。⑫陵迟：败坏，衰败。

【译文】古时候，工匠不兼做其他事情，士人不兼任其他官职。工匠不兼做其他事情，事情就不多，事情不多就容易胜任做好。士人不兼任其他官职，职责就少，职责少就容易做到尽忠职守。所以士人的职位可以世代相继，工匠的职业可以长期不变（古代君王从政治民，掌理万物，都用一个人最擅长的一种能力，来成就一件事情。让每个人都来做他最擅长的事情。这样就没有闲置的人才，每个人也没有荒废的才干。如果役使万物超过了他的职分，这样就会上下颠倒，使得执事和才能混淆紊乱）。各种工匠的子弟不用专门学习就能做工，这不是他们天性灵巧，而是他们常常要做这件事的缘故。现在国家没有长期稳定的政策法规，官吏没有长久实行的法令，因此国家政治日渐谬误。实行教化虽然很有成效，但是称职的官吏却很缺乏；缺乏称职的官吏，则缺乏处理事务的方法和智慧；缺乏方法和智慧，就会仰慕贤德智慧的人才；仰慕贤德智慧的人才，那么国家的政治要务就会完全随顺一个人的意志（人的性情，没有不认为自己贤能的，认为自己贤能，就不会推举其他的贤能之人，这样，国家的施政要领就由一个人来决定，遵从于一个人的想法，然而，一个人的想法未必尽善尽美，这样的话国家的政治与教化就难免会衰败了）。

【原文】古者立天子而贵之者，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无一贵，理^①无由通^②，通理以为天下也。”故立天子以为天下也，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也，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③以为官^④也，非立官以为长^⑤也。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所以一人心也。夫投钩^⑥

分财，投策^⑦分马，非钩策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赐，得恶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⑧怨望^⑨使不上也。明君动事必由惠^⑩，定罪分财必由法，行德^⑪制中^⑫必由礼。法者，所以爱民。礼者，所以便事。故欲不得干时^⑬，必于农隙也。爱不得犯法，当官^⑭而行。贵不得逾^⑮规，禄不得逾位，惠不得兼官，工不得兼事，以能受事^⑯，以事受利。若是者，上无羨^⑰赏，民无羨财。羨，犹溢也。

【注释】①理：法纪，法律。②通：施行，实行。③官长：旧时行政单位的主管官吏。④官：管理。⑤长：指长官。⑥投钩：拈阄，用几张小纸片暗写上字或记号，作成纸团，由人各取其一，以决定权利或义务该属于谁。⑦投策：抽签。⑧塞：遏制；约束。⑨怨望：怨恨；心怀不满。⑩惠：仁爱，宽厚。⑪行德：实行德政。⑫制中：犹言执中。谓恪守中正之道，无过与不及。⑬干时：违反时势。⑭官：公，公有。与“私”相对。⑮逾：越过；超过。⑯受事：接受职事。⑰羨：超过。

【译文】古时候，拥立天子而使他尊贵，并不是让天子一个人得到利益。这是因为，天下若没有一位尊贵的君主，那么法纪就无法实行，施行法令是为了更好地治理好天下。所以拥立天子是为了治理好天下，并不是设立天下来为天子服务；拥立国君是为了治理好国家，并不是建立国家来为国君一个人服务；设置主管官职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管理，并不是设置官职来为长官个人谋取私利。法令制度虽然还不完善，还是胜过没有法令制度（以此来统一人心）。用拈阄来分配财物，用抽签来分配马匹，并不是说拈阄、抽签分配是最公平的，这种方法可让分到好东西的人不知道是谁的恩赐，让分到不好之物的人不知道抱怨谁，这样做是为了遏制人们的怨恨，使其怨恨情绪不会增加。圣明的君主做事必定是出自仁爱之心；确定罪名和分配财物，一定根据法令制度；施行德政依循中道，必定遵循礼义（制定法令，是因为爱护民众，设立礼制，是为了便于人们行事）。所以，想做某事但不能违背农时（必须

卷三十七 孟子 慎子 尹文子 庄子 尉繚子

在于农闲时),爱怜某人但不能违犯法律(应当秉公行事),使某人显贵但不能超越规纪,给予俸禄不能超越其职位。士人不得兼任其它官职,工匠不得兼做其它事务,根据才能的大小安排工作,根据工作情况给予相应的报酬。如果能做到这样,君主就不会过分地赏赐,臣下和百姓就不会贪求多余的财物。

因循

【题解】因循，是指遵循自然规律办事，顺应民情。慎子认为，人都愿意做自己喜爱做的事情，如果把他们为自己做事变成被迫为“我”做事，那就找不到合用的人才。君主要善于利用人们都尽力为自己做事的特点，引导他们为民出力，为国尽忠，选拔任用人才，这样天下就没有不能为我所用的人。本篇体现了慎子的用人思想，指出任用人才，应该顺应人的天性，不能改变人的性情，要让人感到是在为自己做事情，而不是为他人做事情，并提出了应该重视俸禄的观点。为君者只要遵循这个自然规律办事，顺应民情，国家就兴旺，事业就发展。违背这个自然规律，国家就衰败，事业就萎缩。

【原文】天道因^①则大，因百姓之情，遂自然之性，则其功至高，其道至大也。化^②则细。化使从我，物^③所乐，其理祸（祸恐犹误）^④狭，其德细小也。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⑤也，化而使之为我^⑥，则莫可得而用矣。违性矫情，引彼就我，则忿戾乖违，莫有从之者矣。是故先王不受禄者不臣，禄不厚者，不与人难^⑦。人不得其所以自为也，则上不取用焉。夫君上取用，必须天机^⑧之动，性分^⑨之通，然后上下交泰^⑩，经世可久耳。故放使自为，则无不得，任^⑪而使之，则无不失矣。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谓因。

【注释】①因：顺；顺应。②化：改变。③物：众人。④祸：天明本注：恐犹

卷三十七 孟子 慎子 尹文子 庄子 尉缭子

误。⑤自为：为自己。⑥我：本处“我”为国君自谓。⑦入难：赴难，往救危难。⑧天机：谓天之机密，犹天意。⑨性分：犹天性，本性。⑩交泰：指君臣之意互相沟通，上下同心。⑪仕：审察。

【译文】对于天理人性，君主顺应它，就会功高德厚（顺应百姓的性情，顺遂自然大道，那么成就的功业就高，这是最上之道）；不顺应它，就会功小德微（改变人的性情和自然大道以顺从自己的想法，是人们所乐于做的，这种做法是心胸狭小的表现，成就的德业也就不高）。这里所说的“顺应”，是指顺应人的性情。人没有不为自己的，要改变其性情让他们为我而做事，那是不可能使之为己所用的（违背人们的性情和常理，让别人改变来迁就自己，就会招致埋怨和愤恨，没有人愿意跟随这样的人做事情）。所以前代君王对于未给俸禄的人，不按臣下的职分要求他；对所赐俸禄不丰厚的人，不与其共赴国难；人如果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君主就不会选用他（君主取用人才，必须是上合天意，下通人性，这样才能上下一心，治理国事才能长久。所以，充分信任人才，凡事能放心让人自己去做，则什么人才都能得到。若不信任而反复审查地使用人，则什么样的人才都会失去）。因此，如果使人自觉地去做事，而不使人为我而做事，那么就没有人不能为己所用了。这就是所说的“顺应”。

民杂

【题解】民杂，指百姓共居在一起。慎子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技能和专长。君主对各种各样的人才，要做到兼容并蓄，精心培养，为国所用。君主对臣民不要求全责备，对臣下不要故意挑剔，这样君主的要求就容易得到满足，臣下就会尽职尽责，国家的人才就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还指出，为君者不能显示自己的才能，不必事必躬亲，应该让臣下能够尽职尽责地把事情做好，这是君臣和顺、治乱区分的大事，君主不能不明察。反映了慎子主张各尽本分，各行其道的治国思想。

【原文】民杂处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故圣人不求备于一人也。大君^①者，大上^②也，兼畜^③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为资，尽苞^④而畜之，无能去取^⑤焉。夫人君之御世^⑥也，皆曲尽^⑦百姓之能，兼罗万物之分，因其长短，就而用之，使能文者为文，能武者为武，聋者使其听，盲者使其视，（聋者使其听，盲者使其视，当作聋者使其视，盲者使其听）故理有尽用，物无弃财^⑧。是故不设一方以求于人，故所求者无不足也。大君不择^⑨其下，故足也。不择其下。则易为下矣；易为下，则下莫不容；莫不容，故多下，多下之谓大上。其下既多，故在上者大。

【注释】①大君：天子。②大上：最上，最高。③畜：通“蓄”。蓄，积也。④苞：通“包”。指尽力包容，全部吸纳贮藏。⑤去取：去取舍弃或保留。⑥御世：治理

卷三十七 孟子 慎子 尹文子 庄子 尉缭子

天下。⑦曲尽：竭尽。⑧弃财：多余的钱财。⑨不择：不区分。

【译文】人们共处在一起，每个人各有擅长，而且所擅长的各不相同，这是真实的民情（所以圣人不用同一个标准对人求全责备）。圣王处在最高的王位，他能做到对百姓的专长兼容并蓄。虽然百姓的专长各不相同，但都能为圣王所用。因此，圣王顺应百姓各人的才能来取用人才、治理国家，尽力包容，并且精心培养他们，不能取此舍彼啊（因此圣王治理国家，皆使百姓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不论各人的长处和短处，都能善为所用。使能文的从文，能武的就武。对于耳聋的人，就让他看，对于眼盲的人，就让他听。所以能尽用天下之理，使得人和物都能尽其效用）。因此，君主不是设置一个标准来寻求人才，所以君主的要求没有得不到满足的；君主对臣下不厚此薄彼，所以各种人才就都会充足；不厚此薄彼，臣下就容易尽到本分。容易尽到本分，国家的各种人才就没有不被包容的。圣王能包容各类人才，处在下面的人才就自然增多。处在下面的人才众多，君王的威望就越高（在下位的人才既众多，所以在上位的君主威望自然就高）。

【原文】君臣之道，臣事事，言事其所事，而君无事；百官之属^①，各有所司。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②焉；仰成^③而已，故事无不治。人君自任，而务为善以先下，则是代下负任蒙劳^④也，臣反逸矣。故曰，君人者好为善以先下，则不敢与君争为善以先君矣。君好见^⑤其善，则群下皆淫善于君矣。上以一方之善，而施于众方之中，求其为贍，偏已多矣。君偏既多，而臣韬其善，则天下乱矣。皆私其所知以自覆掩^⑥有过，则臣反责君，逆乱^⑦之道。夫所以置三公^⑧而列百官^⑨者，将使群臣各进所知以康庶绩^⑩耳。若乃君显其善而臣藏其能，百事从君而出，众端自上而下，则臣善不用，而归恶有在矣。

【注释】①属：官属；部属。②无与：不参预；不相干。③仰成：谓依赖别人取得成功。④负任蒙劳：谓担负重任，承受劳苦。⑤见：“现”的古字。显现；显露。⑥覆掩：遮盖掩饰。⑦逆乱：叛乱；变乱。⑧三公：古代中央三种最高官衔的合称。⑨百官：古指公卿以下的众官。后泛指各级官吏。⑩庶绩：各种事业。

【译文】君臣相处之道在于臣子做臣子该做的事（臣子做好自己的本分事），而君主不用参与具体的事务（各种事情由文武百官负责管辖，由他们各自掌管各种事务）。君主闲适安乐而臣子不辞辛劳，臣子尽心尽力把事情做好，君主不参与具体事务，只是依赖臣下取得成功罢了，所以国家政事没有治理不好的。相反，君主如果什么政务都亲自去做，并力求比臣下做得好，那就是代替臣下担负责任而蒙受辛劳，臣下反而安闲无事了。所以说，君主喜欢抢在臣下之先把事情做好，臣下就不敢抢在君主之前去做好事情了（君主喜好表现自己的才能，臣下为了讨好君主就会过多地让君主表现其才能，君主用一个方面的擅长，用在各个方面的事务中，来求得众人的仰慕，就会产出种种过失。君主的过失很多，又好表现自己的才能，臣下就会隐蔽自己的才能，这样就会天下大乱）。如果臣子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隐藏起来，而国事一旦出现问题，臣子就会反过来责怪君王，这是臣子背叛君主、国家出现祸乱的作法（之所以设立三公，而分列文武百官之职，就是为了让所有官员都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出来，以造福臣民。如果只是君主显示自己的才华能力，臣子便会隐藏其才智，所有的事情都由君王亲自办理，事情的方方面面都是从上而下一竿子插到底，那么，有德行和才智的臣子都用不着了，然而，真出了问题责任就全在君王一人身上了）！

【原文】君之智，未必最贤^①于众也，以未最贤而欲以善尽被^②下，则不贍^③矣。假使其贤，犹不可推一己之智以察群下，而况不最贤。若使君之智最贤，以一君而尽贍下则劳，劳则有倦，倦则衰，衰则复反于不贍

之道也。是以君自任而躬事，则臣不事事矣。言君之专荷其事，则臣下不复以事为事矣。是君臣易位也，谓之倒逆^④，倒逆则乱矣。人君任臣而勿自躬^⑤，则臣事事矣，是君臣之顺，治乱之分，不可不察。所谓任人者逸，自任者劳也。

【注释】①贤：胜过；超过。②被：覆盖。③不赡：不足。④倒逆：犹颠倒。
⑤自躬：亲自为之。

【译文】君主的聪明才智，未必比群臣高明。仅凭未必最贤明的才智，却想把全部事情做好超过众人，那是不可能都办到的（就算君主是最有才干的，也不可以按自己一个人的标准，去考校所有臣下，何况自己还不是最有才干的）。即使君主的才干是最高的，可是靠他一人就想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他就会非常劳苦，劳苦就会疲倦，身体疲倦就会使才智衰竭，才智衰竭就会又走向智谋不足的道路上去。因此，君主如果事必躬亲，那么，臣子就不会各司其职（也就是说，君王去做臣子该做的事情，臣子也就不再认为还有该他做的事情了）。这等于君主和臣子交换了位置，这就叫做颠倒错位。颠倒错位，必然导致混乱。君主任用臣子而不需事必躬亲，那么臣下就会各司其职，尽职尽责完成任务。这就是君臣和顺、治世和乱世的区别所在，君主不可不明察（这就是所说的，善于任用人做事者，轻松自在；不善于任用人，事必躬亲者，劳苦不堪）。

知 忠

【题解】知，是知道、了解；忠，指忠诚、尽忠。慎子认为，灭亡的国家并非没有忠臣，治理得好的国家，臣子也并非都能尽忠，忠臣并不能挽救国家的灭亡，国家的兴灭，也非一人之力，只有贤君贤臣才能让天下实现大治。因此，慎子认为，君主在使用臣子时，要任贤使能，量才而用，同时，使臣子尽忠而不越过自己的职守，这样，国家才算达到“至治”。

【原文】乱世之中，亡国之臣，非独无忠臣也。治国^①之中，显君之臣，非独能尽忠也。治国之人，忠不偏^②于其君；乱世之人，道不偏于其臣。然而治乱之世，同世（世疑衍）有忠道之人。臣之欲忠者不绝世，而君未得宁其上，夫灭亡之国，皆有忠臣耳。然贤君千载一会，忠臣世世有之，值其一隆之时，则相与^③而交兴矣；遇其昏乱之主，则相与而俱已^④矣。无遇比干^⑤、子胥^⑥之忠，而毁瘁^⑦主君于暗墨^⑧之中，遂染溺^⑨灭名^⑩而死。由是观之，忠未足以救乱世，而适足^⑪以重非。何以识其然也？曰：“父有良子而舜放^⑫瞽叟^⑬，桀有忠臣，而过盈天下。”然则孝子不生慈父之义，六亲不和有孝慈也。而忠臣不生圣君之下，国家昏乱有贞臣也。故明主之使其臣也，忠不得过职，而职不得过官。

【注释】①治国：安定、太平的国家。②偏：专，侧重。③相与：共同；一道。④已：停止。⑤比干：子姓，沫邑人（今河南省卫辉市北）。商纣王的叔父，

卷三十七 孟子 慎子 尹文子 庄子 尉缭子

官少师。因屡次劝谏纣王，被剖心而死，终年六十三岁。⑥子胥（？—公元前484年）：名员，字子胥。春秋末期吴国大夫、军事家、谋略家。春秋楚国（今湖北襄阳，又说湖北监利）人。公元前483年，夫差派伍子胥出使齐国。太宰喜乘机进谗言，说伍子胥阴谋倚托齐国反吴。夫差听信谗言，派人送一把宝剑给伍子胥，令其自杀。伍子胥自杀前对门客说：“请将我的眼睛挖出置于东门之上，我要看着吴国灭亡。”在伍子胥死后九年，吴国果然为越所灭。⑦毁瘁：谓直谏君主之过。⑧暗墨：昏昧。⑨染溺：沉沦。⑩灭名：毁坏声名。⑪适足：谓充足适度而不过分。⑫放：放逐。⑬瞽叟：舜与弟弟象的父亲，黄帝的八世孙。

【译文】乱世的时代，在灭亡之国的大臣中，并不是没有忠臣；国家安定太平之时，在名声显赫的君主手下，并非都是忠臣；国家太平时的臣民，并非对君主就特别忠诚；国家衰乱时的臣子，他们的立身之道也并非不端正。然而，不管是国家安定还是衰乱，都有忠于国家和坚守道义的人。臣子想尽忠者世代不绝，但君主身居上位却未能得到安宁（那些灭亡的国家，也都是有忠臣的。贤明的君主是千载一遇，忠臣却世代代都有。恰逢兴盛的时代，就一同兴盛；遇到昏乱的国君，就一同灭亡），是没有遇到比干、伍子胥那样的忠臣，从而直谏处于愚昧昏暗中的君主，以致沾染、沉溺于恶习而身死名灭吗？由此可见，忠臣并不足以挽救乱世，而恰恰加重了人们对君主的指责。何以见得？比如说，虞舜的父亲瞽叟有孝顺的儿子，而虞舜却让父亲瞽叟背受恶名；夏桀有忠臣，但其罪恶却传遍天下。这就说明孝子并不一定产生在慈父的恩义之下（六亲不和睦就更能彰显子孝和父慈），忠臣也不一定产生于圣明君主的统治之时（国家昏乱就更能彰显出臣子的忠贞）。所以，圣明的君王使用臣子，使臣下尽忠，而不超越自己的职责，使臣下尽职，而不超越自己的职权。

【原文】是以过修于身，而下不敢以善骄矜^①；守职之吏，人务其治，而莫敢淫偷^②其事；官正以敬，其业和，吏人务其治，而莫敢淫偷

其事；官正以顺，以事其上，如此，则至治^③已。此五帝三王之业也。亡国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恶不众则不足以亡其国也。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善不多则不足以兴治也。将治乱^④在乎贤使任职，而不在于忠也。故智盈天下，泽及其君；忠盈天下，害及其国。故桀之所以亡，尧不能以为存。然而尧有不胜^⑤之善，言其善道不可胜言也。而桀有运非之名，天下之恶皆归之也。则得人与失人也。故廊庙之材^⑥，盖非一木之枝也；狐白之裘^⑦，盖非一狐之皮也^⑧；治乱安危，存亡荣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

【注释】①骄矜：骄傲自负。②淫偷：本处指过于怠惰。③至治：指安定昌盛、教化大行的政治局面或时世。④治乱：谓治理混乱的局面，使国家安定、太平。⑤不胜：不尽。⑥廊庙之材：亦作“廊庙才”。建筑廊庙的木材。⑦狐白之裘：用狐腋的白毛皮做成的衣服。⑧盖非一狐之皮也：比喻积少成多。

【译文】因此，君王有了过错便反省修正，那么臣子就不敢以自己的意见正确而骄傲。恪尽职守的官员，就会人人力求做好事情，而不敢对公务有丝毫怠慢。官员端正自心以敬业，其事业就能和顺，下属小吏也会各尽其责，而不敢对工作有丝毫怠慢。官员正己恭顺以侍奉君王，就能使国家的治理达到最理想的程度。亡国之君，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罪过；治国之君，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国家的治理或动乱，关键在于选用贤能委以重任，而不仅在于臣子是否尽忠。因此，有智之士遍布国内，将惠及君王；而忠君之人遍布天下，往往会使国家受害。所以，夏桀使国家灭亡的所作所为，即使让唐尧也不能使国家不亡。然而，唐尧有不可胜数的善道，而夏桀却有运用邪恶的罪名，这就在于是得到还是失去德才兼备的人才。所以，修建朝堂所用的木材，决不是一棵树的材料；纯白的狐皮裘衣，也决不是一只狐狸皮所能做成的；国家的治乱安危、存亡荣辱的形成，也决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就能做到的。

德 立

【题解】德立，就是确立名分、地位，顺道而行。慎子认为，应该确定人的名分、地位，使之不能互相比拟，指出“臣疑其君，无不危之国，孽疑其宗，无不危之家”。认为臣子若与君主相比拟，国家没有不发生危险的；庶子若与嫡子相比拟，家庭也就没有不发生危机的。

【原文】立天子者，不使诸侯疑^①焉；立诸侯者，不使大夫疑焉；立正妻^②者，不使嬖妾^③疑焉；立嫡子^④者，不使庶孽^⑤疑焉。疑则动，两则争，杂则相伤。害在有与^⑥，不在独^⑦也。故臣有两位者国必乱，臣两位而国不乱者，君犹在也。恃^⑧君而不乱，失君必乱。子有两位者，家必乱；子有两位，而家不乱者，亲犹在也。恃亲而不乱，失亲必乱。臣疑其君，无不危之国；孽疑其宗，无不危之家。

【注释】①疑：通“拟”。比拟。②正妻：旧指嫡妻。对妾而言。③嬖妾：嬖，音毕，爱妾。④嫡子：正妻所生之子，多指嫡长子。⑤庶孽：妃妾所生子。犹树有孽生，故称。⑥与：同盟者；党与。⑦独：单独；独自。⑧恃：依赖；凭借。

【译文】确立天子的地位，是为了不使诸侯与天子相比拟；确立诸侯的地位，是为了不使大夫与诸侯相比拟；确立正妻的地位，是为了不使爱妾与正妻相比拟；确立嫡子的地位，是为了不使庶子与嫡子相比拟。与之相比就会心有所动，两个人地位相等就会争斗，关系混杂

群书治要译注

就会互相伤害。危害在于各有其党羽，而不在其单独一方。所以，设立两个职位相同的大臣，国家必定发生混乱。两个大臣官位相同而国家却没有发生混乱，是因为君主还在位的缘故。正因为依赖君主在位才使国家没有出现混乱，如果君主失位，国家必然出现混乱。家中如果确立两个地位相同的儿子，家中就必然出现混乱。如果家中确立了两个地位相同的儿子而没有出现混乱，是因为父母还健在之故。正因为仰仗父母的健在才使家庭不至于混乱，如果父母去世，就必然出现混乱。臣子若与君主相比拟，国家没有不发生危险的；庶子若与嫡子相比拟，家庭也就没有不发生危机的。

君 人

【题解】君人，即指治理百姓。本篇主要论述了法治与人治的关系。慎子认为，君主如果舍弃法治而采取人治，那么赏罚任免就会依据君主的个人好恶作标准，这样尽管赏罚有时也会恰当，但受赏者欲望无穷，受罚者也会无休止地期望减轻处罚。用人治来裁定赏罚，就会出现同功不同赏、同罪不同罚的结果，这样就会产生怨恨。只有用投策分马、投钩分田的方法，才能去私塞怨。所以慎子主张君主要“任法而弗躬”“事断于法”，根据法令来治理国家，这样全国上下的关系才能和谐。

【原文】君人^①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夺与从君心出矣。然则受赏者虽当^②，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③。民之所信者，法也。今在赏者欲多，在罚者欲少，无法以限之，则不知所论矣。虽极聪明以穷^④轻重，尽心以班^⑤夺与，夫何解于怨望哉。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则是同功^⑥而殊罚也，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马者之用策^⑦，分田者之用钩^⑧也，非以钩策为过人智也，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大君任^⑨法而弗躬为，则事断于法矣。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赏罚，而无望于君也。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

【注释】①君人：人君；国君。②当：得当。③无已：无止境；无了时。④穷：查究。⑤班：通“辨”“辩”。区别，辨别。⑥同功：谓功用相同；功效相同。

⑦策：古代卜筮用的蓍草。⑧钩：投钩，拈阄。⑨任：使用。

【译文】作为君主，如果舍弃法令而只凭自己去治理国家，那么生杀、赏罚、给予和剥夺，都会任由君主的个人心愿。这样，给予的赏赐即使得当，受赏者的欲望也难以满足；受到的处罚即使得当，而受罚者会无休止地要求减轻处罚（人民所相信的是法令。现在受赏的人往往想要更多，受罚的人往往想减轻刑罚。如果没有法令来限制，就不知道该依照什么来论断了。即使是用尽聪明才智来穷究赏罚的轻重，尽心尽力地来辨明剥夺和给与的标准，又怎么能解除人们的怨恨和奢望呢）。君主舍弃法令，而凭借自己的想法去裁定赏罚的轻重，就会导致功用相同，而受到的处罚却不同，怨恨就由此产生了。因此，分马用抽签来裁决，分田用抓阄来确定，并不是说用抽签、抓阄的办法有什么过人的智慧，而是借用这种方法可去除偏私、避免埋怨。所以说，君主使用法令而不是凭自己的意愿行事，那么一切事情都会依法决断。依法判定赏罚各有其轻重，无论受赏或受罚，都不寄望于君主。这样，怨恨便不会再发生，于是上下就会和睦。

君 臣

【题解】本篇主要内容是论述君主应依法治国，并没有讲君臣关系方面的内容，有可能是残文。慎子主张君主要依据法令来处理国家事务，不符合法令的话不听，不符合法令的劳作不算功劳，没有功劳的亲人不能任命官职，国家的一切事务都依据法令来裁断。

【原文】为人君者不多听，物有本，事有原。据^①法倚数^②，以观得失。无法之言，不听于耳；无法之劳，不图于功；无劳之亲，不任于官。官不私亲，法不遗爱^③，上下无事，唯法所在。法令者，生民之命，至治之令。天下之程式^④，万事之仪表^⑤，智者不得过，愚者不得不及焉。

【注释】①据：根据。②数：规律。③遗爱：偏爱。④程式：法式；规格；准则。⑤仪表：准则；法式；楷模。

【译文】当君王的人，不多听言（事物都有根本和源头），而应根据法令和事物的规律来观察得失。不合乎法令的话不要听，不合乎法令的辛劳，不考虑其功绩，没有功劳的亲属不任用他们作官。委任官员不徇亲情，执法不遗漏所偏爱之人。上下相安无事，都是因为法令的存在（法令犹如百姓的命脉。安定治世的法令是天下的准则，是万事万物的标准。智者不可以逾越，愚者不可以不及）。

尹文子

【题解】《尹文子》，《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一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为二卷，为战国时尹文撰。旧列名家，今本仅一卷，分《大道》上下两篇，语录与故事混杂，各段自成起讫。上篇论述刑名理论，下篇论述治国之道，可以看作是刑名理论的实际运用。其思想特征以名家为主，综合道法，亦不排斥儒墨。自道以至名，由名而至法，上承老子，下启荀子、韩非。

《群书治要》中辑录《尹文子》两篇，上篇冠《大道》篇名，下篇冠《圣人》篇名。尹文认为，“道不足以治，则用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以治，则用势。”告诉我们治理国家，以道为尊，不得已而求其次，才用法、术、权、势。而“道”尤为强调圣贤之道，也就是本篇中的“圣人”之道。尹文子对于“行道”的结果，有如是说，“道行于世，则贫贱者不怨，富贵者不骄，愚弱者不慑，智勇者不矜。”这里的行道，就是《礼记·学记》中提出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唯有教育，方能使人明理，从而做到不怨、不骄、不惧、不矜。

尹文子不主张“独善”，提倡“为善与众行之，为巧与众能之”，“贤愚不相弃，贤愚等虑”，“圣人之治，能与众共治”，为“至治之术”；又言，“天下万事不可备能，责其备能于一人，则贤圣其犹病诸。”意思说，天下的事情千差万别，一个人不可能完全精通，如果要求一个人什么都会，即使是圣贤人也做不到。所以任何时候，都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可对人“求全责备”。又指出，“今世之人，行欲独贤，事欲

群书治要译注

独能，辩欲出群，勇欲绝众。”照出常人的问题毛病。惟我独贤、独能、超群、绝众，正是常人没有自知之明的表现。其中的诸多思想，无论对修身、为政、治国，均为至理。

【作者简介】尹文(约公元前360年—公元前280年)，战国时齐国人。思想与稍前的慎子十分相近，都是以道家思想为本，同时又强调法治。主张认识事物首先要破除成见。庄周曾说尹文“不累于物，不苟于人，不忤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于民命”，这是对尹文最恰当的评价。

大道(本书大道下有上字)

【原文】古人以度^①审长短，以量^②受少多，以衡^③平轻重，以律均清浊^④，以名稽虚实^⑤，以法定治乱，以简制烦惑^⑥，以易御险难^⑦。万事皆归于一^⑧，百度^⑨皆准于法；归一者简之至，准法者易之极。如此，则顽嚚^⑩聋^⑪瞽^⑫可与察惠聪明同治矣。天下万事不可备^⑬能，责^⑭其备能于一人，则贤圣其犹病^⑮诸^⑯。设^⑰一人能备天下之事，则左右前后之宜，远近迟疾^⑱之间，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于治阙^⑲矣。全治而无阙者，大小多少，各当^⑳其分^㉑。农商工仕，不易其业，则处上有何事哉。

【注释】①度：计量长短的标准。②量：计量物体多少的容器。③衡：秤。④以律均清浊：律，乐律；音律。古人按音阶高低分为六律和六吕，合称十二律。均，古代校正乐器音律的器具。清浊，音乐的清音与浊音。⑤以名稽虚实：名，名分。稽，考核；查考。虚实，真伪。⑥烦惑：指杂乱可疑的事物。⑦以易御险难：易，简易，简省。御：控制；约束以为用。险难：险阻艰难。⑧一：哲学用语。我国古代思想家用以称宇宙万物的原始状态。⑨百度：百事；各种制度。⑩顽嚚：嚚，音银，亦作“顽嚚”。愚妄奸诈。⑪聋：原意指听觉失灵或闭塞。本处指愚昧；不明事理。⑫瞽：原意为失明的人；盲人。本处指昏昧；不明事理。⑬备：完备；齐备。⑭责：要求；期望。⑮病：疲惫。⑯诸：语助词。表感叹。⑰设：连词。表示假设。假使，倘若。⑱迟疾：或快或慢；快慢。⑲阙：缺误；疏失。⑳当：符合。㉑分：指本分。

【译文】古人用尺具来计算物体的长短，用量器来测量东西的多少，用秤来称量物体的轻重，用音律来协调音声的清浊，用名分来考查事物的虚实，用法令制度来平定国家的安定与动乱，用简明来对治烦琐、疑惑，用平和来排解危难。使万事万物都顺应其“道”，各种制度都以法令为标准。使万事万物归于道，是最简单的方法，依据法令制度行事，是最便易的措施。如果能做到这样，那么愚顽之人、奸诈之人、聋子、瞎子就可以和明辨之人、聪慧之人、耳聪目明之人，以同样的方法来治理。天下的事情千差万别，一个人不可能完全精通，如果要求一个人什么都会，即使是圣贤人也做不到。假如一个人能做天下所有的事，但他在做事的前后左右、远近快慢方面，必定有不能兼顾之处。如果有不能兼顾之处，对于治理国家就会有所欠缺。如果要治理国家而没有欠缺，就应该使事情的大小多少都恰如其分，农民、商人、工匠、官员，都恪守自己的本分，那么，在位的君主还有什么事情需要亲自去做呢？

【原文】故有理而无益于治者，君子不言；有能而无益于事者，君子弗为。君子非乐有言，有益于治^①，不得而言；君子非乐有为，有益于事，不得不为。故所言者不出于名法^②、权术^③，所为者不出于农稼^④、军阵^⑤，周务^⑥而已。故明主任之。

【注释】①治：指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与“乱”相对。②名法：名分与法律。③权术：权谋；手段。④农稼：指农业生产。⑤军阵：军事或战争。⑥周务：济事，成事。

【译文】所以，自己的想法虽有道理，但对治理国家没有益处的，君子绝对不说。自己虽有能力，但对成就事业没有好处的，君子也绝不去做。君子并不喜欢多话，因为对治理国家有好处，所以不得不谏言；君

子并不喜欢多事，因为对成就事业有好处，所以不得不去做。所以，君子所说的话，不外乎名、法、权、术方面的内容；君子所做的事，不外乎农业生产、军旅战阵，并将其做到圆满。所以，圣明的君主任用君子。

【原文】治外之理，小人之所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之所必为。小人亦知言有损于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有损于治而不能不为。故所言者极于儒墨^①是非之辨，所为者极于坚^②伪偏^③抗^④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诛之。故古语曰：“不知无害^⑤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工匠不能无害于巧^⑥，君子不知无害于治。”此言信矣。为善使人不能得从，为巧使人不能得为，此独^⑦善独巧者也。未尽巧善之理，为善与众行之，为巧与众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

【注释】①儒墨：儒家和墨家。战国时期同为重要学派。②坚：坚决，不改变。③偏：不公正，偏袒。④抗：“阬”的被通假字。亦作“杭”。抗拒；抵御。⑤无害：不损害；不妨害。⑥巧：技巧；技艺。⑦独：单独；独自。

【译文】对治国无益的想法道理，小人必然会讲；对从事国家事务无益的才能，小人一定会去表现。小人也知道自己所说的话对治国有损害，却不能止住不说；小人也知道自己所能做的有损于治国，却不能止住不做。所以他们所谈论的，尽是儒家、墨家的是非争辩；所做的都是非常固执、虚伪、偏袒、违抗的行为，不过是为贪图虚名罢了。所以，贤明的君主要罢免除去他们。古语说：“没有知识并不妨碍一个人成为君子，知识渊博也不妨碍一个人成为小人。工匠不知道其它事情，并不妨碍他手艺精巧；君子不知道其它事情，也不妨碍他能治理好国家。”这话的确可信。自己做善事，不能使别人跟随来做；自己做工精巧，却不能让人跟着学会，这是独自善巧之人，二者都没有真正明白善与巧的道理。自己有善行也能使众人跟着行善；自己做工精巧也能

让大家做到精巧，这才是善中之善、巧中之巧。

【原文】故所贵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①，贵其能与众共治也；所贵工倕^②之巧，不贵其独巧，贵其与众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独贤，事欲独能，辩^③欲出群^④，勇欲绝众^⑤。独行^⑥之贤，不足以成化^⑦；独能之事，不足以周务^⑧；出群之辩，不可为户说；绝众之勇，不可与征阵^⑨。凡此四者，乱之所由生。

【注释】①独治：一人治理；一人统治。②工倕：倕，古巧匠名。相传尧时被召，主理百工，故称工倕。③辩：争论；辩论。④出群：犹言出众。⑤绝众：超群出众。⑥独行：独自实行或行事。⑦成化：完成教化。⑧周务：成事。⑨征阵：战阵。

【译文】所以圣人治理国家的可贵之处，不在于圣人能独立治理国家，而在于圣人能与众人共同来治理；能工巧匠的可贵之处，不在他个人做事精巧，而在于他能协同众人共做精巧之物。现在的人们，行为总想表现自己特别贤德，做事总想表现自己很有能力，论辩总想表现自己语言超群，勇敢总想表现自己无人能比。然而，一个人独自行为贤善，不足以完成教化万民；一个人做事能力再强，不足以完成各项工作；论辩能力超群，不可能家喻户晓；勇敢无比，不可能上阵同众敌应战。大凡这四种情况，都是国家产生混乱的根本原因。

【原文】是以圣人任道以通其险，立法^①以理^②其差，使贤愚不相弃，能鄙^③不相遗^④。能鄙不相遗，则能鄙齐功^⑤；贤愚不相弃，则贤愚等虑。此至治之术也。名定则物不竞^⑥，分明^⑦则私不行。物^⑧不竞，非无心^⑨，由名定，故无所厝^⑩其心；私不行，非无欲，由分明，故无所厝其欲。然则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于无心无欲者，制之有道也。彭

蒙^⑩曰：“雉^⑫菟^⑬在野，众人逐之，分未定也。鸡豕^⑭满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圆者之转，非能转而转，不得不转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止也。因圆者之自转使不得止，因方者之自止使不得转，何苦物之失分？

【注释】①立法：建立法制；制定法令条例。②理：处理。③能鄙：能者与无能者。④遗：遗弃；舍弃。⑤齐功：同心协力去做。⑥不竞：不争逐。⑦分明：明确；清楚。⑧物：郑玄注：“物，万物也。”⑨无心：犹无意，没有打算。⑩厝：放置，安放。⑪彭蒙：战国年间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庄子·天下》篇曾经论述过他和田骈、慎到同一派的思想。⑫雉：亦作“鸩”，鸟名，通称野鸡。雄者羽色美丽，尾长，可做装饰品。雌者尾较短，灰褐色。善走，不能远飞。⑬菟：通“兔”。⑭豕：猪。

【译文】所以圣人遵循道来避免各种艰难险阻，制定法令制度来治理各种差错，使贤人和愚人不互相嫌弃，使能人与庸人不互相舍弃。能人与庸人不互相舍弃，那么能人与庸人就会共建奇功；贤人与愚人不互相嫌弃，那么贤人与愚人就会共同考虑国家大事。这是最高明的治国方法。名分确定后，人们就不会对事物起纷争；名分明确后，人们的私欲就不会盛行。对事物不争夺，并不是人们没有争夺之心，而是因为名分确定之后，私心就无处可起；私心没有起来，并不是人们没有私欲，而是因为名分确定之后，人们的私欲没有表现的地方。尽管私心、欲望人人都有，却能使人们做到没有私心、私欲，是因为节制的方法得当。彭蒙说：“野鸡和兔子在野地时，众人都会追逐他们，是因为名分没有确定的缘故；鸡和猪充满集市，却没有人抢来占为己有，这是因为名分已经确定。”圆的东西会转动，并不是因为它本身会转动而转动，是因为它具备转动的条件而不得不转动；方的东西之所以会静止，并不是因为它本身能静止而静止，是因为它具备静止的条件而不

得不静止。顺应圆的东西能转动的特性，使它不能静止；顺应方的东西能静止的特性，使它不能转动，何必担心事物失去本性呢？

【原文】故因贤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无用，使不得用。用与不用，皆非我也。因彼可用与不可用，而自得其用也。自得其用，奚患物之乱也？道行于世，则贫贱者不怨，富贵者不骄，愚弱者不悒^①，智勇者不矜^②，足于分也；法行于世，则贫贱者不敢怨富贵，富贵者不敢凌^③贫贱，愚弱者不敢冀^④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此法之不及道也。

【注释】①悒：恐惧。②不矜：不骄傲；不夸耀。③凌：欺侮。④冀：企图；非分地谋求。

【译文】所以凭借贤能之人对治理国家有用的特征，使他们不得为国家所用；凭借愚昧之人对治理国家无用的特征，使他们不得被国家任用。用与不用，都不是由自己个人的主观愿望所确定，而是凭借他们可用与不可用的特征，使他们各得其所。若能使他们各得其所，又何必担心事物会发生混乱呢？如果大道能在世间施行，那么贫穷卑微的人就不会有怨言；富裕尊贵的人就不会骄横；愚笨软弱的人就不会恐惧害怕；聪明勇敢的人就不会盛气凌人，这是因为确定了名分的缘故。如果法令制度能在世间施行，那么贫穷卑微的人就不敢怨恨富裕尊贵的人，富裕尊贵的人也不敢欺凌贫穷卑微的人；愚笨软弱的人就不敢企盼超过聪明勇敢的人，聪明勇敢的人也不敢鄙视愚笨软弱的人，这就是“法治”不如“道治”的地方。

【原文】世之所贵，同而贵之，谓之俗^①；世之所用，同而用之，谓之物。苟违^②于人，俗所不与；苟恃^③于众，俗所共去。故人心皆殊，而

为行若一；所好各异，而资用^④必同。此俗之所齐，物之所饰。故所齐不可不慎，所饰不可不择。昔齐桓好衣紫，合境^⑤不鬻^⑥异彩；楚庄爱细腰，一国皆有饥色。上之所以率^⑦下，乃治乱之所由^⑧也。国乱有三事，年饥民散、无食以聚之则乱，治国无法则乱，有法而不能行则乱。有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国不治，未之有也。

【注释】①俗：习俗；风俗。②违：违背；违反。③忤：音志。违逆。④资用：钱财费用。⑤合境：全境，全境的人。⑥鬻：音喻。卖。⑦率：表率；楷模。⑧由：原由；缘故。

【译文】被世人所看重的东西，也同样看重它就叫做顺应风俗；为世人所使用的东西，也同样使用它们就叫做物尽其用。如果违背众人的意愿，就会遭到风俗习惯的反对；如果伤害了众人的感情，就会被众人所摒弃。因此，人心尽管不同，但行为却能互相一致；人们的爱好尽管不同，可所用钱物必定完全相同。这就是风俗习惯对人们所起的统一作用，也是物质对人们所起的影响作用。所以，对风俗习惯的作用不可不慎重对待，对物质的影响作用不可不认真加以选择。从前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的衣服，结果齐国境内就没有卖其他颜色的绸布；楚庄王喜欢腰细的人，结果楚国境内的人都饿得面带饥色。处在上位的人怎样来为民众做出表率，是国家治乱的根本啊。造成国家混乱的原因有三种：遭受饥荒，人民流离失所，君主没有粮食来聚拢人民，国家就会出现混乱；治理国家没有法令制度，国家会出现混乱；有了法令制度但不能贯彻执行，国家也会出现混乱。有能够稳定百姓的食物，有法令制度且能贯彻执行，而国家还不能治理好，是从来没有的事。

圣人（本书圣人作大道下）

【原文】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术^①也。故仁以导^②之，义以宜^③之，礼以行之，乐以和^④之，名以正^⑤之，法以齐^⑥之，刑以威^⑦之，赏以劝^⑧之。故仁者所以博施^⑨于物，亦所以生偏私；义者所以立节行^⑩，亦所以成华伪^⑪；礼者所以行谨敬^⑫，亦所以生惰慢^⑬；乐者所以和情志^⑭，亦所以生淫放^⑮；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⑯篡^⑰；法者所以齐众异^⑱，亦所以生乖分^⑲；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⑳；赏者所以劝忠能^㉑，亦所以生鄙争^㉒。

【注释】①术：方法，手段。②导：教导，劝导。③宜：正当的道理，适宜的事情或办法。④和：和顺，平和。⑤正：特指在政治、道德、思想、言论、礼仪等方面，将违反原则、标准或规定的匡正过来。⑥齐：整治。⑦威：惩罚。⑧劝：奖勉，鼓励。⑨博施：普遍施与，多多给予。⑩节行：节操品行。⑪华伪：虚浮诈伪。⑫谨敬：谨慎诚敬。⑬惰慢：懈怠不敬。⑭情志：感情志趣。⑮淫放：纵欲放荡。⑯矜：自夸，自恃。⑰篡：特指臣子夺取君位。⑱众异：各种事物之间的差异。⑲乖分：非分。⑳陵暴：轻侮。㉑忠能：指忠诚能干的人。㉒鄙争：谓用不正当的手法争夺。

【译文】仁、义、礼、乐、名、法、刑、赏，这八项，是五帝、三王治理天下的方略。他们用“仁”来教导人心，用“义”使人事合宜，用“礼”来规范行为，用“乐”来使人和睦，用“名”来端正位分，用“法”来使

人整肃统一，用“刑”来威慑百姓，用“赏”来劝勉百姓。仁，本是用以广泛地施惠于万物的，但也会因此而产生偏私、不公。义，本是用以确立节操品行的，但也会因此形成浮华、虚伪。礼，本是用以待人处事恭敬、严谨的，但也会因此而滋生怠惰、轻慢；乐，本是用以调和情志、心性的，但也会因此而产生荒淫、放荡；名，本是用以端正尊卑位分的，但也会因此而产生傲慢、篡夺之心；法，本是用以整治各种纷争的，但也会因此而产生离心倾向；刑，本是用以威慑反叛逆抗的，但也会因此而产生欺凌、暴虐；赏，本是用以勉励忠诚与贤能的，但也会因此而产生鄙陋纷争。

【原文】凡此八术，无隐^①于人，而常存于世，非自显^②于尧^③、汤^④之时，非故逃^⑤于桀^⑥、纣^⑦之朝。用得其道，则天下治；用失其道，则天下乱。过此而往^⑧，虽弥纶^⑨天地，缠络万品^⑩，治道之外，非群生^⑪所餐挹^⑫，圣人措^⑬而不言也。

【注释】①无隐：没有隐瞒或掩饰。②显：显露，公开。③尧：中古帝陶唐氏之号。④汤：商朝的开国之君。又称成汤、成唐、武汤、武王、天乙等。⑤逃：指藏，隐匿。⑥桀：夏代最后一个君主，名履癸。相传为暴君。⑦纣：商代最后一个君主的谥号。一作受，亦称帝辛。相传是个暴君。历代著作中多以为暴君的典型。⑧过此而往：除此以外。⑨弥纶：统摄；笼盖。⑩万品：犹万物，万类。⑪群生：指百姓。⑫餐挹：吸收，采用。⑬措：弃置，搁置。

【译文】这八项方略，对谁都毫无隐瞒，常存于人世之间，既不会在唐尧、商汤时代自动光大显扬，也不会夏桀、商纣时代自己消失不显。这八项治国方略用得其当，则天下能得到治理；使用不当，则天下就会混乱。除去这八项治国方略之外，即使能统括天地、驾驭万物，但已经不属于治理国家的范畴，并不是百姓安身立命所需要的，圣人会

把它放在一边而不予讨论。

【原文】凡国之将存亡有六征^①，有衰国，有乱国，有亡国，有昌^②国，有强国，有治国^③。所谓乱亡之国者，凶虐残暴不与焉；所谓强治之国者，威力仁义不与焉。君年长，多妾媵^④，少子孙，疏宗^⑤强，衰国也；君宠臣，臣爱君，公法^⑥废，私欲行，乱国也；国贫小，家富大，君权轻，臣势重，亡国也。凡此三征，不待凶虐残暴而后弱也，虽曰见存^⑦，吾必谓之亡者也。

【注释】①六征：亦作“六证”。考察、识别人臣的六个方面。征，验证。②昌：兴盛；昌盛。③治国：安定、太平的国家。④妾媵：媵，音硬，古代诸侯贵族女子出嫁，以侄娣从嫁，称媵。后因以“妾媵”泛指侍妾。⑤疏宗：远房宗族。⑥公法：犹国法。⑦见存：现存。

【译文】大凡国家的存亡有六种征兆。有衰弱之国，有混乱之国，有灭亡之国，有昌盛之国，有强大之国，有安定太平之国。所谓混乱和行将灭亡之国，并不一定是因统治者凶残、暴虐所导致的；所谓强盛、太平的国家，并不一定是因统治者的威力、仁义所带来的。君王年岁已高，妻妾众多，嫡亲子孙少，远房宗亲势力强，这便是衰弱之国的征兆；君王宠信大臣，大臣谄媚君王，国家法律废弃，私欲泛滥盛行，这是混乱之国的征兆；国家贫穷弱小，而私人富足强大，君王的权力太轻，大臣的权力太重，这是行将灭亡之国的征兆。凡具备这三种征兆的国家，不必等到统治者凶恶残暴，国家就会衰弱，尽管国家暂时还存在，但可以断言它必定会灭亡。

【原文】内无专宠^①，外无近习^②，支庶^③繁息，长幼不乱，昌国也；农桑^④以时，仓廩^⑤充实，兵甲^⑥劲利^⑦，封疆^⑧修理^⑨，强国也；上不能

胜其下，下不能犯其上，上下不相胜犯，故禁令^⑩行，人人无私，虽经嶮易而国不可侵，治国也。凡此三征，不待威力仁义而后强，虽曰见弱，吾必谓之存者也。

【注释】①专宠：指独占宠爱者。②近习：指君主宠爱亲信的人。③支庶：宗法制度谓嫡子以外的旁支。④农桑：农耕与蚕桑。⑤仓廩：贮藏米谷的仓库。⑥兵甲：兵器和铠甲。泛指武器、军备。⑦劲利：坚固锐利。⑧封疆：指边疆。⑨修理：谓治理得好、处理政务合宜。⑩禁令：禁律和号令。

【译文】宫内没有专享宠爱的妃嫔，朝中没有过分宠信的大臣，子孙繁茂，长幼有序，这是昌盛之国的征兆；农耕桑植不违时令，国库粮食充足，军队强大，边防巩固，这是强大国家的征兆；上级不压制下级，下级不冒犯上级，上下各行其道互不相犯，因此令行禁止，人人无私，即使历经各种险恶、变故，国家都不可侵犯，这是安定太平之国的征兆。有这三种特征，不必等待君主施行威力仁义，国家都能强盛。这样的国家即使现在还显得弱小，但可以断言它必定会长久存在下去。

【原文】语^①曰：“佞辨可以荧惑^②鬼神。”探^③人之心，度^④人之欲，顺人于嗜好而弗敢逆^⑤，纳人于邪恶而求利。人喜闻己之美也，善能扬之；恶^⑥闻己之过也，而善能饰之。得之于眉睫^⑦之间，承^⑧之于言行^⑨之先。世俗之人，闻誉则悦，闻毁则戚^⑩，此众人之大情^⑪；有同己则喜，异己^⑫则怒，此人之大情。故佞人^⑬善为誉者也，善顺从者也；人言是、亦是之，人言非、亦非之。从人之所爱，随人之所憎^⑭，故明君虽能纳正直，未必亲正直；虽能远佞人，未必能疏佞人。故舜、禹者，以能不用佞人，亦未必憎佞人。语曰：“佞辨惑物，舜、禹不能得憎。”不可不察乎？

【注释】①语：俗语、谚语或古书中的话。此处指《国语》。②荧惑：炫惑。③探：探测；探求。④度：推测，估计。⑤逆：违背，拂逆。⑥恶：讨厌，憎恨。⑦眉睫：指人的脸色、眼色。⑧承：奉承。⑨言行：言语和行为。⑩戚：愤恚，愤怒。⑪大情：常情。⑫异己：志趣、见解与己不同，以至敌对。⑬佞人：善于花言巧语、阿谀奉承的人。⑭憎：厌恶，憎恨。

【译文】古话说：“巧辩可以迷惑鬼神。”巧辩之人，探究人的心思，揣度人的欲望，迎合人的嗜好，而不敢违逆，最终把人引向邪恶，以求取个人私利。人都喜欢听别人赞美自己的优点。他就擅长宣扬你的优点；讨厌别人说自己的过错，他就擅长文饰你的缺点；从人们眼神的细微变化中探知人的心意，能在人们言行之前就对人献媚奉承。世上的一般人，听到别人赞誉自己就高兴，听到别人批评自己就生气，这是人之常情。别人的意见与自己的意见相同就高兴，不同就恼怒，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奸邪之人都善于说赞美的话，都善于迎合他人。别人说“正确”，他也说“正确”；别人说“不正确”，他也说“不正确”。迎合别人所爱好的，附和别人所憎恶的。所以贤明的君主虽然能重用正直无私的人，但不一定愿意亲近他们；虽然不重用奸邪之人，但不一定愿意疏远他们。因此，即使像虞舜、夏禹这样贤明的君主，也只能做到不用奸邪之人，却不一定憎恶奸邪之人。古话说：“巧辩之人能够迷惑人心，虞舜、夏禹也做不到憎恶他们。”对此不能不明察呀！

【原文】老子^①曰：“民不畏死，如之何其以死惧^②之？”凡人之不畏死，由刑罚过；刑罚过则民不赖其生；生无所赖，视君之威未如也。刑罚中^③则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乐，故可以死惧矣。此人君之所宜执^④，臣下之所宜惧之。

卷三十七 孟子 慎子 尹文子 庄子 尉缭子

【注释】①老子：春秋时期思想家、道家的创始人。姓李名耳，谥号聃，故亦称老聃，著《道德经》五千言，亦名《老子》，为道家的经典著作。②惧：恐吓，威胁。③中：合适，恰当。④执：依据，遵照。

【译文】老子说：“老百姓不害怕死，怎么能用死来吓唬他们呢？”大凡老百姓不害怕死，是因为滥用刑罚。滥用刑罚，老百姓的生存就不能指望它来保障；百姓生存没有保障，就不会把君主的权威当成一回事了。然而，要是刑罚宽严适当，老百姓就会怕死。老百姓怕死，是因为活着可以得到快乐，所以才可能用刑罚处死来恐吓他们。这是君主所应掌握、臣下所应畏惧的。

【原文】田子^①曰：“人皆自为^②而不能为人。故君人^③者之使人，使其自为用、而不使为我用。”魏下先生曰：“善哉^④，田子之言！古者君之使臣，求不私爱于己，求显忠于己。而居官^⑤者必能，临阵者必勇。禄赏^⑥之所劝，名法^⑦之所齐，不出于己心，不利于己身。”

【注释】①田子：田骈（约公元前370年—公元前291年），又名广，一名陈骈，人称“天口骈”。齐国（今山东临淄）人。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哲学家。②自为：为自己。③君人：为人之君，统治人民。④善哉：赞叹之辞。⑤居官：担任官职。⑥禄赏：俸给和奖赏。⑦名法：名分与法律。

【译文】田子说：“人们都是只为自己，而不能为别人。所以做君主的使用臣下，要让他们懂得是为了他们自己在做，而不是为我君主在做。”魏下先生说：“田子的话说得太好了。古代君主使用大臣，不求大臣们偏爱自己，只求他们忠诚于自己，这样，做官的人一定会尽忠职守，身临战阵的人一定会奋勇作战。这是因为俸禄和奖赏对他们的激励、名分和法令对他们的整肃，不是出于君主自己的私心，也不是为了利于

君主自己。”

【原文】语曰：“禄薄者不可与经乱，赏轻者不可与人难^①。”此处上者所宜慎者也。父之于子也，令有必行者，有不必行者。去贵妻，卖爱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无敢恨，汝无敢思’，令必不行者也。故为人上者，必慎所令焉。人贫则怨人，富则骄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禄施于己也，起于情所难安而不能安，犹可恕也；骄人者无所苦而无故骄人，此情所易制弗能制，不可恕矣。

【注释】^①入难：犹赴难。

【译文】古话说：“俸禄微薄的臣子，不可能同君主一起经历动乱；所给奖赏轻微的臣子，不可能同君主一起共赴危难。”这是处在上位的人所应当慎重的事情啊。父亲对儿子下的命令，有些一定能够照办，有些不一定能照办。“休去贵妻，卖掉爱妾”，这样的命令儿子一定能照办。若再下令说：“你心里不能有怨恨，也不能有思念之情！”这样的命令儿子肯定是做不到的。所以，作为上层的统治者，一定要慎重对待自己所颁布的命令。人贫穷了就会怨恨别人，富裕了就会看不起别人。怨恨别人的人，总是苦恼他人不把俸禄分给自己一点，这种怨恨的情绪是源于他的处境确实艰难而不能心安，这是可以宽恕的；因富有而自高自大的人，本身没有任何困苦，却无故傲慢，看不起他人，这种情绪很容易控制却不控制，是不能宽恕的。

【原文】贫贱之望富贵甚微，而富贵不能酬^①其甚微之望。夫富者之所恶，贫者之所美；贵者之所轻，贱者之所荣，然而弗酬，不与同苦乐故也。虽不酬之，于我弗伤。今万民之望人君，亦如贫贱者之望富贵。其所望者，盖欲料^②长幼，平赋敛，时^③其饥寒，省^④其疾痛，赏

罚不滥^⑤，使役^⑥以时^⑦，如此而已，则于人君弗损也。然而弗酬，弗与同劳逸^⑧故也，故为人君不可不与人同劳逸焉。故富贵者不可不酬贫贱，而人君不可不酬万民，则万民之所不愿戴^⑨。所不愿戴，君位替矣，危莫甚焉！祸莫大焉！

【注释】①酬：实行，实现。②料：照料，照看。③时：通“伺”。侍候，侍奉。④省：探望，问候。⑤滥：过度，没有节制。⑥使役：服役，服事，伺候。⑦以时：按一定的时间。⑧劳逸：劳苦与安逸。⑨戴：尊奉，拥戴。

【译文】贫贱之人对富贵之人的期望很少，但富贵之人却不能满足这微小的愿望。富人不喜欢的，却是穷人所赞美的；有地位的人所轻视的，却是卑贱的人所称誉的。尽管如此，而富贵者却不肯满足贫贱之人的愿望，是由于他们不愿与贫贱者同甘共苦的缘故啊。虽然富贵者不去满足贫贱者的愿望，但对他自己并没有什么损伤。现在天下百姓所期望于君主的，也如同贫贱者期望于富贵者一样。他们所期望的，只是想照顾好自己一家老小，田赋税收能公平一些，在他们饥饿、寒冷时得到帮助，能体恤他们的疾苦，奖赏、惩罚合乎法令，征用劳役不要误了农时，仅此而已。这对于君王也不会有损什么。但是，这些微小的期望得不到回应，是因为君王不与平民百姓同辛劳、共安乐的缘故啊！所以作为君王者，不可不与百姓同劳共乐，富贵者因此不可以不帮助贫贱者达成愿望。君王不能不满足百姓的愿望。否则，百姓就会因此而不愿拥戴君王。百姓不愿拥戴君王，那么君王的地位就要被更替了。没有比这更大的危险了！没有比这再大的灾祸了！

庄子

【题解】《庄子》，亦称《南华经》，是庄周及其弟子等著，包括道家许多派别的作品，在战国末年有较大影响。《庄子》文章汪洋恣肆，语言生动形象，想像极为丰富，大都采用寓言形式。全书约有两百多则寓言，主要表达道家“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思想观念。著名的“内圣外王”的理念是庄子首先提出的，而庄子的内圣之学，无论其心学、气论以及天人之学，都对后代哲学产生了无可比拟的影响，可以说庄子的内圣之学决定了中国哲学史的主要内涵和方向。《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但现存的只有三十三篇，分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庄子之后，庄周学派也在发展变化，反映了战国以后的社会变革以及各种学派间的相互渗透。只要不违背《天下篇》所述的庄子观点，都应归属于同一体系。因此，可以说，《庄子》是以庄周思想为主体的从战国至秦汉间庄周学派的总集，它上承《老子》，下启《淮南子》，是道家的一部主要著作。魏徵等人从洋洋数十万言的《庄子》中节选了《胠箝》《天地》《天道》《知北游》《徐无鬼》等五篇，编入《群书治要》，作为向唐太宗进谏的理论依据。

【作者简介】庄子（约公元前369年—公元前286年），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战国时哲学家，作过宋国蒙地的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代。他自幼聪颖好学，对各家学说无不涉览，继承和发展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其思想包含有朴素辩证法的因素。但他

群书治要译注

认为“道”是“先天地生”的，从“道始未有封”达到“万物皆一也”，即“道”是无界限差别的，万物也该是齐一而无差别的。他看到一切都处在“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主张“齐物我、齐是非、齐大小、齐生死、齐贵贱”。据史料记载：庄周虽曾向监河侯借过粟，但对楚威王以厚礼聘他为相却断然拒绝，并告诉来使：“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及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急去，勿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表现出他安时处顺、逍遥自得的人生态度。

胠篋^①

【题解】外篇之三。在上位的人一心追求智谋而不讲道德，那么天下必定大乱！在上位的人崇尚奢侈，在下位的人就不能安心于“少”。自性本少，向外追逐越多，则越来越迷失自我本性。《群书治要》从《胠篋》篇选录这段文字，就是想劝谏君王抱朴务实，不宜机心太深。

【原文】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戏氏、神农氏^②，当是之时，民结绳^③而用之；足以纪要^④而已。甘^⑤其食，美其服；适^⑥故常甘，当故常美。若思夫侈靡^⑦，则无时谦意^⑧矣。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犬之音相闻，人至老死而不相往来^⑨。无求之至。若此之时，则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颈举踵^⑩曰：“某所有贤者。”赢粮^⑪而趣之^⑫，则内弃其亲，而外弃（本书弃作去）其主之事，足迹接乎诸侯之境，车轨结乎千里之外，至治之迹，犹^⑬致斯弊。则是上好智之过也。上谓至治（至治作好知）之君，智而好之，则有斯过矣。上诚^⑭好智而无道，天下大乱矣。何以知其然耶？夫弓弩^⑮毕弋^⑯机变之智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饵^⑰罟^⑱罟^⑲罟^⑳罟^㉑之智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㉒罗落^㉓罟^㉔罟^㉕之智多，则兽乱于泽矣；攻之逾密，避之逾巧，则虽禽兽犹不可图^㉖之以智，而况人哉？故治天下者唯不任知，任知则无妙^㉗也。智诈^㉘同异^㉙之变^㉚多，则俗惑于辩矣。上之所多者，下不能安其少也。性^㉛少而以逐^㉜多，则迷矣。

【注释】①胠篋：音区切，原谓撬開箱子。后亦泛指盗窃。②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这十二人为传说中的古代帝王。当时既未有史籍，亦不知其次第前后。刻木为契，结绳表信，上下和平，人心淳朴。③结绳：上古无文字，结绳以记事。《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孔颖达疏：“结绳者，郑康成注云，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义或然也。”④纪要：记述要点的文字。⑤甘：鲜美，可口。⑥适：满足，悦乐。⑦侈靡：奢华。⑧谦意：满意。⑨老死而不相往来：谓人们到老到死互相之间都不交往。形容彼此一直不发生联系。⑩延颈举踵：即延颈企踵。伸长头颈，踮起脚跟。形容仰慕或企望之切。⑪羸粮：担负粮食。引申指携带粮食。⑫趣之：同趋之，追求，追逐。趣，趋。⑬犹：可能。⑭诚：假如。⑮弓弩：弓和弩。弩，一种用机械力量射箭的弓，泛指弓。⑯毕弋：毕为捕兽所用之网，弋为射鸟所用的系绳之箭。泛指打猎活动。⑰钩饵：钓钩和鱼饵。⑱罟：音古。网的总称，此处指用网捕捉鱼或鸟兽。⑲罟：音姑。一种大型鱼网。⑳罟：音增。用木棍或竹竿做支架的方形鱼网，形似仰伞。㉑笱：竹制的捕鱼器，鱼笼。㉒削格：装有机关的捕兽木笼。㉓罗落：截捕禽兽的用具。㉔置罟：罟，音福，泛指捕兽网。㉕图：谋取。㉖妙：善。㉗智诈：巧诈。㉘同异：战国时名家思想家惠施提出的名辩论题，认为事物中存在小同异和大同异两种。人们对不同事物的认识有一致的和不一致的，这种认识上的同或异，为小同异，万物具有完全相同的一面，即都离不开存亡变化，又有完全相异的一面，即各自的变化又不一样，此为大同异。㉙变：通“辩”。争辩；辩论。㉚性：泛指天赋，天性。㉛逐：追逐。

【译文】以前，在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及神农氏那个时代，人们依靠结绳的办法记事（只要能记住要点就可以了），并且认为当时的饭菜味美、衣衫美丽（内心知足，所以饮食常感甜美；内心充实，所以衣服就常觉称心。若是追求奢侈华美，就没有满足的时候了）、风俗令人欢乐、居

卷三十七 孟子 慎子 尹文子 庄子 尉缭子

所使人安适，邻国边境彼此相互能看见，两边鸡犬之声都能听闻，但人们到老死都不相往来（无求到了极点）。像这样的时代，就达到安定太平的极致了。可是，如今的风气却使百姓伸长了脖颈、踮起脚跟去追求，一旦说“某地有贤德之人”，人们就携带干粮追寻而去，以致抛弃家里父母亲人，荒废自己的生计事务，足迹踏遍诸侯的国境，车轮印迹往来交错于千里之外（追求圣明君王治理的外在行迹，可能会导致这种弊端）。这是追求圣明之治的君王崇尚智谋的过错（君王想要获取圣明君王的名望，而用尽智谋来达到目的，就会产生这种弊端）。假如君王一心追求智谋而不讲道德，那么天下必定大乱！何以知道必定会大乱呢？运用弓弩、鸟网、弋箭机之类巧多变的智谋多了，空中的飞鸟就不安宁；运用钩饵、鱼网、鱼笼之类的智谋多了，水中的游鱼就不安宁；运用木栅、兽栏、兽网之类的智谋多了，那么草泽中野兽就不安宁（攻击的手段越精密，躲避的方法就越巧妙，即使是禽兽，尚且不能用智谋图取，更何况是人。所以治理天下不能专用智谋，专用智谋则无善可言啊）；机智、巧诈、同异的言语辩论多了，那么一般人就会被迷惑（在上位的人拥有的多，在下位的人就不能安心于“少”。天性本来习惯于寡少，却用来追求繁多，就会迷失自我）。

天地

【题解】外篇之五。《天地》篇是由十五章文字杂纂而成。这里选其中两章。通过华封人和尧的对话，提示要随顺天地之道，随遇而安，无心任自然，如鸟飞行而无迹。通过伯成子高对禹提出的批评，意在告诉君主真正的治理当顺天应人、无为而治，刑罚看似有效，却是乱的开始。

【原文】尧观^①乎华^②，华封人^③曰：“嘻！圣人。请祝^④圣人，使圣人寿。”尧曰：“辞。”“使圣人富。”尧曰：“辞。”“使圣人多男子。”尧曰：“辞。”封人曰：“寿、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独不用。何？”尧曰：“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是三者，皆非所以养意（意作德），故辞。”封人曰：“始也以汝为圣人也，今然君子也。天生烝民^⑤，必授之职。多男子而授之职，则何惧之有？物皆得所而志定。富而使分之，则何事之有？寄之天下，故无事也。圣人鹑居^⑥无事而斯安也而鷇食^⑦，仰物而足。鸟行而无章^⑧。率性而动。无常迹也。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虽汤、武之事，苟顺天应人，未为不闲。故无为而无不为者，非不闲也。千岁厌世^⑨，去而上仙^⑩；夫至人^⑪极寿命之长，任穷通之变，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故云厌世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⑫。气之散无不至之。三患^⑬莫至，身常无殃，则何辱之有？”

【注释】①观：看，察看。②华：地名，今陕西省华县。③封人：古官名。

卷三十七 孟子 慎子 尹文子 庄子 尉缭子

《周礼》谓地官司徒所属有封人，掌管修筑王畿、封国、都邑四周疆界上的封土堆和树木。春秋时各诸侯国都设有封人，典守封疆。同时掌管筑城之官亦称封人。④祝：祝祷。⑤烝民：民众，百姓。⑥鹑居：谓野居无常处。⑦鷇食：鷇，音扣，小鸟刚生时，由母鸟哺育，不必亲自求食。比喻无心而自足。⑧无章：没有次序。⑨厌世：去世。死的婉辞。⑩上仙：成仙，登仙。⑪至人：道家指超凡脱俗、达到无我境界的人。⑫帝乡：天官，仙乡。⑬三患：指多子有多惧之患、富有多事之患、寿有多辱之患。

【译文】尧帝去华地巡察。华地守封疆的官员说：“啊，圣人来了！请让我为圣人祝福吧！祝愿圣人长寿！”尧帝说：“不用了。”“祝愿圣人富有。”尧帝说：“不用了。”“祝愿圣人多子！”尧帝说：“不用了。”那人接着说：“长寿、富有和多子，这是人们所期盼的，您偏偏不需要，为什么呢？”尧帝说：“多子就会多忧，富有就会多事，长寿就会多受辱。多忧、多事、多受辱就不能涵养德行，因此谢绝您对我的祝福。”那人听后说：“起初，我认为您是圣人，现在看来，您只能是个君子。苍天让万民降生人间，必定会赋予他们一定的职责。子孙多就赋予他们相应的职责，这有什么可忧惧的呢（万物都能得到合理安排则心志安定）？富有了就把财物散分众人，怎么会生出事端呢（与天下之人共享利益，则不会有事端）？圣人像鹤鹑一样居无常处，像待哺的雏鸟一样有什么吃什么（道法自然，无心生事，知足而足），如鸟儿在空中飞过不留一点踪迹（循着本性之善而行动，没有固定不变的外在行迹）；天下太平、政治清明，就跟万物一同昌盛，天下纷乱，不行正道，就修身养性、闲居起来（即使是商汤伐夏、周武王伐纣的事，如果上顺天、下应人，也会轻松自如。所以无为而无不为的人不是没有闲暇）；长寿之后离开人间，就升天成仙（至人的寿命是活到天命让他离去时便离去，至人洞悉穷困与显达的变化，有生命时则顺道而行，生命无时便随物而化。所以说他不愿在世间便升天而成仙）；驾驭朵朵白云，来到天宫（气运随缘散发，了无障碍，

无所不至)。长寿、富有、多子所导致的忧患不会到来，自身长久没有灾殃，那么还会有什么屈辱呢！”

【原文】尧治天下，伯成子高^①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禹往见之，则耕在野。禹趋就^②下风^③，立而问焉，曰：“昔尧治天下，吾子^④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禹，而吾子辞为诸侯而耕，敢问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⑤，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

【注释】①伯成子高：唐尧时人。相传尧治天下，他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禹时，他认为“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就隐居耕种。亦省称“伯成”。②趋就：疾步走向。③下风：比喻处于下位、卑位。④吾子：对对方的敬爱之称。一般用于男子之间。⑤劝：勤勉，努力。

【译文】尧帝统治天下的时候，伯成子高被立为诸侯。尧帝将帝位传于舜，舜又将帝位传于禹，伯成子高便辞去诸侯之职去从事耕作。夏禹前去拜见他，伯成子高正在田间耕作。夏禹快步上前居于下方，恭敬地站着问伯成子高说：“当年尧帝统治天下，先生被立为诸侯。尧帝将帝位传于舜，舜又将帝位传于我，可是先生却辞去诸侯的职位而来从事耕作。敢问这是为什么呢？”伯成子高说：“当年尧帝统治天下，不须奖励而百姓自勉，不须惩罚而人民敬畏。如今你施行赏罚但百姓却不仁义，德行从此衰退，刑罚从此建立，后世的祸乱也就从此开始了。”

天道

【题解】外篇之六。文中对君臣各尽其分、“有为”“无为”的辨析非常到位，指出君主当效法天地“无为”之道，以无形统领有形，不要因自视智巧陷入具体的事相中而失去了为君者的本位，臣民就会竭尽全力做臣民该做的事情，此即所谓“无为而无不为”的为君之道。

【原文】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①为常^②。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余者闲暇之谓也。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不足者汲汲然欲为物用^③者也，欲为物用，故可得而以（以作臣）也。故古之人贵夫^④无为也。上无为也，下亦无为也，是下与上同德也，下与上同德则不臣。下有为也，上亦有为也，是上与下同道也，上与下同道则不主。夫工人无为于刻木，而有为于用斧；主上无为于亲事，而有为于用臣。臣能亲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当其能，则天理自然，非有为也。若乃主代臣事，则非主矣；臣秉^⑤主用，则非臣也。故各司^⑥其任，则上下咸得，而无为之理至矣。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注释】①无为：道家主张清静虚无，顺应自然，称为“无为”。②常：规律。③物用：百物器用。④夫：此处是文言指示代词，相当于“这”或“那”。⑤秉：主持，掌握。⑥司：主管。

【译文】帝王的品德，是以天地为宗师，以道德为根本，以无为为常规。顺应自然而无为，就能管好天下还有闲暇。如果不顺应自然而心有作为，就会被天下之事驱使，而心力不足、应接不暇（应接不暇，是指忙于追求百物器用。一心追求百物器用，当然就要被天下之事驱使了）。所以，古时之人都崇尚无为而治。君主无为，臣民也无为，这是臣民与君主的德行相同。如果臣民与君主的德行相同，那就难以体现为臣之道了。臣民有为，君主也有为，这是君主与臣民的做法相同。如果君主与臣民做法相同，那就难以体现为君之道了（工匠不必直接雕刻木料，重点在于怎样使用斧头。君王不必致力于亲自做事，而要致力于如何善用臣民。臣民能够具体做事，君主能够善加调配臣民。斧头能雕刻木料，而工匠能够使用斧头，像这样各尽其所能，就符合天理自然，并不是有心而为。如果君主代替臣民做具体的事，就不符合君主的定位了；臣下如果掌管君主支配大局的权力，就不符合臣下应有的角色定位了。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本分位置上尽心尽责，那么上下都会恰如其分，这样就把“无为”的道理把握到极致了）。君主用无为之道来治理天下，臣民必然有为而应对天下万事，这是不变的法则。

【原文】故古之王^①天下者，智虽落^②天地，不自虑也；辩虽雕^③万物，而不自说也；能虽穷^④海内，不自为也。夫在上者，患于不能无为也，而代人臣之所司，使咎繇^⑤不得行其明断，后稷^⑥不得施其播殖，则群才失其任，而主上困于役矣。冕旒^⑦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为，斯乃无为而无不为者也，故上下皆无为矣。但上之无为则用下，下之无为则自用矣。天不产^⑧而万物化，地不长而万物育，所谓自尔。帝王无为而天下功成。功自彼成。

【注释】①王：统治，称王。②落：奚侗曰：“‘落’借作‘络’，谓包络也。”③雕：泛指修饰。④穷：极，竟。⑤咎繇：亦作咎陶。即皋陶。舜之贤臣。⑥后稷：周的始祖名弃，曾经被尧举为“农师”、被舜命为后稷。⑦冕旒：旒，音流。专指皇冠。借指皇帝、帝位。⑧产：养育，生。

【译文】所以，古代治理天下的人，智慧虽然能包罗天地，却不亲自去思虑事务；口才虽然能修饰万物，却不亲自去谈说；能力虽然强于四海之内的人，却不亲自去做（处于上位者最大的祸患是不能掌握好无为的原则，而去代替臣子办理具体事务，这样即使是咎繇也不能正常公正地施行刑罚，后稷也不能正常地安排农事，于是有才干的臣民们失去他们的职分，而君主却陷入具体事务当中无法脱身。君王端坐无为而把具体事务交给臣民们去做，天下臣民都能够完全发挥自己的职能，这样才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含义。所以上下都能做到无为。不同的是上位者的无为是要善用臣下，下位者的无为是完全发挥自身的职分）。上天并未生养万物而万物自然化生，大地无心养育而万物自然繁衍（这就叫自然而然），帝王无为而天下得到治理（事功自然而然达成）。

【原文】故曰：“莫神于天，莫富于地，莫大于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同乎天地之无为也。此乘^①天地，驰万物，而用人群之道也。本在于上，末在于下；要在于主，详在于臣。三军^②五兵^③之运，德之末也；赏罚利害，五刑^④之辟^⑤，教之末也；礼法数度^⑥，刑名^⑦比详^⑧，治之末也；钟鼓之音，羽旄^⑨之容，乐之末也；哭泣衰絰^⑩，降杀^⑪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须精神之运^⑫，心术之动，然后从者也。夫精神心术者，五末之本也。任自然而运动，则五事之末，不振而自举也。

【注释】①乘：驾御。②三军：周制，诸侯大国三军。中军最尊，上军次之，下军又次之。一军一万二千五百人，三军合三万七千五百人。③五兵：五种兵器。所指不一，泛指各种兵器。④五刑：《周礼·秋官·司寇》：“以五刑纠万民：一曰野刑，上功纠力；二曰军刑，上命纠守；三曰乡刑，上德纠孝；四曰官刑，上能纠职；五曰国刑，上愿纠暴。”⑤辟：特指刑法。⑥数度：犹制度。⑦刑名：战国时以申不害为代表的学派。主张循名责实，慎赏明罚。后人称为“刑名之学”。韩非子亦尚“刑名”。⑧比详：考校审核。⑨羽旄：旄，音毛，乐舞时所执

的雉羽和旄牛尾。⑩衰经：丧服。古人丧服胸前当心处缀有长六寸、广四寸的麻布，名衰，因名此衣为衰；围在头上的散麻绳为首经，缠在腰间的为腰经。衰、经两者是丧服的主要部分。⑪降杀：递减。⑫运：此处指运用、使用。

【译文】所以说，没有什么比上天更为神妙，没有什么比大地更为富饶，没有什么比帝王更为伟大的了。所以说，帝王的德行能与天地相匹配（和天地无为运化相同）。这就是驾御天地、驱遣万物而任用众人的大道。根本在于帝王，枝叶在于臣下；关键在于人主，细节在于臣下。全国军队和各种兵器的运用，这只是德政的次要方面；赏、罚、利、害，五刑之法，这只是教化的次要方面；礼、法、数、度，都要循名责实，进行审查考核，这只是治理国家的次要方面；用钟鼓奏出乐曲、用鸟羽兽毛装饰舞者，这只是音乐的次要方面；痛哭流涕、披麻戴孝，谨守服丧的规格与时间，这只是居丧的次要方面。这五项次要方面，是必须要精神 and 心念的运用，然后才能随之而行（精神和心念，是以上五项次要方面实施所依附的主体，主体按照自然规律随机而动，那么所有次要的部分，不需要特别振作而自然就能跟着发动起来）。

【原文】末学者，古之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所先者本也。君先而臣从，长先而少从，男先而女从。夫尊卑先后，天地之行也，故圣人取象^①焉。言此先后虽是人事，然皆在至理中来，非圣人之所作也。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秋冬，四时之序也。万物化作，盛衰之杀^②，变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也，而有尊卑先后之序，而况人道乎？明夫尊卑先后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无也。宗庙^③尚亲，朝廷尚尊，乡党^④尚齿，行事尚贤，大道之序也。言非但人伦之所尚也。愚智处宜，贵贱履位^⑤，官各当其才也。必分其能，无相易业。必由其名。名当其实，故由名而实不滥也。以此事上，以此畜^⑥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智谋^⑦不用，必归其天。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礼法数度，刑名比详，古之人有之。此下之所

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寄此事于群下，斯乃畜下者也。

【注释】①取象：以某事物作为榜样。②杀：等差。③宗庙：古代帝王、诸侯祭祀祖宗的庙宇。④乡党：泛称家乡。周制，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五百家为党。⑤履位：就位。⑥畜：养育。⑦智谋：才智谋略。

【译文】关于这些末节的学问，古时候的人就掌握了，但不被看作是首要的事情（最重视的是根本主体）。国君为先导而臣子跟随，年长者为先导而年少者跟随，男子为先导而女子跟随。尊卑、先后，这是天地运行变化的规律，所以圣人取而效法制定人伦等级（这里说的先后位次，虽然是人事，但都是从大道至理中得来，并不是圣人所创制的）。天在上为尊，地在下为卑，这是神明的位次；春夏秋冬，这是四季的序列；万物生长，盛衰生死，这是事物变化的规律。天地是最为神圣而又玄妙的，尚且存在尊卑、先后的秩序，何况人间的事物呢（明白了尊卑先后的位次，就知道世间万事万物都不能离开这些规则）！宗庙尊重亲族，朝廷敬重尊长，乡里尊重老人，办事尊重贤能，这是天地大道所体现的秩序（说明这些秩序并非只是为了维护人间的伦常关系才特别提出并强调的）。愚钝之人与聪敏之人各得其所，尊贵之人与低贱之人各践其位（官员的职位与其才干相当，方能人尽其才）；必定因能力大小而授职（各自能发挥自己的长处，不需要再调换），必定要名实相符（名分和实际才能相当，所以有名分的人，实际能力也绝对到位而不是虚妄不实）。按照这个原则来侍奉君主、养育百姓、治理事务、修身养性，不使用智谋，一定能合乎天道。这就叫做天下太平，是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礼（上下尊卑的等级）、法（由礼制定的法律）、数（法律中的各级等差）、度（数中的制度措施）都要循名责实，进行审查审核，这是古时候就有的。这是臣民用以侍奉君主的，而不是君主用以抚养臣民的（把具体的事务交给臣下们去做，这才是培养爱护下属的方法啊）。

【原文】昔者，舜问于尧曰：“天王^①之用心何如？”尧曰：“吾不傲^②无告，无告者所谓顽民也。不废^③穷民，恒加恩也。苦死者，嘉^④孺子^⑤，而哀^⑥妇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则美矣，而未大也。”尧曰：“然则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宁^⑦，与天合德，则虽出而静也。日月照而四时行，若昼夜之有经^⑧，云行雨施^⑨矣。”此皆不为，而自然者也。尧曰：“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⑩为哉？天地而已矣！

【注释】①天王：犹天子。②傲：轻慢，轻视。③废：抛弃。④嘉：夸奖，赞许，慰勉。⑤孺子：幼儿，儿童。⑥哀：怜悯，怜爱，同情。⑦宁：安定。⑧经：常道。指常行的义理、准则、法制。⑨云行雨施：喻广施恩泽。⑩奚：文言疑问代词，相当于“胡”“何”。

【译文】过去舜问尧说：“天子的用心怎么样？”尧说：“我对不堪受教的人不傲慢轻视（不堪受教，说的是愚蠢顽劣之人），不抛弃穷苦百姓（随时施加恩德给他们），为死者感到痛苦，善待其幼子并怜悯那些妇人。这些就是我的用心。”舜说：“这样做当然很好，不过还算不上博大。”尧说：“那么该怎么办呢？”舜说：“合乎上天的德行，虽应对万事而内心呈现一片安宁（只要做到与天合德，那么即使发生任何事，内心都能够安定下来），像日月普照而四季变化，昼夜交替，云气运行而雨水施降，都是自然而然地进行的（这都是没有妄加干涉而顺其自然的）。”尧说：“您是与天道相合；我是与人事相合。”天和地，自古以来都是被尊敬的。黄帝、尧、舜都共同赞美它。所以，古时候治理天下的帝王，还要做些什么呢？不过效法天地罢了。

知北游

【题解】外篇之十五。王夫之曰：“此篇衍自然之旨，其说亦自《大宗师》来。”《知北游》篇主旨在谈道，由十一个寓言组合而成。充分阐述了道的自然而然、无法言传及道充斥天地、无所不在而又无迹可寻的特点。魏徵选择本篇寥寥数句，重点在于提示国君治理国家要效仿天地，行不言之教，无为而无所不为。

【原文】圣人行不言之教。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道不可致^①也。道在自然，非可言致也。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道之华、乱之首也。礼有常则^②，故矫效之所由生也。故曰：“为道者日损，损华伪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华去而朴全，则虽为而非为也。天地有大美^③而不言，四时有明法^④而不议，万物有成理^⑤而不说。此孔子之所云予欲无言。至人^⑥无为，任其自为而已。大圣^⑦不作^⑧，唯因任也。观于天地之谓也。观其形容，象其物宜，与天地无异者。

【注释】①致：求取；获得。②则：此处指具体的外在表象。规律，法则。③大美：谓大功德、大功业。④明法：明显的规律。⑤成理：固定的规律。⑥至人：道家指超凡脱俗、达到无我境界的人。⑦大圣：具有圆满德行和智慧的人。古谓道德最完善、智能最超绝、通晓万物之道的人。⑧不作：不创作。即孔子所说的“述而不作”。

【译文】圣人施行的是不用言传的教化（顺乎自然而行，才是不用言传的教化）。道是没有办法通过言教得到的（道存在于自然之中，并不能靠言教而得道）。失“道”之后，只好据“德”来治天下；失“德”之后，只好依“仁”来治天下；失“仁”之后，只好行“义”来治天下；失“义”，最后只能以“礼”治天下了。礼，是自然之道的华美外表，也是社会祸乱的开端（礼有一定的规范准则，这样就产生了矫饰模仿的行为）。所以说，为“道”者一天天减损其不自然的虚伪（去掉那些虚华伪饰），减损再减损，以至最后达到“无为”的境界。“无为”实际上是“无不为”（去掉虚伪，就能恢复朴实无华的本性，这样，虽然有为，却无有为之心了）。天地对万物有最大的美德却不愿称说，四季有明显的规律而不言语，万物有不变的规律却不解说（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予欲无言”）。达到无我境界的人能做到无为（任其自为而已），具有圆满德行和智慧的人，不妄加自己的想法去创作（只是顺应自然之道而已）。这就叫取法乎天地自然（观察天地万物的状态，效法天地万物的自然规律，和天地无心随顺自然的做法没有区别）。

徐无鬼

【题解】陆德明曰：“徐无鬼，缙山人，魏之隐士也。”《徐无鬼》篇出自《庄子·杂篇》，由十五章文字杂纂而成，此处仅节选一小段。通过黄帝和牧马童子的对话，以“去其害马”的鲜明态度表达了应“无事”“无为”的思想。“无事”即不生事、不过分搅扰从事，这就是道家“勿扰民”的思想。

【原文】黄帝将见^①大隗^②乎具茨之山^③，方明为御^④，昌寓骖乘^⑤，张苦、謵戾（戾作朋）^⑥前马^⑦，昆闾、滑稽后车^⑧。至襄城^⑨之野，七圣皆迷，无所问涂^⑩。适遇牧马童子，问涂焉。曰：“若^⑪知具茨之山乎？”曰：“然。”曰：“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黄帝曰：“异哉，小童！非徒^⑫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请问为^⑬天下。”小童曰：“夫为天下者，亦何以异乎牧马者哉？亦去其害马者^⑭而已矣。”马既^⑮过分为害。黄帝再拜稽首^⑯，称“天师”^⑰而退。

【注释】①见：谒见，拜见。②大隗：《庄子注疏》：“大隗，古之至人也。”③具茨之山：具茨山。众多文献记载，黄帝活动的中心地域就在具茨山。位于河南省中部禹州市、新郑市、新密市三市交界处，属于伏牛山余脉。④方明为御：方明，人名。御，驾驭车马的人。⑤昌寓骖乘：昌寓，人名。骖乘，陪乘或陪乘的人。骖，通“参”。⑥张苦、謵戾：皆是人名。⑦前马：在马前护卫或引导。⑧昆闾滑稽后车：昆闾、滑稽皆是人名。后车，副车，侍从所乘的车。⑨襄

群书治要译注

城：属今河南许昌。⑩问涂：询问路径，探索门径。涂，通“途”。⑪若：你。⑫非徒：不但，不仅。⑬为：治理，处理。⑭害马者：原意为有害于马的天性的事情。后亦用以比喻有危害性的事物。⑮既：至，及。⑯再拜稽首：即稽首再拜。古代行稽首礼后，又先后拜两次，表示礼节隆重。⑰天师：古代对有道术者的尊称。

【译文】黄帝要到具茨山去拜见一位名叫大隗的高人，方明驾车，昌寓坐在右边陪乘，张苦、謩朋在马前引路，昆阍、滑稽侍从于后。来到襄城的郊野，七位圣人均迷失了方向，无处问路。正巧遇到一位牧马童子，便上去问路，对他说：“请问，你知道具茨山吗？”童子说：“知道。”接着又问：“那你知道大隗居住的地方吗？”童子说：“知道。”黄帝有点诧异，说：“孩子，真奇怪了，你怎么不仅知道具茨山，还知道大隗居住的地方！那我再请问，你能告诉我怎样治理天下吗？”童子便说道：“治理天下，跟牧马又有什么不同呢？只不过去掉有害于马天性的事情罢了（马的性情过分了就有危害）！”黄帝听后，叩头再三拜谢，尊称他为“天师”而离去。

尉缭子

【题解】《尉缭子》一书为战国中期军事家尉缭所作。《汉书·艺文志》兵形势家类著录有《尉缭》三十一篇，今本为五卷二十四篇。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初期墓出土残简六篇，与今本相应之篇内容大同小异。《群书治要》辑录其中《天官》《兵谈》《战威》《兵令》等四篇，与今本和汉墓出土竹简本相较，除个别字参差外，内容基本一致。

《尉缭子》主要论述用兵之道，主张“天官时日，不若人事”，即注重祈祷天地相助、相信天时地利，不如充分发挥人的作用；“富治之国，兵不发刃，甲不出暴，而威服天下矣。”即人民富足，国家安定，不必使用武力、出动军队，就能使天下敬畏顺服；强调“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胜，善之善者也”即百战百胜并不算高明，不战而胜才是最高明的用兵智慧。

《尉缭子》的军事思想还论述了：武力离不开文治，否则，社会不安宁，动乱贫弱，也不可能有强大的武力；文治离不开武力，若没有足以维护统治的武力，国家的稳定和社稷的安全也是不可能的。二者互相依存，互相促进，不可偏废。将帅凡事都应身先士卒以身作则，能与士兵们同甘共苦，做到劳逸结合时，士兵才能信服并听其命令，从而提高斗志，拼死而战。即使天下最善于用兵的人，也不敢将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擂鼓之后，而要立足于战前的严格治军之上。

魏徵等辑录此书四篇，充分反映了战国时期治军与作战的智慧和经验。《四库全书总书目·兵家类》亦指出：“《尉缭子》其书大指主于分

群书治要译注

本末，别宾主、明赏罚，所言往往合于正。如云：‘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又云：‘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皆战国谈兵者所不道。晁公武《读书志》有张载注《尉繚子》一卷，则讲学家亦取其说。”这是对该书的极高评价。

【作者简介】尉繚，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姓氏不详，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其生卒年及一生事迹，史籍载之不详，大约活动于魏国由安邑迁都于大梁的历史时期，为魏惠王（梁惠王）时人。他的著作《尉繚子》融合了儒、法、兵等各家思想。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他入秦游说，被任为国尉，因称尉繚。据传尉繚是鬼谷子的高足，学成后即过着隐士的生活，后应魏惠王的邀请，曾向其陈述兵法。他所著的《尉繚子》一书，在古代就被列入军事学名著，受到历代兵家推崇，与《孙子》《吴子》《司马法》等在宋代并称为《武经七书》。

天官

【题解】本篇主要论述战争胜败的根本因素，明确指出“先神先鬼，先稽我智。天官时日，不若人事”，重视发挥人的作用，批驳了当时阴阳家所散布的“天官时日阴阳向背”等天命论的观点。与《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主旨相同。文中有“天官”二字，故以为篇名。

【原文】梁惠王^①问尉缭子曰：“吾闻黄帝有刑德^②，可以百战百胜。其有之乎？”尉缭曰：“不然。黄帝所谓刑德者，以刑伐之，以德守之，非世之所谓刑德也。世之所谓刑德者，天官^③时日^④、阴阳向背^⑤者也。黄帝者人事^⑥而已矣。何以言之？今有城于此，从其东西攻之，不能取，从其南北攻之不能取，此四者，岂不得顺时^⑦乘利^⑧者哉？然不能取者何？城高池深，兵战（本书战作器）备具^⑨，谋而守之也。若乃城下^⑩池浅守弱，可取也。由（由旧作犹。改之）是观之，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

【注释】①梁惠王：即魏惠王，战国时魏国国君。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319年在位。因受秦国势力的逼迫，于公元前362年从邻近秦国的安邑（今山西省夏县境内）东迁，建都于大梁（今河南开封），故历史上又称梁惠王。②刑德：刑罚与教化；刑罚与恩赏。③天官：道教所奉三官之一。三官为天官、地官、水官。④时日：时辰和日子。⑤向背：指切合与不切合。⑥人事：人之所为，人力

群书治要译注

所能及的事。⑦顺时：顺应时宜，适时。⑧乘利：凭借着有利的形势。⑨备具：齐备，完备。⑩下：矮，低。

【译文】梁惠王问尉繚子说：“相传黄帝有‘刑德’的法术，可以百战百胜，真有这回事吗？”尉繚子回答道：“不是这样的，黄帝所谓的‘刑德’，是说用武力征伐不义之人，用仁德安定天下，不是世俗人所说的‘刑德’，世俗人所说的‘刑德’，是指天官（神）赐福的时日、阴阳的切合与否之说。而黄帝所说的，不过是强调人力所能及的事罢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比如，现在这里有座城池，从东西两面夹攻，不能取胜；从南北两面夹攻，也不能取胜。这四个方向的进攻难道是未能遵从天官赐福的时日、未趁阴阳切合时的有利形势吗？然而都不能攻取，又是什么原因呢？是因防守者的城垣高危、护城河深广、武器装备完善、将士同心协力地坚守城池的缘故啊！如果它的城垣低矮，战壕浅，守备弱，就容易攻取。由此可见，相信天官赐福的时辰，不如充分发挥人的作用。”

【原文】“故按刑德天官之陈曰：‘背水陈^①者为绝地^②，向坂陈者为废军。’武王^③之伐纣也，背济水^④，向山之阪^⑤，以万二千人，击纣之亿^⑥有八万人，断纣头悬之白旗，纣岂不得天官之陈哉？然不得胜者何？人事不得也。黄帝曰：‘先稽己智者，谓之天官。’以是观之，人事而已矣。”

【注释】①背水陈：亦作“背水阵”。背水列阵。②绝地：指极险恶而无出路的境地。③武王：指周武王姬发（约公元前1087年—公元前1043年），西周王朝开国君主，周文王次子。因其兄伯邑考被商纣王所杀，故得以继位。他继承父亲遗志，于公元前11世纪消灭商朝，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了西周王朝，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死后谥号“武”，史称

卷三十七 孟子 慎子 尹文子 庄子 尉缭子

周武王。④济水：古水名，发源于今河南，流经山东入渤海。⑤阪：山坡。

⑥亿：古时十万为亿。

【译文】所以按照“刑德”“天官”的说法：“背对江河布阵是置军队于绝境，对着山坡布阵是把军队置于败军之地。”但武王伐纣的时候，却背着济水，向着山坡布阵，以一万二千人，击败了商纣王十八万人，还砍掉商纣王的头颅悬在白旗上。难道是纣王所布的阵势不能够得到天官之利吗？然而不能取胜，这是为什么呢？是纣王之所作所为违逆天道，不得人心的缘故。所以黄帝说：“首先由自己的智慧做出判断然后才行动的，才叫做天官。”可见，所谓“天官”，不过是发挥人的积极作用罢了。

兵 谈

【题解】本篇论述了治国、用兵的指导思想。兵谈，即谈兵，探讨用兵的道理。作者认为，如果土地都能得到耕种，国家便可富裕；亲民爱民，百姓就得以安抚。国家富足，社会安定，这就是强兵之法，可以“威服天下”。并提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胜，善之善者也。”的用兵思想。

【原文】王者民望^①之如日月，归^②之如父母，归之如流水。故曰：“明乎禁舍开塞^③，其取天下若化。”故曰：“国贫者能富之，地不任者任之^④，四时不应者能应之。故夫土广而任，则其国不得无富。民众而制，则其国不得无治^⑤。且富治之国，兵不发刃^⑥，甲不出暴，而威服天下矣。”故曰：“兵胜于朝廷，胜于丧绝（绝疑纪），胜于土功，胜于市井^⑦。”暴甲而胜，将胜也；战而胜，臣胜也；战再胜当一败。十万之师出，费日千金，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胜，善之善者也。

【注释】①望：景仰。②归：归附。③禁舍开塞：禁罚和赦免，开放和闭锁。④地不任者任之：《武经七书直解》：“地不可任以耕种者，则任之使可耕可种也。”⑤无治：谓国家不太平。⑥发刃：刀斧等开口或磨快。⑦市井：城邑，城市，集镇。

【译文】善于治国的王者，人民仰慕他就像日月一样，趋向他就像回到了父母身边一样，归附他如同流水归向大海一样。所以说：“明白了禁罚、赦免、开放、闭锁的时机和道理，那么取得天下就像万物化生一样自然。”所以说：“国家贫穷的能使它富裕，土地不能耕种的使其可耕可种，四季农时不应时的使它应时。土地广阔并被耕种，则国家不可能不富足；人口多而能掌控的话，则其国家不可能不安定。而且富足安定的国家，兵器不必开口磨快，不必出动军队，就能使天下敬畏顺服。所以说，军事上的胜利，取决于朝廷正确的政治措施，取决于民众的同心同德，取决于农业丰收，取决于城镇繁荣。靠身穿铠甲的士兵取得胜利，是指挥将帅的胜利；通过战争来取得胜利，那是决策大臣们的胜利。战争频繁胜利，其实相当于失败。动用数十万人的军队，其军费每天耗费数千金。因此强调百战百胜并不是最高明的，不战而胜才算是最高明的。

战 威

【题解】本篇主要论述了战争中的威力问题，指出将帅发号施令应明确无疑，则众不二志。并强调“本战之道”，即“什伍如亲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墙，动如风雨，车不结轨，士不旋踵”。同时还指出“王国富民，霸国富士”“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体现了重民本、贵人事的思想。

【原文】令所以一^①众心^②也，不审^③所出^④，则数变；数变则令虽出，众不信也。出令之法^⑤，虽有小过毋更，小疑毋申^⑥。事所以待^⑦众力也，不审所动^⑧则数变；数变，则事虽起，众不安也。动事之法，虽有小过毋更，小难毋戚^⑨。故上无疑令，则众不二听；动无疑事，则众不二志^⑩。

【注释】①一：统一。②众心：众人之心，民心。③不审：不慎重，不周密。④出：发布。⑤法：常规。⑥申：表达。⑦待：依靠，依恃。⑧动：行动，采取行动。⑨戚：忧愁。⑩二志：心志不专一，异心。

【译文】号令，是用来统一军队意志的。如不慎重发号施令，就会经常变更。如果经常变更，那么号令纵然下达了，众人也不会相信。因此，下达号令的原则是：即使有小的过错也不要再次更改号令，有小的疑惑也不用说明。战争的胜利是要靠大家的力量来完成，如果不慎重

地采取军事行动，就会多次变动号令，如果多次变动，纵然战事已开始，众人也会心中不安。军事行动的原则是：虽有小的不当也不要更改，有小的挫折也不要忧虑。所以，如果上级没有犹豫不决的命令，则众人没有别的命令可以听从；如果行动没有令人疑惑的变故，则众人不会有三心二意。

【原文】古率民^①者，未有不能得其心，而能得力^②者也；未有不能得其力，而能致其死者也。故国必有礼信亲爱之义，而后民以饥易^③饱；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而后民以死易生。故古率民者，必先礼信而后爵禄^④，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托其身焉。

【注释】①率民：引导百姓。②力：力量，支持。③易：替代。④爵禄：指授予爵位、官职和俸禄。

【译文】古来统率民众者，没有不取得民心而能使他们自愿效力的，也没有不得百姓自愿效力而能让他们冒死而战的。所以一个国家必须有崇礼守信相亲相爱的道义，而后民众才能感到虽饥犹饱；国家必须有孝顺慈爱、廉洁知耻的风俗，而后民众才能认为虽死犹生。所以古代治理民众的君王，必然是先以礼义诚信来教化民众，然后才授以他们官位和俸禄；先教以廉洁知耻，然后才用刑罚来约束他们；先亲近、施爱于民众，然后才能托付重任。

【原文】民死其上如其亲，而后申之以制^①。古为战者，必本气以厉志^②，厉志以使^③四枝^④，四枝以使五兵^⑤。故志不厉则士不死节^⑥，士不死节，虽众不武^⑦。厉士之道，民之所以生，不可不厚也。爵列^⑧之等，死丧之礼，民之所以营也，不可不显也。必因民之所生以制之，因其所营以显之，因其所归以固之。田禄^⑨之实，饮食之粮，亲戚同乡，

乡里相劝^⑩，死丧相救，丘墓（丘墓作兵役）相从^⑪，民之所以归，不可不速也。如此，故什伍^⑫如亲戚，阡陌^⑬如朋友；故止如堵墙^⑭，动如风雨。车不结轨^⑮，士不旋踵^⑯，此本战^⑰之道也。

【注释】①制：法度，制度。②厉志：激励意志，磨练意志。③使：谓驱使、支配。④四枝：四肢。⑤五兵：五种兵器。⑥死节：为保全节操而死。⑦不武：不算勇武。⑧爵列：爵位。⑨田禄：先秦卿大夫的俸给来自采地或公田，故称田禄。⑩相劝：互相勉励。⑪相从：跟随，在一起。⑫什伍：古代军队编制，五人为伍，十人为什，称什伍。亦泛指军队的基层建制。⑬阡陌：当从《史记》作“什伯”，指行伍。⑭堵墙：墙垣。⑮结轨：轨迹交结。形容车辆络绎不绝。⑯旋踵：转身。指畏避退缩。⑰本战：谓战阵的根本。

【译文】等民众把为君主而死看作如同为亲人而死，然后再用规章制度来告诫他们。古时候的将帅指挥作战，必用自身行为及良好的精神表率来激励士兵的意志，用强烈的意志去支配四肢，用灵活有力的四肢去使用武器。所以战斗意志不加激励，士兵就不会为保全其气节而拼死作战。士兵不为保全气节而拼死作战，军队的人数再多也没有勇猛的斗志。激励士气的方法，就是将士赖以生存的东西不能不丰厚；爵位的等级，丧葬的礼仪，这些都是将士所营求的，不能不显明。必按照将士生活的需求来裁定，按照他们所营求的来显扬，按其归属的等级给予明确的保障并坚持执行到底。像田地俸禄等物资，饮食所需的粮物，使其亲戚同乡共享，乡亲邻居互相勉励，死丧之事相互给予援助，死者的坟墓彼此依傍，这都是将士们所向往的归宿，不可不及时解决。若能如此，那么军队内部就会亲如一家，不同队伍之间的士兵就会像朋友那样亲密无间。这样一来，部队驻守时能像铜墙铁壁一样坚固，行动时犹如暴风骤雨一样迅猛，战车勇往直前，士兵绝不后退，这就是战胜敌人的根本原则。

【原文】地，所以养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战，所以守城也。故务耕者其民不饥，务守者其地不危，务战者其城不围^①。三者，先王之本务^②也。而兵最急矣，故先王务尊^③于兵。尊于兵，其本有五：委积^④不多，则事不行；赏禄不厚，则民不劝；武士不选，则士不强；备用不便，则士横；刑诛^⑤不必，则士不畏。先王务此五者，故静能守其所有，动能成其所欲。

【注释】①围：包围。②本务：根本事务。③尊：重视。④委积：谓储备的粮草。⑤刑诛：按律诛杀，刑杀。

【译文】土地是用来养活民众的，城池是用来保卫土地的，战争是为了防守城池的。所以，注重农业生产的，民众就不会受饥荒；注重防御的，领土就不会被侵犯；注重作战战略的，城池就不会被围困。这三件事是历代贤明君王立国的根本要务，而其中军事问题又最为紧要，所以历代明君特别重视军事。重视军事最根本的有五个问题：粮草储备不充分，军队就难以行动；奖赏待遇不优厚，民众就得不到鼓励；武士不经严格挑选，兵力就不会强大；武器装备调用不便利，士兵就不会勇敢；做不到有过必罚，士兵就不会畏服。先王能注重这五个方面的问题，所以静防不战，能固守其疆域，而出征攻伐，定可战无不胜。

【原文】王国富民，霸国^①富士，仅存^②之国富大夫，亡国富仓府^③。是谓上溢而下漏，故患无所救。故曰举贤用能，不时日^④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⑤而事吉；贵政（政作功。上事作和）养劳^⑥，不祷祠^⑦而得福。故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圣人所贵^⑧，人事而已矣。

【注释】①霸国：行霸道治理的国家。②仅存：勉强存在。③仓府；粮仓

群书治要译注

及钱库的合称。④时日：时辰和日子。⑤卜筮：古时预测吉凶，用龟甲称卜，用蓍草称筮，合称卜筮。⑥贵政养劳：贵政，指有功于国的贵臣。养劳，供养有功绩者。⑦祷祠：谓向神求福及得福以后报以祭。⑧贵：崇尚，重视。

【译文】施行王道的国家，注重先让百姓富裕；施行霸道的国家，注重先让士人富足；勉强生存的国家，士大夫们特别富裕；濒于灭亡的国家，君王的粮仓府库特别富足。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上层富足有余而下面百姓穷困不堪，像这样，一旦有亡国的祸患就无法挽救了。因此说：“选用有德行和才能的贤才来辅佐治国，不须选择吉日良辰，国事也会顺利吉祥；严明法律、谨慎政令，不必占卜吉凶，万事也会吉祥；供养犒劳功臣，不用祈祷神灵庇佑也能得福。”所以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重视的，只在于人的作为罢了。

【原文】勤劳之事，将必从己先。故暑不立（立作张）盖^①，寒不重裘^②；有登降^③之险，将必下步；军井^④通（通作成）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食，垒^⑤成而后舍^⑥；军不毕食，亦不火食^⑦；饥饱、劳逸^⑧、寒暑，必身度之。如此，则师虽久不老^⑨，虽老不弊^⑩。故军无损卒，将无惰^⑪志。

【注释】①盖：遮阳障雨的用具。指车篷或伞盖。②重裘：厚毛皮衣。③登降：上下。指从低处到高处，从高处到低处。④军井：军中士众用的井。⑤垒：军营。⑥舍：古称军队住宿一夜为舍。⑦火食：举火煮饭。⑧劳逸：劳苦与安逸。⑨老：疲惫、困乏。⑩弊：竭尽。⑪惰：懈怠，懒惰。

【译文】对于辛勤劳苦之事，将帅必身先士卒。所以，酷暑时不撑遮阳伞盖；严寒时不穿厚毛皮衣；遇有登高及下坡的险路，将帅必下车马与士卒步行；军队凿井成功后，同战士一起喝水；军队饭食煮熟后，再同战士一起吃饭；军队营垒筑成后，再同战士一起休息。全军若尚未

卷三十七 孟子 慎子 尹文子 庄子 尉缭子

吃饭，自己也绝不会生火做饭。总之，饥饿、温饱、劳苦安逸、严寒酷暑，将帅亲自与士兵们一起度过。这样，即使军队长期作战，军力也不致于疲惫、困乏，即使有疲惫、困乏，战斗力也不至于衰竭。所以军队没有减员，将领的斗志也不会懈怠。

兵 令

【题解】尉繚子认为，战争是“凶”“逆”之事，但又是不可废除的。用兵应本乎仁义，以讨伐暴乱。政治和军事是文为“种”、武为“植”，文为“里”、武为“表”的关系。明白这一点，就能预知胜败。政治可以使人分辨利害安危，武力可以用来进攻强敌，保卫自己。为驱使全军拼死作战，主张以严刑重罚禁止士兵逃亡，使吏卒在战斗中互相救助，并借此树立威信，使士兵服从命令，做到号令明白、攻守得宜。

【原文】兵^①者，凶器也；战者，逆德^②也；争者，事之末^③也。王者所以伐暴乱而定仁义也，战国^④所以立威侵敌也，弱国所以不能废。

【注释】①兵：兵器。②逆德：古代指勇、争、战、怒等有背慈善仁爱之事。③末：非根本的、次要的事，多与“本”对言。④战国：谓统治一方、互相交战的國家。

【译文】兵器，是杀人的凶器。战争，是有背于道德仁爱的行为。争夺，是最末等的事情。所以仁爱百姓的王者用它来讨伐暴乱，来确立仁义。互相交战的国家用它来树立权威，抵御外敌侵犯。弱小的国家用它来保卫自己，以免被灭亡。

【原文】兵者，以武为植^①，以文为种；以武为表，以文为里；以武

为外，以文为内。能审此二者，知所以胜败矣。武者所以凌^②敌分死生也，文者所以视利害^③，观安危；武者所以犯^④敌也，文者所以守之也。兵用文武也，如响之应声也，如影之随身也。

【注释】①植：种植，栽种。②凌：冒着。③利害：指形势的便利与险要。
④犯：进攻。

【译文】军事是以武力来“耕植”，以文德作为“种子”；以武力为“形式”，以文德为“内容”；以武力来“对外”，以文德来“安内”。能明白这两点，就能明白战争胜败的原因了。武力是用以对抗敌人、一决生死的，文德是用以观察事情利害安危的；武力是用以攻击敌人的，文德是为了守卫本土的。治军兼用文武之道，如同回音应和声响、影子随同身躯。

【原文】将有威^①则生，无威则死；有威则胜，无威则败。卒有将则斗^②，无将则北^③；有将则死，无将则辱。威者赏罚之谓也。卒畏将（畏将之将下旧无甚字。补之）甚于敌者战胜，卒畏敌甚于将者战北。夫战而知所以胜败者，固称^④将于敌也。敌之与将也，犹权衡^⑤也。将之于卒也，非有父母之恻，血肤之属，六亲之私。然而见敌走之如归，前虽有千仞之溪^⑥，不测之渊^⑦，见入汤火如蹈者，前见全明之赏，后见必死之刑也。将之能制士卒，其在军营之内、行阵之间，明庆赏^⑧，严刑罚，陈^⑨斧钺^⑩，饰^⑪章旗^⑫，有功必赏，犯令必死。及至两敌相至，行阵薄近，将提枹^⑬而鼓之，存亡生死，存枹之端矣。虽有天下善兵^⑭者，不能图大鼓之后矣。

【注释】①威：尊严，威严。指表现出的使人敬畏的气势、态度。②斗：战斗；争斗。③北：动词，败、败逃。④称：权衡，比较。⑤权衡：称量物体轻重的

群书治要译注

器具。权，秤锤；衡，秤杆。⑥千仞之溪：千仞，形容极高或极深。古以八尺为仞。溪，深峭的山谷。⑦不测之渊：深渊。以喻危险之地。⑧庆赏：赏赐。⑨陈：陈列，排列。⑩斧钺：亦作“斧戣”。斧与钺。泛指兵器。亦泛指刑罚、杀戮。⑪饰：装饰。⑫章旗：绣有徽号的旗帜。⑬枹：击鼓槌。⑭善兵：善于用兵。

【译文】将领有威严则生，无威严则死；有威严则胜，无威严则败。士兵有善用兵的将领则勇于战斗，没有善用兵的将领则败逃；有善用兵的将领则拼死一战，没有善用兵的将领则会蒙受耻辱。所谓威严，就是指明赏和严罚。士兵敬畏将帅超过畏惧敌人，就能打胜仗；士兵畏惧敌人胜过敬畏将帅，就会打败仗。交战之前就能预知胜败，其原因一定在于衡量将帅与敌人。敌情与选用的将领，就如同秤锤和秤杆的关系。将帅对于士兵，没有像父母那样至诚恳切，没有血肉相连的关系，也没有对待六亲那样的私情，然而士兵见到敌人就奋力追杀，其心情犹如急于归家一样，即使前面有千丈深谷、万丈深渊那样的险境，却见他赴汤蹈火，其原因是：前进有周全明确的奖赏，后退则有必死的处罚。将帅之所以能够统领士兵，是因为在他的军营之内和行军作战之间，都明确了奖赏、严明了处罚。陈设诛杀用的斧钺，装饰表彰用的旗帜，有功必赏，违令必杀。到了两军对垒，军阵相逼近，将帅手持鼓槌击鼓的时候，国家的存亡、将士的生死，全系在将帅手中的鼓槌之上！然而，即使天下最善于用兵的人，也不敢将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擂鼓之后，而要立足于战前的严格治军之上。

群书治要 卷三十八 孙卿子

【题解】《孙卿子》又名《荀子》，是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一代大儒荀况及其弟子所著。荀子是儒家代表人物，与孟子并称为孟荀，他的思想对后世的对中国影响巨大，是先秦时期继孔子、孟子之后最有成就的儒学大师。孔子中心思想为“仁”，孟子中心思想为“义”，荀子继二人后提出“礼”，重视社会上人们行为的规范。荀子的主要观点是“隆礼重法”，“尊贤爱民”。荀子以孔子为圣人，认为子弓（孔子的弟子仲弓）与自己是继承孔子思想的学者。其“性恶论”常与孟子的“性善论”相提并论。荀子主张君子励学，《劝学》是《荀子》的开篇之作。

荀子的弟子非常多，著名的有公孙尼子、浮邱伯、张苍，再传弟子有申公、楚元王刘交、贾谊等等，汉朝有许多传经的人都是荀子的后学。李斯和韩非子都出于荀子门下，但二人都没有继承荀子的儒学，而是都成为了法家的代表人物。后李斯将韩非子害死狱中，荀子十分悲痛，“为之不食”。因李斯的失德，荀子受到了历史上一些学者的抨击。北宋苏轼在《荀卿论》中说：“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

《荀子》全书论说面极广，哲学、伦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以及语言学、文学都有精论，实为先秦时期一大思想宝库。《汉书·艺文志》称孙卿子，著录有三十三篇。西汉刘向整理时，在《叙录》中则题为

“荀卿新书三十二篇”。《隋书·经籍志》及《旧唐书·经籍志》均沿用汉志的旧称，仍称为《孙卿子》。《新唐书·艺则》又称为《荀卿子》，另著录“杨倞注荀子二十卷”，始改用《荀子》。它们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荀子亲手所著的二十二篇，一类是荀子弟子所记录的荀子言行，共五篇，一类是荀子及弟子所引用的材料，共五篇。前两类是研究荀子思想的直接材料，也是《荀子》一书的主体。

《荀子》自来无解诂善本，唐大理评事杨倞所注已为最古，而亦颇有舛误，至晚清之时一代学术大家王先谦先生采集各家之说，发挥己见，编成《荀子集解》。此书为当今注解《荀子》的最好版本。

《群书治要》卷三十八的内容均节录自《荀子》一书，内容主要偏重于《荀子》中的政治伦理思想，以及关于为君治国之道方面的论述。认为君主要修习德行、任用贤能、运用礼法，采取王道治国，国家才能强盛。提出了“强本节用”、开源节流的经济学说，以及君舟民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英明论断与魏徵本人的政治主张相一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则说明为君者治理国家，要遵循天道，并指出“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强调要注重道德伦理的教化，实现社会和谐、国家太平。在诸子百家中，《群书治要》节录《荀子》的内容篇幅不少，不难看出，魏徵等人对荀子的治国思想是非常重视的。

【作者简介】荀子，名况，战国末期赵国人，时人尊称荀卿。《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司马贞索隐云：“避西汉宣帝（刘询）讳改也”，因“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又胡文仪《邨卿别传》云：荀子为周邨伯公孙之后，故又氏孙，称孙卿子。生于周赧王时（约公元前313年），卒于秦始皇九年（公元前238年）。

荀子早年游学于齐，因学问博大，“最为老师”，曾三次担任当时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约公元前264年，应秦昭王聘，

卷三十八 孙卿子

西游入秦。后曾返回赵国，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前，后来荀子受楚春申君之用，为兰陵县（今山东苍山县兰陵镇）令。公元前238年，春申君被李园杀害，荀子罢了官。晚年在兰陵著书教学，死于兰陵。

劝学

【题解】人非生而知之者，故人生来即须求学。学，觉也。学喻开蒙，学然后知不足，故以《劝学》为篇首。而且告诉学人应善加利用外在的有利因素不断的用功，积善成德，方能成圣成贤。

【原文】君子曰：“学不可以已^①。青^②取之蓝^③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故木受绳^④则直，金就砺^⑤则利。君子博学而日三省^⑥乎己，则知明^⑦而行无过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⑧，不知学问之大也。于越夷貊^⑨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⑩，教使之然也。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⑪之所学；吾尝跂^⑫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⑬也，而闻者彰^⑭。假^⑮舆马^⑯者，非利足^⑰也，而致千里；假舟楫^⑱者，非能水也，而绝^⑲江河。君子生^⑳非异也，善假于物也。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㉑，所以防邪僻^㉒而近中正^㉓也。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圣心备（本书备作循）焉。故不积跬步^㉔，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河海。故声无小而不可闻，行无隐而不形^㉕。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㉖不枯。为善积也，安^㉗有不闻者乎？

【注释】①已：停止。②青：指靛青。一种从蓝草中提炼的染料。③蓝：植物名。有多种。如蓼蓝、松蓝、木蓝、马蓝等，叶可制蓝色染料。④绳：木工用以

群书治要译注

测定直线的墨线。⑤砺：磨；磨治。⑥省：反省；检查。⑦知明：知同智。聪明；智慧。明：懂得；了解；通晓。⑧先王之遗言：先王：指上古贤明君王。遗言：犹古训。⑨于越夷貉：于，通“邗”。古国名。越，古代南方少数民族名。分布于长江中、下游以南，部落众多，地域极广，有百越、百粤之称。夷，古代指东方少数民族。貉，古代北方部族。⑩异俗：风俗不同。⑪须臾：片刻，短时间。⑫跂：音“歧”，踮起脚跟。⑬疾：激扬；宏大。⑭彰：明显；显著。⑮假：凭借；依靠。⑯舆马：亦作“輶马”。车马。⑰利足：善于行走；善于奔走。⑱舟楫：楫同“楫”。泛指船只。⑲绝：横度；越过。⑳生：读性。泛指天赋，天性。㉑就士：就，靠近，士，对品德好、有学识、有技艺的人的美称。㉒邪僻：亦作“邪辟”。乖谬不正。㉓中正：正直；忠直。㉔跬步：半步，跨一脚。古时称人行走，举足一次为跬，举足两次为步。㉕不形：不显露。㉖崖：崖谷。㉗安：副词。表示疑问。相当于“怎么”“岂”。

【译文】君子说：修学之道是不可以半途自止的，一定要坚持不懈，勇猛精进。就好比靛青是从蓼蓝草中提取而出，颜色却青于蓝色。冰是由水冻结而成的，却比水寒冷。所以说木材按着绳墨来加工才能笔直，刀剑经过磨砺才会锋利。君子要广博求学，而且要（效法曾子那样）每日三次反省自己的身心行为有无过错，照这样下去，就能够成为一个智慧明达而行为没有过失的人了。如果不登高山，就不会知道天有多高远。如果不入深谷，就不会知道大地有多深厚。如果不学习古圣先王的教诲，就不知道圣贤学问之道的博大。邗国、南越、东夷、北貉这些少数民族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声音都是一样的，长大之后风俗完全不同，这是后来接受的教化不同的缘故。我曾整天的思考，不如片刻学习获益更多。我曾踮起脚跟向远处遥望，不如登上高处见得更多看得更远。登上高处而招手，手臂并没有加长，但是更远的人能看得到了。顺着风向呼喊，声音没有更加激扬，但是听者能听得更清楚了。乘着车马出行的人，并非自己善于极快捷的行走，却能够到达千里之远，

乘着船只出行的人，并非自己懂得游水，却能渡过江河到岸。君子并不是天生有着与众不同的禀赋，而是善于凭借于外境。所以君子的住处必定要选择好的乡村，游学必定要选择有贤德的士人，这是为了防止受到邪僻的影响，而让自己靠近正道。当堆积的土石而形成了高山，就会兴起风雨。当凝积水滴而形成深潭，就会生长蛟龙。当厚积善行成就德业，就养成了圣人的心怀。所以不是坚持步步前行，就没有办法远至千里。不汇聚小小的水流，就没有办法形成壮阔的河海。所以声响无论多么微小，没有不被听到的，行为无论多么隐匿，没有不表露出来的。山中埋藏着宝玉，草木都会受到润泽，深渊中生有珍珠，山崖就不会变的苍凉贫瘠。一个人日积月累地行善，怎么会有不显达的时候呢？

修身

【题解】修身，即去习性，复归本性本善而已。《大学》告诉我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而只要能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即可身修。

【原文】见善必以自存也，见不善必以自省也。故非^①我而当^②者，吾师也；是^③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④我者，吾贼^⑤也。故君子隆^⑥师而亲^⑦友，以致^⑧恶其贼。好善无厌，受谏而能诚，虽欲无进，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乱而恶人之非己，致不肖^⑨而欲人之贤己；心如虎狼，行如禽兽，而又怨人之贼己；谄谀者亲，谏争者疏，循（循作修）正^⑩为笑^⑪，至忠为贼，虽欲无灭亡，得乎哉？

【注释】①非：责备；反对。②当：合，适合。③是：认为正确；肯定。④谄谀：谄媚阿谀。⑤贼：谓对道德风尚等造成严重危害的人。⑥隆：尊崇，尊重。⑦亲：亲近；亲密。⑧致：通“至”。尽；极。⑨不肖：不成材；不正派。⑩修正：指遵行正道的人。⑪笑：讥笑；嘲笑。

【译文】见到美善，一定要省察自身有没有这种美善；见到不善，一定要反思自己是不是也有这些不善。因此，指出我的过失而且恰当的，是我的良师；肯定我的行为而且恰当的，是我的益友。谄媚阿谀我的人，是来残害我的人。所以君子尊重良师而且亲近益友，憎恨残害

自己的人。如果一个君子，乐于为善而从不厌倦，接受劝谏并且引以为戒。即使想不进步，怎么可能办到呢？小人却与此相反，极为悖乱却讨厌别人的批评。极不正派却想让别人称赞自己贤能。内心像虎狼一样狠毒，行为如禽兽一般无耻，却怨恨别人把自己说成恶贼。如果一个人亲近阿谀奉承的人，疏远规劝谏诤的人，嘲笑遵行正道的人，损害忠诚无私的人。虽然想不灭亡，怎么可能办得到呢？

【原文】夫骥^①一日而千里，弩马^②十驾^③，则亦及^④之矣，或迟或速，或先或后耳^⑤。胡^⑥为乎其不可相及也？跬步而不休，跛鳖^⑦千里；累土而不辍^⑧，丘山崇成^⑨。彼人之才性^⑩之相悬也，岂若^⑪跛鳖之与六骥^⑫足哉？然而跛鳖致之，六骥不致，是无他故焉，或为之，或不为耳。

【注释】①骥：骏马。②弩马：劣马。③十驾：谓马驾车走十天的路程。④及：追上，赶上。⑤耳：语气词。表示限止语气，与“而已”“罢了”同义。⑥胡：代词。表示疑问或反诘。怎么；怎样。多用以加强反诘。⑦跛鳖：跛，足瘸。鳖，甲鱼。俗称团鱼。⑧不辍：亦作“不懈”。不止；不绝。⑨丘山崇成：丘山，山丘，山岳。崇，高，高大。⑩才性：才能禀赋。⑪岂若：犹何如。表示不如。⑫六骥：谓驾车的六骏马。

【译文】骏马奔驰一日可达千里，劣马奔跑十天也就能赶得上，只是慢到或者快到，先到或者后到而已，怎么就能说它不能赶上呢？只要一步一步地前行而不停止，跛脚之鳖也能走完千里；只要不停地填土，山岳也都能形成。人与人之间才能禀赋的差异悬殊，难道有跛鳖与六匹骏马那么大吗？不过跛鳖能够到达目的地，六匹骏马却不能跑到终点，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前者下定决心努力去做而后者没有下定决心去努力而已。

不苟

【题解】不苟，即真诚不虚伪、因循苟且。《中庸》上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只要能够做到真诚，就可以通达天地之道。

【原文】君子易知^①而难狎^②，易惧而难胁^③，畏患而不避义死，欲利而不为所非^④，交亲^⑤而不比^⑥，言辨而不辞^⑦，荡荡乎其有以殊于世也。君子能亦好^⑧，不能亦好；小人能亦丑，不能亦丑。君子能则宽容直易以开导^⑨人，不能则恭敬撙绌^⑩以畏事人；小人能则倨傲僻违^⑪以骄溢^⑫人，不能则妒嫉怨诽^⑬以倾覆^⑭人。故曰：“君子能则人荣学焉，不能则人乐告之；小人能则人贱学焉，不能则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

【注释】①知：结交；交游。②狎：亲近而态度不庄重。③胁：逼迫，威吓。④不为所非：不做不合道义的事。⑤交亲：谓相互亲近，友好交往。⑥不比：不偏私。⑦辨而不辞：辨：通“辩”。谓言辞漂亮、巧妙。辞，言辞；文辞。王先谦《荀子集解》注：辩足以明事，不至于骋辞。⑧好：善，优良，良好。⑨开导：启发劝导。⑩撙绌：犹撙拙。撙拙节制；谦逊。⑪倨傲僻违：倨傲，亦作“倨敖”“倨犇”。傲慢不恭。僻违，乖僻不合。⑫骄溢：骄傲自满。⑬怨诽：亦作“怨非”。亦作“怨排”。怨恨，非议。⑭倾覆：倾轧；陷害。

【译文】君子容易与他相交而难以和他处得亲热，容易恐吓而难以对他进行胁迫，（因为）君子躲避祸患但不躲避为正义而死，君子希望得到利益但不会为了得到利益而违背正道，君子与人交往亲近但不与人结党营私，君子善于明辨事理但不会尽用华丽的文辞。所以说，君子坦荡荡啊！确实和一般的世俗之人不同啊。君子有能力是贤善的，没有能力也是贤善的；小人有能力是丑恶的，没有能力也是丑恶的。君子有能力，则宽厚、包容、平易、直言以启发开导人；没有能力则谦恭、有礼、柔逊、谨慎求学请教人。小人有能力就会傲慢不恭、乖僻不合，以骄傲自满待人；没有能力就会妒忌、怨恨、诽谤，以倾轧陷害他人。所以说，君子有能力，人们就以向他学习为荣；没有能力，人们就乐于告诉他怎么做。小人有能力，人们就会以跟随他学习为耻；没有能力，人们也羞于告诉他怎么做。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原文】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无他，唯仁之守，唯义之行。诚心守仁则能化，诚心行义则能变。变化代兴^①，谓之天德^②。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君子至德^③，默然^④而喻^⑤，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智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⑥。夫诚者，君子之守而政事^⑦之本也。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听视者近，而所闻见者远。是何耶？则操术^⑧然也。君子审后王^⑨之道而论于百王^⑩之前，推礼义之统，分是非之分，总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故操弥^⑪约而事弥大，五寸之矩^⑫，尽天下之方。故君子不下室堂^⑬，而海内之情举。积此者，则操术然也。

【注释】①代兴：谓更迭兴起或盛行。宋秦观《变化论》：“变化代兴，谓之天德。”②天德：天的德性。③至德：最高的道德；盛德。④默然：沉默不语。

群书治要译注

貌。⑤喻：晓谕；告知；开导。《礼记·学记》：“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⑥卑：不被人尊重。杨倞注：“卑谓不为在下所尊。”⑦政事：谓有处理政治事务的才能。⑧操术：谓所执持的处世主张或工作方法。⑨后王：继承前辈王位的君主。⑩百王：历代帝王。⑪弥：益；更加。⑫矩：画方形或直角的用具。即曲尺。⑬室堂：居住的房舍。古时堂在前，室在后。

【译文】君子修养心神，最好的莫过于用诚心。要想诚心达到圆满，唯有奉行仁爱，唯有遵行道义。诚心地奉行仁爱则能感化人心风俗。诚心地遵行道义则能转变世道人心。能够感化人心，转变世道，其美德就可以和天相比，可以说是天德了。天不言语而人们都知道天最高远，地不讲话而人们都知道地最深厚，四季交替不说话而百姓都了解其春夏秋冬的变迁。天、地、四时之所以恒常不变，是因为诚心达到了极点。君子拥有至德，不用称说人们就能明了，不用施予人们就会和他亲近相契，不用发怒他就已经具足威严。天地虽然广大，不诚就不能够化育万物；圣人虽然智慧，不诚就不能够教化万民；父子间的关系最为亲近，不诚就会彼此疏离；君上是最尊贵的，不诚就会不被臣民尊重。诚心，是君子立身处世必须遵循的原则，也是处理政事的根本。君子的人格纯洁尊贵但遇人接物却谦恭而不敢怠慢，居身处虑极其谨慎而道德依然广大。他能见能听的虽然只是近处的事情，但是其所见所闻却能企及很远的地方。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其所操持的“术”使他这样的。君子仔细考察当今君王所行之道，而能详论于历代百王之前。推行礼义廉耻之道统，分定是非的标准，总揽天下之要务，治理海内之众民，如同命令一个人一样。所以，他所操持的越简约，事业就能越大。五寸小的曲尺，能尽画天下的方角。所以君子不出居室，而能将四海之内的事情皆洞察了解，综上所述，这都是由君子所持的“术”决定的。

【原文】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道则异。小人疾^①为诞^②而欲人之信己，疾为诈^③而欲人之亲己，禽兽行而欲人之善己；虑之难知也，行之难安也，持之难立也；成^④则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恶焉。故君子者，信矣^⑤，而亦欲人之信己；忠矣，而亦欲人之亲己；修（修旧作循。改之）正^⑥治辨^⑦矣，而亦欲人之善己；虑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则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恶焉，是故穷^⑧则不隐，通^⑨则大明，身死而名弥白^⑩。

【注释】①疾：极力；尽力；努力。②诞：欺骗，欺诈。③诈：欺骗，用手段诓骗。④成：“成，犹终也。”古谓终为成。⑤信矣：信：守信用，实践诺言。矣：语气助词。表已然之事，与“了”相当。⑥修正：遵行正道。⑦治辨：亦作“治辩”或“治办”。谓处理事务合宜。⑧穷：特指不得志。与“达”相对。⑨通：显达；亨通。⑩白：显明；显赫。

【译文】喜欢荣誉而厌恶耻辱，喜欢利益而厌恶祸害，这一点君子和小人都是一样的。但如果他们观察所求得的方法，君子和小人则是完全不同的。小人极力去做欺诈之事还想要别人相信自己，极力地去骗别人还想要别人亲近自己，行为如禽兽还想要别人赞叹自己。他们思虑难有智慧，行事难以稳妥，所持之道难以持久。最终一定得不到好的结果，一定会遇到灾祸。因此，君子自己首先是守信的，然后希望别人信任自己，自己首先是忠实的，而后希望别人亲近自己，自己首先遵循正道处事，而后才希望别人与自己交好。君子考虑事情考虑得很圆满，行事也很稳妥，所持之道能够长久保持。最终必然会得到好的结果，必然不会遇到灾祸。所以，君子即使处于穷困，也不能隐蔽其高尚的品行，一旦得志，就会分外光明显大，身死之后，名望会更加显赫。

非十二子

【题解】该部分主要教导我们如何服人以及成就君子品德的原则和方法。

【原文】兼服^①天下之心：高上尊贵不以骄人^②，聪明圣智^③不以穷^④人，齐给^⑤速通不争先人，刚毅勇敢不以伤人；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能必让。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耻不修^⑥，不耻见污^⑦；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是以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⑧而行，端然^⑨正己^⑩，不为物倾侧^⑪，夫是之谓诚君子。

【注释】①兼服：兼，全部；整个。服，信服，佩服。②骄人：向他人显示骄矜。③圣智：亦作“圣知”。谓聪明睿智，无所不通。亦指具有非凡的道德智慧者。④穷：困窘；窘急。⑤齐给：敏捷。齐，通“齎”。⑥不修：不学习；不修身。⑦污：玷污；玷辱。⑧率道：遵循正道。⑨端然：庄重整肃貌。⑩正己：端正自己的思想、言行。⑪倾侧：指偏离。

【译文】可以让天下人都心悦诚服之道是：居于高位，身份尊贵，但不以此而傲视别人；聪明睿智，但不以此使人难堪；辞敏捷，反应迅速，但不以此与人争先；刚毅勇敢，但不以此去伤害人。自己不知道的就去请教他们，自己不会的事情就去学习，虽然有能力，也一定时刻

保持谦逊恭让。君子能做到值得让人尊敬，但不能使别人一定尊敬自己。君子能做到值得别人信任，但不能使别人一定信任自己；君子能做到值得为人所用，但不能让人一定任用自己。所以君子以自己修身未能圆满为耻辱，而不以被人家侮辱为耻辱；君子以自己不能守信为耻辱，不以人家不信任自己为耻辱；君子以自己没有德能为耻辱，不以不能得到别人的任用为耻辱。因此，君子能不被名誉所诱惑，不被诽谤所恐吓，遵循正道而行，庄重整肃地端正自己的思想言行，不被外物所动摇。这就是真正的君子。

仲尼

【题解】仲尼是指孔夫子，本段作者旨在提倡孔子所主张的“王道”政治，而批判“霸道”的祸害。

【原文】仲尼之门人^①，五尺之竖子^②，言羞称乎五伯^③，是何也？曰：“然^④。彼非本政教也^⑤，非致隆高^⑥也，非綦文理也^⑦，非服人心也。向方略^⑧，审劳逸^⑨，畜积修门^⑩而能颠倒^⑪其敌者也。诈心^⑫已胜^⑬矣，彼以让饰争，依乎仁而蹈利^⑭者也，小人之杰也。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⑮之门哉！彼王者不然，致^⑯贤而能以救不肖，致强而能以宽弱，战必能殆^⑰之而羞与之门，委然成文^⑱以示之，天下自化矣。有灾缪^⑲者然后诛之，故圣王之诛甚省矣。”

【注释】①门人：弟子。②五尺之竖子：同“五尺之童”。指尚未成年的儿童。古尺短，故称。③五伯：五个霸主。指春秋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④然：常作表示肯定的答语。⑤非本政教也：政教，政治与教化。《荀子集解》王引之曰：五伯亦有政教，不得言五伯非本政教。“本”，当为“平”字之误也。五伯犹未能平其政教，故曰“非平政教也”。⑥隆高：高超，高明。⑦非綦文理也：綦，音齐，《荀子集解》：非极有文章条理也。⑧向方略：向，趋也。方略，计划；权谋；策略。⑨审劳逸：《荀子集解》：谓审知使人之劳佚也。⑩修门：培养提高战斗之术，指加强战备。⑪颠倒：倾覆；败亡。⑫诈心：欺诈之心。⑬胜：同“盛”。炽盛。⑭蹈利：犹求利。⑮大君子：指孔夫子。

- ⑩致：极。⑪殆：危亡；危险。⑫委然成文：委然：有文彩貌。文：指礼乐制度。
⑬灾缪：祸患灾乱和悖谬乖戾。缪，通“谬”。

【译文】孔子的弟子，即使身高五尺的少年学生，都以谈论春秋五霸为羞耻。这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五霸所行的并不是执政教化的根本之道，他们的为政之方尚未达到最高的境界，并没有完全依照礼仪来治国，并没有得到所有百姓心悦诚服的拥戴。他们不过是趋向于运用权谋和策略，使用人力的时候懂得劳苦与安逸，蓄积物质，加强战备，研究战术，以便能倾覆他们的敌国。用欺诈之术取得胜利后，他们又用表面的礼让来掩饰其争夺，貌似追求仁德，实际却把谋利作为目的，这些人不过是小人中的杰出者罢了。他们又哪里值得大圣人孔子的门人所称道呢！那些施行王道的君主就不是这样，他们最为贤明而又能帮助不肖的人，他们最为强大而又能宽容弱小。他们与人交战，必定能够取得胜利，但却羞于与之相斗。他们只需要用文辞把礼仪制度昭告天下，天下人自然就会受到他的教化，如果还有导致祸患灾乱的悖谬乖戾之人，然后才对其诛杀。所以圣明的君主，对于诛杀是极少使用的。

儒效

【题解】儒效，即向儒者学习的意思。儒，本义作“学者之称”解，从人从需，为需要义，学者乃人群中所最需要者。以其能安邦定国，使人民幸福和乐故。

【原文】秦昭王^①问孙卿曰：“儒无益于人之国。”孙卿曰：“儒者法先王^②，隆^③礼义，谨^④乎臣子而致贵^⑤其上者也。虽穷困^⑥冻馁^⑦，必不以邪道^⑧为贪；无置锥之地^⑨，而明于持社稷^⑩之大义。势在人上^⑪，则王公^⑫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虽隐于穷阎^⑬陋屋，人莫不贵，贵道诚存也。在本朝则美政^⑭，在下位则美俗^⑮。儒之为人下如是矣。其为人上也，广大矣。志意^⑯定乎内，礼节^⑰修乎朝，法则度量^⑱正^⑲乎官，忠信爱利形^⑳乎下。故近者歌讴^㉑而乐之，远者竭蹶^㉒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㉓之属，莫不从服。夫其为人下也如彼，其为人上也如此，何为其无益于人之国乎？”昭王曰：“善。”

【注释】①秦昭王（公元前325年—公元前251年）：战国时秦国国君，嬴姓，名则，一名稷。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姓，虽为嬴姓，却不叫嬴稷（嬴则）。秦昭王是秦惠文王之子，秦武王之异母弟，公元前306年至公元前251年在位，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国君之一。在位时，秦国继续扩张。最著名的、决定秦赵两国命运的长平之战，就是在秦昭王在位晚期发生的。手下包括有张仪、白起等，使秦国奠定了将来一统天下的基础。公元前256年，秦昭王灭西周

国。②法先王：主张效法古代圣明君王的言行、制度。③隆：谓使兴盛。④谨：慎守，严守。⑤贵：尊重，敬重。⑥穷困：贫穷。⑦冻馁：谓饥寒交迫。⑧邪道：不正当的言行；不正的路。⑨置锥之地：安放锥子的地方。比喻极狭小的地方。亦比喻赖以安身立命之地。⑩社稷：国家的代称。⑪在人上：《荀子集解》：在人之上，谓为人君也。⑫王公：天子与诸侯。⑬穷阎：陋巷；穷人住的里巷。⑭在本朝则美政：本朝指朝廷。古以朝廷为国之本，故称。美政：使政治美善。⑮美俗：使风俗淳美。⑯志意：思想；精神。⑰礼节：礼仪规矩。⑱法则度量：法则：制度；法度。度量：法度。⑲正：通“整”，使正；整理；端正。⑳形：形成；产生。㉑歌讴：讴歌，歌颂。㉒竭蹶：颠仆倾跌，行步匆遽貌。㉓通达：通行；到达。

【译文】秦昭襄王问荀卿说：“儒家学说对于国家没有什么益处吧？”孙卿子回答到：“儒家主张效法古代圣明君王的治国之道，提倡尊崇礼义，使为人臣的谨慎而不敢为非，而极敬重他的君上。即使贫穷困窘饥寒交迫，也一定不会用不正当的方法去贪求财富；即使没有安身立命之处，依然明了持守社稷的大义。如果他的权势在众人之上，就是天子诸侯之材；权势在人下时，则是保全社稷的重臣，国君的至宝。虽然隐居于陋巷破屋，众人无不尊重，尊重其修身行道真诚不改。他在朝廷之上就能使政治美善，在民间则使风俗淳美。儒者权势居于人之下（做臣子、平民）时就是这样的。如果其权势在人之上（做天子、诸侯），他们带给人的德泽就更广大了。他有着坚定的意志，能让朝廷礼仪规矩整齐有序，用法则和度量来整肃百官，让天下形成忠义，诚信、仁爱、利他之风。所以近处的人歌颂他，远方的人爱慕敬佩趋之若鹜。四海之内如同一家，凡是车船所到，人迹所至之地，无不心悦诚服。那么学儒之人为人下（做臣子、平民）如以上所说，为人上（做天子、诸侯）也如上所述，怎么能说儒家对人们的国家没有益处呢？”昭襄王回答说：“说的好啊！”

【原文】君子之所谓贤者，非能遍能人之所能（能旧皆作贤。改之）之谓也；君子之所谓知（知旧作智）者，非能遍知（知旧作智）人之所知（知旧作智）之谓也；君子之所谓辨者，非能遍辨人之所辨之谓也；君子之所谓察者，非能遍察人之所察之谓也，有所止（止旧作上。改之）矣。相高下^①，序五种^②，君子不如农人；通财货^③，辨贵贱^④，君子不如贾人^⑤；设规矩^⑥，便备用^⑦，君子不如工人。若夫论德而定次^⑧，量能而授官^⑨，使贤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万物得宜^⑩，事变^⑪得应，言必当理^⑫，事必当务^⑬，然后君子之所长也。君子无爵^⑭而贵，无禄^⑮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穷处^⑯而荣，独居而乐，岂不至尊至富、至重至严哉？

【注释】①相：《荀子集解》：相，视也。高下，原隰也。②序五种：序，谓按次序播种。五种，五种谷物。《荀子集解》：五种，黍、稷、豆、麦、麻。序，谓不失次序，各当土宜也。③通财货：通，流通；交换。《周礼·〈考工记〉序》：“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财货，钱财货物；财物。④辨贵贱：辨，辨别；区分。贵贱，指价值的高低。⑤贾人：商人。⑥设规矩：设，施用。规矩，规和矩。校正圆形和方形的两种工具。⑦便备用：便，指合适使用。备用，器用；工具。⑧论德而定次：论德，评判品德的高下。次，职位；地位。⑨量能而授官：衡量才能，授予相应官职。⑩得宜：得其所宜；适当。⑪事变：泛指事物的变化。⑫当理：合理。⑬当务：适合时务。⑭爵：爵位；官位。⑮禄：俸给。古代制禄之法，或赐或颁无定；或田邑或粟米或钱物历代差等不一。⑯穷处：谓乡居不仕；隐居。

【译文】所说君子的贤能，不是指能够把人能所做的一切事都做到；所说君子的明辨，不是说无所不知地了解一切人所知道的事；所说君子的辨别，不是说能全分辨清楚一切人所能分辨的事；所说君子的明察，不是说能观察明了一切人所能明察的事，君子的知识和才能

也是有止境的。审察土地的地势高下肥沃贫瘠，按时节次序播种黍、稷、豆、麦、麻等粮食作物，君子不如农夫。熟悉钱财货物的流通交易，辨别物品价值的高低贵贱，君子不如商人。使用规和矩等工具，熟练地运用各种工具，君子不如工人。如果说到，以品德高下来确定职位，衡量才能高低授予相应官职，使贤能之人和不肖之徒都在适合自己的位置上，能力强或弱的人都能得到任用。万物得其所宜，事物的变化都有应对，说话必定合符道理，做事必定适合时务，这些才是君子所擅长的。君子没有官位却尊贵，没有财富却富足，不说话却受人信任，不发怒却具有威严，乡居不仕却荣显，孤身独居却怡然自乐。难道这不是最尊贵，最富足，最稳重，最威严吗？

王制

【题解】王制，即古圣先王治国安邦的理念、原则、方法。其核心就是“以人民利益为重”。正如本篇所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原文】“请问为政。”曰：“听政之大分^①，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两者分别，则贤不肖不杂^②，是非不乱。贤不肖不杂，则英杰^③至；是非不乱，则国家治。若是，令行禁止^④，王者之事毕矣。公平^⑤者，职之衡也^⑥；中和^⑦者，听之绳也^⑧。其有法者以法行，其无法者以类举，听之尽^⑨也；偏党^⑩而无经^⑪，听之辟^⑫也，故有良法^⑬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传曰：‘治生乎君子，而乱生乎小人。’此之谓也。”

【注释】①大分：大要。②不杂：不混杂，不混淆。③英杰：才智杰出的人；英豪。④令行禁止：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形容法令或纪律严明。⑤公平：公正而不偏袒。《管子·形势解》：“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⑥职之衡也：职，职务；职业；职分；职责。衡，准则；标准。⑦中和：中正平和。杨倞注：“中和谓宽猛得中也。”⑧听之绳也：听，审察；断决；治理。绳，准则；法度。⑨尽：达到极限。⑩偏党：指偏私。⑪无经：没有常规或法度。⑫辟：罪；罪过。⑬良法：良好的法制、法规。

【译文】有人请问（孙卿子）如何治理国家。孙卿子回答说：处理政务的要领是，对抱着善意来的人要以礼相待，对怀着恶意来的人要以刑罚惩处。这两者区别对待，于是贤能与不肖之徒就不会混为一谈，对错是非就不会混淆不清。贤能与不肖不混为一谈那么才智杰出的英豪就会到来，对错是非不会混淆不清，那么国家就得到治平。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凡事能够令行禁止，国君的政事就算究竟了。公平公正是处理政事的原则，宽严适当是处理政务的准绳。有法可依的，依法而行。无法可依的，按相似法令以此类推，这就是听政的最高境界。偏私而且不依常法，这是处理政事的歪风邪气。所以有良好的法制法规但政治还是混乱的，这种情况有。有君子执政而政治还出现混乱的情况，从古到今，从未听说过。经传上说：“政治修明是由君子执政而出现的，腐败混乱是由小人执政而出现的。”就说的是这种情况。

【原文】马骇舆^①，则君子不安舆；庶人^②骇政^③，则君子不安位。马骇舆，则莫若静之；庶人骇政，则莫若惠^④之。选贤良，举笃敬，兴孝悌，收孤寡，如是，则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矣。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⑤者，欲安，则莫若平政^⑥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⑦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⑧贤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节^⑨也，三节者当，则其余莫不当矣；三节者不当，则其余虽曲当^⑩，由将无益也。成侯^⑪、嗣公^⑫，聚敛计数^⑬之君也，未及^⑭取民^⑮也；郑子产，取民者也，未及为政也^⑯；管仲，为政者也，未及修礼^⑰也。故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⑱，仅存之国富大夫^⑲，亡国富筐篚^⑳、实府库^㉑。筐篚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㉒。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㉓也。故我聚之以亡，敌得之以强。聚敛者，召寇肥敌^㉔、亡国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㉕也。

【注释】①马骇舆：骇，马受惊。舆，车。②庶人：平民，百姓。③骇政：谓民心不安于政命。杨倞注：“骇政，不安上之政也。”④惠：给人财物或好处。⑤君人：为人之君；统治人民。⑥平政：谓修明政治。⑦隆礼：尊崇礼法。⑧尚：尊崇；重视。⑨大节：基本的法纪；纲纪。⑩曲当：委曲得当；完全恰当。⑪成侯：卫成侯（？—公元前343年），即姬遫，为战国诸侯国卫国君主之一。他是卫声公儿子，公元前371年承袭卫声公担任该国君主，在位二十九年。成侯十六年（公元前356年），成侯见卫国内小势弱，自行贬号曰侯。死后魏改立子南劲为卫君。⑫卫嗣公：亦作卫成襄侯，姬姓，卫氏，名已失传。卫国第四十一代国君，公元前334年至公元前293年在位。他是卫平侯之子，卫怀君之父。公元前334年，即卫平侯之位。嗣君五年（公元前330年），嗣君自行贬号曰君，卫国自此仅存濮阳一地。⑬聚敛计数：聚敛，谓急于敛取赋税。聚，通“骤”。计数，谋略权术。⑭未及：没有来得及。⑮取民：谓得民心。⑯未及为政也：《荀子集解》注：礼记曰：“子产犹众人之母，能食之，不能教之也。”⑰修礼：施行礼教。⑱士：武士；兵士。⑲仅存之国富大夫：仅存，勉强存在。大夫，古职官名，此指官员。⑳筐篚：用竹枝等编制的狭长形箱子。此指府库。㉑府库：指国家贮藏财物、兵甲的处所。㉒漏：干涸。㉓立而待：指时间短暂。㉔召寇肥敌：召，招引；导致。召、招通用。寇，盗匪，群行劫掠者。肥，使富裕；丰盛，充足。㉕蹈：朝某方向走；行。

【译文】马拉车时受到惊吓，坐在车内的君子就会不安稳。百姓因政令惊惧，则在君位上的君主就会不安稳。如果马拉车时受惊，最好让他静下来不动。百姓因政令惊惧，最好能够向他们施予恩惠。选用贤良之人，任用诚笃恭敬的人，兴起孝悌之风，收养孤儿寡妇等等，这样，百姓就会安守政令，百姓安守政令，君主才能安然于君位上。经传上说：君主好比是船，百姓好比是水。水可以承载船，也可以覆灭船，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为人之君，想要得到安定，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修明政治、爱民如子。想要得到荣耀，那么最好的方法是尊崇礼

法敬重贤士。想要建立功名，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重用贤能。这是关系为人之君者存亡安危的三件大事。这三件大事处理地得当，那么其他的小事就全都妥当了。这三件大事要是没有做好，那其他的小事就算做得全都得当，仍然没有丝毫益处。卫成侯、卫嗣公，是横征暴敛使用权术谋略的君主，但未能取得民心。郑子产得到民心，但未能很好地处理政事。管仲能处理好政事，但未能施行礼仪教化。施行礼仪教化可以称王，善于为政可以强盛，得到民心能获得安定，横征暴敛就一定会灭亡。所以实施教化的王者治理天下，关心百姓的富足；注重为政、称霸天下的君主关心兵士的富足；勉强存在的国家只关心大夫的富足；亡国之君只关心自己的钱柜饱满，国库充足。钱柜已经饱满，国库已经充足，但是百姓贫穷，这是所说的上满溢而下干涸。这样的国家，对内不能用来防守，出外不能用来应战，于是倾覆灭亡马上就会到来。所以，为自己聚敛财富，会使自己亡国，进而使敌国变得富强。聚敛财富，这是召来仇寇、养肥敌人，亡失国家、危害身命的道路，所以圣明的君主决不会走这条路。

富国

【题解】富国，即如何让人民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论语》中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真正富国需从改善人民物质生活水准和提升人民素质两个方面着手，这两者互相影响，缺一不可。本篇告诉了我们具体的做法和应该注意的地方。

【原文】足国之道^①，节用裕民^②，而善藏其余也。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则民富，出实百倍^③。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夫君子奚^④患乎无余^⑤也？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义圣良^⑥之名，而且有富厚^⑦丘山之积矣；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而或以无礼节用之，则必有贪利之名，而且有空虚穷乏^⑧之实矣。

【注释】①足国之道：《荀子集解》：明富国之术也。②节用裕民：节用，节省费用。裕民，使民众富裕。③出实百倍：出，犹成。实，成熟；收获。百倍，一百倍。形容倍数极高。④奚：疑问词。这里表示反问。犹何。⑤无余：指没有多余资财。⑥圣良：犹圣明和贤良。⑦富厚：犹丰厚；繁富。泛指数量多。⑧穷乏：亦作“穷乏”。穷困；匮乏。

【译文】使国家富足的方法，就是节省用度，富裕百姓，而且能妥善

储藏盈余的物资财富。节省用度要运用礼法，富裕百姓要用好的政策。实施了裕民的政策就会使百姓富足，收成会百倍增多。君主按照法令征税，在下的百姓依照礼法节省用度，剩余的资财就会堆积如山丘，君子还会发愁没有盈余吗？所以明白节省用度富裕百姓，就一定要有仁义、神圣、英明的美名，而且会有非常丰厚堆积如山的储备。不知道节省用度使百姓富裕就会令百姓贫穷，收成不足一半，君主虽然豪夺强取，仍然所获甚少。而且不知道按照礼法制度去节省地使用这些资财，不仅一定会有贪利诈取的名声，而且还一定会有空虚穷乏之实。

【原文】礼^①者，贵贱有等^②，长幼有差^③，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由士^④以上，则必以礼乐^⑤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⑥制之。轻田野^⑦之税，平关市^⑧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⑨，无夺农时^⑩，如是，则国富矣。夫是谓以政裕民也。

【注释】①礼：指礼法；等级社会的典章制度，规定社会行为的规范、传统习惯。②贵贱有等：贵贱，富贵与贫贱。指地位的尊卑。等，分等；区别。③长幼有差：长幼，指辈份的高低。差，差别，不同。④士：古代诸侯设上士、中士、下士，“士”的地位次于大夫。⑤礼乐：礼节和音乐。古代帝王以兴礼乐来达到尊卑有序远近和合的天下大治。⑥法数：法度术数。⑦田野：田地。⑧关市：指关市的征税。⑨力役：征用民力。⑩农时：适宜于从事耕种、收获的时节。

【译文】礼，就是贵贱要有等差，长幼要有次序，贫富轻重都各有和其身份相宜的规定。德行一定要和地位相称，官位一定要和俸禄相称，俸禄一定要和能力相称。从士以上，一定要以礼乐来进行节制，黎民百姓，一定要用法度来治理。减轻农业赋税，降低关市的征税，减少商人数量，极少征用民力，不占用农时，这样就能富国。这就叫做用政治措施来使民众富裕。

【原文】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①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②也。古者，先王分割^③而等异^④之也，故使或美或恶，或厚或薄，或逸乐^⑤，或劬劳^⑥，非特以为淫夸之声^⑦，将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顺也^⑧。故为雕琢刻镂^⑨，黼黻文章^⑩，使之以辨贵贱^⑪而已，不求其观^⑫；为钟鼓管磬^⑬，琴瑟笙簧^⑭，使之以辨吉凶，合欢^⑮定和而已，不求其余；为宫室台榭^⑯，使以避燥湿^⑰，辨轻重^⑱而已，不求其外。

【注释】①无分：不区别；不分。没有等级尊卑长幼等区别。②本利：根本利益。③分割：强为区分；强行分离。④等异：用等级来区别。⑤逸乐：闲适安乐。⑥劬劳：劳累；劳苦。⑦淫夸之声：《荀子》原文作：淫泰夸丽之声。⑧将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顺也：《荀子集解》先谦案：此言先王将欲施仁于天下，必先有分割等异，乃可以明其文而通其顺；若无分割等异，则无文不顺，即仁无所施矣。⑨雕琢刻镂：雕琢，雕琢玉器。刻，雕刻木器。镂，雕刻金器。⑩黼黻文章：古代礼服上所绣的色彩绚丽的花纹，泛指华美鲜艳的色彩。黼黻，音府服。⑪辨贵贱：区分尊卑、贵贱。⑫观：玩赏。⑬钟鼓管磬：钟鼓，钟和鼓。古代礼乐器。管，古乐器名。亦为以管发声乐器的总称。磬，古代打击乐器。状如曲尺。用玉、石或金属制成。悬挂于架上，击之而鸣。⑭琴瑟笙簧：琴瑟，指琴和瑟。琴瑟之声，古人以之为雅乐正声。笙，古代竹制簧管乐器，与笙相似而略大。笙，管乐器名。由簧片、笙管、斗子三部分组成。⑮合欢：和合欢乐。⑯宫室台榭：宫室，指帝王的宫殿。台榭，台和榭。亦泛指楼台等建筑物。⑰燥湿：干燥和潮湿。⑱轻重：谓尊贵卑贱。亦指尊卑贵贱的人。

【译文】人的生活不能离开群体，有群体没有等级名分，就会有争斗。争斗一生就会混乱，混乱一起就会穷困。所以，没有等级名分，是人们最大的损害。有等级名分是天下根本利益之所在。古时候，先王分割出等级差异，以等级差别区别，使人们或被赞美或被厌恶，或者

待遇优厚或者待遇菲薄，或者生活安逸或者终日辛劳，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得到他们的瞻望，自己以此名称来作为夸耀，而是为了彰明仁政之文（落实隆礼尊贤的礼乐等级制度），使仁政顺达（贯彻隆礼尊贤的礼乐等级次序）。所以镂金琢玉，雕刻木器，礼服色彩纹饰绚丽，是为使之能分辨尊贵与卑贱而已，不是为求让其观览玩赏。制钟鼓管磬，琴瑟竽笙等礼乐器，是为使之能分辨吉凶，让人们欢乐和谐而已，不是为求过度享乐。建宫殿楼阁，是为使之能避开干燥和潮湿，区别尊贵和卑贱，不是为求过份享受。

【原文】若夫^①重色而衣^②之，重味而食之，重财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非特以为淫泰^③也，以为王天下。理万变，裁^④万物，养万民，兼制天下者，为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虑^⑤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⑥足以化之，得之则治，失之则乱。百姓诚赖其智也，故相率^⑦而为之劳苦^⑧，以务逸之，以养其智^⑨也；诚美其厚也，故为之出死断亡^⑩以覆救^⑪之，以养其厚也；诚美其意（意作德）也，故为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以藩饰^⑫之，以养其德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者，无他故焉，其所是焉诚美，其所得焉诚大，其所利焉诚多也。故曰：“君子以德，小人^⑬以力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势，待之而后安；百姓之寿，待之而后长；父子不得不亲，兄弟不得不顺，男女不得不欢；少者以长，老者以养。故曰：“天地生之，圣人成之。”此之谓也。

【注释】①若夫：至于。用于句首或段落的开始，表示另提一事。②重色而衣：重，多种多样。衣，穿（衣服）。③淫泰：淫侈骄恣。④裁：裁断；裁决。⑤知虑：智慧和谋略。⑥德音：犹德言，指合乎仁德的言语、教令。⑦相率：亦作“相帅”。相继；一个接一个。⑧劳苦：勤劳辛苦。⑨养其智：培养智慧；涵养心智。

⑩出死断亡：谓效死捐生。⑪覆救：掩护救助。⑫藩饰：装饰；文饰。⑬小人：平民百姓。指被统治者。

【译文】至于各种各式颜色的服饰给君主穿着，各种各样的美味给君主食用，把各种财富给君主掌控，将天下交给君王治理，并不是特意制造过分的安泰奢侈，让君主淫侈骄恣，原本只是为了一统天下。处理各种变化，裁理万物，养育万民，使天下人都得到利益，没有比仁德之人更好的了。其智慧和谋略足以治理天下，其仁慈宽厚足以安定天下，其德言、教令足以教化天下，得到仁人的治理就天下大治，失去仁人的治理就天下大乱。百姓确实依赖其智慧，所以相继着为其勤劳、辛苦劳作，务必使其安逸，以涵养其心智。百姓确实称扬其仁厚，所以为之效死捐生在所不惜，掩护救助使其安全，以安养其仁慈宽厚。百姓确实赞美其内心至仁的胸怀，所以为之雕琢刻镂，制华美礼服，为使其庄严，以修养其德性。所以仁人在君主之位，百姓尊贵崇敬如天帝一般，亲近爱戴如同父母一样，为之抱定必死的决心出生入死，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仁者制定的政令确实美好，仁者取得的成就确实很大，仁政给予人们的利益确实很多。所以说：君子以德抚下，百姓以力事上。百姓之力，待君子之德化而后建立功业。百姓之众，待君子之德化而后和乐。百姓之财，待君子之德化而后聚积。百姓之形势，待君子之德化而后安定。百姓之性命，待君子之德化而后不争斗相杀而长久。父子不得君子之德化不亲密，兄弟不得君子之德化不和顺，男子女人不得君子之德化不融洽，年少的人因君子的德化而得到良好成长，老人因君子的德化而得到奉养。古语说：天地生长万物，圣人成就万物。就是指这种情形。

【原文】今之世不然，厚刀布之敛^①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苛关市之征^②以难其事；权谋倾覆^③以靡弊^④之，百姓晓然^⑤皆知其

将大危亡也。是以臣背其节而不死其事者，无他故焉，人主自取之也。不教而诛^⑥，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⑦；诛而不赏，则勤励^⑧之民不劝^⑨；诛赏而不类，则下疑俗险，而百姓不壹^⑩。故先王明礼义以壹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⑪赏庆^⑫以申重之；时其事，轻其任^⑬，以调齐之；兼覆之，养长之，如保赤子^⑭。若是，故奸邪不作，盗贼不起，而化善者劝勉矣。是何则？其道易，其塞固，其政令壹^⑮，其防表^⑯明也。故曰：“上壹则下壹矣，上二则下二矣。”

【注释】①刀布之敛：布，古代货币。敛，征收，索取。②关市之征：古代国家对商业活动的征税制度，亦称关市之赋，是中国工商税收之始。关市之征，以商人为纳税人，关税征其货物的出入。在夏、商，手工业和商业均属官办，故而无税。到了周朝，在司徒系统下设立了司关，掌管稽查货物、税收和罚款，为关市之征之始。对市廛坐商，没有廛人专管列肆之税等的征收。周朝关市之征的关税属于通过税，税负较轻。春秋战国之后，商品经济发展，关市之征渐多。③权谋倾覆：权谋，权术，阴谋。倾覆，颠覆；覆灭。④靡弊：《荀子集解》：靡，尽也。敝，败也。⑤晓然：明白貌。⑥不教而诛：事先不进行教育，就加以惩罚。⑦奸民不惩：奸民，乱法犯禁、不务正业的人。不惩，不制止。⑧勤励：亦作“勤厉”。勤劳奋勉。⑨劝：勉励。⑩壹：统一；一致。⑪爵服：爵位及其相应服饰。⑫赏庆：奖赏。⑬时其事，轻其任：《荀子集解》：时其事，谓使人趋时，不夺之也。轻其任，谓量力而使也。⑭赤子：婴儿。⑮政令壹：政令，政策和法令。壹，专一。⑯防表：标准。《荀子·儒效》：“君子言有坛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杨倞注：“防，隄防；表，标也……行有防表，谓有标准也。”引申为制度。

【译文】现在的世道却不是这样，加重钱财赋税的征收而夺取百姓的钱财，加重农业税收而抢占百姓的粮食，苛征关市交易的税金，出入买卖皆收税，使交易困难。阴谋颠覆，以散尽其财，百姓全都知晓，

也都知道其将彻底灭亡了。于是身为臣子的违背其节操，而不再以死报效奉事，没有别的原因，这都是君主咎由自取的结果。事先不进行教育就加以惩罚，于是刑罚繁多而不能压制邪恶。教育了而不进行惩罚，于是违法乱纪不务正业的人不被惩戒。只有惩罚没有奖赏，于是勤勉努力的百姓不再勤勉。赏不当功，罚不当罪，在下位的就会生出疑虑，（这些会使得）社会风俗变得险恶而百姓不能一致。所以先王明定礼仪以此统一百姓，致力于忠信来爱护百姓，任用贤能使百姓生活有次序，并奖赏以爵位和相应服饰，以此来再三强调。按时令安排事务，不违农时，减轻他们的负担，使百姓协调一致，普遍庇荫和抚育百姓，如同保护刚出生的婴儿。如果能够这样做，奸诈邪恶的坏事就无从生起，盗贼就不敢活动，而且通过教育转化为善的人会更加受到勉励。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其治国之道平易可行，国家的边塞安稳牢固，国家的政策法规统一，国家的制度、标准清楚明白。所以说：在上位的一心一意，在下位的就会一心一意；在上位三心二意，在下位的也就三心二意。

【原文】国者，天下之制利用^①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势也。得道^②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矣，大累^③矣。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④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人之所务^⑤白^⑥也。汤以亳^⑦，武王以镐^⑧，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无他故焉，以济^⑨义矣。是所谓义立而王也。齐桓^⑩、晋文^⑪、楚庄^⑫、吴阖庐^⑬、越勾践^⑭，是皆僻陋^⑮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⑯中国^⑰，无他故焉，信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不务^⑱张^⑲其义，济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⑳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㉑诈其与^㉒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㉓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得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㉔也。如是，则敌国轻之，与国^㉕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亡^㉖。齐闵^㉗、薛公^㉘是也。是无他故焉，唯其不由礼义而由权谋也。三者，

明主之所谨择也，而仁人之所务白也。善择者制人，不善择者为（无
为字）人制之。

【注释】①利用：犹利器。有效的工具。②得道：符合道义。③累：忧患。④权谋：权术，阴谋。⑤务：必须；一定。⑥白：明白；清楚；明了。⑦亳：音博。古都邑名。商汤的都城。⑧镐：镐京。古都名。西周国都。故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沔水东岸。周武王既灭商，自酆徙都于此，谓之宗周，又称西都。⑨济：成功；成就。⑩齐桓：指齐桓公（？—公元前643年），春秋五霸之首，公元前685至公元前643年在位，春秋时代齐国第十五位国君，姜姓，名小白。是齐僖公最小的三儿子，其母为卫国人。在齐僖公长子齐襄公和其侄子公孙无知相继死于内乱后，姜小白与公子纠争位成功，即国君位为齐桓公。桓公任管仲为相，推行改革，实行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制度，齐国逐渐强盛。桓公于公元前681年在甄（今山东鄄城）召集宋、陈等四国诸侯会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充当盟主的诸侯。当时中原华夏各诸侯苦于戎狄等部落的攻击，于是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北击山戎，南伐楚国，成为中原第一个霸主，受到周天子赏赐。但其晚年昏庸，管仲去世后，任用易牙、竖刁等小人，最终在内乱中饿死。⑪晋文：指晋文公（公元前697年，一说公元前660—公元前628年），姬姓，名重耳，谥号曰“文”，侯爵，称“晋侯重耳”，简称“晋重耳”（先秦男子用氏，故不作姬重耳），史称晋文公。⑫楚庄：指楚庄王（？—公元前591年），又称荆庄王，谥号庄。楚穆王之子，春秋时期楚国最有成就的君主，春秋五霸之一。⑬吴阖庐：即吴王阖闾（？—公元前496年）吴国传为西周初年所封，其始祖为文王伯父太伯、仲雍之后裔，初都蕃离（今江苏无锡东南），后都于吴（今江苏苏州）。吴国到吴王阖闾执政时（公元前514年—公元前496年），以楚国旧臣伍子胥（？—公元前484年）为相，以齐人孙武为将军，使国势日益强盛。公元前506年，吴军在孙武、伍子胥率领下，从淮水流域西攻到汉水，五战五胜，攻克楚之郢都，逼得楚昭王出逃。后楚臣申包胥入秦乞师，在秦廷哭了七天七夜，才使秦出兵助楚复国，但楚自此一蹶不振。⑭越勾践：勾践（古称“句践”，约公元前520年

至公元前465年)，大禹后裔，春秋末期越国的君主。越王允常之子。因“卧薪尝胆”而名垂千古。公元前496至公元前465年在位。吴王阖闾曾于公元前496年被越军所败。阖闾受伤而死，其子夫差立志报仇。勾践于次年主动进攻吴。在夫椒山（今江苏吴县西南）与吴兵发生激战，越兵大败。为了保存力量，勾践退兵至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南），用范蠡的计策，向吴称臣乞和。勾践归国后，卧薪尝胆，时时不忘灭吴雪耻。他任用范蠡、文种等人，改革内政，休养生息。后来勾践利用夫差北上争霸、国内空虚之机，一举攻入吴国并杀死了吴太子。夫差返国后只得言和。勾践不断举兵伐吴。勾践二十四年，吴都被围三年后城破，夫差自杀。吴亡。随后，勾践又乘船进军北方，宋、郑、鲁、卫等国归附，并迁都琅琊（今山东胶南南），与齐、晋诸侯会盟，经周元王正式承认为霸主。⑮僻陋：谓地处僻远，风俗粗野。⑯殆：威胁，危害。⑰中国：上古时代，我国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一带，以为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而把周围其他地区称为四方。后泛指中原地区。⑱务：从事；致力。⑲张：去声。夸大；扩大；张扬。⑳惮：畏难；畏惧。㉑与：同盟者；党与。㉒修正：治理。㉓析：离析。㉔与国：盟国；友邦。㉕危亡：危急，灭亡。㉖齐闵：指齐闵王，本名田地，齐宣王之子，田齐政权第六任国君。公元前301年即位，在位十七年。公元前284年，秦、燕、三晋五国联军大举进攻齐国。齐闵王命伐宋的功臣触子为将。急于求胜的齐闵王用恶言逼迫触子出战，触子不得不与联军交锋，结果被五国联军趁势大败。齐闵王又命达子率齐军余部迎战，但由于齐闵王赏罚不明齐军再次被痛击。齐闵王此时才发现苏秦的间谍身份，遂将其车裂于临淄市中。齐闵王辗转逃亡到五都之一的莒。不久，被淖齿弑杀。㉗薛公：指孟尝君（？—公元前279年），妫姓，田氏，名文，中国战国四公子之一。因封地在薛故称薛公。齐国宗室大臣。其父靖郭君田婴是齐威王么儿、齐宣王的异母弟弟，曾于齐威王时担任军队要职，于齐宣王时担任宰相，封于薛（今山东滕州东南官桥张汪一带），权倾一时。田婴死后，田文继位于薛，是为孟尝君，以广招宾客，食客三千闻名，同时也是权倾一时。后来，齐愍王灭掉了宋国，愈加骄傲起来，打算除掉孟尝君。孟尝君很恐惧，就到了魏国。魏昭王任用他做宰相，同西边的秦国、赵国联合，帮助燕国攻打并战败了齐

国。齐愍王逃到莒，后来就死在那里。齐襄王即位，当时孟尝君在诸侯国之间持中立地位，不从属于哪个君王。齐襄王由于刚刚即位，畏惧孟尝君，便与孟尝君和好，与他亲近起来。田文去世，谥号称孟尝君。田文的几个儿子争着继承爵位，随即齐、魏两国联合共同灭掉了薛邑。孟尝君绝嗣没有后代。

【译文】国家，是天下的利器。君主，是把持国家利器的，是天下最有利势的人。君主能用正确的治国之道来把持，国家就会大安定、大繁荣。君主不能用正确的治国之道来把持，国家就会有危险，大祸患。所以把持国家利器的君主，用道义来立国就可以称王，用信义立国就可以称霸，用权谋来立国国家就会灭亡。这三者是圣明之君要谨慎选择的，仁人所务必要明白的。商汤的亳都，周武王的镐京，都只不过是方圆百里之地，而能一统天下，诸侯为之臣服，凡能通行所到之属地，无不顺服，没有其他的原因，就是依道义而行。这就是所说的用道义立国可以称王天下。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都是地处偏远、风俗粗野的国家，能够威震天下，强大威胁中原，没有其他原因，就是施行信义。这就是所说以信义立国可以称霸。不致力于扩张其道义，不成就其信义，只贪求利益，对内肆无忌惮欺压百姓而求得小利益，对外肆无忌惮欺压盟国而求得大利益，内不好好治理自己已经拥有的（国土和人民），却常常贪求别的国家的（国土和人民）。这样一来，臣下百姓，无不以欺诈心对待其上了。上欺压其下，下欺压其上，于是上上下下分崩离析。这样一来，敌国轻视，盟国不信任，权术阴谋一天天盛行。而国家就免不了危险灭亡。齐闵王、孟尝君就是这样的。这三者也是圣明之君要谨慎选择的，仁人所务必要明白的。善于选择的人就能统治别人，不善于选择的人就会被别人所统治。

【原文】国君（无君字）者，天下之大器^①也，重任^②也，不可不善^③为择所而后措^④之，措险^⑤则危；不可不善为择道然后道之，涂^⑥秽则

塞，危塞则亡。故道王者^⑦之法，与王者之人为之，则亦王矣；道霸者之法，与霸者之人为之，则亦霸矣。道亡国之法，与亡国之人为之，则亦亡矣。故国者，世以新者也，改玉改行^⑧也。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⑨。然而有千岁之国何也？曰：“援夫千岁之信法以持之也，安与夫千岁之信士为之也。人无百岁之寿，而有千岁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岁之法自持者，是乃千岁之信士矣。”故与积礼义之君子为之则王，与端诚信全之士为之则霸，与权谋倾覆之人为之则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

【注释】①大器：《庄子·让王》：“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异乎俗者也。”成玄英疏：“夫帝王之位，重大之器也，而不以此贵易夺其生，自非有道，孰能如是！”因以大器比喻国家、帝位。②重任：比喻重大责任；重要职位。③善：妥善；好好地。④措：治理；安排。⑤险：难以测度，阴险。⑥涂：同“途”。⑦王者：谓以王道治天下之君主。⑧改玉改行：古代贵族地位不同，其佩玉也不同，因而行走时的步伐和佩玉摆动发出的节奏声也不同。后指改变制度或改朝换代。同“改步改玉”。⑨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荀子集解》：设问之辞。一朝之日，谓今日之事，明朝不同，言易变也。一日之人，谓今日之生，未保明日，言寿促也。

【译文】国家，是天下最重要的大器，最重的重担。不可以不妥善地为之选择安放的地方然后安放。把它安放在危险的人手里国家就会危险。不可以不妥善为之选择治理之道然后再进行治理。选择的是荒芜的道理，就会阻塞而行不通。把国家安放在危险的人手中，而且选择阻塞不通的治国之道，就一定会亡国。所以用王者之法治理，让主张王道的人共同实施，就能称王天下。用霸者之法治理，和主张霸道的人共同实施，就能称霸天下。用亡国之法治理，和走亡国之道的人共同实施，就一定会亡国。所以国家，是世代更新的，改换一王，就改变

所行之事（并非改变治国的常法）。事情总是在不断变化，今日之事明日就会有变故，人生短暂，过了今日，未知有明日。然而，世上还会有传世千年的国家。这是为什么呢？回答是：这是因为沿用了千年不变的礼法来治理国家，而且和那些信守礼法千年的人来治理国家。人没有超过百岁，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以千年的礼法约束自己的人，就是信守礼法千年的人。所以与长久遵行礼仪的君子治理国家，就可以称王于天下。与品德端正、忠诚、始终守信的人治理国家，就可以称霸于诸侯，与善用权术阴谋整治他人的人治理国家，就会亡国。以上三点，是贤明的君主所要谨慎选择的。

【原文】国危则无乐君，国安则无忧民。乱则国危，治则国安。今君人者，急逐乐^①而缓治国，岂不过甚哉？譬之是由好声色而恬无耳目也，岂不哀哉？故百乐者，生于治国者也；忧患者，生于乱国者也。急逐乐而忘（忘作缓）治国，非知乐者也。故明君者，必将先治其国，然后百乐得其中；暗君者，必将荒逐乐而缓治国，故忧患不可胜校也，必至于身死国亡，然后止也。岂不哀哉？将以为^②乐，乃^③得忧焉；将以为安，乃得危焉；将以为福，乃得死亡焉。岂不哀哉？呜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④矣。故治国有道，人主有职。若夫论^⑤一相^⑥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⑦向方^⑧而务，是夫人主之职也。若是则名配尧、禹。人主者守至约而详，事至逸而功，垂衣裳^⑨，不下簟席^⑩之上，而海内之人莫不愿得以为帝王。夫是之谓至约，乐莫大焉！

【注释】①逐乐：寻求欢乐。②以为：认为。③乃：副词，却。④若言：如此之言，谓以上之说。⑤论：选择。⑥相：古官名。百官之长。后通称宰相。⑦宿道：归于正道；持守道义。⑧向方：谓遵循正确方向。⑨垂衣裳：谓定衣服之制，示天下以礼。后用以称颂帝王无为而治。⑩簟席：竹席。

【译文】国家危亡就没有可以安乐的君主，国家安定就没有忧愁的百姓。混乱则国家危难，太平则国家安定。当今的君主，急于追逐享乐而不急于治理国家。岂不是大错特错吗？譬如喜好声色享受却安于没有眼睛耳朵一样，岂不是太可悲了吗？所以所有的享乐，只有在安定太平的国家里能有。各种忧患，都在动乱不安的国家里产生。急于追逐享乐而忘了治理国家。并不懂什么是真正的享乐。因此贤明的君主，必定要先治理其国家，然后所有的享乐自然在其中了。昏庸的君主，必定沉湎于寻欢作乐，而不急于治国，所以忧患数不胜数，一直到国破人亡，然后才会停止，岂不是太可悲了吗？原以为是享乐，结果却得到忧患。原以为是求得安定，结果却得到危难。原以为会得到福报，结果却得到死亡。岂不是太可悲了？唉呀！做君主的，可以好好体察如上所说啊。所以治国要遵循治国的常道，君主要履行君主的职责。至于说到选择一位良相来统率百官，使百官无不持守正道遵循正确方向而努力，这就是君主的职责了。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做君主的名声就可与尧帝禹帝相比了。做君主的，主管的事应该最简约同时也是最周详的，他所做的事应该是最安逸而又是最有功效的。他垂衣裳而无需离开竹席，而四海之内，所有人无不希望他成为帝王。这就是所谓最简约的治理，快乐是最大的。

【原文】人主者，以官人^①为能者也；匹夫^②者，以自能为能者也。人主得使^③人为之，匹夫则无所移^④之。今以一人兼听天下，必自为^⑤之然后可^⑥，则劳苦耗萃^⑦莫甚焉。如是，则虽臧获^⑧不肯与天子易势业^⑨。以是悬天下，壹四海，役夫^⑩之道也。

【注释】①官人：选取人才给以适当官职。②匹夫：古代指平民中的男子。亦泛指平民百姓。③使：派遣。④移：调动。⑤自为：自己做；自己治理。⑥可：符合；适合。⑦劳苦耗萃：劳苦，勤劳辛苦。耗萃，萃同“悴”，疲竭憔悴。⑧臧、

获：古代对奴婢的贱称。⑨势业：犹权位。⑩役夫：服役的人。

【译文】为人君主，以善于任用贤能的人为有能力；平民百姓，以善于做事为有能力。为人君主能够派遣人去做事，平民百姓则无人可差遣。现在以君主一人同时处理天下政事，什么事情都要等到自己亲自处理才称心，这样君主就会辛苦劳累心力交瘁。这样的话，那么奴婢都不肯与天子换权位，这样独自一个人管理天下，统治四海，是服劳役的人所行的方法。

【原文】传曰：“士大夫分职而听^①，诸侯之君分土而守^②，三公^③总方而议^④，则天子拱^⑤已止矣！”故人主欲得善射，射远中微，则莫若使羿^⑥、逢门^⑦矣；欲得善驭，及速致远，则莫若使王良^⑧、造父^⑨矣；欲调一^⑩天下，制秦楚^⑪，则莫若聪明君子矣。其用智甚简，其为事不劳而功名致大，甚易处，而甚可乐矣。

【注释】①分职而听：分职，各司其职；各授其职。听，审察；断决；治理。②分土而守：分土，分封土地。守，看管；治理；管理。③三公：古代中央三种最高官衔的合称。周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一说以司马、司徒、司空为三公。④总方而议：《荀子集解》：总，领也。议其所总之政。⑤拱：垂拱。垂衣拱手。谓不亲理事务。⑥羿：指唐尧时的射师，传说他曾开弓射九日。⑦逢门：人名，亦作蓬门，即“逢蒙”，夏代善于射箭的人。⑧王良：善御者。⑨造父：善御者。嬴姓。其祖先伯益为颛顼裔孙，被舜赐姓嬴，造父为伯益的九世孙。⑩调一：亦作“调壹”。协调，统一。⑪制秦楚：当时荀卿在齐国，秦和楚是当时两大强国，所以言制秦楚。

【译文】经传上说：士大夫各司其职而处理政事，各诸侯国的君主分强守土，三公总揽各方政策而进行议决，那么天子就可以垂拱而治

了。所以为人君主如果想找精于射箭的人，能射中很远处的微细之物，那么任用羿和逢门是最好不过了。如果想要精于驾驭的人，能快速地到达远方，那么任用王良和造父是最好不过了。如果想统一天下，制约秦楚，那么任用聪睿明察的君子是最好不过了。因为其运用智慧最少，做事不须劳苦，但是所成就的功业和名声最大，处理事情容易简单，和其相处又轻松愉快。

【原文】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为圣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①之所同欲也。欲是之主并肩而存^②，能建是之士不世绝，千岁而不合^③，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则外贤^④而偏举^⑤，人臣则争职而妒贤，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人主胡不^⑥广^⑦焉，无恤亲疏，无偏贵贱，唯诚能之求？人臣轻职业^⑧让贤^⑨，而安随其后矣。如是^⑩，则功壹天下，名配禹、舜。物由有可乐，如其美者乎？呜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

【注释】①人情：人心、情绪、愿望。②并肩而存：极言其多。③不合：不能遇合。④外：疏远，排斥。杨倞注：“外贤，疏贤也。”⑤偏举：推举所偏爱者。杨倞注：“偏举，偏党而举所爱也。”⑥胡不：何不。⑦广：通“旷”。开朗，旷达。⑧职业：犹职务；职掌。⑨让贤：让位于贤者。⑩如是：像这样。

【译文】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为圣王，能统治人，又不为任何人所制约，这是人人所共同企求的欲望。想要实现这种欲望的君主，实在太多了，能帮助君主成就这种事业的贤士也不绝于世，但是他们千百年都不能遇合，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不是为人君主的不公平，就是为人臣子的不忠诚。君主排斥贤良而任用自己偏爱的人，臣子争夺官职妒忌有才能的人，这是其不能遇合的根本原因。君主何不豁达大度，不恤亲疏，不分贵贱，只为求得真正贤能之人呢？如果这样，臣子就会

轻视官位而让位于贤者，而且安心跟随在贤者之后。这样，就能建一统天下之功，声名可与禹舜圣王相提，还有比这更令人喜悦的吗？这样是多么美好。唉呀！做国君的，可以体察如上所说啊！

【原文】治国者，分^①已定，则主相^②臣下百吏，各谨^③其所闻，不务听其所不闻；各谨其所见，不务视其所不见。则虽幽闲隐僻^④，百姓莫不敬分安制^⑤以化其上，是治国之征^⑥也。

【注释】①分：名分；位分。②主相：犹宰相。③谨：严格。④幽闲隐僻：幽间，深隔。隐僻，偏远。⑤敬分安制：敬守本分，遵守国家法度。⑥征：表露出来的迹象。

【译文】治理国家的人把等级名分一经划定，于是宰相大臣百官，各自严守分内所应听闻的事务，不致力于听闻不是分内的事务；各严守其分内所应查看的事务，不致力于查看不是分内的事务。于是虽然是地处偏远，百姓无不重视名分等级，遵守国家法度，顺从教化，这是国家安定太平的象征。

【原文】主道^①治近不治远，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则远者理，主能治明则幽者化，主能当一则百事正。夫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极也。既能治近，又务治远；既能治明，又务治幽；既能当一，又务正百，是过者也。过犹不及^②也。不能治近，又务治远；不能察明，又务见幽；不能当一，又务正百，是悖^③者也。故明主好要^④而暗主好详^⑤，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矣。

【注释】①主道：君主治国之道。②过犹不及：事情做得过分，就像做得

群书治要译注

不够一样，都是不好的。③悖：违逆；违背。④好要：好，喜好，善于。要，要点，纲要。⑤详：详情；细节。

【译文】贤明的君主治理国家，治理近处之事，不治理远处之事；治理明处之事，不治理暗处之事；治理最主要的事，不治理次要的事。君主能治理好近处，则远方自然得到治理；君主能治理好明处的事，则暗处的事自然跟着变化；君主能恰当处理好最主要的事，其余所有的事都自然正确无误。君主在全面处理好天下政务的同时，每日尚有闲暇而已经没有需要处理的政务，能够这样，就是最高明的治理之道。既要能治理近处，又致力于治理好远方；既要能治理好明处，又致力于治理好暗处；既要能治理好最主要的事务，又致力于所有事都正确，这是治理得过份了。事情做得太过，就会过犹不及。不能治理好近处，却致力于治理好远方；不能明察明处，却致力要查看暗处；不能治理好主要事务，却致力要所有事都正确，这是违背事理的。所以圣明的君主，善于抓住关键紧要之事。而昏庸的君主，喜欢样样详尽。君主善于抓住关键紧要之事，于是百事周详。君主欲图凡事详尽，于是诸事荒废。

【原文】国得百姓之力^①者富，得百姓之死^②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③（三得旧皆作三德。改之）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汤、武兴^④（兴旧作与。改之）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政令制度，所以接^⑤百姓者，有非理^⑥如豪末^⑦，必不加焉。故百姓亲之如父母，为之死亡而不偷^⑧也。乱世不然，使愚诏智，不肖临^⑨贤，生民^⑩则致贫隘^⑪，使民^⑫则甚^⑬（甚作慕）劳苦，又望百姓为之死，不可得也。孔子曰：

“审吾所以适人，人之所以来我也。”大国之主，好见小利，又好以权谋倾覆^⑭之人断事，社稷必危，是伤国者也。大国之主好诈，群臣亦从而成俗^⑮；群臣若是，则众庶^⑯亦不隆礼义而好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则地虽广，权必轻^⑰；人虽众，兵^⑱必弱；刑虽繁，令

不下通，是之谓伤国。

【注释】①力：勤，尽力。②死：谓为某事或某人而牺牲性命。③接：达到，遍及。④非理：不合常理；违背情理。⑤豪末：毫毛的末端。喻微细之物。豪，通“毫”。⑥不偷：不苟且偷生。⑦临：统治。⑧生民：养民。⑨贫隘：贫穷困厄。⑩使民：使用民力。《论语·学而》：“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⑪倾覆：倾轧陷害。⑫成俗：固有的习惯、风俗。⑬众庶：众民；百姓。⑭轻：减少；削弱。⑮兵：兵卒；军队。

【译文】国家若能得到百姓的效力就会富足；得到百姓拼命效死，就会强盛；得到百姓的称誉，就会荣耀。这三得都具足了，那么天下的人民都将归顺，三得都没有了，那么天下的人民就会背离。商汤王周武王兴办与天下人都有利的事情，去除对天下人都有害的事情。政令制度，所有涉及到百姓的，不合情理的事情即使如毫发的末端那么微小，也一定不会加在百姓身上，所以百姓亲敬爱戴如同父母一样，甘愿为之赴死而不苟且偷生。乱世的君主就不是这样，任用愚昧的人来领导智者，用卑劣无能的人来统治贤良，养育百姓是使百姓穷困，役使百姓则让百姓极为劳苦，还期望百姓为之赴死，这是办不到的。孔夫子说：

“明白我们如何对待别人，就会知道别人会怎样来对待我们。”一个国家的君主，却好贪小便宜，又好用权术阴谋、倾轧陷害的人决断事情，这样，社稷必遭危难，这就是危害国家。国家的君主好行狡诈。群臣都会随从效仿形成固有的习惯，群臣都如此，那么百姓也不会尊崇礼仪，也会喜好贪利。君臣上下的习惯全都如此。虽然地域广，但权势一定会削弱，人虽然众多，兵力一定会削弱，刑罚虽然繁多，政令无法下达通行，这就叫做伤国。

君道

【题解】君道，就是如何做领导人。本篇提出：“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的正确观点。并指出君主是影响人民思想行为的源头（君者，民之源也），因此要为君者警戒“六患”，并不分亲疏贵贱，广纳贤才以治国。

【原文】有乱君^①，无乱国^②；有治人^③，无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犹存，而夏^④不世王。故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⑤也；君子者，法之源^⑥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⑦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足以乱矣。故明主急得其人，而暗主急得其势。急得其人，则身逸^⑧而国治，功大而名美；急得其势，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故君人者，劳于索^⑨之，而休^⑩于使之。

【注释】①乱君：昏庸无道的君主；暴君。②乱国：动乱不安的国家。③治人：指治理国家的人才。④夏：夏后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相传为禹子启所创立的奴隶制国家。建都安邑（今山西省夏县北）。⑤端：开始。⑥源：根源。⑦省：简；少。⑧逸：闲适，安乐。⑨索：寻求；探索。《楚辞·九辩》：“国有骥而不知乘兮，焉皇皇而更索？”⑩休：休息。

【译文】有造成国家混乱的昏君，没有本来就混乱的国家。有能治理好国家的人才。没有不需人治就可以使国家安定的方法。后羿的射

法没有亡失，但后羿不能让世世代代的人都百发百中；禹王的治国之法仍然存在，但夏后氏不能世世代代称王天下。所以治国之法不能独自存在，得到了能施行的人才能存在，失去了能施行的人就亡失了。治国之法，是治理国家的开端；君子，是治国之本源。所以有君子，则法令虽然简略，也足够治理好一切。没有君子，即使法令非常完备，也足以使得社会混乱。所以贤明的君主急于得到能治国的君子，而昏庸的君主急于得到权势。急于得到能治国的君子，于是身闲适而国家大治，功业伟大而且声名美好。急于得到权势，就会身劳心累而国家混乱，功业毁坏而且名声败坏。所以做国君的，在寻求治国的贤才君子的时候劳苦，一旦任用了治国的贤才君子的时候，自己就很安逸了。

【原文】械数^①者，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君子者，治之源也。官人^②守数^③，君子养源^④。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而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褻辞让^⑤，致忠信^⑥，而谨于臣子矣。故赏不治政令不繁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顺上之法，象^⑦上之志，而劝^⑧上之事，而安乐^⑨之矣。

【注释】①械数：指统一的度量衡制度。②官人：做官的人；官吏。③守数：恪守法规。④养源：亦作“养原”。保养本源，涵养本性。⑤辞让：谦逊推让。⑥忠信：忠诚信实。⑦象：效法，仿效。⑧劝：勤勉；努力。⑨安乐：使安宁快乐。

【译文】关于各种度量器具的规定，是治国的末流，不是治国的根源。君子是治国的根源。一般官吏恪守法规，君子保养本源。所以君上尊崇礼仪，任用贤能，而且没有贪利之心，那么臣下也就会极为谦逊推让，至为忠诚信实，而谨守臣子之职。因此奖赏不用实施，政令不用烦琐，而民俗也会美善，百姓没有谁敢不顺服君上的法令，都依顺君主的意志，勤勉于君主之事，于是天下安宁、人人快乐。

【原文】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故有社稷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①，城之固^②，不可得也；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敌至而求无危削^③，不灭亡，不可得也。故人主欲强固安乐^④，则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则莫若反之政；欲修政^⑤美国，则莫若求其人。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也；明分职，序事业，拔材官能^⑥，莫不治理，则公道^⑦达而私门^⑧塞矣，公义^⑨明而私事^⑩息矣。如是，则德厚^⑪者进而佞悦者止，贪利者退而廉节^⑫者起，兼听^⑬齐明而百事不留。故天子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块然^⑭独坐^⑮而天下从之，如四支^⑯之从心也。

【注释】①劲：战斗力强。②固：坚固。③危削：衰危。④强固安乐：强固，强大巩固。安乐，使安宁快乐。⑤修政：修明政教。⑥官能：任用有才能的人做官。⑦公道：公正的道理。⑧私门：行私请托的门路。⑨公义：亦作“公议”。公正的义理。⑩私事：与公事相对。个人的事。⑪德厚：犹仁厚。⑫廉节：清廉有节操。⑬兼听：广泛听取意见。⑭块然：孤独貌；独处貌。⑮独坐：一个人坐着。⑯四支：四肢。

【译文】君主，是百姓思想行为的本源，源头清则水流也清，源头浊则水流也浊。所以拥有江山社稷而不能爱护百姓，不能利益百姓，而想求得百姓亲敬爱戴自己，这是不可能的。百姓不亲敬不爱戴自己，而求其为自己所用，为自己赴死，这是不可能的。百姓不能为自己所用，不能为自己赴死，而求兵力强大、城郭坚固，这是不可能的。兵士不强大，城郭又不坚固，想求敌人不来侵犯，这是不可能的。敌人到来而希望没有衰危，国家不被灭亡，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人君想要国家强大、巩固、安定。不如反过来依靠人民。想臣下归附、百姓一心，不如反过来

修好政事。希望修明政治国风淳美，则最好去求得有德才的君子。所以君主，爱护百姓，然后自己才能安定，爱护贤士，然后自己才能荣耀。两者缺失一个就会亡国。能够明确每个人的名分和职权，区分各种事情的轻重缓急，选拔贤才，任用能人，则没有什么不能得到治理的。这样，公正之道就会畅通而行，私自受贿办事的门路就闭塞了。公正的义理就会昌明，而个人私心行事就会止息了。这样一来。则德行淳厚者就会得到进用，而奸佞谄媚的人就会被止塞，贪图利益者会被罢黜，廉洁奉公的就会被起用，广泛听取意见明察一切，则各种事情就不会久拖不决了。因此，天子不用亲自查视而就已经了解一切，不用亲自去听而就已经明白实情，不用自己思考而就已经拥有智慧，不用自己做事而功业就已成就。他安然独坐，但天下人无不顺从于他，如同四肢听从心的支配一样。

【原文】人主有六患，使贤者为之，则与不肖者规^①之；使智者^②虑之，则与愚者论^③之；使修士^④行之，则与奸邪之人疑^⑤之，虽欲成功，得乎哉？譬之是犹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⑥也，惑莫大焉！语曰：“公正之士，众人之痤^⑦也；循道^⑧之人，奸邪之贼也。”今使奸邪之人论其怨贼，而求其无偏，得乎哉？譬之是犹立枉木^⑨而求其影之直也，乱莫大焉！故古之人为之不然，其取人^⑩有道，其用人^⑪有法。取人以（以作之）道，参^⑫之以礼；用人之法，禁^⑬之以等；行义^⑭动静^⑮，度之以礼；智虑^⑯取舍^⑰，稽^⑱之以成；日月积久^⑲，按^⑳之以功。故卑不得临^㉑尊，轻不得悬重，愚不得谋智，是以万举不过也。

【注释】①规：这里指限制，纠察贤者的行为。②智者：有智谋或智慧的人。③论：议论；分析和说明事理。④修士：有道德修养的人，操行高洁之人。⑤疑：疑忌；猜忌。⑥枉：弯曲。⑦痤：音错，二声。犹痈疽，毒疮。⑧循道：遵循正道。⑨枉木：曲木，弯木。⑩取人：选择人。⑪用人：任用人才；使用人员。

⑫参：检验；考索验证。⑬禁：牵制；约束。⑭行义：品行，道义。⑮动静：偏指行动；动作；举止。⑯智虑：智谋；谋划。⑰取舍：择用与弃置；选择。⑱稽：考核，查考。⑲积久：谓经历很长时间。⑳校：同校。考核，考察。㉑临：胁迫。

【译文】君主有六种忧患：任用贤能的人去为政，而与卑鄙无能的人一起限制他。任用智者考虑政事，而与愚昧无知的人一起评论他。任用有道德修养的人去施政，而与奸佞邪恶的人一起猜疑他。虽然想成功。能得到吗？好比是立起直木，而害怕其影子会弯曲。简直太愚痴迷惑了。俗话说：“公平正直的人，被众人视为毒疮。遵循正道的人，被奸邪的人视为仇贼。如今用奸佞邪恶之人，去评论他的怨家仇贼，还想求其没有偏颇，能得到吗？譬如立起弯曲之木，而求其影子笔直。没有比这更悖乱的了。所以古时之人不这样做事。古人选择人依正道，古人任用人依正法。选择人的正道是用礼仪来检验，用人的正法是用等级来限定。对人的品行道德举止行为，用礼仪来量度。智慧和判断取舍的决策能力，以实际成效来查考，日积月累，以所成功绩来考核。所以卑下者不可以胁制尊贵者，地位轻贱的人不可以去衡量地位尊重的人，愚昧无知的人不可以出谋划策给智慧聪明的人，这样，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出现差错。

【原文】人主欲得善射、射远中微者，欲得善驭、及速致远者，悬贵爵重赏以招致之，内不可阿^①子弟，外不可隐^②远人^③，能致是者取之，是岂不必得之之道哉！虽圣人不能易也。欲治国驭民，调壹^④上下，将内以固城，外以拒^⑤难；治则制人，人不能制也；乱则危辱灭亡，可立而待也；而求卿相^⑥辅佐^⑦，则独不若是其公也，唯便辟^⑧亲比^⑨己者之用也。岂不过甚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强，俄^⑩则弱矣；莫不欲安，俄则危矣；莫不欲存，俄则亡矣。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⑪珠玉^⑫，无私人以官职事业。是何也？曰：“本不利于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

之，则是主暗也；臣不能而诬能^⑬，则是臣诈也。主暗于上，臣诈于下，灭亡无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无贵戚^⑭也，非无子弟也，非无便僻也，乃举太公^⑮而用之，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孙，莫不为显诸侯。如是者，能爱人也。故举天下之大道^⑯，立天下之大功，然后隐^⑰其所怜所爱。故曰：“唯明主为能爱其所爱，暗主则必危其所爱。”此之谓也。

【注释】①阿：徇私，偏袒。②隐：埋没。③远人：关系疏远的人。④调壹：亦作“调一”。协调，统一。⑤拒：拒绝；抵制。⑥卿相：执政的大臣。⑦辅佐：辅助佐理。⑧便辟：亦作“便僻”。指君主左右受宠幸的小臣。⑨亲比：亲近依附。⑩俄：短暂的时间，一会儿。⑪金石：金和美石之属。⑫珠玉：珍珠和玉。泛指珠宝。⑬诬能：谓虚夸其才能。⑭贵戚：帝王的亲族。⑮太公：指姜太公（约公元前1128年—约公元前1015年），世寿一三九岁，卒于周都镐京。本名吕尚，姜姓，字子牙，被尊称为太公望，后人多称其为姜子牙、姜太公。中国历史上最享盛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韬略家。⑯大道：正道；常理。指最高的治世原则，包括伦理纲常等。⑰隐：同“稳”。安稳，稳定。

【译文】君主想得到箭法高超，能射中远处微细物品的人。想得到善于驾馭，能快速到达远方的人，就应该张布公告以高官重赏，以招引其到来。内不可以偏袒自家子弟，外不可以埋没疏远之人，能做到的人就取用。这难道不是必定得到人材的方法吗？即使是圣人也不能改变啊。想要治理好国家，驾馭好百姓。就要协调上下，使得大家意志统一，对内坚固城郭，对外抵制入侵。（他明白）国家得到治理，就能制服别人，不会受人所制。国家一旦混乱，则危难耻辱灭亡，马上就会到来。但在寻求卿相来辅助自己治理国家的时候，则偏偏不像求上面所说善射善馭的人一样公道了。只用自己的左右亲信和迎合自己的人，这不是大错特错了吗？所以拥有江山社稷的君主，没有不希望自己

国家强大的，但不久就衰弱了。没有不希望国家安定的，但不久却陷入危难，没有不希望国家世代长存的，结果却灭亡了。所以明君有因为偏爱而私下把金银珠宝给人的，没有因偏爱而私下把官职政务给人的。为什么？答案是：那样做本不利于所偏爱的人，他们没有能力而君主任用他们，则是君上昏庸，臣子自己无能而虚夸自己有才能，是为臣子的欺诈。君主昏庸于上，臣子欺诈于下，国家就离灭亡不远了。这是君臣俱受损害的做法。周文王不是没有皇亲国戚，不是没有兄弟子侄，不是没有宠臣亲信，却举姜太公而重用他，统一天下，设立七十一个诸侯国，文王的姬姓一族独占五十三人，周室的子孙无不显贵成为诸侯，这样做才能真正爱人。所以实行天下最好的治道，建立天下最大的功业，然后再安安稳稳的去疼惜爱怜亲爱的人。古语说：只有明君能真正爱护其所爱之人，昏君则必然危害其所爱之人。就是说这种情况。

臣道

【题解】臣道，即古之为臣之道，今日之如何作下属。君臣（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自古至今都深深地影响着社会的长治久安。本篇着重阐述为臣的道理与方法，指出“谏、争、辅、弼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并勉励为臣之人应当“从道不从君”。

【原文】从命^①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②；逆命^③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④；不恤君之荣辱^⑤，不恤国之臧否^⑥，偷合苟容^⑦，以持禄养交^⑧而已，谓之国贼^⑨。君有过谋^⑩过事^⑪，将危国家，陨^⑫社稷之具^⑬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有能比智^⑭同力^⑮，率群臣百吏，而相与^⑯强君矫^⑰君，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⑱安国^⑲，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谓之弼。故谏争辅弼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之所尊所厚也，而暗主惑君（君作之）为己贼也。故明君之所赏，暗君之所罚也；暗君之所赏，明君之所杀也。传曰：“从道不从君^⑳。”正义之臣设^㉑，则朝廷不颇^㉒；谏争辅弼之人信，则君过不远；爪牙^㉓之士施，则仇讎^㉔不作；边境^㉕之臣处，则界垂^㉖不丧。故明主好同，暗主好独；明主尚贤使能而飡其盛^㉗，暗主妒贤畏^㉘能而灭其功。罚其忠，赏其贼，夫是之谓至暗。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国贼者。以德覆^㉙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㉚君而补之^㉛，次忠

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国贼也。

【注释】①从命：犹遵命。②谄：奉承；献媚。③逆命：违抗命令。④篡：特指臣子夺取君位。⑤荣辱：光荣与耻辱。⑥臧否：否，音匹。善恶；得失。⑦偷合苟容：亦作“偷合取容”。谓苟且迎合以取悦于人。⑧持禄养交：谓结交权贵以保持禄位。⑨国贼：危害国家或出卖国家主权的败类。⑩过谋：错误的谋划。⑪过事：过错；错事。⑫隳：毁坏；败坏。⑬具：定案；判决。⑭比智：联合有智慧的人。杨倞注：比，合也。⑮同力：齐心协力；共同出力。⑯相与：共同；一道。⑰矫：匡正；纠正。⑱尊君：尊崇国君。⑲安国：使国家安定。⑳从道不从君：遵从道义，不听命于君主。㉑设：施用。㉒颇：偏颇，偏差。㉓爪牙：形容勇武。㉔仇雠：仇人；冤家对头。㉕边境：亦作“边竟”。㉖界垂：垂通“陲”。边疆；边地。杨倞注：垂与“陲”同。㉗飨其盛：飨：通“享”。享受；享有。盛谓大业。言飨其臣之功业也。㉘畏：忌妒。㉙覆：广施；遍及。㉚调：调和。㉛补之：匡救其恶。

【译文】服从君主的命令而有利于君主的，称为恭顺，服从君主的命令而不利于君主的，称为谄媚。违抗君主的命令而有利于君主的，称为忠诚。违抗君主的命令而不利于君主的，称为篡逆。不体恤君主的荣辱，不体恤国家的得失，苟且迎合取悦于人，不过为了结交权贵以保持禄位而已，称之为国贼。君主有错误的谋划，错误的行为，而且会导致危亡国家、毁灭社稷的情形时。大臣、父子兄弟，有能进谏于君主，意见被采用就留下，不被采用则离去，这称为谏。有能进谏于君主，采用就好，不被采用则以死相谏，称为争。有能联合有智慧的人同心协力，率领群臣百官，一起同心协力强制君主纠正错误，以解除国家的巨大祸患，最终达到了尊崇君主安定国家的，称为辅。有能违抗君主的命令，窃用君主的权力，反对君主的决策，为了安定国家的危难，去除国

君的耻辱。称之为弼。所以谏、争、辅、弼之人，是保社稷的重臣啊，是国君的重宝啊，是明君之所尊重所厚爱的。而昏君暴君则认为这些人是自己的仇贼。所以明君之所奖赏的，是昏君之所处罚的；昏君之所奖赏的，是明君之所刑杀的。经书上说：“要顺从道义，而不顺从于君主。”正义之臣能得到施用，那么朝廷的政事就不会出现偏差。谏争辅弼之人受到信任，则君主不会有大的过错。勇武的将士被施用，则仇敌就不敢兴风作浪，守卫边境的大臣坚守边疆，则边界国土就不会被侵占。所以明君喜好与群臣共议国事，而昏君喜欢独断专行。明君任用贤能，而安享贤能之士治理的功业。昏君妒忌猜疑贤能，从而埋没他们的功绩。惩罚其忠臣，奖赏其贼害，这可称得上是最昏庸无道了。有大忠的臣子，有次忠的臣子，有下忠的臣子，还有是国贼的。以厚德熏陶君主而感化君主，是大忠。以厚德改变君主而匡救君主之过恶，是次忠。以直言正谏君主的过错而激怒君主，是下忠。不体恤君主的荣辱，不体恤国家的得失，苟且迎合取悦于人，不过为了结交权贵以保持禄位而已，称之为国贼。

致士

【题解】致士，即招纳贤才。本篇主要说明君主不能得到贤才的主要原因在于“未明其德”。

【原文】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而在乎不诚。夫言用贤者，口也；却^①贤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贤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不亦难乎？夫曜蝉^②者，务在明^③其火，振^④其树而已。火不明，虽振其树无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则天下归之，若蝉之归明火也。

【注释】①却：拒绝。②曜蝉：即耀蝉。一种捕蝉方法。夜晚以火照蝉，蝉见光后就投火而来。喻明主求贤，天下归附。③明：点燃；点亮。④振：抖动；拂拭。

【译文】国君的过错，不在于不说任用贤能，而是在于不能真心任用贤能。说要任用贤良，只是口头说说而已，拒绝贤者，却是其真实的行动。口里说的与实际做的相反，而想让贤才到来，让卑劣无能者退却，不是太难了吗？晚上用火光诱捕蝉的人，关键就在于使火光明亮，然后再撼动其所在的大树。如果火光不亮，虽然撼动大树，也没有用处。现今国君如果能够彰明自己的美德，那么天下人民的归心投奔，就会如同蝉扑向明亮的火光一样。

议兵

【题解】议兵，即讨论如何加强国防建设。本篇是楚将临武君与荀卿之间关于用兵的对话，其用兵的根本核心还是在仁义、在得民心，所以，仁者拥有军队的目的还是为了保护人民。

【原文】临武君^①与荀卿议兵于赵孝成王^②前。王曰：“请问兵要。”临武君曰：“上得天时^③，下得地利^④；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⑤也。”荀卿曰：“不然。所闻古之道，凡用兵战攻之本，在乎一民也。弓矢^⑥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微^⑦；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⑧，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旧无善字。补之）民而已。”临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贵者，势利^⑨也；所行者，变诈^⑩也。善用之者，莫知其所从出。孙、吴^⑪用之，无敌于天下，岂必待附民乎？”荀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贵，权谋势利，攻夺变诈也。仁人之兵，不可诈也；彼可诈者，怠慢者也。故以桀^⑫诈桀，犹有幸焉；以桀诈尧，譬之若以卵投石，若以指挠沸^⑬，若赴水火^⑭，入焉焦没^⑮耳。故仁人上下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下之于上，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⑯头目而覆胸腹也。诈而袭之，与先惊而后击之一也。”临武君曰：“善。”

【注释】①临武君：战国时期楚国将领。事迹不详。钱穆《先秦诸子系年》

群书治要译注

提出临武君为赵将庞暖。②赵孝成王(?—公元前245年):嬴姓,赵氏,名丹。惠文王子。公元前266年即位。秦军来攻,拔三城,触龙说赵太后以长安君为质于齐,齐援赵。韩上党郡守冯亭不愿归秦而附赵,赵令廉颇发兵取上党,驻守长平。秦人施反间计,赵以赵括代廉颇为将。公元前260年,秦人围赵括于长平,括被杀,四十余万降卒为秦坑杀。次年,秦军围邯郸,公元前258年,魏公子无忌与楚春申君率兵救赵,秦解围。公元前251年(赵孝成王十五年),燕发兵攻赵,廉颇攻燕军,诛其相栗腹。③天时:宜于做某事的自然气候条件。④地利:地理优势。⑤要术:重要的策略、方法。⑥弓矢:弓箭。⑦中微:射中微小的目标。杨倞注:“善射者能及远又中微细之物。”⑧亲附:亲近依附。⑨势利:谓形势有利。⑩变诈:巧变诡诈。⑪孙吴:孙武,吴起。⑫桀:夏朝最后一个君主,名履癸。历史上有名的暴君。⑬以指挠沸:用手指去搅滚烫的水。比喻自不量力,必然失败。⑭赴水火:犹言赴汤蹈火。比喻冒险犯难。⑮焦没:谓被火烧焦和被水淹没;毁灭。⑯捍:保护;保卫。

【译文】临武君和荀卿,在赵孝成王面前辩论用兵之道。赵孝成王说:“请问用兵的要领是什么?”临武君说:“上要占天时,下要得地利,观察敌人的变动,后发而先制,这是用兵的关键策略。”荀卿说:“不是这样。我所听到古时用兵之道,凡是兴兵征战的根本,在于和百姓一心,弓箭没有调整好,那么后羿不能射中微小的目标;共同拉车的六匹马如果不和力,那么造父也不能行到远方;百姓不亲近依附,那么商汤王周武王也不能一定获胜。所以善于使百姓依附者,才是能善于用兵的人。所以用兵的关键在于要善于使百姓依附而已。”临武君说:“不是这样。用兵最重要的是形势有利,所应做的是巧变诡诈,善用兵的人,神出鬼没不知会从哪里出来,孙子和吴起这样用兵,天下无敌,何必一定要等百姓依附?”荀卿说:“不是这样。我所说的是,仁人之兵,王者之师,您所看重的,是权术谋略和形势有利,攻占夺取巧变诡诈。仁人之兵,不能用诡诈来取胜。能用诡诈来取胜的,只是一些懈怠

轻敌的军队。所以比如夏桀那样的君主去诡诈夏桀那样的君主，则有可能侥幸获胜，而夏桀那样的君主去诡诈唐尧那样的君主，就譬如是以卵击石，好比用手指搅沸水，如同赴汤蹈火，都会被烧焦和淹没的啊。所以仁人上下一心。三军将士齐心协力，臣子对于君主，下对于上，都如同儿子事奉父亲，弟弟事奉兄长，好比手臂来保护头和眼睛，保护前胸和腹部一样，用诡诈的方法去偷袭他，和先惊动而后再袭击他是一样的结果。”临武君说：“对！”

【原文】陈躯^①问荀卿曰：“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修（修作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凡所为有兵者，为争夺也。”荀卿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修（修作循）理，修（修作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②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人之兵，所存^③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④之降，莫不悦喜^⑤。故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⑥，远迩^⑦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⑧。”

【注释】①陈躯：躯，音肖，古同“器”。陈器，是荀子的学生。②禁暴：亦作“禁彘”。制止暴乱；制止强暴。③存：军队驻扎的地方。④时雨：应时的雨水。⑤悦喜：喜悦。⑥兵不血刃：兵器上没有沾血，谓战事顺利，未经交锋或激战而取得胜利。⑦远迩：犹远近。⑧四极：四方极远之地。

【译文】陈躯向荀卿请教：“先生您议论用兵，一直是以仁义为本，仁者是爱敬人的，义者是遵循正理的，那么又为什么用兵呢？凡是所做需要用兵的，都是为争夺啊。”荀卿说：“不是你想的那样，那些仁者爱敬人民，因为爱敬人民而不愿意有人伤害人民。义者遵循正理，因为遵循正理而不愿意有人扰乱正理。所以他们用兵，是为了制止暴乱除掉祸害，不是要争夺。所以仁人之兵，所驻扎的地方，人们敬畏如

群书治要译注

神明，所行经的地方，人们无不从其教化，就像应时的雨水降临，无不欢欣喜悦。所以近者敬爱他们的美善，远方仰慕他们的道德，不必交战就能胜利，远近都来归服。道德昌盛如此，就会恩泽广施至四方极远之地。

天 论

【题解】天论，即论述自然之道。其开篇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可见国家政事必须符合自然规律（天道）才会出现国泰民安，相反，则会有天灾人祸。

【原文】天行^①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②之以治^③则吉，应之以乱^④则凶。强本^⑤而节用^⑥，则天不能贫；养备^⑦而动时^⑧，则天不能病；循（循作修）道而不贰（贰作忒），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⑨不能使之凶。背道而妄行^⑩，则天不能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⑪而疾，怪^⑫未生而凶。受时^⑬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⑭，则可谓至人矣。

【注释】①天行：天体的运行。②应：符合；适应；顺应。③治：指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与“乱”相对。④乱：横暴无道。⑤强本：加强农业；加强农业生产。⑥节用：节省费用。⑦养备：供养充足。⑧动时：人勤劳活动等，不违天时。⑨妖：指反常、怪异的事物。⑩妄行：胡作非为。⑪薄：迫近。⑫怪：指怪异反常的、对人有害的事物与现象。⑬受时：遇到的天时。⑭分：本份所行。

【译文】天道的运行有其恒常不变的规律，不为圣尧而存在，也不为暴桀而灭亡。顺应天道以道治国就会吉祥，违背天道横暴无道就会

有凶灾。加强农业的生产而且节省用度，则上天就不会使之贫穷。衣食充足而行动符合天时，则上天就不会使之生病。遵循正道而没有偏差，则上天就不会降下灾祸。所以水涝干旱也不会让他有饥荒，寒冷暑热也不会让他生病，妖怪不能让他受凶灾。背弃道义而胡作非为，那么上天就不会让他获得吉祥。所以没有水涝干旱也会有饥荒，没有严寒酷暑也会生病，没有妖怪也会受灾祸。生于清明安定的治世，所遭受的天时就是治世的天时。但所受的灾殃祸患却与治世的善果所不同，不可以怨恨天地，要知道一切都是自己的行为招感而来的。所以能明白这天道与人各自该行的本份，则通达了天道，可以称为明白一切在人不在天的道理、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的人了。

【原文】天不人为之恶寒辍^①冬，地不人为之恶辽远辍^②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③辍行。天有常道，地有常数^④，君子有常体^⑤。君子道其常，小人计其功。

【注释】①辍：废止。②匈匈：啾啾。喧哗；吵嚷。③数：天命；命运。④体：稟性；德性。

【译文】天不会因为人不喜欢寒冷就不再有冬天，地不会因为人不喜欢辽阔遥远就不再广博，君子不会因为小人的吵吵嚷嚷就放弃修习德行。天有恒常不变的规律，地有恒常不变的法则。君子有恒常不变的德性，君子坚守做人的常道，小人计较自己的功利。

【原文】星坠木鸣^①，国人皆恐，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食，风雨之不时^②，怪异之僾^③见，是无世^④而不尝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⑤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若夫天地之变，畏之非也，

人妖^⑤则可畏也。政险失民，田芜^⑦稼恶，余^⑧贵民饥，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谓人妖也；政令不明，举措不时，本事^⑨不理，夫是之谓人妖也；礼义不修，外内无别，男女淫乱^⑩，父子相疑，上下乖离^⑪，寇难^⑫日至，夫是之谓人妖也。三者错，无安国矣。其说甚迩^⑬，其灾甚惨。传曰：“万物之怪书不说，无用之辨^⑭，不急之察^⑮，弃而不治也。”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日切磋^⑯而不舍也。

【注释】 ①星坠木鸣：坠，落下。木，指祭祀中代表祀主的社木。鸣，发出声响。②不时：不适时；不合时。③傥：音趟，偶然。④无世：无论任何世代。⑤并世：同存于世；同时。⑥人妖：亦作“人祲”。人事方面的反常现象；人为的灾祸。⑦芜：田地荒废；野草丛生。⑧余：音敌，买进谷物。⑨本事：古代指农业。⑩淫乱：指性行为放纵，违反道德标准。⑪乖离：背离。⑫寇难：谓由内乱外患所造成的灾难。亦指蒙受敌人侵犯之难。⑬迩：浅近。⑭辨：辨别。⑮察：考察；调查。⑯切磋：道德学问方面相互研讨勉励。

【译文】星星坠落社木裂响，国民都会恐惧，这是天地的异变，阴阳的变化。极其罕见的现象出现以后，觉得奇怪是正常的，而产生畏惧却是没有用的。日月会有日食月食，风雨不符合时节，怪异的事情偶尔出现，这是无论哪个世代没有不曾出现的。君主贤明而政治清平，那么这些怪象虽然同时出现于世，国家和人民也不会有任何妨碍和损伤。君主昏庸而政治险恶，那么这些怪象虽然一个都没出现，对国家和人民也未必有什么益处。对于天地间的这些变化，如果产生畏惧，是不对的。人事上的反常显现才是最可怕的。政治险恶，就会失去民心，田地就会荒芜，收成就会不好，导致买粮价贵，以致百姓饥饿，道路之上有冻饿至死的人，这就是所谓的人事上的反常现象。政治法令不清明，各种举措不符合时机，不致力于治理农业，这就是所谓的人事上的反常现象。（不进行伦理道德的教化）人民不修礼仪，内外没有区别，男女淫乱，父子间没

群书治要译注

有信任，上下背离，内忧外患一起到来。这就是所谓的人事上的反常现象。这三种情况交错发生，国家就无法安宁了。这些道理很浅近。但这些灾难却很惨重啊。经传上说：这诸多的怪异现象，史书上是不说的。因此这些是毫无用处的争辩，不切需要的考察，所以放弃而不予以研究。至于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这些是人伦的常道，是治国之本），则要经常互相研讨勉励而不能舍离啊。

【原文】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人者莫明于礼义。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君人者隆礼^①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②而亡矣。

【注释】①隆礼：崇尚礼仪。②倾覆：谓邪僻不正，反覆无常。

【译文】在天空中最光明的莫过于日月，在众人中最明理的莫过于懂礼义，所以人的命运在于能否遵循天道，国家的命运在于能否遵守礼义。做君主的，尊崇礼义尊重贤能就能称王于天下，注重法度爱护百姓就能称霸于诸侯，贪图利益多行诡诈就会陷入危难，好行权术阴谋，反覆无常就会走向灭亡。

正道

【题解】正道，即正确的治国之道。本篇提出君主的治国之道英明，其政令容易被人理解，就会稳定民心。

【原文】主道^①明则下安，主道幽则下危。故下安则贵上^②，下危则贱上。故上易知则下亲上矣，上难知则下畏上矣。下亲上则上安，下畏上则上危。故主道莫恶乎难知，莫危乎使下畏己。传曰：“恶之者众，则危矣。”

【注释】①主道：君主治国之道。②贵上：爱护和尊重君主。

【译文】君主的治国之道公开明白，则臣民就会安定。君主的治国之道暗昧，则臣民就会动荡不安。臣民安定就会爱护和尊重君主，臣民动荡不安就会厌恶和鄙视君主。君主的治国之道让人容易了解，臣民就会亲近君主。君主的治国之道难以让人了解，臣民就会畏惧君主。臣民亲近君主则君主就会安稳。臣民畏惧君主则君主就会危险。所以君主的治国之道最恶劣的就是让臣民都难以理解。君主最大的危险就是让臣民都畏惧自己。经传上说：憎恶你的人多了，你就危险了。

子道

【题解】子道，即为人子女之道。本篇阐述了如何行孝的道理，告诫学人应当“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避免出现愚孝的行为。

【原文】入孝^①出悌^②，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孝子所以不从命有三：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孝子不从命，乃衷^③也；从命则亲辱，不从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也；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④，孝子不从命，乃敬也。故可以从而不从，是不子^⑤也；未可以从而从，是不衷也；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⑥，忠信^⑦端慤^⑧（慤旧作整。改之）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传曰：“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此之谓也。

【注释】①孝：孝顺，善事父母。②悌：敬爱兄长。亦泛指敬重长上。③衷：忠诚。④修饰：指有道德修养，不违礼义。⑤不子：不合人子之道。⑥恭敬：谓虔诚敬肃。⑦忠信：忠诚信实。⑧端慤：慤，音确，正直诚谨。

【译文】在家孝顺父母在外敬重尊长，这是做人的基本德行。对上敬顺，对下诚笃，这是做人的一般德行。顺从道义不顺从君主，顺从道义不顺从父母，这是做人的最高德行。孝子不听从父母的命令原因有三：听从命令则亲人危险，不听从命令则亲人安全，此时孝子不听从命令是出于忠。听从命令则亲人受辱，不听从命令则亲人荣耀，此时孝

子不听从命令是出于义。听从命令就沦为禽兽，不听从命令则不违礼义，此时孝子不听从命令是出于敬。所以可以从命而不从命，不符合为人子之道。不可以从命而从命，就是对父母不忠。明了从与不从的义理，而能努力做到恭敬，忠诚信实，正直诚谨，而且谨慎地行动，则可称为大孝。经传上说：顺从道不顺从君上，顺从义不顺从父亲。说的就是这种情形。

性 恶

【题解】性恶，即人性是恶的。其实关于性善还是性恶的话题，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扬雄主张性善恶混，而孔子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所说的性是指我们的本性，而孟子、荀子、扬雄所说的性是指我们凡夫的习性，从而可以息灭我们一般人的争论。本性寂然不动、圆满具足、纯净纯善，而习性就有善、恶、善恶混杂的现象，只要去掉习性，本性就会自然显现出来。《三字经》开篇：“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性本善”的善不是善恶对待之善的意思，而是对我们本性的赞美和形容之词。综上所述，各家的主张就都能够贯通而没有冲突的地方了。

【原文】繁弱巨黍^①，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檠^②，则不能自正。干将莫耶^③，古之良剑也，然而不加砥砺^④，则不能利；不得人力，则不能断。骅骝騄駼^⑤，古之良马也，然而必前有衔轡^⑥之制，后有鞭策^⑦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驭，然后一日致千里也。夫人虽有性质美^⑧而心辨智^⑨，必求贤师而事之，择贤友而友之。得贤师而事之，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者，靡使然^⑩也。今与不善人处，则所闻者欺诬诈伪^⑪也，所见者污漫淫邪贪利^⑫之行也，身且加于刑戮^⑬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传曰：“不知其子，视其友；不知其君，视其左右。”靡而已矣。

【注释】①繁弱巨黍：繁弱，是古代的一把良弓。它相传是中国上古夏朝的两位君主仲康和相时部落首领羿的配弓。巨黍，古代良弓名。②排檠：矫正弓弩的工具。檠，音晴。③干将莫耶：古之名剑。④砥砺：在磨石上磨。⑤骅骝騄駼：骅骝，周穆王的八匹良马之二。骅骝色如华而赤。杨倞注：“皆周穆王八骏名。”騄駼，马名。⑥衔轡：马嚼子和马缰绳。⑦鞭策：马鞭子。⑧质美：淳朴美善。⑨辨智：明辨事理，有才智。⑩靡使然：靡，引申为潜移默化，沾染。使然，使其如此；使它变得这样。⑪欺诬诈伪：欺诬，欺罔。诈伪，弄虚作假。⑫污漫淫邪贪利：污漫，污秽，卑污。淫邪，邪恶，淫荡。贪利，贪求利益。⑬刑戮：亦作“刑僇”。受刑罚或被处死。

【译文】繁弱巨黍，是古时候最好的良弓，但是没有排檠来矫正，是不能自己矫正好的。干将莫邪，是古时候最好的宝剑，但是不经过磨石打磨就不能锋利，如果不依靠人力，就不能斩断东西。骅骝騄駼，是古时候最好的宝马，但是必须前有马嚼子和马缰绳，后有马鞭子之威吓，加上造父之驾驭之术，然后才能一日行千里。人虽然有淳朴美好的禀性和清醒明白的智慧，但一定要选择贤师学习，选择善友而交往。得到贤师而去学习，则所见闻的都是尧舜禹汤的圣王之道。得到善友而交往，则所见闻的都是忠诚信实恭敬礼让之善行。自身日益进步于仁义之道而自己并不觉知，这就是因为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其如此。现今与不善的人相处，则所听闻的都是欺骗巧诈虚伪之道。所见闻的都是污秽卑鄙、邪恶淫荡、贪图利益的行为。自身已经将受刑杀而不自知，也是因为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其如此。经传上说：不了解这个人，就观察他的朋友。不了解这位君主，就观察他的左右亲信。这都是潜移默化的影响使然啊！

哀公

【题解】哀公，指鲁哀公。这一段话告诉我们用人要不计较个人恩怨。

【原文】桓公用其贼^①，文公用其盗^②。故明主任计^③不信怒^④，暗主任怒不任计。计胜怒则强，怒胜计者亡。

【注释】①桓公用其贼：指齐桓公任用管仲。公子小白与公子纠争夺国君之位，管仲当时辅助公子纠，为阻止小白回国，在边境阻击小白，管仲一箭射中小白的带钩，小白倒地装死，得以逃脱。于是公子纠慢慢回国而公子小白先一步回国夺得国君之位，而后能听从鲍叔牙的劝告，任用仇人管仲为相，齐国大治，齐桓公也成为了春秋五霸之首。故说“用其贼”。②文公用其盗：指晋文公任用勃鞞和里鳧须。勃鞞：春秋时晋国宦官。一作履鞞、寺人披。晋国内乱，公子重耳出逃，他两次奉命追杀重耳，均未得逞。重耳归国为君（晋文公），未杀他。晋大臣吕甥、却芮欲焚官室以杀文公，他揭露此举以赎前罪，使晋文公平定了叛乱。公子重耳从动乱的晋国出逃，有一个叫里鳧须的人乘机偷了重耳的财宝逃走了。等到重耳回国做了国君（晋文公），里鳧须上门拜谒他。这时文公刚在沐髮，侍者禀告文公，文公握髮而应答。“我是里鳧须。”“你还有面目再来见我吗？”侍者把文公的话传报给里鳧须，里鳧须答道：“臣听说，洗头发的人心思会被蒙蔽，被蒙蔽了说话就糊涂。您说的话怎么这般糊涂啊。”侍者把他的话传给文公，文公就接见里鳧须，说：“你偷了我的财宝而逃，我说你怎么还有面目来见我呢？你却说‘君怎么这般糊涂’，这是什么意思呢？”里鳧须说：

“我是这样说的。您回到晋国，晋国有一半人心中不安，您愿意放弃一半人呢，还是想要得到全晋人的拥戴呢？”文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里鳧须说：“得罪于国君的，没有人比我更厉害了。请您赦免我，还要让我公开出行而成名。这样，人们就会说：像里鳧须犯了那么重的罪，国君还赦免了他，何况我们的罪要比里鳧须轻的呢？”晋文公听罢恍然大悟地说：“我懂得了！”于是赦免了里鳧须。第二天，晋文公出巡，让里鳧须坐在车右。这样一来，晋国上下安定。晋文公开创了晋国长达百年的霸业。文治武功，昭明后世，显达千秋，与齐桓公并称“齐桓晋文”，为后世儒家、法家等学派称道。③计：计策；谋略。④怒：生气。引申为个人的情感。

【译文】齐桓公任用过去伤害过自己的仇贼管仲，晋文公任用偷盗和伤害过他的勃鞞和里鳧须，所以贤明的君主用人注重其谋略而不信由自己的情感。昏庸的君主信由自己的情感而不听信其谋略。对谋略的重视胜过对个人情感的重视则强大，对个人情感的重视胜过对谋略的重视就会灭亡。

大略

【题解】大略，即指治国的方略。本篇主要告诫治国者应该懂得如何做是让国家人民有福，如何做可以消除和避免祸患。并提出了“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的重要观点。

【原文】天子即位^①，上卿^②进曰：“如之何忧长也？能除患则为福，不能则为贼。”授^③天子一策^④。中卿进曰：“配天^⑤而有下土者，先事虑事，先患虑患。先事虑事谓之接^⑥，接则事优成；先患虑患谓之豫^⑦，豫则祸不生。事至而后虑者后^⑧之（后之作谓之后），后之则事不举^⑨；患至而后虑者谓之困，困则祸不可御。”授天子二策。下卿进曰：“敬戒无怠^⑩。庆者在堂，吊者在闾^⑪。祸与福邻，莫知其门。务^⑫哉务哉！万民望之。”授天子三策。

【注释】①即位：亦作“即立”。指开始成为帝王、皇后或诸侯。②上卿：古官名。周制天子及诸侯皆有卿，分上中下三等，最尊贵者谓“上卿”。③授：给予；交付。④策：古代用以记事的竹、木片，编在一起的叫“策”。亦借指书简，簿册。⑤配天：谓受天命为天子。⑥接：音杰。迅速；敏捷。⑦豫：预备，先事准备。⑧后：落在后面。⑨举：成功。⑩敬戒无怠：敬戒，警戒；戒备。怠，懈怠；懒惰。⑪闾：泛指门户。⑫务：必须；一定。

【译文】天子登基即位。上卿进奏说：“（您为天下安危所系）所忧甚为长远。能去除忧患则为有福。不能去除则为祸害。”交给天子第一道策书。中卿进奏说：“君上承天命以为天子，而有天下之国土，在事情没来之前考虑处理事情，在忧患没生之前考虑治理忧患，先于事情的发生而考虑称之为‘接’，‘接’就能够让事情圆满完成。先于忧患的产生而考虑称之为‘豫’，‘豫’则祸患不生，事情已经来临而后考虑这是‘后’了。‘后’则事情不能成功。忧患已经出现而后考虑的，称之为‘困’，‘困’则无法抵挡祸患的到来。”交给天子第二道策书。下卿进奏说：“时刻警戒不要有懈怠。喜事庆贺的人还在堂上，丧事吊唁的人就已经在门口，祸福相邻，同此一门不知何时出入，一定要警戒，一定要警戒，万民的期望在您一身啊。”于是，交给天子第三个策书。

【原文】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①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

【注释】①妖：邪恶的人。

【译文】口能陈说圣贤之道，身能够落实圣贤之道，这样的人是国家的至宝。口不能陈说圣贤之道，但身能落实圣贤之道，这样的人是国家的重器。口能陈说圣贤之道，但身不能落实圣贤之道，这种人只是国家的用具。口中说的好听，身行的都是恶事，这种人是国家中最邪恶之人。能使国家大治的圣明君主敬重其国宝，爱护其重器，运用其用具，铲除最邪恶的人。

【原文】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①，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②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

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③，利克义者为乱世^④；上重义^⑤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故天子不言多少^⑥，诸侯不言利害^⑦，大夫不言得丧^⑧，士^⑨不能通货财^⑩。从士以上，皆羞利而不与民争业，乐分施^⑪而耻积藏^⑫，然后^⑬（后作故）民不困，则^⑭（则作财）贫窶^⑮者有所窵^⑯其中矣。仁义礼善之于人也，譬之若货财粟米^⑰之于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贫，至无有者穷。

【注释】①欲利：欲念与私利。《韩非子·解老》：“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忧也。”②不克：不能战胜。③治世：太平盛世。④乱世：混乱不安定的时代。⑤重义：谓以道义为重。⑥多少：多与少，数量上的比较。⑦利害：利益与损害。⑧得丧：犹得失。⑨士：先秦时期贵族的最低等级，位元次于大夫。⑩货财：亦作“货材”。货物，财物。⑪分施：施舍。⑫积藏：亦作“积臧”。积存储藏。⑬后：作故。⑭则：作财。⑮贫窶：贫乏，贫穷。窶，音具。⑯窵：容纳。⑰粟米：泛指粮食。

【译文】“义”与“利”，两者都是人人都有欲求。虽圣明的尧帝、舜帝也不能去除人民的想要得到利益之心，但是能使其想要得到利益的心，不能胜过其乐于奉行道义之心。虽然是残暴如夏桀和商纣也不能够去除掉百姓乐于奉行道义之心，但是能使其乐于奉行道义之心，敌不过他们想要得到利益的心。所以义胜过利的时候就是太平盛世，利克制住义的时候就是动荡不安的时代。君上以道义为重则义能克制利，君上以利益为重则利克制义，所以天子不谈数量多少，诸侯不谈利害损失，大夫不谈得失，士不可以做买卖交易，从士以上百官，都以谈利为耻而不与百姓去争夺盈利的事业，乐于施舍而耻于积蓄，于是百姓不穷困，贫困的人也有供他们可以出力谋生的地方。仁爱、道义、礼仪、美德对于人来说，就如同钱财物品粮食等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一样重要，拥有的多就富足，拥有的少就贫乏，一点都没有就穷困至极。

君子

【题解】君子，即指有道德的人。本篇提出“赏贤使能、贵贱有等、亲疏有别、长幼有序”这四项原则，如果一个人能够分辨、遵从、落实、保持这四项原则，那他就是一个道德完备之人。

【原文】圣王^①在上，分义^②行乎下，则士大夫无沉淫^③之行，百吏官人无怠慢之事，众庶^④百姓无奸怪^⑤之俗，无盗贼之罪，莫敢犯上之禁；天下晓然^⑥皆知夫盗窃之不可以为富也，皆知夫贼害^⑦之不可以为寿^⑧也，皆知夫犯上^⑨之禁不可以为安也。由其道，则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则必遇其所恶焉。是故^⑩刑罚^⑪甚省，而威行如流也。故刑当罪^⑫则威，不当罪则侮^⑬；爵当贤则贵，不当贤则贱。

【注释】①圣王：古指德才超群达于至境之帝王。②分义：谓遵守等级关系的准则，为所宜为。③沉淫：原意是水鸟浮游貌。意指随波逐流，比喻无原则、无立场地与世相浮沉。④众庶：众民；百姓。⑤奸怪：奸邪不正。⑥晓然：明白貌。⑦贼害：残害。⑧寿：久远；使之久远。⑨犯上：冒犯或违抗尊长。⑩是故：连词。因此；所以。⑪刑罚：刑指肉刑、死刑；罚指以金钱赎罪。后泛指依照法律对违法者实行的强制处分。⑫当罪：谓罚当其罪。⑬侮：轻慢，轻贱。

【译文】圣帝明君处于上位，倡行礼仪，使所有人遵守名分，为所宜为，这样，士大夫就不会出现沉迷、过分的行为，一般大小官吏也就不

会怠慢于工作，广大老百姓也没有狡诈、怪异的恶习，偷盗、残害的罪行，没有人敢去触犯君主的禁令。天下人都明白，从事盗窃活动不可能致富，残害别人不可能长寿，违反君主的禁令不可能得到安宁。遵循圣帝明君的法令规定，人们就能获得他所喜好的；反其道而行之，就必定会遭遇到自己所不愿遇到的恶事。因此，刑罚虽很简略，但其威严的传布却如同流水，无处不到。所以说，惩罚与罪行相符合就有威信，反之人就会怠慢；爵位与贤德相称，人就会崇尚，反之就会轻贱。

【原文】古者，刑不过罪，爵不逾德。故杀其父而臣其子，杀其兄而臣其弟^①；刑罚不怒罪，爵赏不逾德。是以为善者劝，为不善者沮^②；威行如流，化易^③如神。乱世不然，刑罚怒罪，爵赏逾德，以族^④论罪，以世^⑤举贤。故一人有罪，而三族^⑥皆夷；虽德如舜，不免刑均^⑦，是以族论罪也。先祖^⑧贤，子孙必显；行虽如桀，列从^⑨必尊，此以世举贤也。以族论罪，以世举贤，欲无乱，得乎？

【注释】①杀其父而臣其子，杀其兄而臣其弟：《荀子集解》：杨曰：谓若殛鲧兴禹，杀管叔封康叔之比。②沮：终止；阻止。③化易：教化施行。④族：宗族。⑤世：门第。⑥三族：父族、母族、妻族。⑦刑均：受到同样的刑罚。杨倬注：“均，同也。谓同被其刑也。”⑧先祖：祖先。⑨列从：行列相从。指后继人。杨倬注：“列从，谓行列相从。”

【译文】古时候，贤明的君主惩罚人，不超过其所犯的罪行，赐予爵位，不超过所具的德行。所以，虽杀死有罪的父亲却可以任用他的儿子，杀死有罪的哥哥却可以任用他的弟弟；量刑处罚不因怒而加罪，赏赐爵位不超过相应的德行。因此行善事者得到勉励，做坏事者就会沮丧；威信传布如同流水，风气改变似有神助。乱世就不是这样。其刑罚超过所犯罪行，封爵赏赐超过相应德行；按宗族来判定罪行，凭门第

来选拔贤能。所以，一人有罪，父、母、妻子三族都会被诛灭，即使其族有德行如舜那样的人，也不免受到同样的刑罚，这就是按宗族来判罪。先祖曾经贤良，后代子孙必然显贵，即使其后代有行为如桀那样残暴的，等级地位也一定会尊贵，这就是凭门第选拔贤能。以宗族来判定罪行，凭门第来选拔贤能，还希望社会不乱，可能吗？

【原文】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①贤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贤使能，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贤使能，则主尊下安；贵贱有等，则令行而不留；亲疏有分，则施行而不悖；长幼有序，则事业捷^②成而有所休^③。故仁者仁此者也，义者分^④此者也，节者^⑤死生^⑥此者也，忠者惇慎^⑦于此者也。兼此而能之，备矣。

【注释】①慢：亵渎，轻侮。②捷：迅速；敏疾。③休：喜庆；美善；福禄。④分：这里是动词。⑤节者：尽心竭力，保全节操者。⑥死生：偏义复词。指死亡。⑦惇慎：敦厚诚信。

【译文】尊重圣人的君主会称王于天下；重视贤人的君主会称霸于诸侯；不怠慢贤人的君主，国家会存在；怠慢贤人的君主，国家就会灭亡，从古到今都是一样。所以，尊重贤人，使用能人，贵贱有等，亲疏有别，长幼有序，这些都是历代圣君治国的原则。因此，尊重贤人，使用能人，君主就尊贵，人民就安乐；贵贱有等，法令就将畅行无阻；亲疏有别，施予恩惠就不混乱；长幼有序，事业就能很快成功，而且能够获得吉庆和福禄。所以，有仁德者，就是保持“尚贤使能、贵贱有等、亲疏有别、长幼有序”四项原则的人；行道义者，就是能辨别这四项原则的人；守节操者，就是宁愿死亡都遵从这四项原则的人；尽忠诚者，就是勤勉谨慎于这四项原则的人。这四项原则全能做到，道德就算完备了。

群书治要 卷三十九 吕氏春秋

【题解】《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吕不韦召集门下宾客儒士集体编撰，但基本上反映了主持人吕不韦的思想。

《吕氏春秋》提倡儒家德治、仁政学说、修身齐家和有关教育、音乐等理论，强调人君“以爱利民为心”，并对人民进行道德和音乐感化；重视耕战和赏罚必信的思想，同时吸取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提出只有顺应天地自然的本性，才能达到清平盛世；提出虚君实臣，指出只有摆正君臣之间的关系，君臣各行其道，国家才能昌盛。还提出君主治其身、反诸于己在于修养身心，即人君需先治己、治身，方能治国。而公正无私则是为君的首要条件，治天下的人必须秉公办事，只有这样，天下才能得到治理。除此之外，人君治其身还在于自知，自知才能反躬自责，有所戒慎。另外还要求君主求贤用贤、尊贤使能，听言纳谏，正名审分，立官必使之方。

《吕氏春秋》还提倡忠孝礼乐，认为孝是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根本，而忠是建立在孝的基础之上。同时阐述了教育和音乐对治国的重要作用。强调教育的目的，即通过教育使人懂得理义，做到忠孝，而要接受教育就应尊师，要求领导者应以尊师重道为荣。与此同时也十分重视音乐移风易俗的作用，因为音乐是人内心情感的流露，有一种神奇的潜移默化功效，所以一国的政治风化如何，只要考察一下它的音乐就可知道。

群书治要译注

作为仁政德治的补充,《吕氏春秋》主张顺应民心的义兵亦不可忽视,强调战争的目的是为正义。《群书治要》于《吕氏春秋》全书一百六十篇中,经过剪裁取舍,前后辑录四十六段,包括原注,不足万字。辑录内容“惟主治要,不事修辞”,惩恶劝善,言简意赅,堪称精华中的精华。原文中的注,是依据汉高诱《吕氏春秋训解》本原注剪裁。

【作者介绍】吕不韦,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235年,姜姓,吕氏,名不韦,战国末年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滑县)人,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曾辅佐秦庄襄王登上王位,任秦国相邦十三年,其门客有三千人。吕不韦组织门客编写了著名的《吕氏春秋》(又称《吕览》),旨在综合百家之学,总结历史经验,为行将出现的统一全国的专制中央政权提供长治久安的治国方案。司马迁在《史记》里将《吕览》与《周易》《春秋》《离骚》等并列。东汉高诱曾为其作注,认为该书“大出诸子之右”。

贵公

【原文】先圣王^①之治天下也，必先公^②。公则天下平^③。平，和。尝^④观^⑤于上志^⑥，上志古记。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⑦。偏私不正。凡主^⑧之立也生于公，故《洪范^⑨》曰：“无偏无党^⑩。王道^⑪荡荡^⑫。”荡荡，平易。阴阳之和^⑬，不长^⑭一类，露^⑮时雨^⑯，不私^⑰一物，万民之主，不阿^⑱一人。桓公^⑲行公去私恶^⑳，用管子^㉑而为五伯长^㉒，行私阿所爱，用竖刁^㉓，而虫出于户^㉔。五子争立无主，丧六十日乃殛，至使虫流出户也。人之少^㉕也愚^㉖，其长^㉗也智，故智^㉘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用私以败，用公则齐^㉙。

【注释】①圣王：古指德才超群达于至境之帝王。②公：公正。③平：意为“和”，平和。这里指太平安和。④尝：曾经。⑤观：观览。这里指阅读（古书记载）。⑥上志：意为“古记”，指古代的典籍记录，记载古事的书籍。⑦偏：意为“偏私不正”，偏私为袒护私情，不公正。⑧立：登位，即位。⑨洪范：《洪范》是《尚书周书》中的一篇。⑩党：偏私。韦昭注：“阿私曰党。”⑪王道：儒家提出的一种以仁义治天下的政治主张。与霸道相对。⑫荡荡：意为“平易”，平坦宽广。⑬和：和谐，协调。⑭长：滋益。⑮甘露：甘美的露水。⑯时雨：应时的雨水。⑰私：偏私，偏爱。⑱阿：偏袒。⑲桓公：指齐桓公，春秋齐国国君，姜姓，名小白。公元前685至公元前643年在位。⑳去私恶：指桓公不计较和管仲之间的私人仇怨。㉑管子：即管仲，春秋初期政治家，名夷吾，颖上人。由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任命为卿，尊称“仲父”。㉒五伯长：这里五伯是指春秋五霸，

群书治要译注

五伯长指齐桓公。②竖刁：亦作“竖刀”，泛指阉官奸臣。春秋时齐桓公的宦官寺人貂谄事桓公，颇受宠信。桓公卒，诸公子争立，貂等恃宠争权，杀群吏，立公子无亏，齐国因此发生内乱。后世因此“竖刁”蔑称寺人貂。③虫出于户：齐桓公死后，诸子因争夺王位而迟迟不给桓公下葬，以至于桓公尸体丢在床上六十七日，尸体生蛆，蛆虫都爬出了门外。④少：年轻。⑤愚：憨直。⑥长：相比之下年纪大。⑦智：聪明，机智。⑧齐：通“济”，成功。

【译文】从前圣王治理天下，一定要把公正无私放在首位，处事公正无私，则天下太平安和。我曾经从古书的记载中看到，曾经取得天下的人很多，他们取得天下必定是因为公正无私，那些失去天下的必定是由于偏私不正。大凡君主能登上王位也都是由于公正，所以《洪范》上说：“君主不偏袒、不偏私，君王所行的正道是平坦宽广的。”阴阳二气化生万物时，不会只滋益生长一种物类；甘露时雨滋润万物时，不会偏私只滋润一类物种；那么作为万民之主的国君就更不该偏爱结私某一个人了。齐桓公早年秉持公正，不计较私人恩怨，重用（曾经谋害过他的）管仲，因而成为五霸之首。而他晚年放纵私欲，任用宠爱的宦官竖刁等小人，结果自己死后无人安葬，蛆虫都爬出了门外（自己死后五个儿子争夺王位，六十日才将桓公安葬，致使尸体生蛆，而且蛆虫都爬出了门外。）。人在年少的时候比较憨直，年长后会聪明。如果是因为聪明却做事偏私，还不如憨直而能公正行事。（君王用偏私治国则会使其败亡，用公正无私治国则天下大治。）

去私

【原文】天无私覆^①也，地无私载^②也，日月无私烛^③也，四时^④无私为^⑤也。行^⑥其德而万物得遂^⑦长焉。遂，成。庖人^⑧调和^⑨而不敢食，故可以为庖，若使^⑩庖人调和而食之，则不可以为庖矣。伯王^⑪（原书伯王作王伯，下同）之君亦然。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故可以为伯王。若使王伯之君诛暴而私之，则亦不可以为王伯矣。诛暴有所私枉，则不可以为王伯。

【注释】①覆：覆盖，遮蔽。②载：承受。③烛：照亮。④四时：四季。⑤为：做。这里指四季按其属性交替运行。⑥行：运行。⑦遂：意为“成”，生长。⑧庖人：厨师。⑨调和：烹调。⑩若使：假使。⑪伯王：作“王伯”，即王霸。王业与霸业。

【译文】上天无私覆盖着万物，大地无私承载着万物，日月无私照耀着万物，四季交替更换无私滋润着万物。天、地、日月、四季按照其自身的属性运行，以其无私的德泽，使得万物得以成长。厨师因为调烹食物不敢擅自食用，所以才当厨师，假若厨师烹制食物却擅自食用，那就当不了厨师。称霸称王的君主也是一样，他们诛杀暴君不图谋私，而是把国土分封给天下有贤德的人，所以才当成就霸王之业。假若他们诛杀暴君只是为了利己，那么就不可能成就霸王之业了（诛杀暴君存的是邪曲私利之心，就不可能称王称霸）。

【原文】水泉深则鱼鳖归^①之，树木盛则飞鸟归之，庶^②草茂则禽兽归之，人主贤则豪杰归之，故圣王不务^③归之者，而务^④其所归。务人使归之末也，务其所行可归本也。强^⑤令之笑不乐，强令之哭不悲。皆无其中心^⑥也。强令之为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大寒^⑦既至，民暖是利；大热在上^⑧。民清是走^⑨。故民无常处^⑩，见利之聚，无利之去。欲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⑪。

【注释】①归：趋，归附。②庶：众多。③务：劝勉。④务：致力。⑤强：强暴；强横。⑥中心：衷心。⑦大寒：即严寒。⑧大热在上：炎热当头，指暑天。⑨民清是走：百姓会奔向清凉的地方。清，指寒凉，凉；走，指前往。⑩常处：固定的地点。⑪察：详审。

【译文】如果水泉深，那么鱼鳖就会游向那里；如果树木繁盛，那么飞鸟就会飞向那里；如果百草茂盛，那么禽兽就会奔向那里；如果君主贤明厚德，那么世间豪杰之士就会自动前来归附，所以圣明的君主不务求使人前来归附，而是主要致力于创造使其愿意归附的根本条件（想办法使人前来归附，这些都是枝节之事；而致力于创造使其愿意归附的条件，才是根本之事）。强迫人笑，那样的笑没有快乐；强迫人哭，这样的哭没有悲哀（因为被强迫的笑与哭都不是发自内心的行为）；强迫人遵行道义，可以做小事而不能成就大业。大寒来临，百姓需要的是温暖；炎热当头，百姓自会奔向清凉的地方，所以百姓没有固定不变的处所，见到利益就会聚集，没有利益就会离开。想要做君主的人，对于百姓所趋附的原因，不能不去详察。

论人

【原文】凡论^①人，通^②则观其所礼^③，通，达。贵则观其所进^④，富则观其所养^⑤，听则观其所行，养则养贤也，行则行仁也。近则观其所好^⑥，习^⑦则观其所言，好则好义也，言则言道也。穷^⑧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喜之以验其守^⑨，守，情守也。乐之以验其僻^⑩，僻，邪。怒之以验其节^⑪。节，性。惧之以验其特^⑫，特，独也。虽独不恐也。哀之以验其仁，仁人见可哀者则不忍之也。苦之以验其志^⑬。八观六验^⑭，此贤主之所以论人也。论人必以六戚四隐^⑮。六戚，六亲也。四隐，相匿扬长蔽短也。何谓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谓四隐？交友^⑯故旧^⑰邑里^⑱门廊^⑲。内则用六戚四隐，外则以八观六验，人之情伪^⑳，贪鄙羨美^㉑（羨美作美恶），无所失矣，言尽知之。此先圣王之所以知人也。

【注释】①论：评定。②通：意为“达”，显达。③礼：礼遇。④进：推荐。⑤养：奉养。⑥好：爱好。⑦习：习惯。⑧穷：贫苦。⑨守：操守。⑩僻：意为“邪”，不正。⑪节：作“性”，性情，脾气。⑫特：“独”也，单独；独自。⑬志：意志。⑭八观六验：指本文中提到的八种外观，六种内验的评定人的方法。⑮六戚四隐：六戚即六亲，指父子、兄弟、夫妇。隐，指隐讳。四隐指交友、故旧、邑里、门廊四种关系的人，此四者相互隐恶扬善，故称四隐。一说指赖以凭依的四者。⑯交友：朋友。⑰故旧：旧友。⑱邑里：“邑”是人民聚居之处。大曰都，小曰邑。泛指村落、城镇。⑲门廊：原指屋门前的廊子。这里指邻居。⑳情伪：真诚与虚伪。㉑羨美：崇德好善的意思。一说羨美当作“美恶”，即善恶的意思。

【译文】大凡评判一个人，如果他显达，就观察他所礼遇的是什么人；如果他显贵，就观察他所举荐的是什么人；如果他富有，就观察他所供养的是什么人；听到他说话，就观察他的行为（观察他供养的是否是贤人，他的行为是否符合仁义）；接近他的时候，观察他的喜好；从日常生活中，观察他的言论（观察他的喜好与言语是否符合道义，仁者爱人，义者循理）；在他贫穷的时候，观察他不接受的是什么；在他地位低下的时候，观察他不愿做的是什么；用名利使他高兴，借以检验他的操守；用声色使他快乐，借以检验他是否做邪僻之事；想办法使他愤怒，借以检验他是否有气度；想办法使他恐惧，借以检验他内心是否坦荡（虽然独自面对却没有恐惧）；让他置身于悲哀的环境，借以检验他的仁爱之心（具有仁爱之心的人，见到令人悲痛的事情，不忍心看，更不必说去做了）；使他遭受苦难，借以检验他的意志。八种观察六种检验，这是贤明的君主评判一个人的方法。评定一个人还需凭借“六戚四隐”（六戚是六种亲属关系，四隐是四种相互隐恶扬善的值得信赖的四种非亲属关系）。什么是“六戚”？就是父、母、兄、弟、妻、子。什么是“四隐”？朋友、熟人、同乡、邻里。了解一个人，从内可以凭借“六戚四隐”，从外则用“八观六验”的办法。这样来检验一个人是真诚还是虚伪，是贪鄙还好善，就不会有差错了。这就是先代贤明的君主识别人的方法。

劝学

【原文】先王之教，莫荣于孝，莫显于忠。忠孝，人君人亲之所甚欲也。显荣，人臣人子之所甚愿也。然而人君人亲不得所欲，人臣人子不得所愿，此生于不知理义。不知理义，在君父则不仁不慈，在臣子则不忠不孝。不知理义生于不学，生犹出也。是故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也。尊师则不论贵贱贫富矣。

【译文】先王的教化中，没有比尽孝更光荣的，也没有比尽忠更显扬的。忠和孝是君主和父母最想要的，显扬和光荣是人臣和人子最希望的。然而君主和父母得不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人臣和人子也不能如愿。这都是由于不懂理义的原因（不学习理义，则为君不仁、为父不慈、为臣不忠、为子不孝）。不懂理义是由于不学习的缘故，因此古代圣王没有不尊敬老师的。尊敬老师就不会考虑老师的贫富贵贱。

尊 师

【原文】神农^①师悉诸^②，黄帝^③师大桡^④，悉姓，诸名也。大桡，作甲子者也。帝颛顼^⑤师伯夷父^⑥，帝喾^⑦师伯招^⑧，帝尧^⑨师子州支父^⑩，帝舜^⑪师许由^⑫，禹^⑬师大成挚^⑭，汤^⑮师小臣^⑯，小臣谓伊尹。文王^⑰、武王^⑱师吕望^⑲、周公旦^⑳，齐桓公^㉑师管夷吾^㉒，晋文公^㉓师咎犯^㉔、随会^㉕，秦穆公^㉖师百里奚^㉗、公孙枝^㉘，楚庄王^㉙师孙叔敖^㉚、沈尹筮^㉛，沈县大夫。吴王阖闾^㉜师伍子胥^㉝、文之仪^㉞。文，氏；仪，名。越王勾践^㉟师范蠡^㊱、大夫种^㊲。此十圣六贤者，未有不尊师者也。今尊不至于帝，智不至于圣，而欲无尊师，奚^㊳由至哉。至于道也。此五帝^㊴之所以绝，三代^㊵之所以灭。言五帝三代之后，不复重道尊师，故以绝灭也。

【注释】①神农：传说中的太古帝王名。始教民为耒耜，务农业，故称神农氏。又传他曾尝百草，发现药材，教人治病。也称炎帝，谓以火德王。②悉诸：姓悉名诸。传说为神农之师。③黄帝：古帝名。传说是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④大桡：黄帝史官，相传他始做甲子，以干支相配以纪日。⑤颛顼：音专须，上古帝王名。“五帝”之一，号高阳氏。相传为黄帝之孙、昌意之子，生于若水，居于帝丘。十岁佐少昊，十二岁而冠，二十登帝位。在位七十八年。⑥伯夷父：相传为颛顼之师。⑦帝喾：传说中的五帝之一。黄帝子玄嚣后裔。居亳，号高辛氏。卜辞中商人以帝喾为高祖。⑧伯招：人名。⑨尧：传说中古帝陶唐氏之号。⑩子州支父：传说为尧时隐士。⑪舜：人名。五帝之一，传说中我国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贤明首领。姚姓，有虞氏，名重华，史称虞舜或舜。相传受尧

禅让，后让位于禹，死在苍梧。⑫许由：亦作“许繇”。传说中的隐士。相传尧让以天下，不受，遁居于颍水之阳箕山之下。尧又召为九州长，由不愿闻，洗耳于颍水之滨。⑬禹：古代部落联盟的领袖。又称大禹、夏禹、戎禹。原为夏后氏部落领袖，奉舜命治理洪水。后被选为舜的继承人，舜死后即位，建立夏代，后世视为圣王。⑭大成挚：传说为禹的老师。⑮汤：商朝的开国之君。又称成汤、成唐、武汤、武王、天乙等。⑯小臣：指伊尹，商王朝的开国功臣。⑰文王：指周文王，姬姓名昌，周武王的父亲。⑱武王：文王之子，名发，西周王朝的建立者。⑲吕望：即周初人吕尚，尚年老，隐于渔钓，文王出猎，遇于渭滨，与语大悦，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后世亦称吕望。⑳周公旦：文王之子，名旦，辅佐武王灭纣，封于鲁。㉑齐桓公：春秋齐国国君，姜姓，名小白。任用管仲为相，以“尊王攘夷”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㉒管夷吾：即管仲，春秋初期政治家，名夷吾，颖上人。由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任命为卿，尊称“仲父”。㉓晋文公：春秋时晋君，名重耳，献公之子。㉔咎犯：名孤偃，字子犯，晋文公之臣。㉕随会：即士会，字季，晋大夫，食采邑于随及范，所以又称随季、随会、范季，死后称随武子、范武子。㉖秦穆公：春秋时秦国国君，名任好。为春秋五霸之一。㉗百里奚：姓百里，名奚，秦大夫。他书或作百里偃。㉘公孙枝：姓公孙，名枝，字子桑。秦大夫。㉙楚庄王：春秋楚国君，穆王子，名旅（一作吕、侣），春秋为五霸之一。㉚孙叔敖：春秋楚令尹，蔦贾之子。沈尹筮（《史记》作虞丘相）荐之与楚庄王以自代。相传三任令尹而不喜，三次去职而不悔。㉛沈尹筮：春秋时楚国大夫，又作“沈尹巫”。㉜阖闾：即阖庐，春秋末吴的国君，名光。他用专诸刺杀吴王僚而自立。曾伐楚入郢（今湖北江陵西北），后在槁李（今浙江嘉兴西南）为越王勾践所败，重伤而死。㉝伍子胥：名员，春秋楚人。父奢、兄尚都被楚平王杀害。子胥奔吴，吴封以申地，故称申胥。与孙武共佐吴王夫差伐楚，五战入郢，掘平王墓，鞭尸三百。吴王夫差收越，越请和，子胥谏不从。夫差信伯嚭，迫子胥自杀。㉞文之仪：文，氏；之仪，名。㉟勾践：春秋末年楚国国君。㊱范蠡：春秋楚宛人，字少伯。仕越为大夫，辅佐越王勾践刻苦图强卒灭吴国。去越入齐，改名鸱夷子皮，到陶称朱公，经商致富。㊲种：指文

群书治要译注

种，春秋越大夫，字少禽，也作子禽，楚国郢人，与范蠡同事越王勾践，出计灭吴，功成，范蠡劝其隐退，不听，后为勾践赐剑自杀。③⑧奚：疑问词，什么。③⑨五帝：上古传说中的五位帝王，说法不一。④⑩三代：指夏、商、周。

【译文】神农以悉诸为师，黄帝以大桡为师，帝颛顼以伯夷父为师，帝喾以伯招为师，帝尧以子州支父为师，帝舜以许由为师，禹以大成摯为师，汤以小臣为师，文王、武王以吕望、周公旦为师，齐桓公以管夷吾为师，晋文公以咎犯、随会为师，秦穆公以百里奚、公孙枝为师，楚庄王以孙叔敖、沈尹筮为师，吴王阖闾以伍子胥、文之仪为师，越王勾践以范蠡、大夫种为师。这十位圣人和六位贤者没有谁是不尊重老师的。今天，人们没有达到帝王的尊贵，智慧也没到达到圣贤的境界，却幻想不遵从老师的教诲就把国家治理好，这怎么可能做到呢（指达到道的境界）？这就是五帝后代之所以断绝，三王后代之所以消失的原因（说的是五帝三代之后，君主不再重视道义，尊重老师，所以王道也就不复存在了）。

大乐

【原文】音乐之所由来远矣。天下太平，万民安宁，皆化^①其上^②，化犹随也。乐乃可成。故唯得道之人其可与言乐乎！言，说。亡国戮民^③，非无乐也，其乐不乐。不和于雅，故不乐也。溺者^④，非不笑也。溺人必笑，虽笑不欢。罪人^⑤非不歌也，当死者虽歌不乐也。狂^⑥者非不舞也，虽舞不能中节^⑦。乱世之乐，有似于此。君臣失位^⑧，父子失处^⑨，夫妇失宜^⑩，民人呻吟^⑪，其以为乐，若之何^⑫哉？以民人呻吟叹戚^⑬不可为乐也，故曰若之何也。

【注释】①化：作“随”，依从。②上：犹正。③戮民：受压迫、残害的人。④溺者：陷入困境的人。⑤罪人：作“当死者”。即将处死的囚犯。⑥狂：失却常态，狂乱。⑦中节：合乎节奏。⑧失位：没有处于自己应处的位次。这里指君臣所做的事，都不是其本位该做的事情。⑨失处：失去各自的本分。这里指父不行其道，子也不行其道。⑩失宜：不得当。⑪民人呻吟：人民因忧劳苦痛而嗟叹。民人，即人民。⑫若之何：怎么办的意思。⑬戚：忧愁。

【译文】音乐的由来很久远了。只有天下太平、万民安宁，一切都随顺正道，才能有真正的音乐出现。所以大概只有通达明了于治国大道的人，才可以与其谈论音乐吧！被灭亡的国家、受残害的百姓，不是没有音乐，但其音乐毫无快乐可言（因其音乐不是在道义的前提下创作的，所以不会让人快乐）。陷入困境的人并非不笑（陷入困境的人虽笑，但不

群书治要译注

是欢喜的笑),将处死的囚犯并非不唱歌(虽歌但不是愉悦的歌),精神狂乱之人并非不能跳舞(虽舞但舞不合节拍)。乱世的音乐,就像这些人的笑、歌唱与舞蹈。君不仁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夫妇之间也不能和洽相处、百姓处在呻吟与痛苦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创作的音乐,又能怎么样呢(在百姓呻吟与痛苦的情况下创作的音乐,不可能是使人愉悦的音乐,故曰将会是怎样的音乐呢)?

侈乐

【原文】乱世之乐，为木革^①之声则若雷，为金石之声则若霆^②，为丝竹歌舞之声则若噪^③。噪，叫。以此骇^④心气，动耳目，摇荡^⑤生^⑥则可矣。生，性。以此为乐则不乐^⑦。不乐，不和。故乐愈侈^⑧而民愈郁^⑨，侈，淫也。郁，怨也。国愈乱，主愈卑^⑩，则亦失乐之情^⑪矣。凡古圣王之所为贵^⑫乐者，为其乐也。夏桀、殷纣^⑬作为侈乐^⑭大鼓^⑮，钟磬管箫^⑯之音，以巨^⑰为美。巨，大。俶^⑱诡^⑲殊瑰^⑳，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俶，始也。始作诡异瑰奇之乐，故耳未尝闻，目未尝见。务^㉑以相过^㉒，不用度量^㉓。不用乐之法制。侈则侈矣，失乐之情。失乐之情，其乐不乐。非正乐^㉔也，故曰不乐。乐不乐者，其民必怨^㉕，其主必伤^㉖。怨，悲也。伤，病也。此主^㉗（主当作生）乎不知乐之情而以侈为务故^㉘也。

【注释】①木革：古代称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这八种制作乐器的材料为八音。钟为金，磬为石，琴瑟为丝，萧管为竹，笙芋为匏，埙为土，革为鼓，祝敌为木。②霆：霹雳。③噪：意为“叫”，喧闹。④骇：惊扰。⑤摇荡：撼动，摇动。⑥生：意为“性”，性情。⑦不乐：意为“不和”。和，和谐，协调。⑧侈：意为“淫”，放纵。⑨郁：音玉，意为“怨”，怨恨。⑩卑：低微。⑪情：本性。⑫贵：重视。⑬夏桀殷纣：夏桀，相传为夏朝最后一代君王。又名癸、履癸。暴虐荒淫。汤起兵伐桀，桀败，被俘，流死南朝。殷纣，商代最末的君主。帝乙之子，名受。暴敛重刑，百姓怨望。周武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商者八百。战于牧野，纣军倒戈，纣兵败自焚于鹿台。⑭侈乐：指声音洪大、乐调诡异的音

群书治要译注

乐。⑮大鼓：打击乐器。⑯钟磬管箫：古代乐器。⑰巨：意为“大”，大的。⑱傲：“始也”，开始。⑲诡：奇异。⑳殊瑰：奇伟瑰丽。㉑务：务求。㉒相过：互相超越。㉓度量：法度。这里指音律规定的长度和容量。㉔正乐：谓雅正的音乐。㉕怨：“悲也”，悲伤。㉖伤：“病也”，怨恨，厌恶，不满。㉗主：作“生”，指产生。㉘故：缘故。

【译文】乱世的音乐，若奏响木制、革制的乐器（如祝、鼓），其声音就像闷雷；若奏响金属、石料制成的乐器（如钟、磬），其声音就像炸雷；若奏响丝弦、竹制类的乐器（如琴、瑟、管籥），其音乐声和歌舞之声就像群起喧嚷。用这样的声音惊扰人心气、扰乱人耳目，摇荡人的心性还可以，但作为音乐却不能使人身心和谐快乐。所以音乐愈奢侈放纵，百姓愈怨恨，国家愈混乱，君主地位愈是卑下，这样就失去了音乐的本来意义。大凡古代圣王之所以重视音乐，是因为音乐能够使人人和乐。夏桀、殷纣创作放纵的音乐，增大鼓、钟、磬、管、箫等乐器的音量，以声音宏大为美，追求诡异奇丽，以求人们耳不曾闻、眼不曾见的娱乐场景（追求诡异奇丽的音乐场面是从夏桀、殷纣开始的，故耳不曾闻、眼不曾见），他们务必追求过分的刺激，不守乐法（来创作音乐）。放纵是放纵了，但却失去了音乐的本义。音乐失去了它的本义，这样的音乐就不会给人带来真正的和乐（因乱世的音乐不是遵循音乐法度，心存道义的前提下创作的雅正音乐，故不会使人感觉和乐）。君主喜欢这些不能给人们带来快乐的音乐，百姓必定生怨愤，君主也定会被怨恨。产生这种后果是由于不懂得音乐的本来意义，而追求奢侈放纵的缘故啊。

和 乐

【原文】耳之情^①欲声，心不乐，五音^②在前弗听；目之情欲色，心弗乐，五色^③在前弗视；鼻之情欲香，心弗乐，芬香在前弗臭；口之情欲味，心弗乐，五味^④在前弗味。欲之者，耳目鼻口也。乐之者，不乐者，心也。心必和平^⑤然后乐。心乐然后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乐之务^⑥在于和心，和心在于行适^⑦。适，中适也。夫乐有适，心亦有适。人之情欲寿^⑧而恶夭^⑨，欲安^⑩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欲逸而恶劳，四欲得，四恶除，则心适矣。四欲之得也，在于胜理^⑪。胜理以治身，则生全^⑫矣，生全则寿长矣。胜理以治国，则法立矣，法立，则天下服。服于理也。故适心之务在胜理。凡音乐通^⑬乎政而风^⑭乎俗^⑮者也，风犹化也。俗定而乐化之矣。故有道^⑯之世，观^⑰其音而知其俗（上俗下有矣字），观其俗而知其政矣，观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托^⑱于音乐以论^⑲其教^⑳。论，明。故先王之制乐^㉑也，非特^㉒以欢耳目，极^㉓口腹之欲也。特，止也。将以教民平^㉔好恶，行理义也。平，正也。行犹通。

【注释】①情：本性。②五音：我国古代五声音阶中的五个音级，即宫、商、角、征、羽。唐以后又名合、四、乙、尺、工。③五色：青、赤、白、黑、黄五种颜色。④五味：指酸、甜、苦、辣、咸五种味道。这里泛指各种美味。⑤和平：平和宁静。⑥务：关键。⑦适：适中，既不是太过，又不是不及。⑧寿：长寿。⑨夭：短命。⑩安：安乐。⑪胜理：依循事物的规律。胜等于“任”。⑫生全：保全生命。⑬通：连通。⑭风：犹“化”也，教化。⑮俗：风俗。⑯有道：谓政治清

群书治要译注

明。①⑦观：观察。①⑧托：凭借；依赖。①⑨论：意为“明”，阐明。②⑩教：教化。②⑪此句三个版本，《群书治要》天明本为“故先王之制乐”，《群书治要》元和版为“故先王之制礼”，《吕氏春秋》为“故先王之制礼乐”。②⑫特：止也，仅；只。②⑬极：引申为达到顶点、最高限度。②⑭平：“正也”，端正。

【译文】耳朵的本能是想听到声音，但心里不愉悦时，即使动听的音乐在耳边也不想听；眼睛的本能是想看到颜色，但心里不愉悦时，即使缤纷色彩在眼前也不想看；鼻子的本能是想嗅到芳香，但心里不愉悦时，即使芳香的气味在鼻下也不想闻；口的本能是想品尝美味，但心里不愉悦时，即使美味在嘴边也不想尝。人的种种欲望是出自于耳目鼻口的本能，但喜欢与不喜欢，却是取决于当时心境；心境必须平和宁静，然后才会感到快乐；心情快乐后耳、目、鼻、口才会有欲望。所以获得快乐的关键在于平和心性，而心性平和的关键又在于所作所为皆要适度（适，适中的意思）。快乐有适度与不适度之分，心情也会有适宜与不适宜之分。人的本性希望长寿而厌恶夭折，希望安全而厌恶危险，希望荣耀而厌恶屈辱，希望安逸而厌恶劳累，以上四种希望实现，四种厌恶消除，心情就会安适了。四种希望的实现，在于依循事物的自然规律；依循事物的自然规律来修身养性，天性就得以保全；天性得以保全，那就能享有长寿了。依据事物的自然规律，用道义来治理国家，那么法度就能建立起来，建立了法度则天下之人就会顺服（人民顺服的是符合道义的法度）。所以使心情安适在于依循事物的自然规律。大凡音乐都起着使政令通畅，移风易俗的作用。优良风俗的形成也往往是音乐潜移默化的结果。所以政治清明的时代，听其音乐就知道其风俗的情况，看它的风俗就知道它的政治情况，看它的政治情况就知道君主的贤愚如何。所以先王一定借助音乐来显扬自己的教化，其创制礼乐不只是用来欢娱耳目、极尽口腹之欲，而是要用来教导人民，端正好恶，按照理义来行事啊。

音律

【原文】黄钟之月^①，土事^②毋作，慎毋发盖^③，以固天闭地。十一月也。大吕之月^④，数将几^⑤终^⑥，十二月也。几，近也。终，尽也。岁^⑦且更起^⑧，而农民毋有所使^⑨。使，役。大蕞之月^⑩，阳气始至，正月。草木繁动^⑪，动，生。令农发土^⑫，毋或失时。发土而耕。夹钟之月^⑬，宽裕^⑭和平^⑮，行德^⑯去刑，夹钟，二月。毋或作事^⑰，以害群生。事兵戍事。姑洗之月^⑱，达通道路，沟渎^⑲修利。三月也，时雨将降，故修利沟渎。中吕之月^⑳，毋聚大众，巡劝^㉑农事，四月也。大众，谓军旅。兴功筑^㉒宜。（筑宜恐有誤字）草木方长，毋携民心^㉓。民当务农长育谷木，徭役聚则心携离，逆上命也。蕤宾之月^㉔，阳气在上，安壮^㉕养孩^㉖，五月也。壮，盛也。孩，少。本朝^㉗不静^㉘，草木早槁^㉙。静，安也。朝政不宁，故草木变动堕落，早枯槁也。林钟之月^㉚，草木盛满，阴气将刑，六月也。立秋则行戮，故曰阴气将始杀也。毋发^㉛大事，以将^㉜阳气，发，起也。将犹养。夷则之月^㉝，修法饰^㉞刑，选士厉^㉟兵，七月也。饰，正也。诘诛^㊱不义，以怀^㊲远方。怀，柔。南吕之月^㊳，趣^㊴农收聚，毋敢懈怠，无射之月^㊵，疾断有罪^㊶，当法勿赦^㊷。九月也。有罪当断杀勿赦。应钟之月^㊸，阴阳不通^㊹，闭而为冬。十月也。阳伏在下，阴闭于上，故不通。修辨丧纪^㊺，审^㊻民所终^㊼。审，慎也。终，卒也。修别丧服，亲疏轻重服制之纪也。

【注释】①黄钟之月：指夏历十一月。黄钟、大吕、大蕞、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应钟、无射，是指古代音乐的十二调及十二律，古

群书治要译注

代将乐律和历法相对应，十二律即十二月。黄钟，我国古代音乐十二律中六种阳律的第一律。黄钟之月是指夏历十一月、大吕之月是指夏历十二月，其余依次类推。②土事：动土之事。③发盖：开启已盖藏之物。④大吕之月：十二月也。⑤几：将近。⑥终：尽也。⑦岁：一年之始。⑧更起：重新开始。⑨使：高诱注：为“役”，劳役。⑩大蕪之月：蕪，音醋，为正月。⑪动：意为“生”，生长。⑫发土：“发土而耕”，意为（农民）破土开始耕种田地。⑬夹钟之月：为二月。⑭宽裕：宽容。⑮和平：和顺。⑯德：恩惠。⑰事：为兵戎事，征兵或发动战争。⑱姑洗之月：为三月。⑲沟渎：沟渠，犹沟洫。⑳中吕之月：为四月。㉑劝：劝导。㉒功筑：土木工程。㉓毋携民心：不要让百姓分心的意思。携，离散。㉔蕪宾之月：蕪，音瑞，读二声，指五月。㉕壮：指大。这里指青壮年。㉖孩：为“少”。这里指年幼的孩子。㉗本朝：朝廷。古以朝廷为国之本，故称。㉘静：指安定。㉙槁：枯槁。㉚林钟之月：指六月。㉛发：“起也”，发动。㉜将：犹“养”，意为保养。㉝夷则之月：指七月。㉞饰：修正，指将歪斜不正或有偏差、谬误的事物改正过来。㉟厉：操练。㊱诘诛：问罪并惩罚。㊲怀：意为“柔”，怀柔。㊳南吕之月：指八月。㊴趣：催促。㊵无射之月：指九月。㊶有罪：指罪犯。㊷赦：宽免罪过。㊸应钟之月：指十月。㊹阴阳不通：阳伏在下，阴闭于上，故不通。㊺丧纪：丧事的法度。㊻审：慎重。㊼终：人命终。

【译文】十一月时千万不要进行需要动土的各种事项，不要揭开盖藏之物，以便禁锢封闭天地之气（因为本月阳气正处于将泄未泄之时）。十二月时一年将要终结，新的一年即将开始，不要给农民另派其他的劳役（让农民安心休息和准备春耕）。正月时阳气开始生发，草木渐次萌芽生长，应让农民及时破土春耕，不要耽误农耕时节。二月时要推行宽松和顺的政令，行施恩德，停止刑戮，不要进行征兵或发动战争，以免伤害众多生灵。三月时要通畅道路，整修沟渠水利（三月为雨水较多的季节，所以要整修沟渠水利，以防水患）。四月时不要召集大众，要到各处巡视劝勉农事（召集大众，指的是为军旅之事及土木工程建设等），

此时草木正是生长之际，不要让农民对农事分心（百姓此时正当务于农事，徭役太多民心就会离散，对国家的政令产生抵触情绪）。五月时阳气升腾在上，应该着重于安抚强壮青年、养育幼少，如果朝政不安宁，草木也会过早枯槁（此时应该为人们，尤其是为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创造一种安静的氛围，以平息天地之间阳火过盛的特性。否则，就会出现种种过火的行为和现象，连草木也会过早地枯槁堕落）。六月时草木盛期已满，阴气即将开始肃杀万物（立秋开始执行死刑，所以萧杀之气开始上行），不要举办大事（兴兵戎、征徭役等），以保养哺育万物的阳气。七月时应整饰法度，选练士卒，声讨、责罚不义之人，从而感召远方之人都来归顺。八月时应催促农民收割庄稼，不可懈怠。九月应尽快审判罪犯，应受法律惩处者不得赦免。十月阴阳不相通，天地闭塞而成为冬天（这时阳气沉伏在下，阴气封闭于上，所以阴阳不通），要修别各类丧事的法度，慎重处理百姓去世后的送终事宜（根据丧事的法度、亲疏贵贱等级来修别丧服、棺槨等事宜）。

制乐

【原文】周文王立国^①八年，寝疾^②五日，而地动^③东西南北，不出周郊^④。百吏^⑤皆请曰：“臣闻地之动也，为人主也。今王寝疾，请移^⑥之。”文王曰：“若何^⑦其移之也？”对曰：“兴事^⑧动众，以增国城^⑨，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天之见^⑩妖^⑪，以罚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罚我也。今兴事动众以增国城，是重^⑫吾罪也，不可。重犹益也。移咎征^⑬于他人。是益吾咎。昌^⑭也请改行重善^⑮以移之，其可以免乎？”于是谨^⑯其礼秩^⑰、皮革^⑱，以交^⑲诸侯；饰其辞令、币帛，以礼豪士^⑳。无几何^㉑，疾乃止^㉒，止，除。立国五十一年而终。

【注释】①立国：即位。“立”通“莅”。②寝疾：卧病。③地动：指地震。④郊：周制距国都百里或五十里、三十里、十里之地。根据国的大小而定。⑤百吏：指公卿以下众官。⑥移：转移，移除的意思。⑦若何：怎么样。⑧兴事：指兴建土木之事。⑨国城：指国都的城郭。⑩见：“现”的古字，显现。⑪妖：指反常、怪异的事物。⑫重：犹益也，增加。⑬咎征：过失的报应。⑭昌：周文王名昌。⑮重善：指重大善行。⑯谨：谨守。⑰礼秩：指礼仪等第和爵禄品级。⑱皮革：皮革、币帛是古代用于祭祀、进贡、馈赠的礼物。⑲交：结交。⑳豪士：才德、力量或威望出众的人。㉑无几何：不多时。㉒止：意为“除”，指病愈。

【译文】周文王即位第八年，一次卧病在床五日，其时发生地震，震动范围未超出国都四郊。百官都请求道：“我们听说地震的发生都

是因为君主的缘故。现在大王您已卧病在床，请设法将灾祸转移至别处。”文王问：“怎样能使其转移呢？”回答道：“动用民众，大兴土木来增筑国都的城墙，大概可以转移灾祸吧？”文王说：“上天显现不正常的状况，是借以处罚有罪的人。我肯定是有罪过，所以上天借此来惩罚我。现在如果动用民众，大兴土木来增筑国都的城墙，这可是加重我的罪过啊！不可以这样办（转移灾祸于他人，也是加重我的罪过）。我愿意改变过去的行为，多做善事来转移它，这样也许可以免除灾祸吧！”于是文王严格控制礼义、官俸开支和皮革制品（的使用），以其节余开支来结交诸侯；谨慎其辞令，备好币帛，用以礼遇卓越人才，没过多久，文王的病就痊愈了，即位五十一年时才去世。

【原文】宋景公^①之时，荧惑^②在心^③，公惧^④，召子韦^⑤而问之曰：“荧惑在心，何也？”子韦。宋之太史。子韦曰：“荧惑者，天罚也。心者，宋分野也^⑥。祸当君。虽然，可移于宰相。”公曰：“宰相所与治国家也，而移死焉，不祥^⑦。”曰：“可移于民。”公曰：“民死，寡人^⑧将谁为君乎？”曰：“可移于岁^⑨。”公曰：“岁饥^⑩，民必饿死，为人君而杀其民，以自活，其谁以我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尽^⑪已（已下旧有乎字。删之），子无复言矣。”子韦再拜曰：“臣敢^⑫贺君。天之处高而听卑^⑬，君有至德^⑭之言三^⑮，天必三赏君命，今昔^⑯荧惑必徙三舍^⑰，君延年二十一岁。”是昔^⑱也，荧惑果徙三舍。

【注释】①宋景公：春秋宋国国君，名栾，公元前516年至前469年在位。②荧惑：古指火星。因隐现不定，令人迷惑，故名。③心：星名。二十八宿之一，东方苍龙七宿的第五宿，有星三颗。④公惧：公，指宋景公很恐惧。惧，指恐惧。⑤子韦：是春秋宋国天文历算家。⑥心者，宋分野也：古天文学说把天上的星宿位置跟地上周国的位置相对应，如心宿跟宋国相对应，就天文说，星宿是宋国的分星，就地上说，星宿是地上的分野，古人常以天上的变异来比附周国

群书治要译注

的吉凶，荧惑在心被认为是天降罚给宋国。⑦祥：吉利。⑧寡人：古代君主的谦称。⑨岁：年景。⑩饥：饥是年成很差或颗粒无收。⑪尽：死。⑫敢：谦词，犹冒昧。⑬卑：低地。这里指地上的一切。⑭至德：最高的道德；盛德。⑮三：是指本文中宋景公不愿意将祸转移到相、民、岁的三件事。⑯今昔，同“今夕”，即今夜。⑰三舍：舍，指星次；星位所在。二十八宿，一宿为一舍。三舍指三座星宿的位置。⑱是昔：这一夜。

【译文】宋景公在位时，火星出现在心星的位置，景公害怕，召来太史子韦询问：“火星在心宿的位置，是何缘故？”子韦说：“火星的出现是代表上天要处罚下民，火星的位置正是宋国的领域，此祸要降到国君您身上。虽然如此，但可以（通过祈祷）把灾祸转移给宰相。”景公说：“宰相是帮助我治理国家的人，而把死亡转移给他，这样不吉祥。”子韦说：“可以把它转移给百姓。”景公说：“百姓死了，寡人将作谁的国君呢？”子韦说：“可转移给农业收成。”景公说：“农业收成不好，百姓必定饿死，作为国君杀死他的百姓来使自己活命，谁还会拿我当作国君呢？这样看来寡人的命本该终结了，您不要再说了。”子韦连拜了两拜说：“微臣冒昧地祝贺您！上天在远处会审察到地上的一切，国君您说了三句体现最高品德的话，上天必定奖赏您三次。今晚火星一定会迁移到三舍之外，您将延寿二十一年。”这一夜，火星果然迁移到三舍之外。

义兵

【原文】兵^①之所自^②来者上^③矣。自，从也。上，久也。家无怒^④笞^⑤，则竖子^⑥婴儿之有过也立见^⑦；国无刑罚，则百姓之相侵^⑧也立见；天下无诛伐^⑨，则诸侯之相暴^⑩也立见。故怒笞不可偃^⑪于家，刑罚不可偃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巧者以治。拙者以乱。故古之圣王，有义兵^⑫而无偃兵。夫有以食（食作饘）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⑬矣；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矣；有以用兵丧其国者，欲偃天下之兵，悖矣。兵之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水以疗渴^⑭，火以熟食，不可乏也。兵以除乱，亦不可偃。善用之则为福，不能用之则为祸。能者养之取福，不能者败以取祸也。善用药者亦然，得良药则活人。得恶药则杀人。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亦大矣。义兵除天下之凶残，解百姓之倒悬^⑮，故方^⑯之于良药。故兵诚义以诛暴君而振^⑰苦民，民之悦之也，若孝子之见慈亲也，若饥者之见美食也，之号呼^⑱而走^⑲之。走，归。若强弩之射于深谷^⑳也。义兵至，邻国之民，归之若流水，诛国^㉑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㉒远，得民滋众，兵不接刃，而民服若^㉓化。若，顺。

【注释】①兵：战争。②自：从。③上：久。④怒：谴责。⑤笞：用鞭、杖或竹板打人。⑥竖子：童仆。⑦见：“现”的古字，显现，显露。⑧侵：欺凌。⑨诛伐：讨伐。⑩暴：欺凌。⑪偃：停息。⑫义兵：是指合乎正义的战争。⑬悖：荒谬。⑭疗渴：解渴。⑮倒县：以人之倒挂，比喻处境极其困苦或危急。⑯方：比拟。⑰振：救济。⑱号呼：哀号哭喊。⑲走：意为“归”，归附。⑳深溪：深谷。㉑诛

国：被讨伐的国家。②滋：愈益。③若：顺从。

【译文】武力的由来非常久远了。家庭中如果没有（家长的）怒谴和责打，那么童仆及小孩的过错就会立即出现；国家如果没有刑罚，那么百姓相互侵夺的事就会立即出现；天下没有诛伐，那么诸侯相互欺凌的现象也会立即发生。所以怒笞在家中不能止息，刑罚在国中不能废止，诛伐在天下也不能废止，只不过在运用方法上有的高明有的愚笨罢了（战争如果被运用得高明会辅助治国，如果被运用得愚笨就会乱国）。所以古代圣王只进行正义之战，从不废止战争。如果有因吃饭而噎死了人，就打算禁止天下人吃饭，这是荒谬的；有因乘船（不小心落水）而淹死了人，就禁止天下人用船，也是荒谬的；有因战争而丧失了国家，就想废止天下所有的战争，同样是荒谬的。战争是不可废止的，就如同水和火一样（水可以解渴，火可以熟食，因此不可缺少，战争可以平暴乱，所以也不可以废止），运用得当就能造福于人，用得不得当就会给人们带来灾祸（会用之人则给自己创造了幸福，不会用之人则可能给自己带来灾祸）；善于用药物的人也是这样，用良药就能救人的命，用毒药就会把人毒死。正义之战作为治理天下的一剂良药，它的作用也很大呀（正义的战争除掉了残暴之君，解救了陷于困苦中的百姓，故将义兵比喻为治理天下的一剂良药）！如果确实为正义而征战，目的是用来讨伐暴君，赈济受苦的百姓，百姓会很喜悦，他们就像孝子见到慈爱的父母、饥饿的人见到美食一样。百姓呼喊着重归向正义之师，就像强弩之箭射向深谷一样迅速。正义之师一到，邻国的百姓归附于他就像流水一样连绵不断，被讨伐国家的百姓盼望他，如同盼望见到亲生父母。正义之师走得越远，得到的百姓越多，往往两军还没有对阵接刃，而百姓就已敬服归顺了。

论 威

【原文】义^①也者，万事之纪^②也。君臣上下亲疏^③之所由起也，治乱安危之所在也。勿求于他，必反人情（人情作于己）。人情^④欲生而恶死，欲荣而恶辱。死生荣辱之道^⑤壹，则三军^⑥之士，可使一心矣。

【注释】①义：谓符合正义或道德规范。②纪：纲领。③亲疏：指关系或感情上距离的远近。④人情：人之常情。指世间约定俗成的事理标准。⑤道：道理。⑥三军：军队的通称。

【译文】义，是万事的纲纪。君臣上下之间的关系是亲是疏，就是从这里开始，国家治乱安危的关键也正在于此。“义”不必到外面去寻找，必须从人的本性中寻找。人的本性都是希望生而不希望死，希望荣耀而不希望受辱。既然死生荣辱的道理相同，那么就一定可以令三军将士同心同德。

慎 穷

【原文】衣，人^①以其寒；食，人^②以其饥^③。饥寒，人之大害^④也。救之，大义也。人之困穷^⑤，多如^⑥饥寒，故贤主必怜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穷^⑦也。如此。则名号显^⑧矣，国土^⑨得矣。得国土也。人主其胡^⑩可以无务行德^⑪爱人乎？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民亲其上，则皆乐^⑫为其君死矣。赵简子^⑬有两白羸^⑭而甚（甚作多）爱之，阳城胥渠^⑮，阳城，姓。胥渠，名也。广门^⑯之宦^⑰（宦作官），夜款^⑱门而谒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广门，邑名也。宦，小臣也。款，叩也。医教之曰：“得白羸之肝，病则止，不得则死。”谒者^⑲通。简子曰：“夫杀畜以活人，不亦仁乎。”于是召庖人杀白羸取肝以与之。无几何^⑳，赵兴兵而攻翟^㉑，广门之宦，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㉒而获甲首^㉓。获衣甲者之首也。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㉔也。

【注释】①衣人：谓给人穿上衣服。②食：拿东西给人吃。③饥：饥饿。④害：灾祸。⑤困穷：艰难窘迫。⑥如：介词，于。⑦穷：贫苦。⑧显：指显扬。⑨国土：国家的领土。⑩胡：用以加强反诘，怎么。⑪行德：实行德政。⑫乐：乐意。⑬赵简子：春秋末年晋卿，名鞅，益号简子，又名志父，也称赵孟。史称赵简子。⑭白羸：即白骡。⑮阳城胥渠：赵简子的家臣，复姓阳城，名胥渠。⑯广门：晋邑名。⑰宦：作“官”，官吏。⑱款：叩也，敲击。⑲谒者：指古时用以传达、通报的奴仆。⑳无几何：不多时。㉑翟：同“狄”，古族名，主要居住在北方。亦为中原人对各少数民族的泛称。㉒先登：指先锋。㉓甲首：衣甲者之首。披甲武士

的首级。②士：智者、贤者。这里指将士。

【译文】给人衣服穿，是因为他在遭受寒冷；给人食物吃，是因为他在忍受饥饿。饥寒是人的大灾祸，能够把人们从饥寒中解救出来那是大仁大义的行为啊！人在艰难、困窘时是比忍受饥寒更深重的灾祸。所以贤明的君主会怜悯陷入困境的人，会哀伤遭受贫苦的人。如此，君主的名节就会显扬，他的国土就会不断扩大。君主怎么可以不竭尽全力实行德政，爱护百姓呢？君主推行德政，爱护百姓，那么百姓就会爱戴他；百姓爱戴他，同时也能心甘情愿为其拼死效力了。赵简子有两匹白骡子，非常喜爱。阳城胥渠，是广门的一个小官。夜间他去叩赵简子住所的门，请求拜见，说：“我是主君的臣子胥渠，现在患病了，医生告诉我说：‘只有服用白骡肝，病才会痊愈，找不到白骡肝，很快就会死去。’”负责传达的人进去禀报后，赵简子说：“杀白骡能救活人命，这不是很仁义的事吗？”于是叫厨师杀了白骡，取出肝脏送给阳城胥渠。不久，赵国发兵攻打翟族，这位广门县的官吏亲率左部兵七百人、右部兵七百人，个个争做先锋而奋勇杀敌。由此看来，君主怎么可以不珍爱贤才呢？

节 丧

【原文】孝子之重^①其亲^②，慈亲之爱其子也，痛于肌骨^③，性^④也。所重所爱，死而弃^⑤之沟壑^⑥，人之情不忍为。有葬死（旧无死字。补之）之义。葬者，藏^⑦也，慈亲孝子之所慎^⑧也。慎，重。慎之者，以生人^⑨之心虑^⑩也。虑，计。以生人之心为死者虑，莫如无动，莫如无发^⑪。无发无动，莫如无有可利，无有可利，此之谓重闭^⑫。人不发掘，不见动摇，谓之重闭。葬不可不藏也，葬浅则狐狸掘之，深则及于水泉，故凡葬必于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湿，此则善^⑬矣。而忘奸邪盗贼寇乱之难^⑭，岂不惑^⑮哉？厚葬人利之，必有此难，故谓之惑也。慈亲孝子备^⑯之者，得葬之情^⑰矣。今世俗大乱，人主愈侈，非葬之心也，非为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⑱也。侈靡^⑲者以为荣，俭节者以为辱，不以便死为故^⑳，故，事。而徒以生者之诽誉^㉑为务，此非慈亲孝子之心也。父虽死，孝子之重^㉒之不怠^㉓；重，尊也。怠，懈也。子虽死，慈亲之爱之不懈。夫葬所爱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㉔之，若之何^㉕哉？厚葬必发掘，故曰其以安之也。若之何，言不安。

【注释】①重：敬重。②亲：父母，亦偏指父或母。③痛于肌骨：疼痛深入肌肉骨髓，这里形容父母爱子情重之深。④性：人的本性。⑤弃：抛弃。⑥沟壑：山沟。⑦藏：隐藏。⑧慎：意为“重”，慎重。⑨生人：指活人。⑩虑：意为“计”，考虑。⑪发：指挖掘。⑫重闭：“人不发掘，不见动摇，谓之重闭。”特指墓葬节俭不被发掘，重在葬而得安，故称。⑬善：适宜。⑭难：祸患。这里是

指因为坟墓里的财宝而遭到人为的祸患。⑮惑：糊涂。⑯备：防备。⑰情：指本性。这里指埋葬的本来意义。⑱矜：夸耀。⑲侈靡：奢侈浪费。侈，奢侈。⑳故：意为“事”，事情，当做一回事。㉑诽谤：毁谤和赞誉。㉒重：尊重。㉓怠：懈怠。㉔安：安全。与“危”相对。㉕若之何：怎么，为什么。

【译文】孝子敬重自己的父母，慈爱的父母疼爱自己的子女，其情都深入肌骨，这是出于人的本性。自己所敬重、所疼爱的亲人死后若被抛弃于沟壑，按人之常情不忍心这样做，因而便有了安葬死者的这一道义上的责任。所谓葬，就是隐藏起来，这是慈亲孝子所慎重对待的事情。所谓慎重，是以活着的人的心为死者考虑。如果以活着的人之心思为死者考虑，没有比死者不被惊动，坟墓不被挖掘更为重要了。而要做到死者不被惊动、坟墓不被挖掘，莫过于使想挖掘者无利可获，坟墓里没有可获之利更为安全了，这就叫“重闭”（节俭安葬死者，因而坟墓不被人挖掘。坟墓不会被触动，紧紧关闭如初，故称重闭）。埋葬死者不得不使其隐藏。然而藏浅了狐狸会扒掘；藏深了会遭到泉水暗流的浸渍。因此，大凡埋葬，人们通常会选择葬在高丘之上，以避免狐狸的危害和地下水的浸渍。这样做似乎是很适宜了，但如果忘了恶人、盗贼、匪寇带来的祸患，岂不还是糊涂了吗（厚葬对活着的人有利可图，必定要遭到盗掘之患，故是糊涂之举）？慈亲孝子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到了，这才是懂得了埋葬的本来意义啊。现在世道大乱，君主的安葬愈来愈奢侈，这不是丧葬的本义，他们不是替死者的安宁考虑，而是活着的人借此来相互夸耀。喜爱奢侈者以此为荣耀，节俭者却以此为耻辱；不把有利于死者当做一回事，而只把他人对活着的人的毁谤和赞誉作为要事，这不是慈亲孝子的存心啊。父亲虽然死了，但孝子对父母的敬重并不因此而懈怠；孩子虽然死了，但慈亲对孩子的疼爱并不因此而减弱。安葬所疼爱、所敬重的人，却用活着的人最想要的东西来陪葬，想靠这些东西让死者安息，那其结果会怎样呢（厚葬必会被人盗掘，所以

群书治要译注

说厚葬怎能让死者安息呢,言外之意为这样反而令死者不能安息啊)?

安死

【原文】世之为丘壠^①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②庭为宫室若都邑^③。以此观世^④，示富，则可矣，以此为死者则不可。夫死者，其视万岁犹一瞬^⑤也。人之寿久不过百，中寿不过六十，以百与六十为无穷^⑥者虑，其情必不相当矣，以无穷为死者虑。则得之矣。今有人于此，为石铭，置之垆上曰：“此其中珠玉玩好^⑦，财物宝器甚多，不可不掘，掘之必大富，人必相与^⑧笑之，以为大惑^⑨。”惑。悖。世之厚葬也，有似于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不亡之国者，是无不掘之墓也。以耳目所闻见，齐、荆、燕尝亡矣^⑩，宋、中山已亡矣，赵、魏、韩皆失其故国矣^⑪。自此以上^⑫者，亡国不可胜数。上犹前也。是故古大墓无不掘者也，而皆争为之，岂不悲哉？尧葬于谷林^⑬，通树^⑭之；通林以为树也。舜葬于纪^⑮，市^⑯不变其肆^⑰；市肆如故，言不烦民。禹葬于会稽^⑱，不变^⑲人徒^⑳。变，动也。言无所兴造，不扰民也。是故先王以俭节葬死也，非爱^㉑其费^㉒，非恶其劳^㉓，以为^㉔死者虑也。为犹便也。先王之所恶^㉕，唯死者之辱^㉖也。发则必辱，俭则不发，故先王之葬必俭也。谓爱人者众，知^㉗爱人者寡。谓凡爱死人者众，多厚葬之也。知所以爱之者寡，能俭葬者少也。故宋^㉘未亡而东冢^㉙掘，文公^㉚冢也。齐^㉛未亡而庄公^㉜冢掘，以葬厚，冢见发。国安宁而犹若此，又况百世之后，而国已亡乎？故孝子忠臣，亲父佼友，不可不察^㉝也。夫爱之而反害之，安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谓乎？

【注释】①丘壝：坟墓。②阙：古代神庙、坟墓前两旁的巨柱，多用石雕成。这里指墓阙。③都邑：城市。④观世：谓向世人显示。⑤瞬：音瞬，眨眼。这里指时间很快，瞬间。⑥无穷：无尽。指时间没有终结。⑦玩好：供玩赏的奇珍异宝。⑧相与：一道。⑨惑：意为“悖”，昏乱。⑩齐、荆、燕尝亡矣：齐曾亡于燕乐毅，燕曾亡于齐宣王，荆曾亡于吴。⑪宋、中山已亡矣，赵、魏、韩皆失其故国矣：赵灭中山，齐灭宋。至于韩亡于秦始皇十七年，赵亡于秦始皇十九年，魏亡于秦始皇二十二年，皆在本书之后，毕沅据《续志》校谓“赵韩魏皆失其故国矣”，较合史实。⑫上：犹“前”，时间或次序在前。⑬谷林：地名，也作谷陵，即成阳。旧史称尧葬于谷林。⑭通树：意为“通林以为树也”，指尧帝的墓地全部是树。通，全部。⑮纪：地名，传说舜帝葬于江南九疑（在今湖南宁远县南），疑纪市在九疑山下。⑯市：临时或定期集中一地进行的贸易活动。⑰肆：作坊。⑱会稽：山名。在浙江省绍兴县东南。相传夏禹大会诸侯于此计功，故名。一名防山，又名茅山。⑲变：为“动”也，使用。这里指禹死后没有大兴土木营造墓地，一点也没有劳扰百姓。⑳人徒：庶民。㉑爱：舍不得。㉒费：财用。㉓劳：劳动力。㉔为：犹“便”也，有利。㉕恶：畏惧。㉖辱：侮辱。㉗知：晓得。㉘宋：古国名，周武王灭商，封商王纣子武庚于旧都（今河南商丘县）。成王时，武庚叛乱，被杀，又以其地封纣之庶兄微子，号宋公，为宋国。春秋时为十二诸侯之一，至战国为齐所灭。㉙东冢：指宋文公之墓，因墓地在城东故称东冢。冢，隆起的坟墓。㉚文公：春秋宋昭公弟，名鲍。公元前610年至公元前589年在位，卒溢文。㉛齐：国名，周武王封太公于齐，至桓公为五霸之一，田氏代齐，为战国七雄之一。㉜庄公：名购，僖公之父，因厚葬，冢被发，庄公于公元前794年至公元前741年在位，历时六十四年。㉝察：明鉴。

【译文】当今世人营造的坟墓，高大得像座山，坟墓上的树木茂密的如同森林，在墓地两边修建墓阙、庭院、建造宫室，像都城一样宏伟。倘若以此来向世人显示自己富有是可以的，而用来安葬死者就不好了。对于死者来说，一万年犹如一瞬间那样短暂，而人的寿命，最长也

不过一百岁，中等寿命不过六十岁。以一百岁与六十岁人的想法，去替无限久远的死者考虑，二者的实际情况必定是不相当呀！只有依据无穷的长远需要为死者考虑，才能符合让死者安息的本义呀。如果现在有人在墓前面立上石碑，碑上写“这里面有珠玉玩好，财物、宝器十分丰富，不可不掘，掘了必定大富”，人们必定都会嘲笑他，认为此人太糊涂。世人讲究厚葬的做法就跟这差不多。自古到今，没有不灭亡的国家。没有不灭亡的国家，也就没有不被挖掘的坟墓啊。就我们大家耳闻目睹的来说，齐、荆、燕三国都失去故国；宋国、中山国也已经灭亡；赵、魏、韩都已经失去了旧日的国都，它们都成了古国。由此往前推算，已经灭亡的国家更是数不胜数，所以古代的大墓没有不被挖掘的。然而当今世人还都在争相建造大墓，岂不太可悲了吗？尧安葬在谷林，遍地林木当做墓地；舜安葬在纪市，未改变街上的任何商铺、作坊的面貌（街上的任何商铺、作坊的面貌如过去一样，言外之意为安葬舜是节俭的，没有烦扰百姓的正常生活）；禹安葬在会稽，没有劳扰民众（安葬禹时没有兴建土木建造坟墓，故没有劳扰百姓）。所以，先王用节俭的方式安葬死者，不是吝嗇钱财费用，也不是厌烦耗费劳力，而是替死者考虑啊。先王唯恐死者受到玷辱，而坟墓被盗掘，死者就必定会受辱，而俭葬就不会被盗掘，所以先王的安葬一定要俭葬。一般人嘴里说敬爱他人的人很多，但真正懂得如何敬爱他人的人却很少（孝子慈亲很多，但大多都厚葬死者，而真正懂得爱护死者的人却很少，所以简葬死者的人很少）。所以宋国还没有灭亡，而宋文公的墓地已被人盗掘；齐国未亡，而庄公的坟墓也已被人挖开（宋文公、庄公均为厚葬，因而被人发现盗掘）。国家安定时尚且如此，更何况百世之后，国家已经灭亡了呢？所以孝子、忠臣、慈父、挚友不可不明察啊。所谓爱他反而害了他，欲使其安息反而使其陷入危难，说的不就是这种事吗？

至忠

【原文】至忠^①逆^②于(旧无于字。补之)耳,倒^③于心,倒,亦逆也。非贤主其孰能听^④之。听,受。故贤主之所说^⑤,不肖^⑥主之所诛^⑦也。贤主悦忠言,不肖主反之。今有树于此,而欲其美^⑧也,人时^⑨灌之,则恶^⑩之,恶其灌之者也。而日伐其根,则必无活树矣。夫恶闻忠言,自伐之精^⑪者也。精,犹甚。甚于自伐其根也。

【注释】①至忠:指忠言。至,最。②逆:拂逆。③倒:违背;拂逆。④听:为“受”,接受。⑤说:作“悦”,爱。⑥不肖:不正派。⑦诛:除去。⑧美:这里指要使树生长茂盛。⑨时:适时;合于时宜。⑩恶:指讨厌。这里指讨厌浇灌树的人。⑪精:犹甚。

【译文】忠言会让人觉得不中听、不顺心,若不是贤明的君主,有谁能接受呢?所以贤主所喜欢的,正是昏庸的君主所要除去的(贤主喜听忠言,而不肖之君则反之)。假若这里有一棵树,希望它生长茂盛,有人按时浇灌它,这颗树却厌烦他(讨厌浇灌树的人),而每天任人去砍伐树根,那么这棵树必定活不了。讨厌听到忠言的人,就是更严重的自我毁伤啊(厌恶听受忠言所受的伤害比砍伐这棵树根的结果还要严重)!

不 侵

【原文】贤主必自知士^①，故士尽力竭智，直言交争^②，而不辞^③其患。士为知己者死，故尽力竭智，何患之辞也。豫让^④。公孙弘^⑤是已^⑥，当是时也，智伯^⑦、孟尝君^⑧知之矣。智伯知豫让，故为之报仇。孟尝君知公孙弘，故为之不受折于秦也。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则喜，四境^⑨皆贺，得士则不喜，不知相贺，不通^⑩乎轻重^⑪也。汤^⑫、武^⑬，千乘^⑭也；而士皆归之。桀^⑮、纣^⑯天子^⑰也，而士皆去^⑱之。孔^⑲、墨^⑳，布衣^㉑之士也，万乘^㉒之主，千乘之君，不能与之争士也。士不归之而归孔墨，故曰不能与之争士。自此观之，尊贵富大，不足以来^㉓士矣。来，犹致也。必自知之然后可。可者，可至。豫让之友谓豫让曰：“子^㉔尝事^㉕范氏^㉖、中行氏^㉗，诸侯尽灭^㉘之，而子不为报^㉙。至于智氏^㉚，而子必为之报。何故^㉛？”豫让曰：“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㉜，我饥而不我食，而时使我与千人共其养^㉝，是众人^㉞畜^㉟我也。夫众人畜我者，我亦众人事之。至于智氏则不然。出则乘^㊱我以车，入则足^㊲我以养，众人广朝^㊳而必加礼^㊴于吾，所是（所是作所谓）国士^㊵畜我也。夫国士畜我者，我亦国士事之。”豫让，国士也。而犹^㊶以人于^㊷己也，于犹厚也。又况于中人^㊸乎？孟尝君为^㊹从^㊺，关东曰从。公孙弘谓孟尝君曰：“不若^㊻使人西观^㊼秦^㊽，意者^㊾秦王^㊿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为臣，何暇[㋂]从以难[㋃]之？言不能成从以难秦。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从以难之未晚也。”孟尝君曰：“善[㋄]，愿因请公往矣。”公孙弘见[㋅]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几何[㋇]？”公孙弘对曰：“百里。”昭王笑而曰：“寡人之国，地数

千里，犹^②未敢以有难也，今孟尝君之地方百里，而欲以难寡人，犹可乎？”公孙弘对曰：“孟尝君好士^③，大王不好士也。”昭王曰：“孟尝君之好人^④（人作士）何如^⑤？”对曰：“义^⑥不臣^⑦乎天子，不友^⑧乎诸侯，得意^⑨暂^⑩（暂作慚）为人君，不得意不肯为人臣，如此者三人；能治^⑪可为管^⑫商^⑬之师，管，管仲。商，商鞅。能致其主霸王，如此者五人；万乘之严^⑭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污其衣，与（与作有）如臣者七人。”昭王笑而谢^⑮焉。

【注释】①知士：即赏识、任用贤能之士。知，知遇。②交争：交相谏诤。③辞：推辞。④豫让：春秋战国间晋人。为晋卿智瑶家臣。⑤公孙弘：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前121年在世。字季，灾川薛人。战国时孟尝君门客。⑥已：语气词，表肯定而带感叹语气，相当于“啊”。⑦智伯：名瑶，又名智襄子，春秋战国时晋国大夫。⑧孟尝君：战国时齐贵族，姓田，名文。继承其父靖郭俊田婴的封爵，为薛公。以好客著称，门下食客至数千人。⑨四境：引申为举国；四方疆界之内。⑩通：懂得。⑪轻重：好坏。⑫汤：指商汤，商朝的开国之君。⑬武：指周武王。⑭千乘：战国时期诸侯国，小者称千乘，大者称万乘。⑮桀：指夏桀，夏代最后一个君主。⑯纣：指商纣王。商代最后一个君主。⑰天子：古称帝王为天子。⑱去：离开。⑲孔：指孔子。⑳墨：指墨子，即墨翟。㉑布衣：借指平民。古代平民不能衣锦绣，故称。㉒万乘：指帝王。㉓来：犹“致也”，招引。㉔子：代词，表示第二人称，相当于“您”。㉕事：侍奉。㉖范氏：春秋时晋国贵族士氏，因士会受范地食邑，故称范氏。这里指范吉射。㉗中行氏：春秋时晋国贵族荀氏，因荀林之父为中主将，后以中行为氏。这里指中行寅，中行，春秋时晋国军制之名。晋置上中下三军，后又增置中行、右行、左行。㉘灭：除尽。㉙报：报复。㉚智氏：这里指智伯。㉛何故：什么缘故。㉜不我衣：不给我衣服穿，衣是动词，“给……穿衣”。㉝养：奉养。㉞众人：这里指一般人。㉟畜：对待。㊱乘：乘坐。㊲足：充分，充足，足够。㊳朝：臣下朝见君王。㊴加礼：厚于常规的礼仪。㊵国士：一国中才能最优秀的人物。这里指最优秀的贤士，智者。㊶犹：连词，

尚且。④②于：犹“厚”也，厚待；款待。④③中人：中等的人，一般人。④④为：副词，犹将。④⑤从：“关东曰从”，从，合纵，是战国时苏秦主张的外交政策，联合关东的燕、赵、韩、魏、齐、楚六国，一致对抗秦国。④⑥若：如。④⑦观：察看。④⑧秦：周朝国名。嬴姓，周孝王封伯翳之后非子为附庸，与以秦邑。秦襄公始立国，至秦孝公，日益富强，为战国七雄之一。春秋时秦有今陕西省地，故习称陕西为秦。④⑨意者：表示测度，大概。⑤⑩秦王：即下文的“昭王”，即秦昭襄王，战国时秦国国君，名稷。公元前306年至公元前251年在位。⑤⑪君：对对方的尊称，犹言您。亦用在人姓名后表示尊敬。⑤⑫恐：恐怕。⑤⑬何暇：哪里有闲暇。⑤⑭难：责难。⑤⑮善：表示赞同、应诺。⑤⑯见：拜见。⑤⑰薛：古国名，周初分封的诸侯国之一。齐邑，今山东省滕县东南五十里有薛城，即其故地。这里指孟尝君的封地。⑤⑱几何：犹多少。⑤⑲犹：连词，尚且。⑥⑰士：智者、贤者。⑥⑱人：人材。这里指智者、贤者。⑥⑲何如：用反问的语气表示胜过或不如。⑥⑳义：认为合乎正义或道德规范而加以称许。⑥㉑臣：这里是动词，称臣。⑥㉒友：结交。⑥㉓得意：犹得志。⑥㉔暂：作惭。《说文》：“惭，愧也。”⑥㉕治：治理。⑥㉖管：指管仲。⑥㉗商：即商鞅，战国卫人。姓公孙名鞅。以封于商，也称商君。⑥㉘严：威严。⑥㉙谢：道歉。

【译文】贤主之所以成为贤主，一定是由于能赏识和任用贤士，这样贤者就能竭尽心力和智慧，直言相谏，也不怕招来祸患（士为知己者死，所以能竭尽心力，哪里会躲避祸患呢）。豫让、公孙弘便是这样的贤士。当年智伯、孟尝君就是他们的知己（智伯知遇豫让，所以豫让能誓死为他报仇。孟尝君知遇公孙弘，所以公孙弘能为他出使秦国并能在强秦面前冒死捍卫其尊严）。世上的君主往往得到百里之地就满心欢喜，举国上下皆来祝贺；得到贤士却不见得欢喜，国人也不知道相互祝贺。这是不晓得孰轻孰重啊！商汤、周武起初只是千乘诸侯，但贤士都来归附他们；夏桀、商纣是天子，但贤士都离开了他们。孔子、墨子只是布衣之士，而万乘之主、千乘之君却不能同他们争夺贤士（贤士们不归顺君主，却都归附于孔、墨，所以说君主无法与他们争夺贤士）。由此看来，地

位尊贵、财富丰足不足以招来贤士，只有君主能真正了解和赏识他们，然后才能令贤士归心。豫让的朋友对豫让说：“你曾侍奉过范氏、中行氏，诸侯把他们全消灭了，而你不替他们报仇；到了智氏，你却一定要替他报仇，这是什么缘故？”豫让说：“范氏、中行氏，在我寒冷时不给我衣穿，在我饥饿时不给我饭吃，常常让我享普通门客一样的待遇，这是按普通人来对待我。既然按普通人来对待我，我也就以普通人的身份侍奉他。至于智氏就不一样了，出门就让我乘车，在家就供我充足的给养；在许多人在一起朝会时，一定会特别地礼遇我，这是按国士的礼遇来对待我。对于按国士的礼遇来对待我的人，我也以国士的身份来侍奉他。”豫让是国中良才，尚且会因为别人是否厚待自己而决定自己对别人的态度，更何况一般人呢？孟尝君要合纵抗秦，公孙弘对他说：“您不如先派人西行去考察秦国，或许秦王是有帝王之气的君主，那么恐怕您连做他的臣子都不可能，哪有闲暇合纵对抗他？或许秦王是昏庸的君主，这样您再合纵对抗他也不晚呀。”孟尝君说：“也好，那就请您去一趟吧。”公孙弘拜见秦昭王，昭王问：“薛那个地方有多大？”公孙弘回答说：“方圆百里。”昭王笑着说：“寡人的国家方圆数千里，尚且不敢以此责难他人。如今，孟尝君的封地方圆不过百里，却想以此责难于我，这能行吗？”公孙弘回答说：“孟尝君善待贤者，大王您却不善待贤者。”昭王说：“孟尝君善待贤者，那么他身边又聚集了些什么人呢？”公孙弘回答说：“为了信守道义能够不向天子称臣、不与诸侯交友，机会来临时让他做人君他也会惭愧推诿，穷困之时决不肯为了富贵去做人臣，像这样的贤者，孟尝君身边有三人。善于治国，可做管仲、商鞅的老师，能辅佐自己的君主称王称霸，像这样的贤者孟尝君身边有五人。当万乘大国威严的君主侮辱使者时，作为使者能够当即后退一步自刎而死，但一定用自己的血溅污对方之衣（以示抗议），也就是像我这样的人，孟尝君身边有七人。”昭王随即笑着向他道歉。

有始览

【原文】世之听^①者，多有所尤^②。多有所尤，即^③听必悖^④矣。尤，过。人有亡鈇^⑤者，意^⑥其邻之子，视其色^⑦言语，动作态度，无为^⑧而不窃^⑨鈇。窃，盗。掘其谷^⑩得其鈇，谷，坑。他日复见其邻之子，动作态度，无似窃鈇者。其邻之子非变也，已则变之，变之者无他，有所尤也。邾^⑪之故法^⑫，为甲裳以帛^⑬。以帛缀甲。公息忌^⑭谓邾君曰：“不若以组^⑮。”邾君曰：“将何所得组？”公息忌对曰：“上^⑯用之，则民为之矣。”邾君曰：“善。”下令令官为甲必以组。公息忌因^⑰令其家皆为组。人有伤^⑱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组者。其家多为组也。”伤，败。邾君不悦，于是乎^⑲止无以^⑳组。以，用。邾君有所尤也。为甲以组而便^㉑，公息忌虽多为组，何伤^㉒？以组不便，公息忌虽无为组，亦何益！为组与不为组，不足以累^㉓公息忌之说。累犹辱也。凡听言不可不察^㉔，察者详也。不察则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乱莫大焉。

【注释】①听：判断，断决。②尤：偏颇。③即：连词，则。④悖：谬误。⑤鈇：通“斧”。⑥意：怀疑。⑦色：脸色；表情。⑧为：如同；好像。⑨窃：偷盗。⑩谷：为“坑”，地上洼陷处。⑪邾：古国名，春秋诸侯国。古地在今山东省邹县境。⑫故法：旧法，先王的法度礼仪。⑬帛：古代丝织物的通称。用丝帛来连缀战衣。⑭公息忌：人名，旧作公息忘。⑮组：丝带。⑯上：国君。⑰因：连词，因而。⑱伤：意为“败”，毁坏，这里指诋毁。⑲于是乎：犹于是。⑳以：意为“用”，使用。㉑便：有利。㉒何伤：何妨。意谓没有妨害。㉓累：犹“辱也”，辱

没。②察：详察，审慎的意思。

【译文】世人在处理问题做判断时多有所偏颇。做判断时多有所偏颇，必然会出现谬误。有一位丢失了斧子的人，怀疑是其邻居的儿子所偷，看他的神色、言语、动作、态度等，没有一样不像偷斧子的人。后来他在挖坑时发现了那把斧子，日后再见到他邻居的儿子时，再看他的动作、态度都不像偷斧子的人。他邻居的儿子丝毫没有改变，是他自己改变了。这种变化没有别的原因，是自己的看法有所偏颇啊。邾国的老规矩，是用丝织品来缝制甲裳。公息忌对邾国国君说：“不如用丝带来缝。”国君说：“到哪里弄到这么多的丝带呢？”公息忌回答说：“只要国君决定使用丝带，那么百姓就会制作了。”国君说：“好。”于是下令让官府做甲裳一定要用丝带缝制。公息忌因而叫他家的人都制作丝带。这时有位诋毁他的人说：“公息忌之所以主张用丝带来制甲裳，是因他的家人都在制作丝带呀。”国君听了很不高兴，就又命令官府停止用丝带缝制甲裳了。这是邾国国君有了偏颇啊！用丝带缝制甲裳如果有益，公息忌家虽然制作丝带很多，又有什么坏处呢？用丝带制作的甲裳如果没有好处，公息忌家即使不制作丝带，又有什么益处呢？无论公息忌家人是否制作丝带，都不应因此而影响公息忌的建议。大凡听到的话，不可不详察，不详察就会好坏不分，如果好坏不分，则没有比这更大的祸乱了。

谨听

【原文】昔禹一沐^①而三捉发^②，一食^③而三起^④，以礼^⑤有道之士，通^⑥乎己之不足^⑦。欲以闻所不闻，知所不知故也。通乎己之不足，则不与物^⑧争矣。情欲^⑨之物不争。愉易平静^⑩以待之，使夫^⑪自以^⑫之，以，用。因然而然之^⑬，使夫自言^⑭之。亡国之主反^⑮此，自贤^⑯而少人^⑰，少人，则说者^⑱持容^⑲而不极^⑳。极，至。听者自多^㉑而不得^㉒。自多，自贤。

【注释】①沐：洗头发。②捉发：握发。握，持。③食：动词，吃饭，进餐。④三起：多次站起。⑤礼：动词，礼遇，厚待。⑥通：懂得，通晓。⑦不足：不知道，不充足。足，充足。⑧物：人，众人。⑨情欲：欲望。⑩愉易平静：平和安静。愉易，犹平和。平静，（心情）平和安静。《淮南子·俶真训》：“汪然平静，寂然澄清，莫见其形。”⑪夫：指代有道之士。⑫自以：自由运用。自，自由。以，任用，运用。⑬因然而然之：顺应其自然然而然。因，顺应。第一个“然”，代词，这样。第二个“然”，动词，是。之，指代有道之士。⑭自言：自由谈论。言，谈论。⑮反：与之相反，违背。⑯自贤：自认为有德能。自，自己。贤，有德行，多才能。⑰少人：轻视人。少，动词，轻视，鄙视。⑱说者：进谏的人。说，说明。⑲持容：谓欲保持官位而取容于人主。⑳不极：不能尽言的意思。㉑自多：自认有才德。㉒得：收获，得益。

【译文】过去，夏禹洗一次头多次握起头发停下来，吃一顿饭多次放下碗筷站起身来，为的是要礼遇前来进言的有道之士，以弄懂一些

群书治要译注

自己尚不明白的道理(希望能够听到所未曾听闻过的事情,了解到所未曾知道的事情),能够知道自己的不足,就不会与别人起争竞之心了(放下自己的欲望,而不与人相争了)。和悦平静地对待有道之人,使他们自由地依据自己的想法办事;顺其自然地去处理,让他们自由发表议论。亡国之主与此相反,自认为贤明而轻视他人。轻视他人,那么进谏之人就会为了保持官位以求安身而讨好君主,就不会言无不尽;听的人自认为自己比别人高明,也就得不到收获。

务本

【原文】三王^①之佐^②，皆能以公^③及其私^④矣。俗主^⑤之佐，其欲名实^⑥也，与三王之佐同，其名无不辱^⑦者，其实无不危^⑧者，无功故也。皆患^⑨其身^⑩之不贵^⑪于国也，而不患其主^⑫之不贵于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其国之不大^⑬也。此所以欲荣而愈辱^⑭，欲安而愈危^⑮。故荣富非自至^⑯，缘^⑰功伐^⑱也。今功伐甚薄^⑲，而所望厚，诬^⑳也；以薄获厚为诬。无功伐而求荣富，诈^㉑也。以虚取之为诈。诈诬^㉒之道，君子不由^㉓。由，用。

【注释】①三王：指夏、商、周三代之君。②佐：辅佐者。③以公：为国家。以，介词，为。公，朝廷，国家，公家。④及其私：达到利己。私，利己。⑤俗主：平庸的君主。⑥名实：名誉与事功。名，名声，名誉。⑦不辱：不辱没。⑧无不危：没有不危害。危，危害。⑨患：忧虑，担心。⑩身：自己。⑪贵：显贵，地位显要。⑫主：君主。⑬大：强大，光大。⑭欲荣而辱愈：希望显荣却更加耻辱。荣，显荣，富贵。愈，副词。相当于“更加”、“越”。⑮危：危险，危急。⑯自至：自己到来。⑰缘：凭借，依据。⑱功伐：功劳，功勋。⑲薄：少。⑳诬：虚假，虚妄。㉑诈：欺诈。㉒诈诬：欺诈诬妄。㉓不由：不用。由，用。

【译文】夏、商、周三代之君的辅佐大臣，都能通过为国家建立功勋来获得个人的利益。平庸君主的辅佐大臣，希望得到个人名利的想法，与三王的辅佐大臣相同，可是他们的名声没有不被辱没的，他们的

群书治要译注

利益随时都有失去的危险，其原因就是他们没有为国家建立功勋。他们都只是担忧自己的身份在国中还不够尊贵，却不担忧自己的国君在天下还不够尊贵；都担心自家不富有，却不担忧国家不强大。这就是他们希望显荣反而越会受辱、希望安稳反而更加危险的原因。本来荣耀和富有就不是自己降临的，而是凭借建立功业才会有的。现在的人功劳微小而所期望得到的回报却很多，这本身就是妄求（以少来取得多称为诬）；没有功劳却要求荣耀富有，这也是欺诈（以浮夸不实的功绩去换取不应得的名利就是欺诈）。像这种欺诈诬妄的做法，君子是不会这么干的。

孝行览

【原文】凡为^①天下治^②国家，必务其本也。务本莫贵^③于孝。人主孝则名章荣^④，天下誉^⑤。誉，乐。人臣孝则事君忠^⑥，处官廉^⑦，临难死^⑧。士民^⑨孝，则耕芸疾^⑩，守战固^⑪，不疲北^⑫。夫执一术^⑬而百喜^⑭至，百邪去，天下从^⑮者，其唯孝乎。故论^⑯人必以所亲，而后及所疏^⑰，必以所重^⑱，而后及所轻^⑲。曾子^⑳曰：“先王^㉑之所以治天下者五^㉒：贵贵，贵德，贵老，敬长，慈幼^㉓。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㉔天下也。定，安。所为^㉕贵贵，为^㉖其近^㉗于君也；所为贵德，为其近于圣^㉘也；所为贵老，为其近于亲^㉙也；所为敬长，为其近于兄也；所为慈幼。为其近于弟也。”

【注释】①为：治理。②治：治理，统治。③贵：重要。④名章荣：名声显著荣耀。名，名声，名誉。⑤誉：通“豫”，欢愉，安乐。⑥人臣孝则事君忠：大臣孝顺，则侍奉君主就会忠诚无私。⑦处官廉：任官清廉。处，担任。廉，清廉，刚正。⑧临难死：身当危难而不顾生命。临难，谓身当危难，常指面临死亡。死，不顾生命，拼死。⑨士民：士大夫和普通百姓的并称。⑩耕芸疾：耕种努力。耕芸，翻土除草，指耕种。疾，极力，努力。⑪守战固：守卫作战，意志坚定。守，守卫，防守。战，作战，战争。固，坚定，坚决的意思。⑫疲北：疲困败逃。疲，疲乏，困倦。北，败，败逃。⑬执一术：掌握一种方法。执，执守，掌握。术，方法，手段。⑭喜：当为“善”之误。⑮从：听从，顺从。⑯论：评定。⑰以所亲而后及所疏：根据他对待亲人然后推及到对待远亲。所亲，亲人，亲近的朋友。疏，远亲，亦泛指关系疏远的人。⑱所重：重要之人，指亲人。重，看重，重视。

群书治要译注

⑲所轻：不重要之人，指一般人。轻，不重要。高诱注：“谓他人。”⑳曾子：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人。名参，字子舆，孔子弟子。㉑先王：指上古贤明君王。㉒治天下者五：治理天下有五个方略。治，治理，统治。㉓贵贵、贵德、贵老、敬长、慈幼：尊重显要之人，崇尚有道德之人，尊爱老人，尊敬长者，爱护年幼者。原句出自《礼记·祭义》。贵，第一个为动词，崇尚，重视；第二个“贵”指地位显要的人。德，指有德行的人。敬，尊敬，尊重。慈，上爱下。幼，小孩儿。㉔定：安定，平定。㉕所为：所以。表示行为动作发生的原因。㉖为：介词，因为，表示原因。㉗近：接近，靠近。㉘圣：圣人。指儒家所称道德智能极高超的理想人物。㉙亲：父母。亦偏指父或母。

【译文】大凡人君统治天下、治理国家，一定要致力于根本。致力于根本，没有比孝更重要的。君主孝敬父母，名声就显扬荣耀，人民就会钦服听从、天下安乐。臣子孝敬父母，侍奉国君就忠诚无私，居官就清正廉洁，临难就能拼死效命。士人和百姓孝敬父母，便会努力耕耘，守卫作战就能意志坚定，不疲倦、不逃败。掌握一种方法而能使百善皆至，百邪皆去，天下顺从，这种方法大概只有孝道了！所以评定一个人必须先看他如何对待亲人，然后推及到如何对待疏远之人；必须看他如何对待重要之人，然后推及到如何对待一般人。曾子说：“上古贤明君王用以治理天下的方略有五个：尊重显贵之人，崇敬有德之人，敬爱老人，尊敬长者，慈爱孩童。这五条就是上古贤明君王之所以能使天下安定的原因。尊重显贵之人，是因为他们接近于君主；崇敬有德之人，是因为他们接近于圣人；敬爱老人，是因为他们相当于父母；尊敬长者，是因为他们接近于兄长；慈爱幼者，是因为他们接近于子弟。”

【原文】昔晋文^①公将与楚人战于城濮^②，召咎犯^③而问曰：“楚众我寡，奈何而可^④？”咎犯对曰：“臣闻繁礼之君^⑤，不足于文^⑥；繁战^⑦之

君，不足于诈。足犹厌也。君亦诈之而已^⑧。”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⑨曰：“竭泽而渔^⑩，岂不获得^⑪，而明年无鱼；焚藪^⑫而田^⑬，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言尽其类。诈伪^⑭之为道，虽今偷可^⑮，后将无复^⑯，不可复行。非长术^⑰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败^⑱楚人于城濮。反^⑲而为赏^⑳，雍季在上^㉑。左右^㉒谏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谋也，君用其言，而后^㉓其身，或者^㉔不可乎？”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时之务^㉕也。务犹事也。焉^㉖有以一时之务，先^㉗百世之利者乎？”孔子闻之曰：“临难^㉘用诈，足以却敌^㉙，返而尊贤^㉚，足以报德^㉛。文公虽不终始^㉜焉，足以霸^㉝矣。”

【注释】①晋文公：姬姓，名重耳，谥号曰“文”，侯爵，称“晋侯重耳”，简称“晋重耳”，史称晋文公。春秋中前期晋国国君，晋献公之子，晋惠公之兄。②城濮：春秋卫地名，今山东鄄城西南临濮集，一说在今河南开封县陈留附近。③咎犯：狐偃，字子犯，晋文公之舅，所以称舅犯。咎，通“舅”。④奈何而可：如何对敌才好？奈何，如何，怎样。可，适合。⑤繁礼之君：讲究礼节完备的君主。繁礼，繁琐的礼节。⑥不足于文：不满足于礼节仪式。足，满足，满意。文，指礼节仪式。⑦繁战：作战频繁。繁，多。⑧诈之而已：只是用诡诈战术罢了。诈，指用兵奇诡多变，而诱使敌方判断错误的战术。⑨雍季：人名，春秋时期晋国大臣。⑩竭泽而渔：汲干池水捕鱼。竭，干涸。渔，捕鱼。⑪岂不获得：怎能捕不到鱼。岂，表示反诘。获，猎得，猎捕。得，得到。⑫焚藪：烧毁湖泽。焚，焚烧。藪，湖泽，亦指水少而草木丰茂的沼泽。⑬田：动词，狩猎。⑭诈伪：巧诈虚伪。⑮偷可：苟且可以。偷，苟且。⑯无复：不再，不会再次。⑰长术：长远的办法。术，方法。⑱败：打败。⑲反：还归，回。后多作“返”。⑳为赏：行赏。为，施行。赏，赏赐，奖赏。㉑在上：处于首位。在，居于，处于。高诱注：“上，首也。”㉒左右：近臣，侍从。㉓后：动词，落在后面。㉔或者：或许，也许。㉕一时之务：暂时的事。一时，暂时。务，事。㉖焉：疑问代词，相当于“什么”。㉗先：超越，居前。㉘临难：谓身当危难。常指面临死亡。㉙却敌：击退敌

群书治要译注

人。③尊贤：尊敬贤者。④报德：报答恩德。报，报答。德，恩惠。⑤终始：始终如一的意思。⑥霸：动词，称霸。

【译文】从前，晋文公将与楚人在城濮作战，召见咎犯并问道：“楚国兵多，我国兵少，怎样对敌才好？”咎犯回答说：“我听说讲究礼仪完备的君主，总是不满足于各种礼节仪式；长年征战频繁的君主，总是不满足于使用各种诡诈的战术。您也不妨运用诡诈的战术去作战好了。”文公把咎犯的话告诉雍季，雍季说：“汲干池水捕鱼，怎能捕不到鱼。但第二年就没有鱼可捕了；焚烧沼泽的草木来打猎，怎能猎捕不到野兽，但第二年就没有野兽可猎了。欺诈虚伪的方法，现在还可苟且一用，但以后就不能再用了，这不是长远的办法。”晋文公采用咎犯的计策，在城濮打败了楚人，返回后进行奖赏时，雍季却居首位。晋文公的近臣进谏说：“城濮之战的胜利，是凭借咎犯的计谋。您用了他的计谋，而奖赏时却把他排在后面，可能不妥当吧？”文公说：“雍季的话，是对百世都有益的；咎犯的计谋，只是有利于一时的方法。哪里有把有利于一时的事放在百世之利前边的呢？”孔子听到这些话后说：“面临危难时使用诈术，足以击退敌人；回归后尊崇贤人，足以报答其恩德。文公虽然没有具备始终如一的操守，但也足以称霸了。”

慎大览

【原文】贤主愈大愈惧，愈强愈恐。愈，益。凡大者^①，小邻国也；强者，胜其敌也。大者，侵削^②邻国使小。胜其敌则多怨，小邻国则多患。多怨，国虽大，恶得不惧^③，恶得不恐。恶，安。故贤主于安思危^④，安不忘危。于达思穷^⑤，显不忘约^⑥。于得思丧^⑦。丧，亡也，有得必有失，故思之也。

【注释】①大者：（土地）广大的国家。大，广大。②侵削：侵夺。③恶得不惧：怎么能够不害怕？恶，疑问代词，相当于“怎么”。得，用在动词前表示能够。④于安思危：处在平安就考虑到危急。于，居。思，考虑。⑤于达思穷：处在显达就考虑到困窘。达，显贵，显达。穷，困窘。⑥显不忘约：显贵时不忘困窘。约，窘迫。⑦丧：失去。

【译文】贤明的国君，国家越大越担心，国力越强大越害怕。大凡国家疆域广大的，邻国疆域就会变小；国家强盛的，都是因为战胜了敌国（强大的国家侵夺邻国使其变小）。战胜敌国就会招致很多怨恨，侵吞邻国而使其变小就会招致很多祸患。面临这么多的祸患与怨恨，国家虽然强大，又怎能不担心？怎能不害怕？所以，贤主在安定时就考虑到危急（安定时不忘危急），在显达时就考虑到困窘（显贵时不忘困窘），在得到时就考虑到失去（丧，丧失之意。所有事物都是有得必有失，所以需要提前思虑）。

顺说

【原文】惠盎^①见宋康王^②，康王曰：“寡人之所悦^③者，勇有力^④也，不悦为^⑤仁义者，客将何以^⑥教寡人？”惠盎对曰：“臣有道于此，有道于此，勇有力也。使人虽勇，刺之不入^⑦，虽有力，击^⑧之弗中。夫刺之不入，击之不中，此犹辱^⑨也。臣有道于此，使人虽有勇弗敢刺，虽有力弗敢击。夫^⑩弗敢，非无其志^⑪也。臣有道于此，使人本无其志。本无有击刺之志也。夫无其志，未有爱利^⑫之心也。臣有道于此，使天下丈夫女子^⑬，莫不欢然^⑭皆欲爱利之，此其贤^⑮于勇有力也。言以仁义之德，使民皆欲爱利之，故贤于勇有力也。大王独无意耶^⑯？”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⑰也。”曰：“孔、墨是也。言当为孔丘，墨翟之德，则得所欲也。孔丘^⑱、墨翟^⑲无地为君，以德见尊也。无官为长，以道见敬。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⑳而愿安利之^㉑。愿其尊高而利己也。今大王万乘^㉒之主也，诚有其志，孔、墨之志。则四境之内，皆得其利矣，其贤于孔、墨也远矣。”得贤名过于孔、墨。

【注释】①惠盎：宋人，战国末期的墨者。②宋康王：名偃，即宋君偃，公元前328年至公元前286年在位，性情暴虐昏淫，后为齐所灭。③悦：喜好，喜爱。④勇有力：勇敢而有力量。勇，勇敢，勇猛。有力，有力量。⑤为：施行。⑥何以：用什么。⑦刺之不入：刺杀却刺不进身体。刺，刺杀。之，指代宋康王。⑧击：打。⑨犹辱：还是耻辱。辱，耻辱。⑩夫：代词，表示第三人称。他，他们。⑪志：志愿。⑫爱利：爱护、加惠于他人。⑬丈夫女子：男子女子。丈

夫，男子。⑭欢然：欢乐的样子。欢，高兴，快乐。⑮贤：胜过，超过。⑯独无意耶：难道（对此）没有意愿吗？独，副词，难道。⑰欲得：想要得到。⑱孔丘：即孔子。⑲墨翟：中国战国初期思想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姓墨，名翟，后人尊称墨子。⑳延颈举踵：伸长头颈，踮起脚跟。形容仰慕或企望之切。踵，脚后跟。㉑愿安利之：希望他们平安顺利的意思。㉒万乘：指能出兵车万乘的大国。亦泛指国家。

【译文】惠盎拜见宋康王，康王说：“我喜欢的是勇敢有力的人，不喜欢施行仁义的人，客人您将用什么来教导我呢？”惠盎回答说：“我对此有办法（对此有办法，是针对勇敢而有力量的人而言），让这个人虽然勇敢，刺杀您却刺不进身体；虽然有力，却击不中您。虽然刺不进、击不中，这对您还是耻辱。我对此又有办法，让人虽然勇敢，却不敢去刺；虽然有力，却不敢去击；不敢，并非没有刺和打的意愿。我对此还有办法，让这个人本来就没有要攻击您的念头（根本就没有击打刺杀您的念头）；虽然没有伤害您的意愿，但是也没有爱护和加惠您的心。我对此还有办法，能让天下的男女没有一个人不高高兴兴地想要爱护和加惠您。这样大概要胜过您所说的勇敢有力了吧（这些话说明因为他仁义的德行，使百姓都想要爱护和加惠他，因此就胜过勇敢有力了）。大王难道不愿意吗？”宋康王说：“这正是我想要的。”惠盎说：“孔丘、墨翟就是这样的人（这句话说的是孔子、墨子高尚的德行，那么他们高尚的德行是被人们所期望的）。孔丘、墨翟没有封地，却像君主那样被人尊敬（凭借高尚的德行而被人们尊贵）；没有官位，却像官长那样被人敬重（凭借道德而被人们恭敬）。天下男女没有不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盼望他们安稳顺利的（希望他们获得尊贵高尚的地位从而能使自己受益）。现在大王是万乘之国的君主，假如真有孔子、墨子的志向（孔子、墨子有以德治国、仁爱天下的志向），那么四方疆界之内都会得到利益。您的贤德名声就远远胜过孔丘、墨翟了（获得的贤名远远胜过于孔子、墨子了）。”

贵 国

【原文】武王使人候^①殷，反报^②曰：“殷乱矣。”武王曰：“其乱焉至^③？”对曰：“谗匿^④胜忠良。”武王曰：“尚未^⑤也。”又往，反报曰：“贤者出走^⑥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报曰：“其乱甚矣，百姓不敢诽怨^⑦矣。”武王遽告^⑧太公^⑨。太公曰：“其乱至矣，不可以驾^⑩矣。”驾，加也。

【注释】①候：侦察。②反报：返回报告情况。③其乱焉至：混乱达到什么程度？焉，疑问代词。相当于“什么”。焉至，何至，达到什么程度。④谗匿：通“谗慝”，指邪恶奸佞之人。⑤尚未：意思是还没有到最乱的时候。尚，副词，犹，还。⑥出走：出奔，被环境逼迫不声张地离开家庭或当地。⑦诽怨：责备怨恨。诽，从旁指责过失。⑧遽告：赶快告知。遽，音臣，赶快，疾速。⑨太公：吕望，中国商周之际军事家。生卒年不详。又名尚，姜姓，吕氏，字子牙。齐国始祖，称太公望，俗称姜太公，是周灭商的重要筹谋者。⑩驾：通“加”，增多。

【译文】周武王派人侦察殷商的国情，那人返回后报告说：“殷商的政治混乱了。”武王说：“乱到什么程度了？”那人回答说：“邪恶奸佞之人超过忠诚善良之人了。”武王说：“还不算太乱。”那人又去侦察，返回后说：“贤明的人已经出逃了。”武王说：“还不算太乱。”那人再去侦察，返回后说：“殷商混乱得更厉害了。百姓不敢责备怨恨了。”武王立刻告诉太公望，太公望说：“殷商已混乱到极点，无以复加了。”

先识览

【原文】凡国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①，古今一^②也。君子见机而作^③，不待终日，故必先去。天下虽有有道之士，固^④犹少^⑤。千里而有一士，比肩^⑥也；累世^⑦而有一圣人，继踵^⑧也。士与圣人之所自来，若此其难也，而治必待^⑨之，治奚^⑩由至乎？虽幸而有^⑪，未必知^⑫也，不知，则与无同，不知其贤而用之，故不治。不治则与无贤同。此治世^⑬之所以短，而乱世之所以长也。短，少也。长，多也。故亡国相望^⑭。言不绝也。贤主知其若此也，故日慎一日，以终其世^⑮。譬之若登山者，处已高矣，左右视，尚魏魏焉，山在其上矣。圣者之所与处，有似于此。身已贤矣，行已高矣，左右视，尚尽贤于己也。故周公^⑯曰：“与我齐者，吾不与处，无益我者也。”齐，等也。等则不能胜己，故曰无益我者也。以为^⑰贤者必与贤于己者处^⑱，贤（贤原作圣）者之得可与处也礼之。诸众齐民^⑲，不待知而使，不待礼而令。令亦使也。若夫^⑳有道之士，必礼必知，然后其智能可尽也。可尽得而用也。

【注释】①去：离开。②一：相同，一样。③见机而作：谓事前明察事物细微的变化，审时度势而后行。机，事物变化之所由。④固：目前通行本作“国”。⑤固犹少：本来就太少。固，原来，本来。犹，过。⑥比肩：一个连接一个，众多。⑦累世：接连几代。⑧继踵：接踵，前后相接。继，前后相续，接连不断。踵，跟随。⑨待：依靠。⑩奚由至乎：从何处来？奚，疑问词。何，何处。由，介词，自，从。至，来。⑪幸而有：有幸得到贤士。幸，幸运。有，拥有。⑫知：知

遇，赏识。⑬治世：太平盛世。⑭相望：形容接连不断。极言其多。⑮以终其世：直到一生的结束。终，尽。世，人的一身。⑯周公：西周初期政治家。姓姬，名旦，也称叔旦。文王子，武王弟，成王叔。辅武王灭商。⑰以为：认为。⑱贤于己者处：与胜过自己的人相处。⑲诸众齐民：大众平民。诸，众。齐民，平民。⑳若夫：至于。用于句首或段落的开始，表示另提一事。

【译文】大凡国家将要灭亡，有道者必先离去，古今都是一样的（有道的君子看到事情不可挽回，就会早早决定自己的去留，不会等到最后，所以必定提前离开）。天下虽有有道之士，但本来就极少。千里方圆内若有一位贤才，就算是很多了，历代中若有一位圣人，也算前后相继了。尽管贤才与圣人的出现是如此之困难，但治理国家必须依靠他们，不然，太平盛世从何处来？即使有幸出现一个圣贤人，但未必能得到君主的知遇和赏识。圣贤人出现而不被世人所重视，则与没有圣贤一样（因为不了解他们的德能并任用他们，所以国家就不能得到很好的治理；国家得不到很好的治理，就跟没有圣贤人出现一样了）。这就是历史上太平盛世的时间短而混乱之世的时间长的原因。所以被灭亡的国家才会接连不断（说明国家被灭亡的情况连续不断）。贤明的君主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会一天比一天谨慎，直到他一生结束。譬如像登山者，所达之处已很高了，左右看看，还有高大的山在其上。圣人与他人相处，和这种情况有所相似。自己已经很贤明了，品行已经很高尚了，左右看看，周围人还都在自己之上。所以周公说：“与我德才相当的人，我不与他相处，因为对我无益。”（齐，相等之意。与自己的德才相等就不能超过自己，因此说，对自己没有帮助）他认为贤者一定要与胜过自己的人相处。想要获得贤者并与他们相处共事，就要礼遇他们。对于平民大众，不需要了解就可以役使他们，不需要礼遇就可以命令他们；但对于有道之士，必须礼遇他们、赏识他们，然后他们的智谋与才能才可以全部发挥出来（可以充分得到并发挥他们的才能和作用）。

审分览

【原文】凡人主必审分^①，然后治可以至。分，谓仁义、礼律、杀生与夺之分。至，至于治也。凡为善难，任善^②易。奚^③以知之？今与骥^④俱走^⑤，则人不胜骥矣；居^⑥于车上而任^⑦骥，则骥不胜人矣。人主好人官^⑧，好为臣之官事。则是与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⑨矣。言力不贍^⑩也。夫人主亦有车，无去其车^⑪，则众善皆尽力竭能矣。人主之车，所以乘物^⑫也，不知乘物，而自怙恃^⑬，奋^⑭其智能，多其教诏^⑮，而好自以^⑯。诏亦教也。以，用。则百官恫扰^⑰，恫，动。扰，乱。少长相越^⑱，万邪并起，权威分移^⑲，政在家门^⑳。此亡国之风^㉑。风，化。王良^㉒之所以使^㉓马者约^㉔，审^㉕握其辔^㉖，而四马莫敢不尽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群臣者亦有辔，正名审分^㉗，是治之辔^㉘也。故案其实^㉙，审其名^㉚，以求其情^㉛；听其言，察其类^㉜，毋^㉝使放悖^㉞。放，纷也。悖，乱也。尧、舜之民不独义，禹、汤之臣不独忠，得其数^㉟也。御之得其术也。桀、纣之民不独鄙，幽、厉^㊱之臣不独僻^㊲，失其理也。今^㊳有人于此，求牛则名^㊴马，求马则名牛，所求必不得矣。失其名，故不得。而因用威怒^㊵，有司^㊶必诽怨^㊷矣，牛马必扰乱矣。百官，众有司也；万物，群牛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职，而数^㊸用刑罚，乱莫大焉。

【注释】①审分：审定察知（君臣的）职分。审，察知。分，本分。②任善：任用善人做事。③奚：何。④骥：骏马。⑤俱走：一同奔跑。俱，偕同。走，奔跑。⑥居：踞坐，坐。⑦任：使用，任用。此指驾驭。⑧好人官：乐于治理官吏所做

群书治要译注

之事。好，喜爱，爱好。⑨必多所不及：一定很难比得上。及，比得上。⑩贍：足够。⑪无去其车：不离开车子。无，副词，表示否定，相当于“不”。去，离开。⑫乘物：借用物力。乘，利用，凭借。⑬怙恃：依靠，凭借。⑭奋：骄矜，矜夸。⑮教诏：教诲，教训。⑯自以：自用。自行其事，自用其力。⑰恟扰：动乱。⑱少长相越：长幼失序。越，背离，违背。⑲分移：分散转移。分，分散。移，转移。⑳家门：上古指卿大夫之家。㉑风：风教，教化。㉒王良：春秋时晋国之善驭马者。㉓使：驱使，驾驭。㉔约：简单。㉕审：知道。㉖辔：驾驭马的缰绳。㉗正名审分：辨正名称，审定职分。正名，辨正名称、名分，使名实相符。㉘治之辔：治理群臣的缰绳。治，治理，统治。㉙案其实：按照其事实。“案”通“按”，按照。实，实际，事实。㉚审其名：察知其职分。㉛情：实情。㉜察其类：考察他们所行之事。察，考察。类，事理。㉝毋：副词，莫，不可。㉞放悖：杂乱。放，纷，杂乱。悖，昏乱。㉟得其数：掌握任用臣子的方法。数，道数，方法。㊱幽厉：周代昏乱之君幽王与厉王的并称。㊲僻：邪僻。㊳今：假设连词。假如。㊴名：称其名。㊵因用威怒：于是便以盛怒相加。因，于是。用，以。威怒，震怒，盛怒。㊶有司：官吏。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故称。㊷诽怨：责备怨恨。诽，从旁指责过失。㊸数：屡次。

【译文】大凡君主，一定要审定明察君臣职分，然后才可以实现天下大治（做君臣的本分是推行仁义、制定礼法、明断生死、奖惩分明；至，就是通过这些以达到天下大治）。大凡君主主要亲自去做好每件事总是很难的，而任用贤能之人把事情都做好就很容易了。怎么知道呢？现在人与骏马一同比赛奔跑，那么人不能胜过马，但坐在车上驾驭骏马，那骏马就不能胜过人了。君主喜欢办理属于人臣应做之事（喜欢办理官员所做的公事），那就像是与骏马一起跑了，一定在许多方面赶不上（是说能力不足）。君主有车可坐，不离开自己的车子，那么众多骏马都能竭尽其能为他所用。君主的“车”，是用来借助物力的。不懂得借助物力，只依仗自己本人的力量，矜夸自己的智谋与才能，多下教令，喜好按照自

己的想法行事，那样百官就会恐惧混乱；主官与副职各相越位，各种邪恶之事一同出现，权威分散旁落（政权实际上会由权臣私下操纵），这是亡国的风气啊！王良驾驭马的办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懂得如何把握好驾驭马的缰绳，于是四匹马没有敢不尽力的。有道的君主之所以能够驾驭群臣，是因为他手中也握有“缰绳”。辨正名称、审定职分，就是驾驭群臣的缰绳。所以有道的君主根据事实的情况，审定群臣各自的职责，务必做到实事求是，使群臣各尽其本分。倾听他们的言论，考察他所行之事，不让他们散漫、违背而造成混乱。并不是唐尧和虞舜的臣民就特别仁义，夏禹和商汤的臣民就特别忠诚无私，是因为他们掌握了驾驭臣民的方法（获得驾驭臣下的方法）；不是夏桀和商纣的臣民就特别贪鄙，幽王和厉王的臣民就特别邪僻，是因为他们不懂得驾驭臣民的道理。假如有这样一个人，本欲寻找牛却呼唤马的名字，本欲寻找马却呼唤牛的名字，那他所寻找的一定得不到（错乱事物的名称，所以无法获得）。若他因此而大为震怒，那么相关的管理人员一定在背后抱怨指责，对牛马的管理也一定会被扰乱。朝廷的各级官吏，就如同这些相关的管理人员；天下万事万物，就如同这许多牛马。如果不辨正他们的名称、不清分他们的职分，而总是依靠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那么所导致的混乱没有能比这再大的了。

【原文】昊天无形^①而万物以成^②，天无所制作物形，而物自成也。大圣^③无事，而千官尽能^④。官得其人，其人任其职，故尽能也。此之谓不教^⑤之教，无言之诏^⑥。故有以^⑦知君之狂^⑧，以其言之当^⑨；君狂言，臣下不敢谏止^⑩，而喜轻言。自以其言为当，是以知其言之当。有以知君之惑^⑪，以其言之得^⑫。狂言而得，所以知其惑也。君也者，以无当为当，以无得为得者也。当、得不在于君而在臣。待臣匡之。今之为车^⑬者，数官然后成^⑭。轮輿辕轴，各自有材，故曰数官然后成也。夫国岂特^⑮为车哉？众智众能之所持^⑯也，不可以一物一方^⑰安也。方。道也。思虑自伤^⑱也，思

群书治要译注

虑劳精神也。智差自亡^⑮也，用智过差^⑯，极其情欲以自消亡。奋^⑰能自殃^⑱也。奋，强。凡奸邪险詖^⑲之人也必有因^⑳。何因？因主之为。因犹随也。人主好以己为^㉑，己所好，情欲则为也。则守职者舍职^㉒而阿^㉓主之为。有过则主无以责之，则人主日侵^㉔而人臣日得，得其阿主之心。是^㉕宜动者静，宜静者动，尊之为卑，卑之为尊，从此生矣。此国之所以衰，而敌之所以攻也。

【注释】①昊天无形：广袤的苍天不见形体。昊天，苍天。无形，不见形体。②成：生成，形成。③大圣：称帝王。④尽能：竭尽才能。⑤教：教化。⑥诏：诏告。⑦有以：有道理，有规律。⑧狂：狂妄。⑨当：自以为适宜、正确。⑩谏止：劝阻。谏，谏诤，规劝。止，阻止，制止。⑪惑：迷惑。⑫得：自以为得当。⑬为车：制作车子。为，制作。⑭数官然后成：多个部件备齐然后完成。官，器物的部件。⑮特：只是。⑯持：扶持，护持。⑰方：道，方法，方略。⑱思虑自伤：思索劳神就会伤害自己。思虑，思索考虑。⑲智差自亡：巧慧奸邪就会自取灭亡。智差，巧慧奸邪。⑳过差：过分，失度。㉑奋：矜夸。㉒殃：祸患，灾难。㉓险詖：阴险邪僻。㉔因：随，附和，依从。㉕好以己为：以自己的喜好作为。为，名词，作为。㉖舍职：放弃自己的职责。㉗阿：曲从，迎合。㉘日侵：一天一天地被侵害。日，每天，一天一天地。侵，侵害。㉙是：连词，表示承接，相当于“于是”。

【译文】广袤的上天不见形体，但万物因它而生成（天没有造作万物的形貌，但是万物因为天而自然形成）；圣明的帝王能无为之治，那么百官群臣就可各尽职分（各种职位都有合适的人选，群臣都能胜任其职，所以能各尽所能），这就叫做无为的教化、无言的诏告。因此，可以知道君主的狂妄，因为他自以为言语正确（君主出言狂妄，就使大臣们都不敢劝阻。而君主喜欢出言轻率，还自以为自己的话都很得当，从这里就知道他的话是否真的得当）；可以知道国君昏乱迷惑，因为他自以为言语得当（君

主出言狂妄却自以为正确，从这里就可以断定他是个糊涂的国君)。作为国君，应该以不追求自己所言恰当为恰当，以不追求自己所言正确为正确。提出适当的建议和正确的措施，这些事不应该由国君来做，而应该由大臣来做(需要大臣匡正君主)。现在制造车子，数种器件齐备之后才可以完成(车轮、驾车木、轮轴，各个部分材料齐备，方能制造车子，因此这样说)，治理国家何止像制作车子那么简单呢？所以更要靠众人的智慧和能力来扶助，不可能像制作车子那样用一种材料、一种方法就可以完成。君主独自思索劳神只会伤害自己(思虑，操劳心神)，机关算尽就会自取灭亡(过分地使用计谋，竭尽满足自己的欲望，就会使自己灭亡)，矜夸逞能就会自招祸殃。凡是奸邪险僻之人，必定有所依附。依附什么呢？这些人依附的往往正是君主的一些自以为是的做法。人君按照喜好和欲望而自行其事(符合自己的喜好和欲望之事，就去施行)，那么那些原本应该忠于职守的大臣，就会放弃自己的职责去迎合君主的作为，这样即使臣子有过错，君主也无法责罚他。因此君主的利益一天一天地被侵害，而臣子却一天比一天得利(获得的利益源自迎合君王的心意)。于是本应该忙于政事的却闲了下来，本应该安守君位的却整天忙忙碌碌；尊贵的变成低贱的，低贱的变成尊贵的，这种奇怪的现象就这样产生了。这就是国家之所以衰败，而敌人之所以能够乘机进犯的原因。

任 教

【原文】凡官者，以治为任^①，以乱为罪。今乱而无责^②，则乱愈长^③矣。人主以好为示能^④，以能示众。以好唱^⑤自奋^⑥，奋。强。人臣以不争^⑦持位^⑧，以听从取容^⑨。是君代有司^⑩为有司也，大臣匡君，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此以德从取容，无有正君者（旧无君字。补之）君当自正耳。是为代有司为有司。是臣得后随以进其业也。后随，随后也。其业，不争取容之业也。君臣不定^⑪。君不君，臣不臣，故不定也。

【注释】①任：胜任。②责：惩处、处罚。③长：滋长，助长。④示能：显示自己的能力。示，显现。能，才能，能力。⑤唱：倡导，发起，后作“倡”。⑥奋：矜夸。⑦争：通“诤”，诤谏，规劝。⑧持位：保住自己的地位。⑨取容：讨好别人以求自己安身。⑩有司：官吏。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故称。⑪君臣不定：君主与臣下职分不确定。

【译文】大凡为官之人，以政事得到治理为胜任，以政事的混乱为罪过。如果政事混乱却不加惩处，那么这种混乱的现象就会日益滋长。君主喜欢以经常有新的举动来显示自己的能力（将自己的才能显示给众人），以经常提出新的主张来达到自我夸耀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臣子就会以不劝谏君主的态度来保住官位，以迎合讨好君主的方法来谋取自身的安全，这样就成了君主代替臣子去做臣子的事情了（大臣辅佐君主，本应当进入朝堂就一心想着尽自己的忠心，敢于直言谏诤；退

下来以后就一心想着如何补救君主的过失。这是以德行紧跟着君主来求得安身的方法。现在没有了这样的能够纠正君王过失的臣子，君王就只能自己端正自己的行为。这是一种君主代替臣子行使臣子之职责的现象，而使臣子得以不负责任地紧随君主之后，就能轻松地谋取自己的功名利禄（后随，紧随君主之后。其业，指靠不劝谏、只迎合取悦君主来谋取的进升）。这就是不能正确划分君臣职责的结果（君主不守为君之道，人臣不守为臣之道，因此职分不明确）。

勿躬

【原文】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则愚拙者请^①矣。君自谓智而巧，故愚拙者从之请也。巧智者诏^②矣。诏多则请者愈多矣，请者愈多，且无不请也。主虽巧智，未无不知也。未能尽无所不知也。以未无不知，应^③无不请，其道固穷^④。固，必。穷而不知其穷，其患又将反以自多^⑤，是^⑥之谓重重塞塞^⑦（重重塞塞作重塞）之主，无存国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为^⑧。因循旧法，不改为也。责^⑨而不诏，责臣成功，不妄^⑩有所教诏^⑪。不伐^⑫之言，不夺^⑬之事，督名^⑭审实^⑮，官使自司^⑯。以不知为道，以奈何^⑰为实。以不知为道，道尚因循^⑱长养，不违戾^⑲自然之性，故以不可奈何为实也。绝^⑳江者托^㉑于船，致^㉒远者托于骥^㉓，霸王^㉔者托于贤。伊尹^㉕、吕尚^㉖、管夷吾^㉗、百里奚^㉘，此霸王之船骥也。释^㉙父兄与子弟，非疏之也；任^㉚庖人^㉛、钓者^㉜与仇人^㉝、仆虏^㉞，非阿^㉟之也。用持社稷^㊱，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㊲也。庖人则伊尹，钓者即吕尚，仇人则管夷吾，仆虏即百里奚也。非阿私近之也，用其以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也，故曰不得不然。

【注释】①请：请示。②诏：教导。③应：应付。④固穷：一定穷尽。固，副词。必，一定。穷，尽，完。⑤自多：自满，自夸。⑥是：代词，此，这。⑦重重塞塞：作“重塞”，重复阻塞。⑧因而不为：因循旧法而不改变。因，沿袭，承袭。为，改变。⑨责：要求。⑩妄：胡乱，随便。⑪教诏：教诲，教训。⑫不伐：许维遹释引王念孙、陶鸿庆说“伐”当作“代”。代，代替。⑬夺：侵夺，强取。⑭督

名：察看名分。督，察看。⑮审实：察知实绩。审，察知。实，实质，实在内容。⑯司：主管，职掌。⑰奈何：怎么办。⑱因循：顺应自然。⑲违戾：违背。⑳绝：横度。㉑托：凭借。㉒致：通“至”，达到。㉓骥：骏马。㉔霸王：成就霸业或王业。㉕伊尹：商汤大臣，名伊，一名挚，尹是官名。相传生于伊水，故名。是汤妻陪嫁的奴隶，后助汤伐夏桀，被尊为阿衡。㉖吕尚：西周王朝开国功臣。姜姓，吕氏，名尚，号太公望，封于齐。㉗管夷吾：又称管敬仲，名夷吾，字仲，颍上（今安徽颍上）人。早年经营过商业。后被齐桓公任命为卿，相齐四十年。㉘百里奚：人名。春秋时秦国大夫，姓百里，名奚。㉙释：放弃。这里是搁置一边，不予重用的意思。㉚任：任用。㉛庖人：厨师。此处指伊尹，传伊尹曾为庖厨之臣。㉜钓者：指吕尚。吕尚曾钓于渭水之滨。㉝仇人：指管夷吾，曾为公子纠而射公子小白即后来的齐桓公，中钩。㉞仆虏：指百里奚，曾被俘虏过。㉟阿：偏袒。㊱用持社稷：为了保障国家的利益。用，以。持，保持。社稷，旧时亦用为国家的代称。㊲不得不然：不能不如此做。然，这样。

【译文】君主以为自己聪明而别人愚昧，自己灵巧而别人笨拙。这样，愚昧笨拙的臣子就会来请教（君主自以为聪明智巧，所以被认为是愚蠢笨拙的大臣们遇事就都会来向他请示），自认为机巧聪明的君主就一一给予指教。指教越多则请示者就越多；请示者越来越多，最后将会事无巨细没有不来请教的。君主纵然聪明多智，却不可能无所不知（不可能达到所有事理无所不知）。以并非无所不知的智慧，来应对无所不请教的问题，君主的答复就必定会有错误的时候。君主答复错误却不知道自己错了，其危害是君主反而越来越认为自己了不起，这就成了所谓一错再错的君主了。出现这种情况，国家就没有能够得以保全的。所以有道的君主，只需因循先王的成法而不妄加更改（沿袭古圣贤王治国的常道，不随便改变做法），对臣子只要求他遵道而行却不随意指导臣子（只要求臣下把事情办好，却不随便加以指导）；不代替臣下发表言论，不争做臣下所行之事；对照臣下的名分、审查他们的实绩，让在任的官员

群书治要译注

自主地处理其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以大智若愚作为君之道，以善用大臣为治国之实（以谦虚无为做为君之道，君道崇尚顺应并长养自然之性，不违背自然之理，故以不对大臣之职事妄加干预为治国之实）。横渡江河的人要依靠船只，去往远方之人要依靠良马，成就霸业要依靠贤臣。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就是成就霸业者的船只和良马。不任用父兄与子弟，并不是要疏远他们；任用厨师、钓翁甚至是仇人和奴仆，并不是偏爱他们，这是用来保障国家利益、建立功业和荣誉的必由之路，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啊（庖人指伊尹，钓者指吕尚，仇人指的是管夷吾，仆虏指的是百里奚。并不是奉承偏爱他们，任用他们是作为守护国家，建立功和荣誉的办法，所以说不得不这样做）。

杂俗览

【原文】三代^①之道无二，以信为管^②。管，准法也。宋人有取道^③者，其马不进，刳^④而投之溪水。刳，杀也。投，弃。又后（后作复）取道，其马不进，又刳而投之溪水。如此者三^⑤，虽造父^⑥之所以威马^⑦，不过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无益于御^⑧。人主之不肖^⑨者，有似于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⑩。民不为之用也。亡国之主，多以威使^⑪其民矣。故威不可无有，而不足专恃^⑫。譬之^⑬若盐之于味，凡盐之用，有所托^⑭也，不适则败^⑮所托而不可食。威亦然矣，恶^⑯乎托？托于爱利^⑰，爱则利民。爱利之心息^⑱，而徒疾^⑲行^⑳威，身必咎^㉑矣。

【注释】①三代：指夏、商、周。②管：法则。③取道：犹言上路，赶路。④刳：用刀割颈。⑤三：多次，再三。⑥造父：古之善御者，赵之先祖。因献八骏幸于周穆王。穆王使之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而忘归。时徐偃王反，穆王日驰千里马，大破之，因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⑦威马：震慑马匹。威，震慑，使知畏惧而服从。⑧御：驾驭。⑨不肖：不成材。⑩不用：不为所用，不效力。⑪使：役使。⑫恃：依赖，凭借。⑬譬之：谓把它比方作。⑭托：凭借，依赖。⑮败：毁坏。⑯恶：疑问代词，相当于“何”、“怎么”。⑰爱利：爱护、加惠于他人。⑱息：消失。⑲疾：极力。⑳行：实施。㉑身必咎：自身必定遭受灾祸。咎，动词，遭受灾祸。

【译文】夏、商、周三代君主的治国之道没有别的，就是把守信作为准则。宋国有一个赶路的人，他的马不肯前行，他就将马杀死扔进溪水中，然后重换一匹赶路。这匹马也不肯前进，就又将马杀死，扔进溪水中。这样反复了多次，即使是善于御马的造父用严威驯马的方法，也没有超过这种程度。没有掌握造父的驭马之法，而只学造父驯马的严威，这是无益于驾驭车马的。国君中不贤德的人，与此相似。他们没有掌握治国的方法，而只是多用威严，结果所用威严越多，百姓越不为其所用（百姓不为君主效力）。亡国的君主，大多都以过分的威严来役使百姓。所以威严不可以没有，但不能只依靠它。这就好比盐对于味道一样，凡是用盐调味，用量要依托于食物，不能适量使用就会败坏所依托的食物而不能食用。威严也是这样，凭借什么？凭借的是爱护加惠于百姓之心（君主能够爱护百姓就会加惠于百姓）。爱民利民之心消失了，却只是极力地对百姓施以威严，自己最终必会遭受灾祸。

适威

【原文】古之君^①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致其福。故民之于上^②也，若玺之于涂^③，此五帝^④三王^⑤之所以无敌也。

【注释】①君：动词，主宰，统治。②上：君主。③玺之于涂：印信打在封泥上。玺，印信。秦以前以金玉银铜制成，尊卑通用。秦以来专指皇帝的印，以玉制。涂，指“封泥”。古代公私简牍封闭时，捆以绳，于绳端或交叉处加以检木，封以粘土，上盖印章，作为信验，以防私拆。这种印有印章的泥块称为“封泥”。④五帝：上古传说中的五位帝王。⑤三王：指夏、商、周三代之君。

【译文】古代的君主，用仁和义治理百姓，用关怀和利益使百姓安定，用忠诚和守信引导百姓，致力为民除害，为民造福。所以百姓对于君主来说，就像印玺之于封泥一样彼此之间毫无偏离，这就是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于天下的原因。

【原文】东野稷^①以御^②见^③庄公^④，庄公以为造父不过^⑤也。颜阖^⑥曰：“其马将败^⑦。”少顷^⑧，东野稷之马放^⑨（放作败）而至。庄公召颜阖而问之曰：“子^⑩何以^⑪知其放（放作败）也。”对曰：“夫进退中绳^⑫，左右旋中规^⑬，造父之御，无以^⑭过焉，犹求其马，臣是以^⑮知其放（放作败）也。”故乱国之使^⑯其民，不论^⑰人之性，不反^⑱人之情，烦^⑲为教

而过^⑳不识，过，责也。识，知也。重为任而罪^㉑不胜。不能胜其所任者而罚。民进则欲其赏，退则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则以伪继矣。知则上又从而罪之，罪其伪也。是以罪召^㉒罪也。召，致。故礼烦则不庄，业^㉓众则无功，令苛则不听，禁多则不行。桀纣之禁，不可胜数，故民不用^㉔而身为戮^㉕。

【注释】①东野稷：人名，姓东野，名稷。以善御著名。②御：指驾驭车马的技术。③见：“现”的古字。显示。④庄公：鲁庄公，姬同。为春秋前期鲁国第十六任君主。⑤不过：不能超越。⑥颜阖：人名，鲁之贤人，即孔子弟子颜回。⑦败：衰弱。此指马累坏。⑧少顷：片刻，一会儿。⑨放：放作败，指马累坏。⑩子：古代对男子的尊称或美称。⑪何以：怎么。⑫进退中绳：前进后退均合规矩。⑬旋中规：旋转合乎要求。旋，回转；旋转。中规，引申为合乎准则、要求。⑭无以：谓没有什么可以拿来，无从。⑮是以：连词，因此。⑯使：役使，使唤。⑰论：考虑。⑱反：类推。⑲烦：频繁。⑳过：责难。㉑罪：惩罚，治罪。㉒召：招引，导致。㉓业：事务。㉔不用：不效命。用，效命。㉕为戮：被杀。

【译文】东野稷表演驾术给鲁庄公看，鲁庄公认为连造父也超不过他。颜阖说：“他马的气力将衰竭。”一会儿，东野稷的马衰疲而回。庄公召见颜阖问他说：“你怎么知道他的马气力会衰竭呢？”颜阖回答说：“他的马进退路线笔直均合标准，左右旋转符合规则。就是造父亲自来驾驭，也不过如此。但他还在苛求他的马。我因此知道他的马会气力衰竭。”动乱国家的君主役使其臣民，却不了解人的本性，不类推人之常情，频繁地颁布教令，百姓若不能及时知晓就会受到责罚；给百姓造成繁重的负担，百姓若不能胜任便会受到惩罚（不能胜任他们所承担的工作，君主就惩罚他们）。百姓前进就想要获得赏赐，后退就害怕受到处罚。当知道自己能力不足时，就弄虚作假来应付，弄虚作假之事被察觉了，官府又因此而处罚他们。这就成了因畏罪而获罪。所以说，

礼节过于繁琐就会失去庄重，要做的事情太多就会一事无成，政令太过苛严百姓就不会听从，禁令过多就无法得到落实。夏桀、商纣的禁令不可胜数，结果百姓不再为其效命，自己反而被杀。

恃君览

【原文】凡使^①贤不肖^②异^③。使不肖以赏罚，不肖者喜生恶死，则可使也矣。使贤以义，唯义所在，死生一也。故贤主之使其下^④也，必以义，必审^⑤赏罚，然后贤不肖尽为用也。

【注释】①使：役使，使唤。②不肖：不正派之人。③异：不相同。④下：臣下，百姓。⑤审：慎重。

【译文】大凡任用贤德之人和不贤之人，方法不相同。任用不贤之人依靠奖赏和惩罚（不贤之人贪生怕死，利用奖赏和惩罚就可以任用他们了），任用贤德之人依靠道义（贤德之人只在乎是否符合道义，为了道义，生和死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贤明的君主任用臣下必定用道义，必定慎重地进行奖赏和惩罚，然后贤德之人和不贤之人都能为君主所用。

达郁

【原文】凡人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气^①欲其行也，若此，则病无所居而恶^②无由生矣。病之留^③，恶之生，精气郁^④也。郁滞不通。故水郁则为污，水浅不流曰污。树郁则为蠹^⑤，蠹，蝎。草郁则为灾^⑥。灾，秽。国亦有郁。主德不通，民欲不达，此国之郁也。国之郁处^⑦久，则百恶并起^⑧而万灾丛生^⑨矣。丛，聚。故圣人贵豪士^⑩与忠臣也，为其敢直言^⑪而决郁塞^⑫也。

赵简子^⑬曰：“厥^⑭也爱^⑮我，铎^⑯也不我爱也。厥，简子家臣也。铎，尹铎。亦家臣。厥之谏^⑰我也（我也下旧无必字。补之），必于无人之所^⑱。铎之谏我也，喜质^⑲我于人中^⑳。质。正。必使我丑^㉑。”尹铎对曰：“厥也，爱君之丑，爱，惜。而不爱君之过也；铎也，爱君之过，而不爱君之丑也。”不质君于人中，恐君之不变也。变，改。此简子之贤也。人主贤，则人臣之言刻^㉒。刻，尽。

【注释】①精气：人的精神元气。②恶：病。③留：停留，滞留。④郁：停滞，阻滞。⑤蠹：音度，木中蛀虫。⑥灾：灾作蕘，意为秽，腐败；腐烂。⑦处：保持，执持。⑧起：产生，发生。⑨丛生：聚集产生。丛，聚集。⑩贵豪士：尊重豪杰。贵，尊重，敬重。⑪直言：直言敢谏。⑫决郁塞：排除壅塞。⑬赵简子：春秋末年晋国的卿，名鞅，谥号简子。⑭厥：赵厥，赵简子的家臣。⑮爱：爱惜，顾惜。⑯铎：尹铎，战国初赵简子的家臣。⑰谏：谏诤，规劝。⑱所：地方。⑲质：询问，纠正。⑳人中：人群之中。㉑丑：出丑，不光彩。㉒刻：严格要求。

【译文】大凡人都想使筋骨强壮，心志平和，体内的精气运行通畅。这样，病气就没有办法在身体内停留，恶疾就不会产生。病气的停留，恶疾的产生，是精气郁结的结果（身体内的精气郁积阻滞而不能通畅地运行）。因此，水郁滞就会污浊（水池浅而不流动称为污），树郁滞就生蠹虫，草郁滞就会腐臭。国家也有郁滞。君主的仁德不能惠及百姓，百姓的愿望不能上达，这些就是国家的郁滞。国家的郁滞存在时间长，那么各种邪恶就会一齐出现，各种灾难就会聚集产生。所以圣明的君主尊重豪杰之士和忠臣，因为他们敢于直言劝谏来疏通滞塞。赵简子说：“赵厥爱惜我，尹铎不爱惜我（赵厥，是赵简子的家臣。铎即是尹铎，也是赵简子的家臣）。赵厥劝谏我，必会在没有人的地方；尹铎劝谏我，喜欢质问我于大庭广众之下，非得让我出丑。”尹铎回答说：“赵厥顾惜您会出丑，而不顾惜您的过错；尹铎我顾惜您的过错，而不顾惜您出丑。如果不在大庭广众之下质问你，我就担心您不会改正啊！”这就是赵简子的贤明之处。君主贤明，臣子的劝谏才会如此严格（严格，就是言无不尽）。

行 论

【原文】人主执民之命^①，执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②。

【注释】①执民之命：掌管百姓的命运。执，掌管。②不得以快志：不可以恣意行事。快志，谓恣意行事。

【译文】君主掌握着天下百姓的命运。掌握天下百姓的命运，是重大的责任，所以不能恣意行事。

【原文】亡国之主必（必下有自字）骄，必自智^①，必轻物^②。自谓有过人智，故轻物。物，人也。骄（骄上有自字）则简士^③，简，贱。自智则专独^④，不谘忠良。轻物则无备。传^⑤曰：“无备而官辩，犹拾渫^⑥。”无备召祸，专独位危，简士雍塞^⑦。士不尽规^⑧，故雍塞无闻知。欲无雍塞必礼^⑨士，欲位无危必得众^⑩，欲无召祸必完备^⑪。三者君人之大经^⑫也。经，道。

【注释】①自智：自以为聪明。智，聪明。②轻物：轻视他人。物，人，众人。③简士：怠慢贤者。简，轻贱，怠慢。④专独：专断独行。⑤传：即《左传》，编年体春秋史。也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相传为春秋时鲁国左丘明所撰。记自鲁隐公元年至鲁悼公四年间二百六十年史事，也保存了一些古代传说。⑥无备而官辩，犹拾渫：没有准备而想把事情办好，这是不可能的。辩，治理。拾渫，拾取汁水，比喻事情不可能办到。⑦雍塞：阻塞。⑧尽规：竭力谏

群书治要译注

诤。规，规劝。谏诤。⑨礼：礼遇，厚待。⑩得众：得到众人支持。得，获得，得到。⑪完备：准备齐全。⑫大经：常道。

【译文】大凡亡国之君必定骄横自大，必定自以为聪明，必定轻视他人（君主认为自己有过人的才智，因此轻视他人）。骄横自大就会怠慢贤者，自以为聪明就会独断专行（遇事不与忠诚贤良的臣下商议），轻视他人就会缺乏防备（《左传》说：没有准备而想把事情办好，这是不可能的）。没有防备就会招致灾殃，独断专行会使君位危险，怠慢贤者就会阻塞听闻谏言之路。想要谏言之路无阻塞就一定要礼遇贤者，想要君位无危险就一定要得到众人支持，想要不招致灾殃就一定要准备充分。这三条是君主治国的常道。

骄恣

【原文】赵简子沉^①栾黶^②于河^③曰：“吾尝好声色矣，而栾黶致之；吾尝好宫室台榭矣，而栾黶为之；吾尝好良马善御矣，而栾黶来^④之。今吾好士^⑤六年矣，而栾黶未尝进^⑥一人，是长吾过而绌^⑦吾善也。”所得者皆过也，所不进乃善，故曰长吾过而绌吾善也。故若简子，能以理督责于其臣矣。以理督责于其臣，则人主可与为善，而不可与为非；可与为直^⑧，而不可与为枉^⑨。此三代之盛教^⑩也。

【注释】①沉：没入水中，沉没。②栾黶：战国时人，赵简子之臣。③河：古代对黄河的专称。④来：通“赉”，送给。⑤士：智者、贤者。⑥进：推荐。⑦绌：减损。⑧直：正直。⑨枉：邪曲，不正直。亦指邪事或邪曲之人。⑩盛教：美好的教化。盛，美好的。教，教化。

【译文】赵简子下令把臣子栾黶沉入黄河，说：“我曾经喜欢音律和女色，栾黶马上就把这些呈现到我面前来；我曾经喜欢宫殿楼台，栾黶立即就把它造好；我曾经喜欢骏马和善驭者，栾黶很快就把他们送来。现在我喜欢贤士已经六年了，但栾黶却不曾举荐一个贤士。这是助长我的过失而损毁我的优点啊！”（从他那里所得到的都是过失，从他那里得不到的恰恰是美德，所以说这是助长我的过错而减损我的优点。）所以像赵简子这样的人，算是能够用义理来督察责罚臣子的了。用义理来督察责罚臣子，那么君主就可以与他一起为善，而不能与他们一起为

群书治要译注

非；可以与他一起做正直之事，而不可以与他们一起做邪曲之事。这就是夏、商、周三代美好的教化啊！

开春论

【原文】吴起^①行，魏武侯^②自送之，曰：“先生将何以治西河^③？”对曰：“以忠、以信、以勇、以敢。”武侯曰：“安^④忠？”曰：“忠君。”尽忠于君。“安信？”曰：“信民。”施信于民。“安勇？”曰：“勇去不肖。”勇于去不肖也。“安敢？”曰：“敢用贤。”用贤无疑。武侯曰：“四者足矣。”

【注释】①吴起：人名，战国时人，军事家。②魏武侯：战国时魏国国君，魏文侯子，公元前396年至公元前371年在位。③西河：地名。④安：副词，表示疑问。相当于“怎么”。

【译文】吴起将启程上路。魏武侯亲自送别他，说：“先生将用什么方法治理西河地区呢？”吴起答道：“用忠、信、勇、敢。”武侯问：“怎么个忠法？”吴起说：“忠于国君（对君主竭尽忠诚）。”武侯问：“怎么个信法？”吴起说：“取信于百姓（对百姓守信）。”问道：“怎么个勇法？”吴起说：“勇于除去不贤之人。”又问：“怎么个敢法？”吴起说：“敢于起用贤能的人（任用贤人而没有疑忌）。”武侯说：“有这四条就够了。”

慎行论

【原文】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者也。玉人^①之所患^②，患石之似玉者；贤主之所患，患人博闻辩言^③而似通者^④。通，达。亡国之主似智，亡国之臣似忠，似之物，此患者之所大惑，而圣人^⑤之所加虑也。思则知之。

【注释】①玉人：雕琢玉器的工人。②患：忧虑，担心。③博闻辩言：见闻广博，巧言善辩。④通者：通达治国之道的人。⑤加虑：慎重思考。

【译文】最容易使人迷惑的，一定是事物中的相似者。玉匠所担心的，就是那些十分像玉的石头；贤主所担心的，就是担心那些表面上见闻广博、能言善辩，很像是通达治国之道的人。亡国的君主都似乎很聪明，亡国的臣子都似乎很忠诚。这些相似的事物，是愚昧者最容易迷惑的，也是圣人加倍思虑的（细心考察就可以辨别）。

贵直论

【原文】贤主所贵莫如士。所以贵士，直言也。言直则枉^①者见^②矣。人主之患，欲闻枉而恶^③直言，是障^④其原^⑤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⑥? 自，从。是贱其所欲，而贵其所恶也，所欲奚自来? 所欲，欲闻己枉；所恶，恶闻直言也。直言何从来至。

能意^⑦见齐宣王^⑧。宣王曰：“寡人闻子好直^⑨，有之乎^⑩？”能，姓也。意，名也。对曰：“意恶^⑪能直，意闻好直之士，家不处^⑫乱国，身不见污君，今身得见王，而家宅^⑬乎齐，意恶能直？”宅，居也。恶，安也。若^⑭能意者，使谨乎论主之侧，亦必不阿^⑮主。阿，曲。不阿主，主之所得岂少哉? 此贤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恶也。

【注释】①枉：邪曲，不正直。《论语·为政》：“举直错诸枉，则民服。”②见：“现”的古字。显现，显露。③恶：讨厌。《易·谦》：“人道恶盈而好谦。”④障：阻塞，阻隔。⑤原：“源”的古字。水源。⑥水奚自至：水从何处来? 奚，疑问词，何处，什么地方。⑦能意：战国时齐国人，性能，名意。⑧齐宣王：战国时齐国国君，田姓，名辟疆。公元前319年至前301年在位。⑨好直：喜欢直言。好，喜爱，爱好。⑩有之乎：有这样的事情吗? 乎，语气助词，表疑问，相当于“吗”。⑪恶：疑问代词，相当于“何”、“怎么”。⑫处：居于，处在。⑬宅：动词，定居，居住。⑭若：如，像。⑮阿：曲从，迎合。

【译文】贤主所重视的莫过于贤者。重视他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

群书治要译注

直言敢谏。直言敢谏，那么君主的不正之处就显露出来了。君主的通病，在于想要了解自己的不足之处，而又不喜欢听到正直之言，这好比是将水源阻塞而又想要得到水，水从何而来？这等于是轻视自己所想要的，而重视自己所厌恶的，想要的又从何处来？（君主想要听闻自己的不正之处。但又厌恶的是听闻贤士的直言进谏，如此，直言进谏从何而来呢？）能意拜见齐宣王，宣王说：“我听说你喜好直言，有这样的事吗？”能意回答说：“我哪里能做到直言呢！我听说喜好直言的贤士，家庭不居住于政治混乱的国家，自己不进见德行有污垢的君主。现在我能够拜见您，家居住在齐国，我怎能直言呢？”不过像能意这样的人，让他在君主身边谨慎地论事，肯定不会迎合君主。不迎合君主，君主所获得的难道会少吗？这是贤明君主所追求的，却是不贤的君主所厌恶的。

直 谏

【原文】荆文王^①得茹黄之狗^②、宛路之矰^③，矰，弋射短矢也。以田^④于云梦^⑤，田，猎也。云梦，楚泽也。三月不反^⑥。得丹之姬^⑦，淫^⑧，期年^⑨不听朝^⑩。淫，惑。保申^⑪曰：“先王卜^⑫以臣为保吉，保，大保，官。申，名。今王之罪当笞^⑬。”王曰：“愿请变更^⑭，而无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废也。王不受笞，是废先王之令也。臣宁抵罪^⑮于王，毋抵罪于先王。”王曰：“诺^⑯。”引席^⑰王伏，保申束细荆^⑱五十，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谓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⑲也，遂致^⑳之。”遂痛致之。保申曰：“臣闻君子耻^㉑之，小人痛之，耻之不变，痛之何益？”保申起出请死。文王曰：“此不谷^㉒之过也，保申何罪？”王乃变，更召保申，杀茹黄之狗，折宛路之矰，放丹之姬，务^㉓治荆国。兼^㉔国三十九，令荆国广大^㉕。至于此者，保申之力也，极言^㉖之功也。

【注释】①荆文王：楚文王（？—公元前675年），春秋时楚国君，楚武王子，半姓，熊氏，名资。公元前690年继位为楚国国君。②茹黄之狗：茹黄犬。茹黄，古良犬名。亦泛指良犬。③宛路之矰：宛路箭。宛路，竹名，此竹细长而直，可做箭杆。矰，系有生丝绳以射飞鸟的箭。高诱注：“矰，弋射短矢。”④田：狩猎。⑤云梦：古薮泽名。⑥反：还归，回。后多作“返”。⑦丹之姬：丹地的美女。丹，地名，即丹阳。姬，古时女性的美称，亦指称美女。⑧淫：惑乱，迷惑。⑨暮年：一年。⑩听朝：临朝听政。⑪保申：保，古代辅导天子和诸侯子弟的官员。申，人名。⑫卜：古人用火灼龟甲，根据裂纹来预测吉凶，叫卜。⑬笞：用鞭、

群书治要译注

杖或竹板打人。⑭愿请变更：希望改变刑罚。变更，改变。⑮抵罪：因犯罪而受到相应的处罚。⑯诺：表示同意、遵命的答应声。⑰引席：拉过坐席。引，拉。⑱荆：荆条。⑲一：相同，一样。⑳致：施加，施行。㉑耻：使动用法，使……耻辱。㉒不谷：古代王侯自称的谦词。谷，一作“穀”。㉓务：从事，致力。㉔兼：并吞，兼并。㉕广大：扩张，扩大。㉖极言：直言规劝。

【译文】楚文王得到“茹黄”这种好犬和“宛路”这种好箭时，带着这些到云梦泽中狩猎，三个月都不回去；在得到丹地的美女后，迷恋女色，一整年都不临朝听政。于是太保官申说：“先王通过占卜得到吉祥的卦象，于是选择我担任太保的官职。现在大王您的过错应当施以鞭刑。”文王说：“能否请你变通一下方式，就不要用鞭刑了。”太保申说：“我奉承先王的法令，不敢废除。大王不愿意接受鞭刑，就是要让我废除先王的法令呀！我宁可获罪受罚于您，不能获罪受罚于先王。”文王说：“好吧”。于是拉出坐席，文王俯卧于上。太保申捆缚了五十根细荆条，跪着把它放在文王背上，这样做了两次，说：“大王请起来！”文王说：“这同鞭刑的名义是一样的，但却没有鞭刑之实，你还是名符其实地打我一顿吧（遂致之，意思是就痛快地施行鞭刑吧）。”太保申说：“我听说对于君子，只须要使他懂得羞耻就行了，对于小人，才须要使他感到疼痛。如果使其羞耻都不能改正，那么使他疼痛又有何用处？”太保申站起，退出门外，请求文王处死自己。文王说：“这是我的过错，太保有什么过错呢？”于是，文王决定痛改前非，召回太保申，杀死茹黄狗，折断宛路箭，送走丹地美女，致力于治理楚国。此后兼并了三十九个封国，使楚国疆土不断扩大。能够有今天的结果，这都是太保申的功劳啊，这是他冒死直言规劝的成效啊。

雍 塞

【原文】齐宣王^①好射，悦人之谓己能用强弓^②。示有力也。其尝^③所用不过三石^④，以示左右^⑤，左右皆试引^⑥之，中开^⑦而止，开，开弓弦至半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⑧能用是^⑨？”宣王终身^⑩自以为用九石，岂不悲哉！伤其自诬^⑪而不知实。非直士^⑫其孰不阿^⑬主？故乱国之主，患^⑭在乎用三石为九石。力不足而自以为有余也，其功德，其治理皆亦如之。

【注释】①齐宣王：战国时齐国国君，齐威王之子，田姓，名辟疆。公元前319年至公元前301年在位，田氏齐国第五代国君。②强弓：有力的弓。③尝：通“常”，经常。④石：量词，计算弓弩强度的单位。⑤左右：近臣，侍从。⑥试引：尝试拉弓。引，拉弓。⑦中开：拉开一半弓弦。开，开作关。关，引满弓。⑧孰：疑问代词，谁。⑨是：代词，指代九石强弓。⑩终身：一生。⑪诬：欺骗。⑫直士：正直、耿直之士。⑬阿：曲从，迎合。⑭患：弊病。

【译文】齐宣王爱好射箭，喜欢别人说自己能用有力的强弓（以显示自己有力气）。他经常使用的弓拉力不超过三石，拿给左右侍从看。左右侍从都尝试去拉弓，只拉开一半弓弦就停止了（开，指拉开弓弦到至一半时就停止），都说：“这张弓的力量不下于九石，除了大王，还有谁能用这弓？”于是宣王一生都自认为用的是拉力九石的弓，这难道不可悲吗（感叹宣王自己被欺骗却至死也不知道实情）？不是正直之士，有谁不迎

群书治要译注

合君主? 所以, 乱国之君, 他们的毛病在于总是将自己所用的三石之弓当成九石(力量不足, 却自以为力量很强。不光是力量, 其它如功绩、德行以及治理国家的才能等等, 也都是如此)。

不苟论

【原文】欲知平直，则必准绳^①；欲知方圆，则必规矩^②；人主欲自知，则必直士。唯直士能正言。故天子立辅弼^③，设师保^④，所以举过^⑤也，举犹正也。务^⑥在自知。尧有欲谏之鼓^⑦，舜有诽谤之木^⑧，汤有司过之士^⑨，武有戒慎之鼗^⑩。欲戒者，摇其鼗鼓也。犹恐不能自知。今贤非尧、舜、汤、武也。而有掩蔽^⑪之道，奚由^⑫自知哉？荆成^⑬、齐庄^⑭，不自知而杀。吴王^⑮、智伯^⑯，不自知而亡。故败莫大于不自知。范氏之亡^⑰也，范氏，晋卿。百姓有得其钟^⑱者，欲负而走^⑲，则钟大不可负，以椎毁之，钟况然^⑳有音，恐人之闻之而夺己也，遽^㉑掩其耳。恶^㉒人之闻之，可也；恶己自闻之，悖^㉓矣。为人主而恶闻其过，亦由^㉔此。此自掩其耳之类也。

【注释】①准绳：测定物体平直的器具。准，测平面的水准器；绳，量直度的墨线。②规矩：规和矩。校正圆形和方形的两种工具。③辅弼：辅佐君主的人。后多指宰相。④师保：古时任辅弼帝王和教导王室子弟的官，有师有保，统称“师保”。⑤举过：纠正过错。举，纠正。⑥务：务必，一定。⑦尧有欲谏之鼓：尧于宫门外设有大鼓，有进谏者先击其鼓。⑧舜有诽谤之木：舜时有专供百姓书写政治缺失的表木。高诱注：“欲谏者击其鼓也。书其过失以表木也。”⑨司过之士：纠正过失的官员。⑩戒慎之鼗：告诫使之谨慎而用的摇鼓。鼗，有柄的小鼓，可摇。按《周礼·小师》注云：“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摇之，旁耳还自击。”⑪掩蔽：掩饰，隐瞒。⑫奚由：

群书治要译注

有什么办法。奚，何。⑬荆成：楚成王。春秋时楚国国君。楚成王不听令尹子的劝谏，立商臣为太子，后又废黜商臣，结果被商臣率兵包围，逼其自杀。⑭齐庄：齐庄公。春秋时齐国国君。⑮吴王：此指夫差，春秋时吴国国君。⑯智伯：荀瑶（？—公元前453年），即智襄子，又称智瑶，后世多称智伯、智伯瑶，春秋时期晋国六卿之一。智伯贪暴无厌，攻伐赵襄子，兵败，为赵襄子所杀。智伯瑶刚愎自用，与韩、魏围赵襄子于晋阳，后赵与韩、魏暗中联合，灭智伯。⑰范氏之亡：范氏灭亡之时。范氏，指范昭子，名吉射，范武子之后。春秋末年晋国六卿之一。后为智伯所灭。⑱钟：古代乐器。青铜制，悬挂于架上，以槌叩击发音。祭祀或宴享时用。⑲走：疾趋，奔跑。⑳况然：形容钟声响亮。况，象声词，形容钟声。㉑遽：赶快，疾速。㉒恶：讨厌，憎恨。㉓悖：谬误，荒谬。㉔由：通“犹”，如同，好像。

【译文】想要知道物体是否平直，那么必须依靠水准器和墨绳；想知道是否方圆，就一定要依靠圆规矩尺；君主想知道自己的过失，就一定要依靠直言之士（唯有正直之人能够直言进谏）。所以，天子设立辅弼大臣和太师太保，用来指正君主的过错，务必使君主清楚自己的过失。尧帝设有供劝谏者专用的大鼓，舜帝设有供百姓书写自己政治缺失的表木，商汤有专门负责伺察纠正君主过失的官员，武王设有告诫君主谨慎行事的摇鼓（想要告诫君主谨慎行事的人，先摇动长柄摇鼓）。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担心不能及时知晓自己的过错。现在的君主论贤明远不如尧、舜、汤、武，却都学会了掩蔽过失的方法，这样又有什么办法了解自己的过失呢？楚成王、齐庄王因不了解自己的过失而被杀，吴王、智伯因不了解自己的过失而使国家灭亡。所以没有比君主不知道自己过失更糟糕的事了。范氏灭亡的时候（范氏，晋国家族，当时的六卿之一），有百姓得到他的一口钟，想要背着钟赶快跑开，但钟太大，无法背负，于是就想打破它带走，用槌一敲，钟发出响亮的声音，因为害怕别人听到会来抢夺，便急忙遮住自己的耳朵。不愿别人听见钟声是可以理解

的，不愿自己听见就很荒谬了。作为君主却不愿听到自己的过失，也就跟这差不多啊（此，指代遮住自己的耳朵不听声响这类事情）。

贵当

【原文】荆^①有善^②相人^③者，所言无遗策^④。遗，失。庄王^⑤见而问焉，对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视^⑥（视作观）人之友也。布衣^⑦也，其友皆孝悌，纯谨^⑧畏令^⑨，如此者，家必日益^⑩，身必日安，此所谓吉人也；事^⑪君也，其友皆诚信，有行^⑫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职日进^⑬，此所谓吉臣也；人主也，朝臣多贤，左右^⑭多忠，主有失，敢交争^⑮正谏^⑯，交，俱。如此者，国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⑰，此所谓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观人之友也。”庄王善之，于是疾^⑱收士^⑲，日夜不懈。遂霸天下。

【注释】①荆：国名，楚的别名。②善：擅长，善于。③相人：观察人的体貌以推断其吉凶祸福。④遗策：失策，失算。《庄子外物》：“知能七十二钻而无遗策。”⑤庄王：即楚庄王。春秋时楚国国君，名旅。公元前612年至前591年在位。⑥视：作“观”，观察，审察。⑦布衣：借指平民。古代平民不能衣锦绣，故称。⑧纯谨：忠厚恭谨。纯，忠厚。谨，恭敬。⑨畏令：敬畏法令。畏，敬畏。⑩日益：一天一天地富足。高诱注：“益，富也。”⑪事：侍奉。⑫有行：有德行。⑬进：晋升。⑭左右：近臣，侍从。⑮交争：交相谏诤。争，通“诤”，诤谏，规劝。⑯正谏：直言规劝。⑰服：顺从。⑱疾：极力，尽力。⑲收士：招贤纳士。

【译文】楚国有个善于给人看相的人，所说的不曾有失算。楚庄王召见他询问此事。他回答说：“我并非能给人看相，而是能观察人的朋

友。观察平民，如果他的朋友都很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忠厚恭谨、敬畏政令，像这样的平民，家庭必然一天比一天富足，自己必然一天比一天安乐，这就是所谓的吉人。观察侍奉君主的臣子，如果他的朋友都很诚实守信、德行高尚、乐于为善，像这样的臣子，侍奉君主会一天比一天有所增益，官职会一天比一天晋升，这就是所谓的吉臣。观察君主，如果朝廷官员大多贤能，身边的侍从大多忠诚，君主有过失，他们都敢于争相直言谏诤，像这样的君主，国家会一天比一天安定，君主会一天比一天尊贵，天下百姓也会一天比一天敬服他，这就是所谓的吉主。我并不能给人看相，只是能观察人的朋友啊。”庄王认为他说得很好，从此极力求取贤士，日夜坚持不懈，终于称霸天下。

似顺论

【原文】先王用非其有^①，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为宫室必任巧匠，奚故^②？奚，何。曰：“匠不巧则宫室不善^③也。”夫国，重物^④也，其不善也，岂特宫室哉^⑤？特，犹直也。巧匠为宫室，为圆必以规^⑥，为方必以矩^⑦，为平直必以准绳^⑧。功已就^⑨，就，成。不知规矩准绳，而赏^⑩巧匠。宫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此某君某王之宫室也。”人主之不通乎主道者则不然，自为之则不能，任贤者恶^⑪之，与不肖者议之。此功名之所以伤^⑫，伤，败。国家之所以危。危，亡。汤武^⑬一日^⑭而尽有夏、商之民，尽有夏、商之地，尽有夏、商之财。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危之；以其地封，而天下莫不悦；以其财赏，而天下皆竞劝^⑮。劝。进。通乎用非其有也。

卫灵公^⑯天寒凿^⑰池。宛春^⑱谏曰：“天寒起役^⑲，恐伤民。”伤，病。公曰：“天寒乎哉？”宛春曰：“公衣^⑳狐裘坐熊席^㉑，是以^㉒不寒。今民衣弊^㉓不补，履决^㉔不组^㉕，君则不寒，民则寒矣。”公曰：“善^㉖。”令罢^㉗役。左右^㉘以谏曰：“公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也，而令罢之，福^㉙将归于春也，而怨将归于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鲁国之匹夫^㉚也，而我举^㉛之。举，用。夫民未有见^㉜焉，未见其德。今将令人以此见之，且春也有善，如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欤^㉝？灵公之论宛春也，可谓知君道矣。

【注释】①非其有：不是自身拥有的事物。②奚故：什么原因呢？奚，疑问

词，犹何，什么。故，缘故。③不善：不良，不好。④重物：重大的事物。⑤岂特宫室哉：危害难道只像宫殿建造不好那样吗？岂，表示反诘，相当于难道。特，犹直，抵，相当。高诱注：“特犹直也。”⑥规：圆规，画圆形的工具。⑦矩：画方形或直角的用具，即曲尺。⑧准绳：测定物体平直的器具。⑨就：成功，完成。⑩赏：奖赏。⑪恶：讨厌。⑫伤：毁败。⑬汤武：商汤与周武王的并称。⑭一日：谓短暂，一时。⑮竞劝：争相效力。劝，效力。高诱注：“劝，进也。”⑯卫灵公：春秋时卫国国君，姬姓，名元。公元前534年至公元前493年在位。⑰凿：挖掘，开凿。⑱宛春：人名。春秋时卫灵公臣。⑲起役：动工，开工。⑳衣：动词，穿（衣服）。㉑熊席：熊皮坐席。㉒是以：连词，因此，所以。㉓弊：破损，败坏。㉔决：通“缺”，破裂。㉕组：编织，编结。㉖善：表示赞同、应诺。㉗罢：停止。㉘左右：近臣，侍从。㉙福：好处。㉚匹夫：古代指平民中的男子。亦泛指平民百姓。㉛举：选用。㉜见：知道。㉝欤：语气词，表示疑问语气。

【译文】先王使用并非自己拥有之物如同使用自己拥有的一样，这是因为他们通晓为君之道。建造宫室，必定任用技艺精巧的工匠，什么缘故呢？回答是：“工匠不巧，宫室就造不好。”（治理）国家是极其重要的事情，如果治理不好，所带来的危害难道只像宫殿建造不好的结果那样吗？巧匠建造宫室时，做圆必定用圆规，取方必定用矩尺，定平直一定要用水准墨线。工作完成后，人们便不知道规、矩、准绳的作用，只是奖赏技艺精巧的工匠。宫室完成后，人们又不知道巧匠是谁，而都说：“这是某某君、某某王的宫殿。”君王中那些不通达治国之道的人，就不是这样想了。自己做，固然做不到，任用贤人去做，却又不愿意任用他们，于是便与一些不肖之辈去商议。这就是功名所以毁败、国家所以危亡的原因。商汤、周武王在一夜之间就完全取得夏、商的臣民，完全取得夏、商的土地，完全取得夏、商的财富，使夏商的臣民安居乐业，天下没有谁敢来危害他们；用夏商的土地分封臣子，天下没有人不高兴；用夏商的财富赏赐臣民，天下人都争相效力。他们才是真正

通达了能够使用不是自己所有之物的大道。

卫灵公在天气寒冷时让民众开凿池子。宛春劝谏说：“寒冷季节时动用劳役，恐怕会损害百姓。”卫灵公说：“天气寒冷吗？”宛春说：“您穿着狐皮大衣，坐着熊皮垫席，所以不觉寒冷。现在百姓衣服破损不能缝补，鞋子裂开不能编织。您不寒冷，但百姓寒冷呀！”灵公说：“你说得对！”就下令停止劳役。左右侍从进谏说：“您开凿池子却没有想到天寒，但宛春想到了。因为宛春想到了，您就下令停止，功德都将归于宛春，而怨恨都将归于您。”灵公说：“话不能这样说。宛春只是鲁国的一个平民，我选用他，但百姓还没了解他（百姓还没有了解宛春的德行），现在要让百姓通过此事来了解他。而且宛春有善行，就如同我有善行，宛春的善行不就是我的善行吗？”卫灵公评论宛春的话，可以说是懂得了为君之道了。